

防區狀況三生效

— 驗證精實案

△00—目錄

「防區狀況三即將生效，這是一場全防區的戰備演練，目的就是要驗證防區在精實案之後，防區已經確實成為一支量小、質精、戰力強的鋼鐵勁旅。」

△01—防區	2
△02—戰備	7
△03—協尋	13
△04—塊石	21
△05—業務	35
△06—狀況三（上）	42
△07—狀況三（下）	55
△08—參-	69
△09—編成	84
△10—裝備	108
△11—休假	116
△12—口實	139
△13—正義	153
△14—精實	177

△01—防區

我不要當兵。

我不要當兵。你可以說我是害怕艱，也可以說當兵是從一個男孩變成男人的心經過程，更可以說什麼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誓練，沒關係，隨便你怎樣說，我不要當兵。

可是我非得當兵，而且我就是當了兵，我爸爸不是副總統不是省長，也沒有人認為我有哪一日可以得個諾貝爾化學獎於是將我送出國深造，我就是得當兵，有個後來當總統的叔叔給了我一張V 征令，我就是去當了兵。而如果我可以选择，我希望能夠兩年一或是一年一個月一都在新訓中心裡，我寧可兩年都頂著亂削一氣的光頭、天天操課、天天刺槍、天天陸軍五項戰技、天天被下士教育班去鬼吼，為了正常就寢、為了正常休假，為了回家，為了不會被前送到外島、放逐到邊陲、刺配到防區，我希望時間能夠永遠停留在新訓中心的那段日子，我不要換下草綠服穿起迷彩服，我不要胸前掛上名條，我不要在大邊肩膀上繡上二兵臂章，我更不要在右邊肩膀上繡上黃色的三角形裡再加一豎，我不要離開新訓中心，我不要下部隊。

可是我沒有選擇，我非得下部隊，我就是下了部隊。而在寒風凜冽的一月十八日（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日子的），我被押上兩艘艦前送，在比宿醉還要厲害十倍的暈船中，我被前送到外島、放逐到邊陲、刺配到防區、我在東岸碼頭被古臂別管「二兵營兵員作業員」黃色臂章的小江帶到防區岸側一個漁港旁的防區直屬二兵營部暨營部連，而在營部連連級參一武劉叫我過去填連級個人基本資料、建假卡的時候，我確定留在營部連。—你知道嗎？我始終不敢相信我服役的單位會是這樣的地方，這邊的兵舍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己連隊就有能力興築公司的關係，建物想蓋哪就蓋哪，兵舍蓋得亂七八糟，亂七八糟的兵舍裡是更亂七八糟的學長，這裡根本不像是部隊，反倒像是抽了迷彩的工廠啊。

我永遠不會忘記新訓中心抽籤的那天，抽日外島籤時我茫然不知所措，腦中一片空白。原本我選兵的時候選日總部的兵日兵，是選日後二抽一的那種，穿著軍便服的選兵室在集合場一堆一起畫圈受測新兵日選了我和另外一個其實畫得不怎樣得美術派畢業生，只要我和他其中一個抽日籤，從此就是在龍潭畫兩年的團，顯然沒抽日。沒抽日的那個人被打日通日類，抽籤選擇外島還是本島，「一號！」抽起籤就有強烈不安。「一號！防衛部！」「防衛部！防衛部！」抽日外島還要我大聲唸出來，好殘忍啊！我至今仍然對總部美日籤念念不忘…不只是因為總部可能比較爽，而是，我真的很想去總部看看，看看龍潭那些人

到這在做些什麼…

選兵。天堂與地獄只有一線之隔。

顯然我跌進了地獄。

我不要抽中防區，我不要抽中防衛部，防衛部與總部都是部，可是相距卻是三百公里，我更不要在防區當中兵…美中兵與中兵，差一個字，不但就一點都不美了，而當中的差距，相差比三百公里更多啊！

美中兵與中兵的差別到這在哪裡？舉個例子說吧！有一次伙友幫謝，伙友的學長就問了，「我聽別人說喔！你很會畫圖是不是？」「報告學長！是！」「你有空幫我設計一個團形怎樣？」「報告學長…是…是怎樣的團形？」「來！」學長褪去上衣，「你看學長背後這兩個鬼頭怎樣？學長是希望喔！你能夠幫學長胸前再設計一個更猛的團形啦！」我啞口無言。

我認了，在這裡你叫我做什麼都可以。你可以叫我站哨、叫我跑待命班、叫我出公差、叫我上工、領料、製磚、架橋、保養裝備、叫我以所有可以想到的方式兼價剝削我的勞力、我也可以讓下士惡整、踐踏聽三年級上兵學長講述什麼是「制戛」。學長們可以在每天晚上就寢之後在整個寢室地面上丟滿煙頭，可以叫我點不到自動起來只是為了讓滿地煙頭消失，然後就是幫學長折棉被、折蚊帳，也可以叫我躑、叫我跳、對我不管筆教，什麼都可以…但是，不要叫我接業務。我不要當了中兵之後，還要接業務。

在我入伍以前，甚至在我剛下部隊的時候，很多人告訴我當業務才接業務可以洽公怎樣怎樣，尤其是當上書怎樣怎樣，當參一上書更是怎樣怎樣，每天去洽公怎樣怎樣，可是我現在可以清楚告訴你，我不要幹參一，我不要當上書，我不要接業務。

而其實，站哨沒有太大壓力、上工沒有太大壓力、甚至在「制戛」下的所有作為也不會讓人有多少壓力，只有業務才會給人壓力。而且，接了業務，還是要站哨、還是要跑待命班、還是要出公差、還是要上工、領料、製磚、架橋、保養裝備、被下士惡整、還是要躑、還是要跳…

不要叫我接業務。

可是我還是接了業務。在下部隊後的兩個星期，在我第一次去那個什麼都沒有憲兵最多的海外休假後，我確定了我的業務，是人司室的上書、營部參一上書，通常別人稱呼我的職稱的方式包括收發、差假工、營參一，最後的終極銜是「防區直屬中營營部暨營部連參一上書、差假工、總收發、人司室通信

室業務指定代理人、專職衛勤待命班、製磚廠製磚小班下二人選之綜合業務參謀班」。之後的軍旅生涯除站哨、跑待命班、出公差、上工、領料、製磚、保養裝備、被下工整、躑、跳之外，還有業務，沈重的業務，混亂的業務，在基層部隊中做個團員能入幫僚參謀班金字塔最基層的那種業務。

我真的亂了。部隊中總要有人接業務，是吧！

那天，星期六，八點部隊集合分配工作之後，連長叫我去製磚，與製磚廠的學長一起用輪孤車推了車水洗砂、開了八車車土灰裝水泥，用方鏟將砂與水泥一鏟一鏟混拌均勻，澆水、混拌、再澆水、再混拌，一鏟一鏟送上製磚機、一塊一塊，用人力「開磚」。這時候算是我斗個師長的矮個子小江過來找全身是灰的我，他帶着我推開營辦室的門，營辦室裡擠滿營部參三與各連參三人員，討論新編裝作業，另一頭雜亂堆放參三的裝檢看板，政戰人員在政辦室、營辦室其中的一間小房間裡攤開一張張壁報紙、用藍墨顏料畫過半隻月的海報。小江開口說，「你真正的師長選位了，以後有什麼不會就問我，或是問人哥室。以後，這張就是你的辦公桌。喂！菜鳥！風很大耶！先把營辦室的門關上好不好！」

小江說話，總是大吼大叫。

「現在，你先去裡頭電腦室，把這份東西打出來。」

喀啦喀啦，鍵盤敲響，在這耳鍵盤聲中開始我的業務生涯。「這份文件是什麼？」我問小江，這份叫做各師改分配工作營人員名冊的文件是什麼？「你先打就是了，再過一陣子，你自然會懂。下午要開工作檢討會報，順便把人哥室的工檢會提報資料打打，東西在這裡。」小江回答我。「你以後最主要的業務是管假還有公文收發。我以後會繼續教你怎樣收發文、怎樣開怎樣送這台假單，至於我本身負責的業務，你還沒必要學。」

「你以後每天下午要去一處，一處就是防衛部的人哥單位，你要去一處文卷室那邊收文，每天晚上登文，晚點名去把登文簿子給營長，營長看完把文發給營部幫僚，如果你不能出去收文就是我去，因為我也必須常去防衛部一處收資料。星期一要去各連收齊這台假單——或是說，防衛部正式的用語是：假冊，同時你也要開齊營部單室的假單，還有假卡，星期一或星期二必須彙整、檢查完這些假單文給人哥室，人哥室看過之後你再拿給營長，然後寫機位申請單，星期三上午固定去洽公，去一處寫假單報假，假單會檢查所有的假，報假還要跟著假卡臨這台人員機位，隔幾天去拿著假單看員開出來的這台三聯單，確定有假單之後，要下電話記錄給各連，告訴他們哪些人的這台已經確定了…。

每天晚上要打軍線來問隔天的這些人員機位，然後把寫上登機號碼的這些三聯假單放在戰情室，隔天這些人員在戰情室拿了三聯單做完離營教育才可以這些……」

「電話記錄是什麼？」

「你不知道電話記錄是什麼喔？電話記錄就是用電話發給下級單位的命令啦！你要先把要發的內容寫給營長，營長批可之後再打電話給各連傳給他們，懂了嗎？」

「好像懂了。」

「你不能好像懂，你一定要懂，營長很兇，你做不好就回營會被他批死，而且最可怕的是，營長是個真的照規定來的人。你還要負責收發文字號流水號的管制，還有，這是稿還有簽字，人員簽完的你要負責歸檔，稿呢，則負責再來打一個文頭發出去。發文給上級單位、發給防衛部要拿文卷字，給其他單位的用四聯單掛到通信中心，如果文要掛到台灣，則要用六聯單……發令給下級的話，各連收發會到營辦收文，你要寫發文簿……這以後都是你的業務……這兩天我會帶你去洽公，洽公要去防衛部，防衛部在核心山的一個小亭旁邊……你要學的快一點，我也只有業務要做，我沒有多少時間可以教你……喂！你聽進去沒有啊！」小江霹哩啪啦講個沒完。

「說真的……不是很懂。」「你一定要懂，當初我也是什麼都不懂啊！你不懂也得懂！不然怎麼接業務？」「學去實在是太厲害了。」「你少來。以後人員會經常找你，各連的連級參一也會常找你，三連最近換一個預二參一，是個痞子。對了，你身上的黃色臂章還有名條，最近都要換掉，換成一種黑色的新臂章與名條。手上還有左胸前的黃色三角形，也要換掉，換成黑色的。下次洽公的時候，我順便帶你去辦。」

「為什麼要換？」

「防衛部說要換的啦！反正精實案以後，什麼都要換！」

後來，我搞懂小江叫我打這份「各師政分配回營人員名冊的用途」，我也發現，在我兩年歲月中，還有一件和站哨、跑待命班、出公差、上工、領料、製磚、保養裝備、被下士惡整、蹲、跳、制單、作業、不能回家、生活不正常、休假不正常還有業務所有總和相較，讓人更不想要遇到的東西，我遇上國軍空前的變動與混亂，我遇上了精實案。我遇上了防區精實案，我遇上了陸軍精實案，我遇上了國軍精實案。我還遇上了狀況三，而那一年的狀況三，也是因為精實案，因為防區狀況三生效的原因，便是要繪畫精實案。

我不要遇上狀況三。

可是我遇上了狀況三。

我不要遇上精實案。

可是我遇上了精實案。

防區狀況三生效了，我遇上了精實案。

在我最寶貴的青春歲月，遇上狀況三，遇上了精實案，~~檢證~~精實案。

總司令說，「~~檢證~~」乃推動建軍備戰工作必經的過程與必要的手續，也是各級幹部與全軍弟兄的責任。在部隊推動實務工作當中，~~檢證~~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各項演習、戰備、訓練、採購與工程等，都要經過檢查、檢檢、評鑑必要的程序，不能寬疏、不能濫竽也不能打折扣，這就是~~檢證~~。

在我最寶貴的青春歲月，用防區狀況三生效，~~檢證~~精實案。

△02— 骯髒

那是我剛到防區直屬工兵營營部連大概一個多月的春天，一個徹頭徹尾屬於「菜」味的春天，是我剛開始接業務的春天，也是一個屬於變動前夕的忙碌春天。就在這個春天，就在二月，就在可以稍稍和逐漸寒意的陽光通灑插滿「登陸軌條」的孤島海濱時，就在防區直屬工兵營營部連，就在我所身處的工兵連隊，我認識到國軍最骯髒的一面，我認識到骯髒。

骯髒。難以言喻的骯髒、不可思議的骯髒。學長都說防區很髒，也真的很髒，坐在草地上會不小心得恙蟲病，水龍頭流出的水中也經常看見白色沈澱物，不小心就會得個蜂窩性組織炎。我也曾經無數次在薰臭氣中清理垃圾場全餘中蠕動的肥大的蛆、也無數次清理過油水分離槽中溼答答的餿水，但是這和我那年的春天所見，都稱不上骯髒。那是直到現在只要我稍稍想起，都會忍不住開始做噁的骯髒。

這裏從營區伙房後面、位在籃球場旁的糧秣庫房開始說起。

一天，早上八點，連長在連集合場召集了十員公差，而像我這樣的菜鳥公差勤務是絕對少不了的。——我在連上掛最菜的時間很久，和我差一梯的新兵比我晚將近兩個月才到部，更慘的是我在連上沒有同梯，而與我差不多時間到部的新兵連長先後送訓，時間從三週到三個月不等，甚至後來的新兵也全都送訓，留我一個到部一週就接參一業務的二兵白天上工晚上站哨站完哨做業務，要出公差，怎麼可能會沒有我的份呢？十員公差就排成一路，跟著連長往糧秣庫房前進了。喔，在連長身邊的，還有連上新任的二級兼一級糧秣工。他的臉色非常難看。

糧秣工一路上的臉色都非常難看，走得心不甘情不願的樣子。他從迷彩褲袋裡掏出鑰匙、吃力轉開糧秣庫房大門上的防生鏽鎖頭的時候，臉色愈變愈難看。到了他緩緩「呀呀」一聲推開大門，他的臉色更是難看。這時候，連長的臉色也變了，我們的臉色也變了。所有人的臉色都變了，變得非常的難看。

糧秣工、連長、還有我們十員公差，同樣看到大門後的景物。

我們看到了骯髒。

大門的扉簾結滿蛛網，陽光從大門射入，可以清楚看到光線中漂浮的粉塵，從粉塵中，傳來了陣陣潮溼、霉壞、酸敗、噁心的奇怪味道。從大門到庫房內部，還有大約二至三公尺的走道，灑滿了破甲散落的米粒，還有碎裂的空心磚。隱隱約約看到黑暗的庫房中，二十斤一包的國軍大米亂七八糟疊到三公尺那

蘇高，一副搖搖欲墜的樣子，依稀可以聽到「悉悉索索」，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發出來的聲音。牆上掛著一面各式糧秣數量管制的看板，塑膠膠膜上佈滿灰塵，在看板後面，有好幾個像拇指一般大小的黑影。

糧秣工躲在負責的後頭，以為這樣連長就會看不到他。我想，假如說我當初接的業務是糧秣，知道「師長」留下來的是這般光景，或許我也會為防區自我傷害案件的數量添上一筆貢獻，可是我接了參一業務，在此後的日子裡也好幾次也好想自我傷害…。連長這時候真的沒有理會他，連長呆呆地看著軍部深處的黑暗，喃喃說著：「師長過來。我們要把米搬出來曬太陽。」連長順手抓起了掃把，往管制看板上一拍，「啪！」看板掉了下來，我這時候才看清楚，看板後面至少有二十隻蟑螂在爬。

師長排成一路，我站在列子中間的位置，米一包包的傳出來，傳到籃球場中央的時候要抓著米袋的兩端，用力抖兩下，每包米至少會掉出來五六隻蟑螂。不一會，籃球場上就堆著一包包米袋、旁邊散落著無數的米粒、還有蟑螂殼。「不會吧！」身後的鄰長撒了一堆堆的米袋驚呼。「安怎？」我跟著其他人一起回頭看。「這包米製造日期是…民國七十七年！」民國七十七年？我去年大學畢業，民國七十七年的時候我還在念國一…就是說…糧秣軍部裡頭居然還有十一年的米？

身體感到愈來愈熱，我脫下迷彩服放在一旁，上身只穿著件新買的白色短袖汗衫。不到二十分鐘，我就知道這件白色汗衫報銷了，白汗衫上的黃色是被汗水染出來的，黑色的則是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臭味。而米一包包搬出來，就覺得手臂上、脖子胸前與衣領的接縫處是一次入一次的搔癢，過了一個小時，則是整塊都紅腫起來，長出了一粒入一粒的疹子。難以忍受，我伸手抓了抓。「不要抓！」已經從驚愕轉為震怒、臉色從慘白轉為通紅，已經把糧秣工重重砍劈一頓的連長開口說，「你那是蟑螂爬過的皮膚過敏，愈抓只會愈癢！」

話沒說完，前頭傳出一陣驚呼。排我前頭的幾個鄰長突然散開，「閃！閃！閃！閃！閃！」，負責在最前頭把米袋扛起來往後傳的負責工抓著米袋兩角從軍部中「狂奔」到籃球場上，把米袋狠狠丟在籃球場上。

他手中的米袋，遠遠看只看到像是一面日本國旗，白色的米袋中間被染紅一大圈。定神仔細一看，哇，原來米袋裡頭死了一隻老鼠，原來是老鼠的血染紅了米袋…死老鼠屍體還有好幾隻蟑螂在屍身上爬來爬去。一到籃球場上，立刻有好幾隻蒼蠅在老鼠頭上轉啊轉。連長的臉色已經從通紅轉為鐵青了。

這些只是真正戰鬥前的前哨。清開了走道之後，十員蓬頭垢面的小卒逐漸深入更深不可測的黑暗。舉頭一看，天花板牆壁上爬滿了黑壓壓的蟑螂，而連長叫我們每個人抓緊掃把，就好定位，連長呢，連長正準備要翻開米袋下的板模，那幾塊破爛、朽壞、泡水，被米袋壓斷成好幾截的板模。

「哇啊！」連長把板模翻開。

「哇啊！」板模下原來藏著千萬蟑螂大軍，在陽光打破了板模下的黑暗的瞬間，千萬大軍以難以想像的速度與方式瘋狂地向所有角落飛竄，天花板的地面就像是一股入一股洶湧的黑色洩潮，還可以清楚聽到蟑螂大軍發出的「唧唧唧」叫聲，掃把？掃把哪用啊？所有人根本不假思索就開始「原地踏步」起來，而每一步都感覺踏不到地面，只感覺踏到了易碎的甲殼，還有甲殼碎開後，從甲殼中留下的滿地黏扎扎微溫体液。「哇啊啊啊啊啊啊！」所有人都踏到失去理智了。而牆上的一些似乎也感應到地面上的波動，一隻隻從牆壁的這頭，長開蕩遊飛到牆壁的另一頭，我一邊踏，一邊揮舞著雙手，忙著把黏在我六分頭上的蟲子撥下來。

粗計這五分鐘的「原地踏步」可能就踏死了約有二十隻蟑螂。其他的呢，鑽到更深處的那頭去了。連長下達的命令像是槍與玫瑰樂團的歌名：「Search and Destroy」——找出來全部殺光光，可是現在已經是十一點半，所有人都是入影、入餓、入臭、入髒、入癢、入想睡、入想吐、入想吐。我已經忘記我到底是怎麼吞下那幾口飯的，我當時只覺得，要處理這個軍隊已經完全超過了這部隊的能耐，我們需要向化學部隊請用煙霧縱火部隊、借挺火焰槍或是什麼有效的裝備，用《歌姬》敵人在異形第二集當中的方式，才能處理這些怪物。

大概一點多就開始糧秣軍隊的第二階段交戰，清空軍隊裡的所有米袋。中午當打飯班洗完餐筒後沒怎麼休息，不過也不會有人想要讓這樣的自己弄髒乾淨的才。不知道是哪個混蛋發明用空心磚這種東西蓋房子的，這傢伙實在應該判軍法槍斃，蟑螂全部鑽進空心磚的縫隙中，必須拿出工具往牆上打沖灌水，灌了足足三個小時才讓所有的蟑螂飄在黃濁的髒水上飄出來——可以很清楚看到水面上浮著一層動物油——再另外開一個大洞，讓飄著甲殼的髒水通通沖進水溝裡。沖不走的，掃起來，足足裝滿了兩個麻布袋，加上早上掃出來已經弄到垃圾場的，總共是四個麻布袋。

在海灣的夜色中終於大概把破損的、什麼民國七十年代製造的米袋挑出來，其餘的重新立軍，隔天，連長的工程機械作業工會發給「叻辣」（或稱：三兩浦B挖骨機），在垃圾場後面的空地挖好幾個大洞，把眼前這些沒有人會想看到的米通通埋起來。天色暗了，籃球場上被夕陽的最後一道餘暉染成紫色，我攤在

籃球架旁，點了一支煙，看著伙房裏的幾隻雞跳到球場上啄食米粒…睜眼其他人也倒成一排，我…我沒了了…

我整個人都沒了了，但是，部隊用餐時間在中山亭前的集合還是得參加。口口嘛，集合時看到大家滿身髒污也是見怪不怪，不過連上其他人還是很少人能夠忍受我們身上帶來的陣股「糧秣軍需的氣味」。累了，吃飯吧！我正接過飯瓢，要在碗外添飯，我走近飯鍋，我滿懷喜悅感激國軍在我最疲倦的時刻賜給我貴賓一餐，我看到一粒粒結實飽滿的飯粒時，我更是滿懷感激，口口時，菜鳥打飯的時候，三斗級的學士早就吃飽飯正在洗澡，鍋裡只剩鍋巴，可是現在飯鍋裡卻有口口一粒粒結實飽滿的飯粒，我還看到飯鍋上裊裊的白汽霧氣蒸騰…

我還嗅到蒸騰霧氣中傳來陣陣今天已經熟悉無比的、糧秣軍需的味道。

陣股潮溼、霉壞、酸敗、噁心的奇怪味道。

噁…

中山亭裡所有人都在追問這是怎麼一回事。「…」面本來說精實案後我們部隊要被裁編打散到各師去，可是後來上面入政了，說我們直屬營下裁，各師的口口連改編成口口排，精簡各師的口口…可是糧秣那邊入說我們部隊可能會被裁掉，所以不撥給我們新米，…我們只能吃軍存的…」在一百多雙兇惡的眼神下，糧秣口口斷斷續續吐出這些話。一旁的連長馮上開始砍劈：「那軍存的米怎麼會這樣？你說啊？」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剛接業務的關係，糧秣口口支支吾吾答不出話來，連長也沒有讓他支吾多久，叫他背口口種服裝不帶槍口口連長字前面那道牆報到去了，可是誰都知道，該為蟑螂米負責的，當然是連長。

「各位弟兄，我們現在要共體時艱，我們現在心須…」連長開始了他一向慷慨激昂，入一向無濟於事的部隊集合講話。「…這個米雖然聞起來味道怪怪的，但是連長保證，這個米都是連長在軍需裡特別挑過，絕對是可以吃的！」說完，連長便抓起碗筷，在全連弟兄們面前，三口併作一口嚥下了那碗飯。而雖然連長這樣保證，但是連上弟兄還是比較相信自己的口口，以及連長吞下那碗飯之後的扭曲表情。

後來，在總部頒給我們新的編裝表，確定我們單位不會被裁掉以前，在六月口口新米獲撥以前，連上連續三個月飯鍋裡都是那種味道。連長曾經想辦法讓米「有味」，每天要派邊兩員洗米外賣，晚餐用的米早上八點開始泡水曝曬，一鍋飯要撒個兩瓶紅標米酒，每一個小時叫待命班到伙房將米粒搓動洗滌一次，沒用，口口不掉那種味道。如果早餐的菜單開出來是滷味飯，也就是除了三鍋飯以外，口口道菜分別是買罐豬蹄、蹄燥、青菜以及貢雞膏的話，那也是糟糕，除

了因為配菜如果不淋在飯上的話根本無法單獨食用，另一方面是熱騰騰的燻燥還有買罐豬蹄汁淋在飯上，那股糧秣軍用的氣味會更劇烈的瀰漫在中山亭裡頭。

每月月餐都是一鍋入一鍋飯、一筒入一筒的彈子部倒掉，連續三個月大多數弟兄都不想動連上的飯菜，連續三個月沒看到在中山亭搶飯吃的景象，「下月餐自動出列」也成為一句常在月餐集合場合出現的奇怪口令。連上後來司機猖獗到人手一機，可能也跟這有關係，畢竟那幾支外掛電話是不敷當時連上官兵打電話到營區外面訂便當需求的。更久之後，可能是因為業務忙、連上入有大工程，也沒注意伙房那幾隻雞為什麼一隻隻不見了，可是印象中伙房也沒有殺雞加菜……而垃圾場的那塊空地，草過丈一直只到膝蓋高，那年夏天，卻比得比人還長，糧秣士說，光是隔天，就有三千斤的米埋在地下。

飯不能吃就算了，連上伙房那些學長還經常發明一些別出心裁的食物，比方說有一次伙房把海帶筍加上大堆烏炭一起下鍋炒，結果炒出一大鍋泛著螢光綠的半透明膏狀物質，裡頭還有一絲絲的海帶筍飄呀飄，活似丹溫斯頓特效片有過期的特種怪獸腦漿，人像是被一鍋摻著鼻涕的精液，簡直比綜藝節目最喜歡叫特別來賓吞下去的鴨仔蛋還噁心。營長的臉色比那道菜還糟糕，當然是直接把伙房叫來營部軍室吃飯的戰情室狂飆，營長飆完之後是連長飆……而在中山亭的我們也只能忍著噁心把這道空前絕後的菜式吞下肚子。

我那時候還搞不清楚之後的變動與混亂，也不知道這樣的變動與混亂怎樣打造量小質精戰鬥強的新一代國軍，那個時候，精實案對我來還是一個空洞而遙遠的名詞，我不知道這不過只是個開端，也還搞不清楚防區直屬的營在防區精實案中要負責的那個工程任務，以及精實案部隊重新編成期間我所擔認的參戰業務會遇上什麼。當時我只知道，原來我所身處的工程部隊就是可以說不裁就不裁，防區各師的工程連可以說裁就裁，我認識到國軍可以在包括糧秣補給、阿兵哥的衣食配給措施都還來不及休息的時候，就來個搞死人的政策大轉變。

在清理糧秣軍用之後的一年多的兩個五月二十號之前與之後，有許更甚重大的政策大轉變。原來某個空軍的國防部長，信誓旦旦的說，為了「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新一代國軍建軍目標，下半年一定要開始推展名為「精進案」的下一階段精實案，可是過了三月十八號以後，那個空軍的國防部長去當某個行政院長了，換了某個海軍的國防部長，這個海軍的國防部長就說，國軍應該先完成國防兩法的推動，而不是精進案，精進案要在國防兩法完成之後才推動，因此精進案暫緩實施（他甚至說，現階段精實案已經停止了），而國防兩法

預計十一月要全面實施，嘿！當場就把那個掌管行政院的前任國防部長所說的非實施不可的精進案，延到遙遙無期，至於為什麼國防部長與行政院對下階段精進案有段相距這麼大的相位？不知道，不過根據那個行政院的講法，閣員如果有怎樣的話，是總統的問題。而這樣的轉變又搞死了多少人？不知道！

當然，在那個春天，我不會知道這些。可是我現在可以確知的是，那個春天，我認識到國軍最骯髒的一面，我認識到骯髒。我也可以確知的是，那時我也開始朦朧了解什麼是精進案，精進案對我而言的第一個定義，就是他讓我吃了三個月的油蟲米、三個月的蟑螂飯。

△03—協調

協調。營長的確是可以讓人或多或少戒口的，因為營長可以讓人學會協調。我在V位之前，原本以為所謂的成功就只是意志的充分貫徹與實踐，但是在V位之後，我才發現，這是一個屬於協調的世界，做業務不可能只靠自己的力量做好，而是必須不斷的協調。比方說，去年那次防區射擊競賽，就協調得很糟糕。

連上新任連級參三的預財司（我們連上居然讓後校校訓預財司接參三，這簡直是太神奇了！）正要按照防區規定，依照當月份鉤冊上的名字排定射擊波次靶位表。一天，他氣急敗壞帶著鉤冊的跑來找當時同時兼任營部及營部連參三的我，問說：「學長！為什麼營部連的鉤冊上面會多出二十個個人？」

「我看一下。」我把鉤冊接過來，繼續說：「喔，這些是上個月第三航次（就是一個月中的第三艘船載來的）、在二十六日到部的幾個新兵還有一堆校訓預財司。因為二十日其他各連都已經結鉤了，只有營部連行政最喜歡『攔』，所以行政把所有新兵全部先可動上營部連的線，還趕緊找我發人令，這樣新兵才有辦法領到這個月份的鉤——總不能讓新兵領不到鉤吧！」我自己都覺得我這番答覆相當有一個已經營了八個月參三的專業風範，「你把新兵再加入到波次靶位表上有問題嗎？」

「當然有問題！問題可大了！」「怎樣說？」

「因為我兩三天前就把彈藥的需求量算出來了！」「就是說？」「就是說多了這樣多人，子彈根本就不夠打！」「啊！你波次靶位表給我看看一下……噢！你怎樣把這些人也排上去了，不是說伙新兵下月打靶嗎？」

「這些人是誰啊？鉤冊拿到我就排上去了，我根本就沒在連上看過這些人。」「這些是支援其他連的伙新兵啦。」基本上連上可能只有我知道連上有這些人。七月精實案重新編成後，總部核定我們一套莫名其妙的編裝，龍潭那些豬頭在設計編裝時根本沒考慮過防區各連、排駐地都是分散的，甚至分散各據點，連營四個連隊分散在四個駐地，只有營部連和營部在一起，不像本島許多部隊都是一個營、旅都在同一個營區，但是我們的人員編制還是似乎比照本島，只有營部連有伙新兵的編制，我們怎樣可能像本島整個營同在大餐廳打火啊？一連到營部連搭車就要半小時耶！所以各連伙新兵都是編制在營部連，再透過任務編組支援出來……

我跟學長說明前後原委，「你把他們排去打靶，各連亂煮飯？」

「可是防衛部有規定，打靶人數一定要在編制的一定比例。不把他們排上去，人數會不夠。」他說：「不過，連上的伙哥（我沒有排上去）…」

「不行啊！那各連打靶隊會沒飯吃啊！」

「管他們去死！管那麼多我業務都不月做了！」

其實，只有面對到業務做不下去的情境與心態，才是在軍中實踐總司令一再強調的「終身學習」的開始，因為，一個人在軍中最應該學的，就是協靜。

而我跟約翰在防區射擊競賽的八、九個月前，可以說就是在一個屬於協靜的、微妙忙碌的混亂的春天營中認識的。

喔，這個約翰不是某聯軍旅副旅長的那個約翰。約翰是二月份剛升上去的約翰，比我資深一梯的約翰。約翰就是約翰。

三月，咁…三月，那是個讓人頭皮發麻的三月。防衛部命令在三月中，輕描淡寫的說了一句：「幹訓班校閱場不敷使用，需要一個新的校閱場。」防衛部有份叫做《軍中軍報》的報紙也清楚記載了這句話，這句話還好，糟糕的是《軍中軍報》沒寫這個工程是由哪個營負責，還有「操場必須在精實案新編成部隊校閱前完成」，幹訓班校閱場這幾個字第一次出現在《軍中軍報》上，就是六月才標題是「命令進行精實案新編成部隊預校」的那則新聞，還有七月初的「總司令進行精實案新編成聯軍旅校閱」了…也就是說，從書面資料來看，一個操場的工程，在短短兩三個月不到的時間就完成到可以用來校閱部隊…而事實上，大概在五月防區狀況三堂效以前就大致完工了…

所以，命令在三月的時候說了一句《軍中軍報》沒記錄的話：「工程必須『儘速』完成！」哇哇！營長於是把全營所有可用人才通通投進工程，管你什麼營連什麼營二級裝備補保管制業務，管你是什麼東西，通通上去。衛哨呢？照站。業務呢？大概沒什麼人在做了，問題是，我到部時居然相信很多人灌輸給我的連篇鬼話，說什麼營長很爽，勤務少，狗屁！我居然到時候頭殼壞去，我，我居然接了每天都必須作業的營參！

三月人事異動還特別的頻繁，換句話說，管人事的參業務也頂多。三月一日，連上來了一位從某之前旅野戰師、因精實案於四月一日編成裝甲機動打擊聯軍旅上去連來的排長，以及一位原本擔任某防區東邊一線守備部隊上去連排長、掛「上去」科的「人事室」。噯！原來簽三年斗的人員室即將退役，營長覺得平常參就只有送送假單而已（好像送送假單而已），所以找來一位上去連排長接人事室，這樣，以後人事室除了「單純」的人事業務之外，還可以下地盤去一營長這個決定簡直是太神奇了！所以我們這位新人員室，在三月的時

候，根本就不懂參- 業務。

算是我師- 的小江帶著我忙完人員改編相關事務後，快到月底，新排- 要報假，咦？新排- 的假卡沒帶過來，人- 室也搞不清楚狀況，好吧，自己去找單位找，自己去找。敲門線過-，假卡應該在師部、他們總機稱之為「差假中心」的那個單位吧，啊！沒有？那…打- 連：「喂！- 連嗎？請找- 連參- 文書。」「安室字報- ！安室字報- ！」可以聽見門線- 頭吵雜的廣播聲。

等了半小時，安室- 室把人找到了。聲音很清秀。

「- 室好，我- 連參- 。」

「您好，我是- 連營參- 。請問- 時候有位從你們連- 請職過來的排- ，對，對，請問他的假卡還在你們連- 嗎？排- 現在要報假。」

「有啊。」話筒- 端聲音傳來。「我- 個禮拜就會把假卡帶過來。」

「不用- 麼麻煩吧！」我說，「你- 掛單收發過來就可以了。」

「不會麻煩啊！反正我- 個禮拜本來就要過- 營。」

你沒- 過來- 營營區做什麼？我- 時候也 沒有細想。「記得要帶過來喔！排- 要報假了。」

過了- 個禮拜，他果然把假卡送來了，而且，他- 是- 個人來。

四月- 日，多霧，天氣晴，連- 熱鬧得莫名其妙。人- 室首先從碼頭接- 三員新兵，兩棲營的- 點- 頃刻接- 突然開來連-，- 兩員兩棲集訓隊測驗不合格的- 合- 強改分配令，- 子就跑掉了，呵呵，人- 室動，我眼前看到的- 只是- 張陌生的臉孔，還看到- 參業務。原本要- 出- 搬石頭，人- 室硬是把我從隊伍裡拖出來，要我- 帶新兵還有海龍選訓的- 人- 寫個人資料，咦，怎麼遠遠的- 看到- 路人，背著黃埔背- 往連- 過來，數- 數，快二三十人。我衝到大門-，「你們是？」

「我們跟- 室協- 過今天要過來的。」帶頭的- 子小小的，聲音很…清秀。人- 室怎麼好像有跟我說過這- 事？我看了- 下他們肩膀- 的部隊識別符號，三角形裡頭- 登，噫，防區某機動打擊部隊，胸口名條- 的名字，則好像在小江叫我打的各師改分配- 營人員名冊- 看過。「你們- 室在- 邊？」小- 子問，「人- 室在戰情，我是- 室的文書。那…你們有帶- 資跟假卡過來嗎？」

「- 資要從師部，喔，從旅部統一移轉過來。這邊是你們- 次說過的假卡，還有…」我接過假卡就直奔營辦字，也忘記清點，坐- 我的辦公桌開始作業，

那時候我才想到，原來，他就是他們連「參一」？一咳！參一居然把自己改編到別的單位、改編到我們連了？

很快就發現假卡的數目與過來的人數不符。我衝回中山室，連上一次多了這樣多人還真是熱鬧，中山室根本坐不下，一堆人擠在連集合場，還有旁邊一座雪梨的、我們當作涼亭的紅機槍堡壘。我穿過人群，找到了他，他穿上了毛領外套，毛領外套蓋住了名條，「你…對了，你怎樣稱呼？」

「叫我約翰就好了。」約翰眨了眨眼。

「呵，約翰。怎樣假卡有少？」

「喔。我們之前有兩個人返台，所以假卡不在這邊。」約翰說，「所以必須要等師部、下、旅部銷假之後，假卡才會過來。」「什麼意思？」完全聽不懂。

「就是說，我們之前有兩個人返台，所以假卡已經送到師…旅部了，假卡沒有在我們這邊，他們現在回來了，可是旅部還沒有銷假，要等銷完假之後假卡才會過來。」約翰非常仔細、非常有耐心的解釋，可是，我就是聽不懂。

我花了很久時間才知道防衛部直屬部隊與各指揮部、各師，喔，各聯兵旅的差假作業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的。以我身處的這個直屬營來說，每位官兵要建兩張假卡、正卡放在防衛部差假室，日差假日人員管制，副卡放在各連，營部軍士室假卡則是我一營參一保管，各連呈到營部的返台假單（全名叫做：赴台請休假日請單，還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假面）在營部核准後，日我將休假記錄於副卡上，作為營內部的作業依據。之後，再統一於每連日彙整呈差假室「報假」，「報假」時須在差假室裡把正卡抽出，與假面一同併呈。完成報假手續，才能開出真正可以到尚義機場搭飛機的返台二聯單，再開假單的時候，差假室一位職員會將這次休假記錄於正卡上，這個記錄的動作就叫「銷假」。

如果說，人員因故取消休假，或是被緊急召回等等實際休假狀況與假單上的入數不符時，必須再攜帶相關佐證資料，請差假室職員修改正卡。比方說，取消休假回台，就必須繳回未封不動的二聯單（如果已經休假的人員，一定會到機場繳下其二聯單到機場櫃台），提早回來的，就必須提出機票證明，搭乘「軍用機」回來的，則提出空運室的返防班機乘客名錄，或是台辦處的報到名單等。這個更改假卡上休假記錄的動作，也叫做銷假。

而如果說，防衛部暨防衛部直屬部隊人員改編、調職到防區其他部隊，新任單位對這個人之前的休假記錄，以防衛部的正卡為準。營裡的兩張假卡是沒有效力的。所以我才會一直覺得，假卡應該會在各師，呵，各聯兵旅的差假中心，因為如果是我們單位改編人員出去，轉移的，一定是防衛部差假室的兩張假卡。

為什麼是連上統一彙整？因為防衛部暨直屬部隊的假面還參謀長簽核，參謀長是沒有時間一一慢慢批假單的，差假單必須在遞交前統一彙整所有假面，訂成厚厚一疊、打份名冊，上一份簽字給參謀長，參謀長呢，對這些假單少部份有意見，就寫個幾行字，結尾批一個「其餘准」，三個字就准了百來份省親假慰勞假婚喪事假特別榮譽假。除非是特別的人喪事假，才可以在大彙整之外上呈。

各聯兵旅則不是這個樣子。以約翰兵單位為例，約翰告訴我，正卡、副卡都在連上，報假時，把假面與兩張假卡一起帶到差假中心，正副卡的登記、「銷假」工作都是等到人員確實休完假之後進行，再發還下級，而且約翰兵單位的差假作業中似乎沒有「大彙整」，差假中心每天都可以出送假面，因此差假中心每天帶著假卡去洽公。假卡在人員休假期間，會有好一陣子「消失」在差假中心茫茫不可掌握的收發作業流程之洋，而他轉移假卡，只要從連上帶過來就可以了。

這，如果約翰沒跟我講，我怎麼會知道？

「所以要搗搗啊。」約翰說，「這本來就要經過好幾次搗搗的。」

「那，對了。好像還有一位三月過來我們營營部三連的排長的假卡還有人員資料也沒過來，不是你們連上，他原本是步兵，在分科教育之後轉換成砲兵，他原來是你們師○○營的。」我問，「你知道他的資料會在哪裡？」

「那個營已經不見了耶！」

啊？「不見了？」

「不見了。」

「不見了？」

「對啊！二、三月的時候整個營都回台灣去了。」

「那他的人員資料我要問誰？」

「不知道。」

不知道？那怎麼搗搗。沒錯，一定要搗搗，我給人員室搗搗的結果是，讓這個排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再改編到其他單位，若是誰再問起人員資料的事情，一律宣稱不知道，讓他們搗搗去。同樣是差假作業，防區所有單位在流程差異外，假面的格式也不一樣，轉移過來的差假資料中，一大堆看不懂。比方說，軍室慰勞假每一個月可以放八天，所以在假面的撥發欄上我們會寫：「○

員擬請休四月一日至七日之慰勞假，呈請於○月○日至○日實施，計八日，含路假…」某位三連的排長在之前單位的假面的寫法則是：「○員擬請休第六次慰勞假…」誰知道你第六次到假是什麼時候啊？而且遇到軍官晉升、或這台受訓，都會改變可以實施放假的到假時間，假卡也登得亂七八糟，怎樣看都看不懂，怎麼辦？協諱。要處理這些阿鼻下達的問題，需要學會一堆冷門到像磚頭般大小的紅皮書——軍人工作業彙編裡都沒列出來的各式外島休假作業，一堆退伍出社會絕對不能用的軍人工作業知識，可是，絕對可以學到一協諱。

「對了，還有幾件事要協諱，○營是你負責士官晉升嗎？」

「不是，是另外一位學長。」士官晉升是小江負責的，我帶約翰到營辦公室，小江正在作業。「請問是小江學長嗎？」「你是…我好像有次在防衛部的精實案協諱會裡頭看過你？什麼事？」「學長，我是○○師○連之前的參一，我們連上今天有二三十人今天改編過來，裡頭有人剛好今天晉升下士，所以要麻煩學長發一下士官晉升人令。」「啊？可是○營不可以發士官晉升耶！○營的士官晉升人令都必須由防衛部發啊！」「啊？」

約翰的軍單位與○營的士官晉升作業方式也不同。約翰軍單位的做法是，下級呈報的晉升士官人員經核定後，師部…旅部發給下級士官晉升人員名冊，各下級單位再依據名冊自行發佈晉升人令，可是防區直屬營一隊是○營的做法是，防衛部核定○營呈報的人員名冊後，由防衛部發佈晉升人令，○營發佈的士官晉升人令是不被承認的。「那怎麼辦？」約翰問，「他們今天就應該晉升，難道他們過來不能升，還要重新呈給防衛部一次嗎，要再過兩個月才能升嗎？這是在開什麼玩笑？」

「你接參一也斗斗了耶！你也知道，晉升當天同時請職本來就很麻煩，而且你現在還沒有人令，這樣更麻煩啊！」「那怎麼辦？」「我來幫你協諱看看。」協諱的結果是，小江硬是用○營的字號發了一份怪怪的士官晉升人令，至於這份人令防衛部為什麼沒有說話，行政那邊也可以用這份人令發餉，讓○營不可以發士官晉升人令這回事就地合法，我只能說，小江和我們的行政的協諱功力都相當高。

「對了，我們之前不是過來一個排長嗎？他也剛好在三月一日請職的同一天晉升中尉，他的晉升與晉升人令○營有收到嗎？」

「沒有。」小江回答，「我這邊沒有，行政那邊好像也沒有。」

「那現在四月了，排長領的還是少尉的餉？」

「好像是。」人要協諱了。

所能夠發放記功、嘉獎的總數，包括A點、V點、C點、B點等。A點V點我們這種基層連隊絕對用不到，在這邊不用管他。C點是單位每年與連固定可以使用的積點，以單位編制數計算，士兵一點、士官三點、軍官也是三點，軍官、士官、士兵的積點必須分開使用，不能混用。舉例來說，一個連隊有一百個兵，就是這個連隊有一百個可以用在士兵的C點，也就是這個連隊在這個連上可以記士兵一百支嘉獎，一個連隊有三十個士官，也就是這個連隊有三十個可以用於士官的獎勵C點。B點，則是在連隊中發給基層，總數不固定，軍官、士官、士兵都可以使用，C點用完之後，才可以用B點。關於積點使用可參閱國軍勳賞獎懲作業規定第三節的部份。

一般來說，各部隊通常在連隊第三季就把C點用完，在第四季使用B點進行獎勵，所以約翰在連單位四月一日編成前，就把C點用完了，旅部說，這樣不行，一定要繳回之前發放的C點，最後面的幾次獎勵案，都是無效的。約翰掏出一疊獎勵人勸令去師部協請，協請的結果是：約翰在請職前，在四月一日部隊重新編成的前一天，一定得做的最後一項用以完成部隊重新編成的工作就是，把他的小功，把他那支隊為「擔任部隊重新編成任務承辦人員，順利完成部隊精實案重新編成，認真負責，表現良好。」得到的小功，註銷。

約翰完成了部隊精實案重新編成，在一個外島基層部隊完成了國軍近年來最重大、最具意義的精實案工作，約翰讓他的連單位成為量小、質精、戰鬥強的精實案後新一代國軍，成為新編成聯兵旅。但是約翰與累積V支嘉獎報特別榮譽假的距離，繼續原地踏步。

約翰來到士兵營，聽到士兵營還沒有完成重新編成，而是在七月一日編成的消息後差點暈倒。「天啊！不要開這種玩笑！」——約翰也知道，就像他和我相處這整人的過程中常說的：「要訓練一個參一是多燒花社會成本的身情啊！」，他已經意識到士兵營會交付他怎樣的任務，他已經意識到他會在士兵營，繼續在他的工資上黏黏他的登記員首一「士兵營文書約翰」。是的，約翰在經歷一次暗無天日的精實案重新編成後，經歷無數次的協請後，來到新單位，還要經歷一次暗無天日的精實案重新編成。

我和約翰一起做了很久的參一搭檔。過幾個月退伍的小江打算交接了，在我、小江與約翰三個人第一次同時出現在營辦字的時候，他就看中有個半小時參一經驗的約翰。小江打算交接了，他跟連長還有人官室都報告他打算找徒弟交接，他也在營辦字，在我的辦公桌對面清出了另一張桌子給約翰使用同時丟給他十幾個兵籍資料袋叫他作工資移轉，約翰即將成為士兵營新任的營參一。

△04—塊石

八十年一月，有一天電視新聞報導說，有兩個阿兵因為盜採砂石被取締判刑，這兩個阿兵大喊冤枉，指出砂石的用途是用以興建他們連上的中山亭，是他們副連長指示他們這麼做的。隔天我去翻各大報，想找找看有沒有刊登這一則新聞，結果是都沒有，也許是因為我所能夠看到的各大報，不是青島就是中島吧？

我捧著碗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我馬上聯想到我還很菜、很菜的那個三、四月，由三營負責的防區幹訓班校閱場工程。

是的。我們那時候，就是在盜採砂石。我們防區直屬三營盜採砂石這件事情，後來也被當地居民拍照取締，還好是沒有人被判刑——總不可能把全營三四百人統統關起來吧！雖然說後來在八月二日任職的這一任的營長，他入想的就是把全營官兵統統關起來。

三月廿四日，星期三，本來是個休假日的，早上八點集合的時候，連長的口中，沒有假單。——不會吧！上個月期才為了響應什麼植樹節，全連帶著鐵鍬方鍬，出了三兩浦口，在核心區種了一百多棵樹，這個星期一要做什麼？連長叫衛勤待命班出列，其餘的人呢，牽著輪瓜耳、帶著糧秣車頭裡頭有很多的空米袋（原本裝在米袋裡的東西已經成為很好的雜草有機肥料了），聽從連長命令，兩路前進，走大概十分鐘路程，帶到營區旁一側某第一線戰鬥據點前。抵達時，連長和一台工頭傾卸車已經在等著我們。

從據點到海岸線大概還有三分鐘路程，這一段路工頭沒有辦法走，據點比海岸線高了大約二三十公尺，一路上全是石級，每一階大約一公尺寬。一路前進，走過這一段距離全是鐵絲網、芭絲與佈雷區的小路，展開在眼前的，是佈滿軌條些灘岸阻絕設施的寬闊海灣。我們的位置剛好是在海灣的中線，左邊看過去，漁港、東岸碼頭，清晰可見，還有一條已經養稔、從我們營區直接開通海口，以前用以停泊兩棲營海龍快艇的坑道口，大家稱之為海龍坑道。右邊呢，看到海岸往西方延伸，寬闊的弧形。

路的盡頭，我們站在一塊高約三公尺的岩石上，現在正是退潮的時候，我們腳下是一堆大大小小、五顏六色各種塊石構成的灘灘，整個海灣應該全都是細軟的白沙，可是這一段海灣就是鋪滿了塊石，可能是不知道多久以前打那條海龍坑道留下來的吧。在陽光的照射下，每一粒塊石上結晶的鹽粒，閃爍發光。連長說，「大家過來，麻布袋上可，我們要撿塊石、搬上來。」變入。說變入就

變天。每個人從岩石上滑下礮灘時，都突然感覺到一股寒意，空中佈滿烏雲，三月是該冷的，防區的天氣也是比較冷的，不過，還是下應該這樣冷。

脫下迷彩服，「弟兄們，開口囉。」連長在上頭看，誰敢不做？現在正是退潮的時候，從連長的位置到水斗面大概有三十到四十公尺距離，寬將近一公尺，我們就在這幾十公尺的距離間撿拾塊石，連長說，塊石的用途是鋪設校閱場地水泥地坪下的地基，塊石的大小要適中，太大的，搬不動，太小的，在工地上時根本無法發揮用途，每個人手中拿著的特布袋，大概只能裝個三分之一袋，如果特布袋裝到半滿，大概就沒有人搬得動了。即使連上那位可以一次搬兩個水泥共一百公斤的學長，要他拿半滿的特布袋，也只能拿個兩三次。

「都已經黑天了，居然還叫我出這種公差？」一邊搬，一邊聽著前頭快退伍的二級工材補給士學長任咕念著。不到兩個小時，塊石就割破了所有人手中的特布袋，每個袋子底下都是一個大洞，很快就失去了用途，而且，要每個人都上礮灘上來跑、一顆一顆一袋一袋的搬，實在是太沒有效率了，(也太累了，但是累沒有什麼好拿出來說嘴的，因為每天都很累。)因此，完全沒有異議，在斗休過後，把特布袋丟了吧！拿出了工部隊用來搬東西的看家本領出來——所有人排成一路，傳！

後來因為大地震的關係，部隊傳東西的畫面經常在電子媒體一再出現，最常看見的就是在災區一堆人戴鋼盔從海軍部隊直升機把什麼礦泉水等民生物資一路「遞」下來，然後拿這個畫面說什麼國軍積極投V救災，愛民助民值得感佩啦，對，就是在後來軍校招生廣告「天下人生從這裡開始」中，那個與「他不只是一個愛民的年輕人」很像的畫面。我覺得那個畫面好好笑，每個人都站那麼近、慢慢用「遞」的，人那麼多，但是能夠傳的距離只有那麼近，這樣有什麼效率啊？站那麼近唯一的好處只有攝影機可以拍到的人比較多，比較好看，慢慢傳也比較好拍。真正的工部隊怎麼會用「遞」的呢？當然是用「拋」的！從一個人的手中拋到另外一個人的手中，而如果只是像電視畫面裡頭搬搬軟趴趴的紙箱、寶特瓶就值得感佩，那本部官兵就應該死後全部蓋國旗進忠烈祠了。我們拋在手中的是硬梆梆、有髮有角有重量的塊石啊！

或許是因為東西用拋的很容易打到人，所以電子媒體才叫他們的模特兒用「遞」的吧！打壞了攝影機可是阿兵哥賠不起的。我就被石頭砸到好幾次。被砸到倒是小事，但是你一個人被砸到，就代表說，所有人都必須等你一個人，

每個人手中一塊沈甸甸的石頭，用兇惡的眼光看著你，高速的塊石傳運作菜因為你一個人而被延誤，你浪費所有人的時間，沒有人能夠忍受被那麼多兇惡的眼光圍住的。

尤其是，你愈是菜，圍繞著你的兇惡眼光就會愈兇惡。菜，那種一聽到「公家官員」就要馬上舉手出列的那種菜。菜還分成很多種，可以分成青菜、白菜，三月的我根本就是「酸菜」，這個菜的味道實在是太重了一點，所以，圍繞在我身邊的兇惡眼光，也實在是太兇惡了一點。

更糟糕的是，前頭要把塊石傳給你的那個人，因為已經習慣規律的接過來、丟過去的動作，當你被第一塊石頭砸到的時候，你伸出手按住傷口的时候，前頭那個人已經把另外一塊塊石丟過來，人砸到你的血肉之軀上。痛……

站在上頭看的連長，眼神中人是焦慮人是感慨，不過，我總覺得他感慨的是他自己怎麼會到這個鬼地方帶著個鬼連隊，焦慮的也不是弟兄的傷勢，而是工地的效率。「弟兄們，忍耐點。」連長開口說，「國家會記得、會感謝我們工營營部連弟兄的貢獻的。我們這樣做，這樣苦，都是在幫國家省錢。」

沒多久，匹難乾乾、指甲折斷的、負傷掛彩的人有人在。我端詳著我的雙掌，人是紅的人是黃的人是黑的，紅的是因為被無數經過手掌的塊石壓成紅腫、被塊石髮角劃過留下的斑斑血痕，黃的是沙土，還有各種黑色的髒污，感覺是酸、是麻、還有沙土石膏滲進傷口裡的刺痛。這是第一天搬，也不知道工地究竟需要多少塊石，所有人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七點，總共裝滿兩個車頭。人是海灣的夜色，回到連上已經七點了，飯菜都已經涼了。涼了也沒關係，反正，連上的蟬螂飯，本來就一根本不能吃。

為了兩個車頭的塊石，一天就搞成了這樣。而當車頭開到幹訓班工地，當傾卸車把塊石卸到工地裡頭的時候，我對於一句成語有了全新的體悟，這句成語是：「滄海一粟」。幹訓班校閱場到底有多大？我手中沒有實際測量的數據，我只能說，幹訓班校閱場工地實在，實在，非常，非常大，我想，容納兩個聯軍旅所有的兵力以上絕對不是問題。工地的第一步，就是要用塊石鋪滿整個工地，整個實在，實在，非常，非常大的工地。

工地不只是大而已，往常什麼停車場工程灌地坪，月來鋪在上面的塊石厚約十幾二十公分就可以交差了，但是高層指示，以後會有裝甲車輛在幹訓班校閱場上行駛，塊石必須鋪得更厚，必須鋪個四、五十分高。所以，可想而知，工地需要使用的塊石，實在，實在，非常，非常，非常多。

連上的生活作息很快改變了。我們停止了早點名，早點名太浪費時間了，六點不到，當東方的天空、當東岸碼頭方向的海面才剛開始亮，連上所有人便都帶到據點、帶到海岸線，開始搬。搬到七點半，把部隊帶回連上，吃個十幾分鐘的早餐。

八點鐘，分配連隊任務的集合時間，衛勤待命班留下來站哨，製磚場人員留在連上製磚，輪耳二級崗人員才二級崗，在這個大工程的當口，磚塊需求量很多，而為了運送工程材料、為了送便當、為了接送人員上工，出現頻繁的亂七八糟，所有的駕駛都必須出耳，所有的駕駛都必須保養車輛，至於其他人呢？兵工化學通信經理糧秣油料器材一級裝備保管人、二級裝備補給管制工、連級參-二三政戰文書、營級參-二三政戰文書，還有其他沒有業務的人，通通來搬塊石。要緊時刻，所有可用人才都必須投入工程任務，工-工二連的人都在工地，工三連政忙部區精實案遷移駐地，而營部連所有的文書業務與裝備補保業務都做得再好，都不能夠讓工程有更好的表現，如果不是這些人搬塊石，要誰來搬塊石？

從前不知道是誰跟我說當文書很爽的，我要把他揪出來罰一頓。

無論陰晴，集合完畢之後，帶到據點，開始搬，每工作兩個小時可以休息十個分鐘。十二點回到連上吃午餐，噁！連上的飯菜。連長這時候在中山室宣佈了一句比蟑螂米更讓人倒胃口的話，連長宣佈下一次的集合時間，集合時間是，十二點三十分。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夠體會在軍中勞動一個上午，中午還不能夠午休的感覺。而連長在十二點半集合部隊的口令很簡單，連長入把全連帶到據點了，而且這次呢，衛勤、技工、駕駛也必須一起跟去，中午是不會有人督導衛勤、敲待命班的，營部也不會叫你在中午出耳、修耳，所有人通通帶足，先搬到兩點再說。

衛勤、技工、駕駛在兩點的時候準時離開，其他人呢？繼續搬。下午也是一樣，兩個小時可以休息十個分鐘，五點以後還會有人來支援，是的，五點之後待命班送槍，也不會有人這時候督導衛勤待命班的。每天不到天黑不回連上，不到七點以後不回連上。這樣下來，可以裝滿五輛五噸車，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天黑之後不能搬石頭，因為海邊沒有燈，什麼都看不到，可是沒關係，製磚廠有燈，校閱場工地的命令台也需要磚塊，等你吃完晚飯，再全部帶到製磚廠，做磚塊做到晚點名。晚點名之後，還是可以舉行一些有趣的活動，比方說工室

集合新進室兵啦，未破冬、破防冬V列啦，上室集合完上兵集合啦，製磚廠繼續拉小車啦，想要怎樣都可以啦…。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原來我會有喜歡站哨的一天。所有人都說，站哨是福利，在每班兩個小時的衛勤當中，你只要站哨就可以了，就只是站哨，接聽軍線、吹集合哨、背誦口令、別的什麼都不用做，所以我一個星期又有哨，算是福利優渥的吧？而應該沒有人會在星期入假日督導衛勤，所以，假日留守的時候，待命班全部帶到據點去，輪到衛哨的時候再換人過來。三月，我連續假日留守三個禮拜，過年是我最後一次休假，下一次休假，已經是清明節了。四月，約翰來到工兵營的四月，情況也沒有絲毫改善，和約翰一起來到了工兵營的，還有一堆能入混亂的人員異動作業啊！

工地持續趕工中，每天對於塊石的需求量愈來愈大，負責整個工地工程的營部少校工兵參謀室指示我們連長，說，從今天開始每天最少需要十輛車的塊石，天啊！十輛車！前邊移駐地、整修自己兵舍、才剛蓋完自己中室的工連派員支援，三連每個人都在喊苦，可是在你們搬塊石喊苦之前，我們就已經在據點搬了三個星期的塊石。營部還不斷指責連長說，為什麼最近送來的塊石都愈來愈小塊？那是因為整個東西一公里寬的海岸線都已經沒有大小適中的塊石了啊！不能夠撿拾小粒的，我們就只能夠向那些搬不動的挑戰。

逐漸進V防區的霧季，白色霧濛籠整個海濱，溼漉溼滑，寸步難行。新訓中心配發給我三條迷彩褲，每一條都被軍團在佈雷區外的鐵絲網勾破了，褲子在大腿上的部分更是裂開十幾公分，但是沒有時間可以拿給外頭的裁縫補，甚至連自己縫補的時間都沒有。我請學長出去的時候幫我買一雙新的大頭皮鞋，中心發給我的那雙皮鞋，從我來到這個工兵部隊之後也就再也沒有亮過，現在是整個翻成開口笑，每天，我雙腳的大拇指都在泡水吹風。

在這樣的日子裡還是可以不去搬塊石，還有別的選擇，你可以去搬水泥。一桶水泥重十公斤，在軍營裡上背之後飛快跑出軍營，背上十噸半卡車，搬水泥不能月走的，要月跑的，要狂奔，因為學長每一個都是跑的，你敢月走的？工程做到一半，軍營中已經沒有鬆軟的水泥袋了，全部都是被壓在最基層不知道多久的硬梆梆水泥塊。如果遇到破包的，一上背，嘩啦啦水泥灑下來，那裡還看得到迷彩服，當場就只看到一尊白色的泥人兒。水泥和身上的汗水髒污和在一起，還會「吃皮膚」，搔癢難耐。

搬水泥最讓人受不了的不是重、不是累，而是水泥軍營中渾濁充滿粉塵的空氣，連長曾經要求所有搬水泥的人戴上從警務所拿來的、月紅糊成的口罩，沒用的，這種口罩月不了半個小時，馬上就被汗水浸蝕，白色的口罩這邊一塊黃

的那邊一塊黑的，成了軟趴趴的紅糊，最後中間破了好一個大洞。我搬過比較多的一次是六個人搬四百斤，兩個人幫忙上背，一個人在十頓斗卡車上排，三個人跑，比較難弄的是有次八個人搬一千斤還好沒事…但即使如此，搬塊石與搬水泥兩者之間，所有人都寧可搬水泥，因為「水泥也有洋、塊石也無洋」，搬水泥還搬得完，搬塊石是搬不完的啊！

或許，翻過那層鐵絲網，走進佈雷區，轟一聲，或許，就可以不用繼續搬了也…

工程上還是有兩天下月搬水泥、下月搬塊石。新的幹訓班校閱場是日鬆幹訓班操場與明德班操場兩塊操場所組成，中間有一條大水溝隔開，在此之前，工程僅侷限在古斗側、明德班操場兩塊，現在要開始進行古斗側的施工。水溝是到了後來才填起來，現在，先放下可中的水泥、可中的塊石，營部連所有弟兄現在首要傾全力解決的，是各式傾斜面與工程機械無法跨過這條水溝的問題。

有所謂，工程部隊，逢山開路，遇水…架橋。

架橋，我怕架橋。全防區最重的裝備不會是戰車、不會是火炮，是工程營平時放在工程基地旁邊空地的M2槓桁橋。「抬起預備！一抬起！」「啊啊——！」六人一組，彎背雙手，用胳膊夾著橫木頂起一段構樑橋材、頂起構桁，雙膝伸直、打直腰程，撐起。「撐住！撐住！不要放手！…旁邊！『打橋手』！『雞腿』！」另一組人馮聽到命令迅速拿著武得像雞腿的卡榫固定橋材，快！快一點！撐不住了！想放手，但是不能放，腦中只有「重」一個字。沒一會，小臂上，全是紅腫。

「一、二、三。推！」那天空還飄著細雨，一絲絲的雨水弄溼了頭髮，從額頭、眉心、鼻梁滑落而下，全身迷彩服整個溼透，風入一直將寒意往身上吹，手臂入是汗入是雨，害怕扛著的橋材滑下，破鞋踩著菱角尖銳的塊石，害怕不小心還是個蹣跚，補管以下，全浸在泥濘中。架完橋隔天又要拆橋，我想，在我收到V命令的時候，我以為的軍隊生涯將是兩年的不自在。後來，在中心，我抽中了那支籤，我以為我的軍隊生涯是兩年的流放。而這個時候，我才發現，原來我的軍隊生涯，根本就是兩年的，根本就是兩年的一勞改。

其他各連狀況都好不到哪裡去，尤其是最主要負責幹訓班工地灌漿任務的三連，這幾個月來的新兵，從營部再分發到各連的時候，都不是將新兵送到連上，而是直接送到幹訓班工地去。壓力很大，但也沒有聽說什麼因為壓力大而發生的事，你所有醒著的時候都是在上工，你還能做什麼別的嗎？

連上所有人的日子都在搬塊石、搬水泥、製磚、架橋中渡過了，喔，不，還

有業務。幾乎所有的業務員都沒法子作業了，但是連上還是一種人，在搬完石頭後，必須作業，因為有一種業務不能不做，有一種業務，每天都必須做，這個人必須天天日天天上上晚上站哨站完哨做業務。這個業務就是——

參一。

二營參一 是小江、約翰還有一

我。

每天都有人要返台，每天都有人要搭乘軍用機，因此參一 必須每天晚上和防衛部運輸組空運室聯繫，確定次日返台休假人員的機位。每天都必須收發公文，下午收到公文，吃個飯，晚上七點開始登記公文，將來文登記在收文登記簿上，晚點名以前必須完成，營部要看收發文登記簿，營部要知道今天有那些來文。每天都有可能哪個人臨時出了什麼狀況，臨時要請個喪假請假。

搬塊石，七點半連上，七點鐘了嗎？趕快衝到營部字裡，今天小江去洽公，有沒有收文？今天有多少文？不會吧！有二十幾份文要在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裡登記完？趕快……再不趕快的話，今天做不完了！

收發文登記簿剛打開，營部字的大門被推開，連上 一員比我資深二十個梯的卜 衝了進來，把我和約翰叫去伙房。到了伙房之後，他站在一堆飯鍋餐筒當中，狠狠瞪著我和約翰。「蹲下！」聲音大到嚇死人，我和約翰蹲在滿是油污的伙房外面那塊用來洗餐筒的地面上，聽著他講話。

「你們知不知道今天輪到誰當打飯班？今天該誰洗餐鍋？」「是……我們兩個。」「那你們剛才在營部字幹嘛？看到所有人吃完飯了也不知道把餐鍋收一收洗一洗？」「我……我們回來就直接去營部了，我……我們也沒有吃飯，有……業務要做，不知道……連上已經吃完飯了。」「藉口！你們兩個藉口很多是不是？」「不是啊……真的有業務要做……」「你有業務要做很累很了不起是不是？我不累是不是？我不用搬塊石是不是？說話啊！很吵了是不是？你們兩個參一 在搞什麼東西？你們藉口這麼多我要怎樣管你們這些兵？」

我和約翰不能夠起來，只能蹲在地上洗餐鍋。七點半，從伙房後方的一小塊峭壁上可以俯瞰漁港，黑色的灣面漁火零星，船，早就一一靠港，更遠處是東岸碼頭，東岸碼頭上空三十隻角是獵可巫，從獵可巫的腰帶，三顆成一直線的明星向下看，是月亮星，是星空中最耀眼的天狼星。天狼星升起，在遙遠的海平面彼端，天狼星孤懸。

伙房靠近戰情，所有營部軍室都在戰情室看電視，八點了，晚間新聞播完了，

新聞播完，總會有撈尋走失兒童的人的電視廣告，電視畫面上出現了走失兒童的照片、姓名、特徵描述、走失時間，電視畫面上還有廣告的標題，正個人人的字，我想要回家。

一天沒登完，那倒算了，可怕的是後來變成了惡性循環，本來當天該登完的拖到第二天，第二天又有公文，工作量愈積愈多，最後做也做不完，本來防衛部很多文就發得很慢，收發人拖延，拖延了整個工作營營部的鬆懈運作，做不完就是被所有的鬆懈輪流幹，被幹之後還是做不完。有一次白天登昨天收到的文，登到一半被叫出來出公差，回來赫然發現營辦室被政訓督導，營輔導長叫我下個星期六去政戰部做保密再教育…然後入是被作訓室幹，去一句「○你媽的○」去一句「○你媽的○」（這是一句髒話，這句髒話實在非常髒，特此消音，這句髒話用比較文雅的方式就是：我要和令堂發生強制性行為。）點完之後叫我入浦浦時去他房間罰站，作訓室幹完入是人司室幹。

被人司室幹完，他塞給我新台幣一百二十塊。

「你幫我訂一個便當，你們連上火煮那什燻飯…還要買一塊雞排，我知道最近養了一隻狗，你雞排買回來記得不可以加辣、不可以加醬、不可以加胡椒，記得要切，不然我的狗不吃。」你的狗要吃雞排，你的文書長也想吃雞排啊！

隔天同樣是七點連上，很多人還沒吃飯，排長就集合了部隊。連長要排長找二十員公差，晚上去領料，去拖鋼筋，每條至少十公尺的鋼筋要拖個一百條到工地，排長說，他點到的人就出列，吃完飯後、十點鐘以後自動上工頭。我這個酸菜當然被點到了，我去找排長說，我不能去，今天有很重要的業務要做，「你很煩耶！想拿業務逃避公差？不准！」，可是我今天真的有很重要的業務要做，「被我點到的人就是要去，怎樣你們每個人都一直來吐？入是吐衛勤入是吐公差的！你們都說你們的業務很重要，你們的業務到底有多重要？」可是，這個業務真的很重要，而且什麼時候不好選，偏偏要晚上去拖鋼筋？不過，我還是去出公差、拖鋼筋，拖得手掌裡頭都是鐵鏽，拖得筋疲力盡，拖到凌晨兩點才回到連上。上工到兩點隔天也不能補休，因為明天有日哨衛勤，待命班必須在六點三十分以前在安室室取槍完畢。

這個業務真的很重要，早上，副連長跟我說，他過幾天要押著一批工作機械船運後送，他後送的公文已經都辦好了，要我幫他辦後送公差，不然，就算東山可以回去，沒有假單，人還是不能回去。那天兩點回來之後我已經沒有勇氣

作業了，隔天難得可以補休，起來，昨天發給工兵營的公文還沒登記給營長看，免不了又被批，先把公文弄完，再弄副連長的假單…今天又有衛勤，不能給公…副連長的公假假單，我大概拖延了兩三天才呈報防衛部。

船到達碼頭的前天，「假單勒？」副連長問我。假單還沒下來，而我根本每天搬石頭搬到不知道今天是幾號，也沒有意識到原來今天就是副連長後送裝備的前一天。「還沒下來？」副連長氣急敗壞，「那我的假單到底在哪裡？」「防衛部應該…應該批出來了…吧！」「我只問你，我的假單到底在哪裡？去把假單拿出來！否則你就完蛋了你！」

搖起軍線，假單現在到底會在哪儿？差假字？「差假字嗎？…」「你的假單還沒出來啦！參謀長批了沒都還不知道！喂！什麼時候該什麼時候送你是不會照規定來是不是？…」沒有在差假字。在參謀長辦公室收發那邊嗎？「參謀長嗎？我這裡是工兵營…」收發既上才會回來。會不會在參謀長傳令那邊？也沒有。「你跟我說你要怎樣辦？我入該怎樣辦？人哥軍人這台，你說我這個這台公假我應該找誰？你說啊！」副連長快氣炸了，「你如果把我的事情給搞砸了，你就準備給我進禁閉室去，你這個參一在當什麼？你先幫自己去把禁閉室開好吧！幹務活！過來！明天你帶他去武岩醫院體檢！」

我問小江，我該怎樣辦？「那是你的業務啊？怎樣問我？」小江回答，「你看我搞麼一大堆人令還不夠啊？誦過來入誦過去的，我還要開始做引績作業…假的東西當然是你來弄啊！怎樣問我？一對了！各師過來的人缺的假卡你全部移轉過來了沒有？」

管他還有多少張假卡沒有移轉，副連長批了我的公假假單我拔腿就衝出營門，「去防衛部！」「去哪裡？」「去防衛部！去核對山公事！」，用電話叫了輛計程車直奔防衛部差假字，營區外的空氣並沒有比較自由一要關我給你關啊！進禁閉室就不用作業、不用搬塊石了，最好是關一關還可以下業務，禁閉室坎坷嗎？連上更坎坷！工兵營更坎坷！禁閉室不能休假、在連上也不能休假，禁閉室體操、在連上上工操，禁閉室至少作息正常啊！我也沒有什麼損失，被關過禁閉頂多不能報大功假，就算你不關我我看我搞支大功假也頂難，關進去了但是沒有發人令登記在工資上，以後也不會有人知道…關禁閉就關禁閉嘛只要不要拿糧秣或到營禁閉室就可以了…，只要寫個禁閉執行單兩張、禁閉領回單一張、士官評議委員會記錄、體檢證明還有些無關緊要的文件我就可以進去了…

叫我明天去武岩醫院體檢？去就去嘛！上次感冒去看內科，印象中武岩醫院一樓還有一個團軍人才招募處的桌子，桌子上鋪著一張黃布、擺著兩本夾

滿志願留營、招兵簡章的夾子，原本我還搞不清楚為什麼不設在別的地方，要設在玄武岩醫院裡頭，難道要從傷兵病患中尋找優秀的軍醫人才？現在我懂了，如果要從傷兵中發掘人才，他會把夾子放在二樓，候診看診都在二樓，一樓除了掛號拿藥外就是體檢室，在把我送下關以前，在我明入體檢的時候，我說不定就會情不自禁的想要簽下這個軍醫…軍醫不可以處禁閉處分，而且，簽下他要先回學校受訓，簽下他就可以回台灣了耶…

業務上、大專生好像還特別容易被關，當兵的一不小心弄到一傷兵上，關。業務做得昏天暗地，只能在哨上小睡一下，衛哨頭職，也是關（而根據陸海空軍刑法第241-1條，在敵前衛哨頭職，是可以判處死刑的）。心情鬱卒喝點小酒，還是關，一連參一下就是喝了酒就被送進去了…這台假軍弄不出來，也是關…

計程車在公墓前停了下來，從公墓的右邊可以走到禁閉室，從左邊走個五六分鐘可以到防衛部所在的坑道。春天，公墓前種植的兩排櫻花樹怒放，是一片粉紅色的花海，現在是春天啊…這個時候，陽明山上也一定開滿了櫻花，往竹子湖的路上開滿了白色的海棠…台北一定開滿了杜鵑…防區路上看不到多少杜鵑，應該有，但是我就是沒看到…現在我一株杜鵑都看不到，一株都沒有…

陽明山。在去往防衛部的路上，有一個地方叫做陽明園，而在約翰的前單位附近，在防區從海峽去往三二八槍戰紀念碑的路上，右邊有一個公車站牌叫做陽明山，有一個人工蓄水池叫做陽明湖，呈報副連長後送假軍回隊，順便和約翰一起回他原單位拿排長晉升的尉長令的時候，車子不小心坐過頭，經過那兒過。春天的時候，路旁是一排闊葉行道樹、樹梢上吐出新芽，掩映著後方層層叢叢的松樹，深色的樹叢中是陽明湖，湖上霧氣朦朧，遠處的核心山在山嵐的烘托下，是一抹詩意的淡紫，山林氤氳、遠遠近近、重重疊疊，倒也煞是好看…但那兒如何？這個陽明山怎麼比得過台北的陽明山？即使防區的陽明山來往人車不多，多了一股靜謐，但，我還是喜歡寒區的陽明山！

最後一次去陽明山，是在新訓中心結訓抽籤分發前的三天結訓假，我一個人騎著機車衝上陽明山，背包裡放著一本書。呵，唸書，在高雄前運站上船的前夕，前運站的排長還說什麼到了外島服役有空的時候多讀點書，多充實自己，誰有讀書的時間啊？我也絕對不會忘記我在結訓假唸的那本書是什麼，那本書叫做昨日之島，講的是什麼永不登岸的方法，我下部隊之後所離開的台灣島真的變成昨日之島了，而防區，我的今日之島，所能告訴我的恐怕是什麼叫做永不超生…

往陽明山賞櫻的路上會經過故宮，故宮裡頭有蘇東坡的寒食帖…寒食帖，眼前櫻花樹的每一根枝桠都變成了縱橫波瀾點點淋漓的線條，我腦中全是寒食

帖…V 伍前最後一次去故宮是去看畢卡索與張大千展，晃一晃晃到二樓的書畫精華展，有蘇軾松風圖、有秋林群雀圖、有鵲華秋色圖、還有寒食帖，我也看過好多書畫，但是我現在眼中只有寒食帖。怎知是寒食？自我來貴州，已過三寒食…自我來涪州，又入蟬螂食…自我來涪州…又入搬塊石…V 伍前走馮看花，也沒有仔細端詳寒食帖，而原來，而或許，只有被流放過的人才能夠瞭解蘇東坡寫寒食的心境…我的眼前是寒食帖「…破灶燒濕菘…」五個字，每一筆都是從宋元的蒼勁轉為扭曲，每一筆都是辛酸、都是悲憤，我…現在是春天啊…櫻花…寒食…年年欲惜春…春來不足惜…

我的眼眶不知道怎樣的開始溼潤了起來。

我能跟誰說這些呢？跟誰說我為什麼一個星期內又入有哨，搬塊石搬到又入有情做不完，過年後的下一次休假居然就是清明節，清明節早上還搬板模搬到十一點…打電話回家？哪有时间？而且本來就很想死了，家裡只會說什麼當兵就是要替練、要讓男孩子變成男人這種火上澆油雪上加霜，聽了讓人更想死的話。連武？學武？別傻了。同梯嗎？我在連上沒有同梯。甚至，前幾梯、晚幾梯的，現在，全都在受訓，留我一個人，在連上白天上工晚上站哨站完哨做業務。他們說，參一每天要做業務，所以要留在連上不能受訓，可是在連上也沒時間做業務，又而在搬塊石…。

申訴嗎？我能申訴誰？

申訴營長嗎？營長在高層眼前是那樣的紅，人家說他是全防區前三名以內的紅人，而營長紅的原因就是因為營長會做工程。營長到底有多紅？一個可以一口攞下兩個多月蓋出一個新操場的營長，怎麼會不紅？什麼領導到了大門就被營長擋下來，什麼毆打七十七年的米都沒被領導過，怎麼會不紅？讓一個本來要裁撤的單位留下來，又而去裁撤另外四個師的工廠，只是為了要顧全我們營長的顏面，只是因為他紅。我們不可能停止工程、停止趕工，為什麼？因為營長要拼紅，紅還要更紅…。上次有人六個星期沒放假去申訴，可是防衛部政三也沒幫我們解決不能休假的問題…

到底是誰指示我們必須在斷糧之際日以繼夜趕工的？是高層，是全防區最高的軍階，是防區最高部隊指揮室，是防衛部命令。我去申訴他嗎？命令為什麼說工程要儘速完成？後來還說一定要在五月完成？一個操場為什麼要這樣趕工？讓所有人天天痛不欲生…到底要做什麼？到底為什麼？為什麼幹訓班校閱場必須在五月以前竣工，為什麼這個可以容納兩個聯兵旅所有兵力以上的操場必須在五月以前竣工？

…因為，為了檢閱精實案新編成聯系旅成效，1月我們必須停止所有任務投入那場全防區實兵演練，因為1月防區狀況三三效…也因為1月營要在七月一日重新編成，我們必須儘速完成這個工程，才可以讓我們這群剛從幹訓班工程地獄中爬出來的人再進入另外一個地獄—精實案新編成部隊鑑測訓練，以應付精實案新編成部隊專兵鑑測…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是…1月，命令要在這邊，在幹訓班校閱場，命令要開始預校精實案後重新編成的各個聯系旅…然後，總命令，總命令也要在這裡，在幹訓班校閱場，進行防區新編成聯系旅校閱…

原來，這一切都是，都是因為，因為…

因為…

精—實—案！

參謀長「晚」批准了假期，人員空出車把假期送到碼頭，那時候，我人還在製磚廠。

大霧，防區機場關閉三三天（有個專有術語叫做「搭機示範」），終於撐到四月五號，終於撐到第一次返台休假。我回到外婆的家，果不其然，家裡只會說什麼營兵就是耍替練、耍讓男孩子變成男人這種火上澆油雪上加霜，聽了讓人更想死的話。敲了一個電話給海峽另一端的連：「安全到家嗎？班上好！安全回報…連最近有沒有怎樣？還在搬塊石嗎？」

「沒有了。從你返台的第二天開始就沒在搬了。」

「真的假的？」難以置信。

「你返台回去的第二天，漁港舅舅就來我們搬塊石的地方拍照，一狀告到警察局那邊，縣政府就說，我們不可以盜採砂石。」電話另一端繼續講，「現在沒在搬了。」

不可能。工地不可能停止對塊石的無限量需求，縣政府的警心不可能阻礙防區精實案，就像我的淡水不可能阻礙防區精實案，政三目訴管道不可能阻礙防區精實案，防區精實案勢在必行。果然，就算被居民舉發了，也只能讓盜採砂石的工程暫停，在我返台的那幾天，「叨辣」還有工頓耳在防區各個營區繼續打塊石，繼續送到幹訓班校閱場工地。

工地對塊石的需求無限大。我還記得有一次，藝工隊到我們營部表演勞軍，營部下電話記錄到各連，說，所有人除衛勤留守之外，通通到營部，看表演，紓解平日軍營的壓力。「這一定有問題，」約翰跟我說，「工兵營不可能有這熱衷的軍情。」果然，全營集會在營部之後，看完一個鐘頭的表演，再全部帶到

海邊據點，搬了三個小時的塊石。營部這個仗倆實在是大邪惡了。有道是：

「走不完活島坎坷路 補休難 補假猶難

道下盡海峽繾綣情 嘗「吉」 口「夏吉」

二級「」材補給「」遠征了，聽說他在遠征嘗「」，換「」便服的同時，把他軍所抽飛裡的「」整疊帳卡拋進海裡，印象中，那個月，營部後勤室看起來好憔悴，到後來甚至幾乎都要抓狂了，現在正是各聯「」旅逐「」完成重新編「」，各單位有各式各樣的裝備要移交給「」營，但兩個月來，所有的「」二級裝備業務都沒有人做，當然，他最憤怒的對象還是糧秣「」，有次就看到後勤室在戰情字雙「」抓「」糧秣「」的領子，問「」個字搖「」下：「我「」們「」到「」了「」還「」要「」吃「」多「」久「」的「」蟬「」螂「」飯？」

就在另外「」頭的營「」字裡，營「」與「」一連連「」說話的聲音也大聲。「你怎麼可以拿水洗砂、拿「」程月料跟空軍單位換煤油？」營「」說，「一連連「」答腔：「我不去換煤油，我們連「」伙「」要拿什麼生火煮飯？營部已經多久沒有撥油料到我們連「」了？」

記不得那「」多了，意識早就已經模糊，已經不知道我是怎麼活下來，怎麼活到「」月的。只知道「」月的時候「」程就這樣不可思議的大致完「」，在防區狀況三「」效的兩個星期過後，在各聯「」旅預演精實案編「」校閱的同時，連「」派「」再「」把整個幹訓班校閱場粉刷過後，便終「」完「」，「」一連連「」曾經估算，「」程中使用的塊石，價值新台幣兩千多萬……而「」月，外面那家縫補衣褲的店向我索收的費用，似乎超過「」三條迷彩褲原本的價值，新鞋也很快的「」破了，而有一次陰「」天我掏「」石頭在石階上滑倒，我弄破了嘴唇，順道「」了「」顆門「」。我「」了這些，換到了我在軍旅「」生涯中的第一支嘉獎，連「」使用連「」的獎勵「」點，「」我記「」一支嘉獎。

人勸令「」面的獎勵「」是，「擔任塊石搬運人員，認真負責，表現良好。」我想，雖然幹訓班校閱場完「」後，我只是無數記功嘉獎人員的其中之一，營裡還有好多人是記了兩支嘉獎或大功以上，更有人直接得到了「」航次所有人夢寐以求的特別榮譽假，我在營中顯得微不足道，但是我相信，就像營「」在幹訓班校閱場獎勵人評會上說的，國家會記得所有人的貢獻，國家會記得我的，國家會記得防區新編「」聯「」旅校閱，國家會記得我們以兩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操場的「」程，國家會記得幹訓班校閱場寬敞平滑的水泥地面，曾經有多少人在這邊構「」，在這邊灌漿、灌地坪、蓋「」令台，還有在地面「」，有「」多少塊石。

雖然我在防區不曾挖過可以掩蔽敵人的火攻擊的坑道，不曾蓋過用以發揚火力的據點碉堡，我所貢獻的不過是一個操場、一個校閱場的地基，月來校閱精實案新編成聯兵旅的校閱場的地基。之後，幹訓班裡還會有無數比我資淺的弟兄，在這兒受著我所夢寐以求卻始終不曾受過的「空訓」。雖然在戰事真正發生時，這校閱場不能夠掩蔽任何武器、保護任何人，會在瞬間被幾枚砲彈炸得面目全非，當年有位叫做洛夫的詩人因為坑道擋住了砲火，而寫下了「石字之死亡」，而他絕對沒有辦法寫出「校閱場之面目全非」，因為在戰事真正發生時他如果在幹訓班校閱場上，他也會被炸得面目全非。但是，國家還是會記得我的，國家會記得精實案期間的幹訓班校閱場工程，國家會記得我們工兵營弟兄為國家省下新台幣兩千萬元，國家會記得塊石，國家一定會記得我奮不顧身盜採砂石的血汗功勞。

所以，那兩員被他們副連長命令去盜採砂石蓋中山亭的阿兵哥，非但不能像我一樣獲得嘉獎獎勵，還即將面臨判刑處分，我真的是不禁想要為他們叫屈啊！

△05—業務

五月初，工程雖未完竣，但世豈一段落，連上暫時鬆了一口氣。根據軍教片的傳統，通常兵員經歷過剛入伍那一段歲月，能夠適應部隊生活的時候，一定要拍一段他寫信回家、寫信給女朋友的畫面，一邊告訴家裡他在部隊裡過得很好，一邊告訴家鄉部隊生活的種種、在連隊與其他人的相處狀況，順便把部隊中的其他人物介紹給觀眾。我不來這一套，因為實在太菜了，寫信只會被學長釘，而且，我沒時間寫信。

我不會寫信回家告訴我爸媽，說我在部隊裡過得很好，因為我過得一點都不好。我也不會像軍教片一樣，告訴我爸媽連上有什么面紅心喜的班長、鄰兵是個迷糊的入伍、還有一群要在部隊中經過淬鍊洗禮要從男孩變成男人的人，因為部隊中根本就沒有這些人。真正構成部隊的人是軍教片中絕對不會露臉的人，他們是決定兵丁的三等營日期的人，他們是發衣服鋼盔棉被給兵丁們的人，他們是兵丁們第一次尷尬嘗試在大澡堂一起淋浴時躲在暗處燒鍋爐的人，他們是兵丁們埋怨為什麼每月餐規定那麼多的時候在伙房煮菜開菜單的人，他們是決定兵丁們操課演練項目與時間排定的人，他們是開假單讓兵丁們有辦法走出營門第一次休假然後碰上他家打起來的人，他們是真正讓部隊運作的人，他們是讓軍部龐大的參謀系統工作業金字塔運作的人，他們是真正構成部隊的大多數人，他們卻是被所有軍教片忽略的人。

部隊不是刺槍打靶基本教練折棉被的家家酒，部隊是用關防蓋出來的、是用小刀疊出來的，是被你難以想像的龐大系統參謀工作業金字塔支撐起來的，而這些軍教片中從來不會出現的人，這些基層部隊的中堅，正位於龐大系統參謀工作業系統的最基層，他們不會面紅心喜、也不會是迷糊入伍，他們沒有個性，或是說，他們的個性會被完全抹煞，他們的存在就是被化約成一顆渺小的齒輪，在他們前頭的不是捍衛兩千一百萬人民的重負，不是光我民族復興中華的使命，他們甚至不需要知道為什麼而戰為何而戰，在他們前頭的，是業務，他們的生計、與外在世界所有人之間的關照，都是業務。

部隊中，無處不是業務。

部隊，是一個業務的世界。

所有的科處組，所有所謂的師部連、旅部連、軍部連、勤務連、勤務隊、本部連以致營部連，更絕絕對對是一個業務的世界。在我身處的這個三等營營部連，就是如此，所有人員打破年籍冊的建制，所有人只習慣於業務執掌的分類。

從來就沒有聽說什麼第一排第一班集合，只會聽說什麼「製磚廠人員集合」、「伙房人員集合」、「工程組人員集合」、「二級廠技工駕駛集合」、「一級裝備保管人集合」、「連辦字人員集合」、「二級裝備業務員集合」、「營辦字人員集合」，在這些集合名目之外的，就是「全連集合」。連上還是少部分人是沒有業務的，這些人可以普遍泛稱為「連上弟兄」，當然，這是少數中的少數。

製磚廠與水泥車房在一起，任務主要是製作空心磚，實心磚、路緣石，一些奇怪的工程用磚也有，比較少。日最資深、最老的工兵擔任廠長，負責欺壓剝削菜鳥的勞動。伙房負責煮菜，除了掌廚的弟兄外，還有決定菜單的伙委以及買菜的採買，而菜單必須前一天便交給連長批准，而買菜也還要找連級行政一起弄，動用大米、買罐頭來做菜也還要經過糧秣工。而平時負責伙房衛生的，是營部連的輔仔。

工程組人員包括工程工，負責工程設計、畫工程圖、工地量工，材料工，負責工程材料的申請與分配使用，此外還包括一組技術比較高明的泥工、木工與水電人員，可以隨時出動修補牆壁、做木櫃做箱子、修電燈，沒哥幫自己釘一個鞋櫃放在任務櫃旁邊的就是這種人。他們的工兵是營部的工兵參謀室，簡稱工參室，工參室在七月一日重新編成後變成參謀主任，地位僅次營部的三長。而在極受重視工地、工程的營部副營部帶領下，工程組極受重視。

二級廠全名應該是輪車二級廠，武器化學兵工都有二級廠，但最大的是輪車二級廠，所以只講二級廠三個字就一定是輪車二級廠。二級廠帶頭的是輪保工，人員包括各種車輛的駕駛與維修技工，負責開車與車輛維修，在星期六裝備保養日時候也要負責一級的裝備預防保養，他們也可以說是一級輪車裝備保管人。他們的工兵是營部連副連長。

解釋一下什麼是一級與二級。簡單來說，一級就是連級，二級就是營級，所以全營只有營部連會有二級廠，因為營部連負責的是營部的支援任務。三級四級則是聯兵旅級、指揮部級甚至軍團級、防衛部級了。

一級裝備保管人還包括負責武器的軍械工彈藥工、化學裝備保管人、工材保管人、通信保管人、經理裝備保管人以及糧秣工，還有很多像叮辣啦、二十斤頭傾釘回等無數工兵機械的一級工兵機械裝備保管人，其實很多「連上弟兄」以為自己沒有業務，錯了，星期六早上拿抹布掃把在那些大東西擦來擦去，這不是公差，這是業務，這就是在做一級裝備保管人該做的裝備保養業務。無處不是業務，部隊中無處不是業務。

二級裝備保管人有負責車輛連或二級廠做二級保養的二級輪車管制工，負責

車輪零件的請的二級輸車補給，請受車輪、窺派車單的輸車請受，負責車輪維修機工具保管與請的工具，負責電瓶的電瓶，負責汽油、機油請撥發的油料，以上人員也可以說是寬義的二級廠人員。此外就是負責武器的二級工管制、補給，二級化學管制、補給，二級通信管制、補給，二級工材管制、補給，二級工具機械管制、補給，二級糧秣，二級經理，二級彈藥，負責各式各樣裝備的帳料與補保，此營是營部後勤室。他們各自有各自的裝備執掌，但有時候權責劃分很混亂，比方說有一次他們就在爭執有一種在車輪上使用的通信器材到底是輸車裝備還是通信裝備，最神奇的是，放在伙房的RO逆滲透淨水機居然不屬於經理裝備，帳卡居然在工具機械管制那邊，我從來就不知道淨水機與挖土機是屬於同一類的東西。

連辦人員就是在連辦字辦的人，多半是連級文書，包括了連級的參一、參二、參三、參四文書與政戰文書，參一負責人單、窺假單、做線傳，參二、參三負責情報與作戰訓練，參四負責後勤整備的文書作業，政戰負責畫海報、剪貼忠誠報、幫輔導員準備光日還有榮譽會需要用的東西。除了政戰的此營是輔導員外，其他人的此營都是連員。

營辦字裡頭是營級文書，兩員參一（約翰來了之後目前是三員）、一員參二、兩員參三（一員被防衛部三處拉去當文書，後來在軍史館命案那陣子歸建幾個月，風頭過了以後，又被三處拉去了。）、兩員參四、兩員政戰。參一負責全營的人單異動、公文收發、窺假作業，此營是營部人單室。參二負責情報，負責收集卡、地圖閱讀測驗拉什萊的，此營是營部情報室。參三負責作戰訓練，核定全營課表、送訓事宜、新兵銜接教育還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各級會議，常指劃示各項的東西，此營原本是作訓室，七月一日以後變成參謀主任。參四負責裝備後勤整備的全營文書作業，此營是後勤室。營政戰的此營是營輔導員或政戰室，通常來說，各單位會找具有美工專長的人擔任營政戰，但他其實並不怎麼需要會畫圖，他只要下電話記錄叫各連政戰來畫就可以了。

各種業務人員各據山頭，工程組人員在工程組辦公室，營級文書在營辦字，連級文書與請受、油料、糧秣在連辦字，二級廠技工駕駛在二級廠，輸車管制補給在輸車管制室，工具機械管制補給、彈藥在工具機械管制室，通信管制補給在通信二級廠，工管制補給與化學管制補給在武化二級廠，二級工材都在工材車房，二級經理在經理車房，一級化學在化學車房，至於糧秣車房，不會有人在那邊辦的。

營部與營部連行政各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因為行政負責經費的緣故，錢的事情入很麻煩，平時大家也不方便去那邊走動。連級行政的此營是連員，負責連

上的行政費用、吃飯的副食費、各式連上所需物資的購買、還有就是辦餉，而營部連行政除了連上弟兄的新餉外，也要負責營部軍室的新餉，因為營部與營部連屬於同一個支薪代號，營級行政不管新餉的，營級行政只要負責營部的行政經費使用，這叫是營表。

至於有些人因為業務，永遠不用出來集合場集合，比方說永遠在傳令室裡頭的傳令、永遠在總機房裡頭的總機。

部隊裡的人際關係，也絕對不是軍教片中所訴你的什麼袍澤情深，一起參加副武裝完成什麼任務一起揮灑青春的汗水，或是兩個兵同時為了營站櫃台那個叫做阿珠還是阿花的醜女人打起來那種鬼玩意。所有的人際關係都是業務串起來的，軍教片不會告訴你同樣是兵，營級參戰對連級參戰、對直轄化通所有的二級裝備業務上就具有上下關係，而營級參戰也是營部連的兵，所以連參戰也可以把營參戰排兵保養所有人都不想保養的那種裝備。材料也是營部連的兵，可是他可以自己的電話記錄給營部連跟營部連要什麼領料，叫自己的同樣搬水泥自己在旁邊看。連表可以不要營參戰休假，營參戰也可以因為管制全營在營人數等諸多理由讓連表休不了假。排表可以叫請假三天不帶，請假三天也可以叫排表三天押耳，四天休息的時候押耳，晚上就寢以後也可以押耳。排表可以叫營參戰三天帶待命班，營參戰也可以三天讓排表半夜三點爬起來查哨，管你是不是帶值星，反正營部連現在只有一個排表，一定是你三天帶值星。

人際關係就是一張各式業務橫縱的網，所有人用執掌權員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營部連，橫在領導統御前的，就是業務所堆疊而成的巨大的牆。領導幹部總覺得帶不動營部連的兵，或人說壓力大，那是因為他如果看不清這網所撐起的全國軍能大的各種業務體系，而不小心牽動了其中一根絲、一條線，那張網偏了一邊，壓力自然就會往他身上壓。連級參戰做得好，營級參戰才做得好，防衛部一處、人事行政處的業務才能順利運作。連級參戰三做得好，才有營級參戰、參戰三，二處情報處、三處作訓處訓練科作戰科化學兵組防區射擊訓練科生化輪訓專精管道訓練甚至基地訓練才搞得起來。在政戰上頭的，有政一二三四。在工程組上頭的，是防衛部工程組。在一二級裝備業務上與參戰上頭的，是四處是後計組是保修組補給組乃至後勤指揮部的其他三四級補保單位。各種業務上什麼做不好，尤其是二級業務，第一個不高興的往往是營部的兵營甚至防衛部的對口上級校級幫僚軍室，壓力下來了，沒有人會去表揚一個積極於部隊管教的幹部，但是所有人都會指責妨礙業務、妨礙部隊真正運作方式的元兇。

軍教片不會告訴你，這個營營部連就是這樣一個看不見不見的部隊。軍教

他們不會告訴你，基層士兵業務是部隊中最悲慘的一群！他們被壓在團軍金字塔的最基層，是萬劫不復的普羅米休斯。公差勤務一樣不少，白天上工晚上站哨站完哨做業務，而且一切業務看起來是多麼的急不可及，你看！像我被放逐到外島回不了家，平常做的軍情，居然是管假，管制別人有沒有辦法回家，多蠢啊。

愚蠢。弄一份公文、跑一份假單、申請一個材料，就要帶着一份破紙到灑在防區那處的單位蓋章，明明傳真可以做到的事情，偏偏要人一個一個送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保留着前時代的做法，你不是每個人像我都狠得下心，在八月的時候終於決定花半個月的鉅資去腳踏車，防區那處不發達，要跟例行的業務想要單位出車接送？別傻了，營長要開會、副營長看示範、三地要送人送便當，你以為誰會出車接送你？掏出自己的鉅額計程車吧！回來計程車錢還是不能報公帳的，我已經無從計算我到那花了多少鉅額在計程車上。所以防區千萬不能撤單，也千萬不能精簡業務，這樣會斷了防區所有計程車業務的出路啊！

業務不能不做，但是入能夠有多少時間作業？我們來一起算算看每天光是部隊集合上就花了多少時間：上午七點半、早點名，七點、集合用餐，八點、集合分配任務，十一點、集合用餐，下午兩點、集合分配任務，下午四點、集合打掃營區環境，五點半、集合用餐，七點、集合分配任務，八點四十分、晚點名，一天集合十次，每次集合點名至少十分鐘，也就是每天有兩小時十分鐘花在點名上，因為上頭說，這樣才可以確實掌握部隊狀況，士兵絕對不可以脫離部隊掌握，這叫做「四清二點三查三找」，連上突然要公差入要集合…。更別說你還要扣時間花在吃飯、出公差、洗餐筒、服衛勤、洗衣服上面…

所以，就算所有的業務分散在各個辦公處所，分散在各個部隊，他們甚至不認識彼此，但是當你看到一員基層士兵業務，你就會知道他是士兵業務，倒不是因為他胸前口袋插着的瓜子筆、倒不是因為他隨身攜帶的迷彩浴巾，而是因為他們都是與團軍業務金字塔奮戰的邦迪亞，他們的眼神同樣流露着孤寂的神色，整個單位、整個連隊只有你一個人了解你自己業務負擔的那種孤寂，只有你一個人知道自己的業務有多重要的那種孤寂，所有的業務眼神中，都流露着屬於業務的百子孤寂。

所有業務在接任時，每每碰到對團軍早就心灰意冷的「師長」軍率的交接、甚至沒有交接，在對防區一切陌生的業務還要處處碰壁一路在負軛裡學，然後繼續意冷心灰，時候到了繼續軍率交接，無止盡循環。每一次交接就是每一次讓團軍無法進步的無意義重新摸索，團軍要進步就必須改變做事的方法，改變

業務的本質。而這個時候，所有人都說，國軍正在進步，國軍正在改變，國軍積極投入二代戰鬥整建，國軍正在搞精實案。

精實案。防區四個師經過精實案成為新編成聯兵旅，更已經在戰鬥營拚死命完成的幹訓班校閱場完成新編成聯兵旅預校，等待總司令七月初的校閱。精實案到底是什麼？精實案不是軍教片中少了幾個演員，精實案是軍教片永遠拍不出的題材，精實案不只是提前退伍兩個月，精實案是在這世紀之交迫害基層文書業務上最嚴重的驚人龐大業務量，精實案是讓人永遠不想回憶的混亂。

狀況三，戰備任務狀況三，精實案還帶來了狀況三。根據國軍戰備狀況區分，防區平時戰備任務是狀況四，如發現敵人部隊異常集結（比方說福建軍區的三十一集團軍等），觀察得知敵人隨時有進犯我之企圖時，便會提升戰備任務等級，提升到狀況三，換句話說，就是對面快要打過來的時候，才會進到狀況三。

可是，這次，精實案帶來了狀況三。

各守備區完成精實案的流程首先是部隊重新編成，然後是各單位編成後專談戰力鑑測，然後是全面戰備演訓、來一次狀況三檢閱精實案成效，演訓完成後則是保養裝備、所以要有裝備檢查一下過月份那次總部高裝檢查應該是例行性檢查。戰鬥營預計在七月一日編成，但是四個師已經編成成為聯兵旅，並完成專談鑑測，因此，五月，防區狀況三生效。還沒有重新編成、還沒有經過精實案後專談鑑測的戰鬥營，要和整個防區一起迎接狀況三。

我沒有時間寫信，我要作業。記得有一次有個大學學妹要找我，打自動電話在安室室，當然我人在營辦室。「他不在這邊，他沒有在安室室這邊。」接電話的安室室回答說。「他不在此啊？請問他是下班了嗎？」「下班？小姐！我們這裡是部隊耶！」「啊？你們部隊是下班工作，下班上班的啊？」安室室聽到這話當場笑倒在地。同學，我從來就沒有上下班，我作業不分上下班，我二十四小時都在上班。

我要作業。業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業務，所有的爽與操、喜與悲、愛與憎、信任與猜疑，都是因為業務。不過，後來有一次我在一處幫人看空間一份命令有沒有下來的時候，從防衛部一位中校參謀口中聽到一句震撼人心的話：「你們人看室怎麼會叫個兵來問呢？你們人看室在幹什麼呢？業務怎麼會是兵來做呢？業務當然是由軍室來做啊！」我那時候才知道，原來業務是應該由軍室在做的，不過，後來我才知道，那位中校參謀的業務，也是他的文書兵在做。

我沒有時間寫信，二兵沒有寫信給任何人，也沒有人寫信給二兵，我要作業。雖然說在這個工程剛結束的空檔，連上寫信的人是很多，甚至拿什麼「愛情書

紅燈」這種十六開本讀物寫信的首友，但是我沒有時間寫信，每天都有例行作業，而且，營級文書比連上其他所有人都早一步感受到最近業務量如千軍萬馬決濤湧來，甚至在工程還未落一棧落就開始了，每天收文都收到各式戰備演練計畫，各式應變緊急措施。營辦室的參-二三政戰的桌上都多了好多東西，其中參三那邊最多，以因應即將到來的全面戰備。而人哥室也交代我，要開始管制軍室休假了，是的，狀況三，軍室全面管制休假。

進V五月，悶熱的五月天，全面戰備。

我討厭悶熱的五月天，五月要戰備，五月戰備任務提升，五月天要狀況三。

戰備任務提升。

防區狀況三即將生效。

△06—狀況三（上）

「防區各師已經陸續完成重新編成，經過精實案後脫胎換骨成為新的各個聯和兵種旅，成為量小質精戰鬥強的新一代國軍，五月份防區即將迎接為期兩個星期的狀況三生效，這是一場全防區的戰備演練，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檢閱精實案成效…」警入廳裡每個角落，都是命令的聲音在迴盪。

五月，悶熱，即將全面戰備。

防區狀況三即將生效。

有人說，平時不接參一，戰時不接參二三，幾乎都快成為一句銘言。不過，這句話在連上，在防區直屬的營營部連，是不成立的。因為連上根本沒有參三，原來的連級參三在三月退伍之後，連上就沒有人接參三。

可是好像沒幾個人緊張的樣子。

就算有沒有參三都沒有幾個人緊張。

返台回來兩三天，當命令在五月份擴大開會慰勉官兵以最大忍耐迎接狀況三的時候，整個警入廳裡頭似乎沒有一個人緊張的樣子，五月份擴大開會就像四月份或是六月份的擴大開會一樣，在台下的人睡的睡、倒的倒，昏暗的警入廳命令的聲音透過麥克風傳出，每一聲傳來都像是催眠，昨天在大太陽底下挖了一整天的散兵坑…好睡…握在手裡的迷彩小帽逐漸從手中滑落…開會結束要返台回營的時候，差點找不到小帽掉在階梯裡。

約翰對狀況三也是一點都不緊張的樣子，「什麼，你要返台？」入過了幾天，一個照理來說狀況三逐漸加溫，也是一個沒有衛勤，拿來三天作業的上午十點，約翰告訴我他要放返台假的消息。我的反應相當歇斯底里，「你是說，狀況三生效的時候你要返台休假？太爽了吧？」「對啊！而且，我這次返台回來之後，馬上還有小假…」「啊？」「對啊！我有小假要去總部校對總部那邊的一份校級軍官的工資，本來應該是小江學士要去的，可是小江學士說，他這個月當伙委，還要扣軍官的績弄完，所以就讓我…」

「我也會校對工資啊！你還沒有來回營以前學士也教過我一些。怎麼不是我去？」「學士就是叫我去了嘛！」「而且這樣不就是說，狀況三生效的兩個星期，你都在台灣？」「對啊！你跟學士前一陣子還不是返台？」「部隊務必怎麼辦？我返台的時候可沒有要戰備啊！」「還有學士在嘛！」

我回頭看了看小江，小江還是一副一點都不緊張的樣子，穿著藏青色的汗衫，

去拿餛飩、去拿冰豆漿，餛飩跟豆漿是這個月當伙委的小江早上出去買菜的時候，在海內菜市場順道買的，小江吃完之後抹了抹嘴。「我要過去伙委看看，然後我等下要去補假。我希望我補假回來，我能夠看到戰備資料袋還有看板全部做完。」「補假？」「對啊！現在不補假難道戰備的時候補假？明天就要戰備了，難道要戰備的時候補假？我這個月當伙委本來早上買完菜就可以去補假，還拖到這個時候…快點啊！明天就要戰備了！」「學委的意思是？」「學委，我們參一就全靠你了！」不會吧？

「學委，總有一天你也會變心，總有一天你也會跟學委我現在一樣，不要覺得學委我現在怎樣，你總有一天也會想把假全部補完。可是你現在就是菜，你有沒有聽人家說過一菜就是該死，喔！不是！菜是罪該萬死！所以，學委，戰備的時候，我們參一就全靠你了！」說完，小江穿上衣服，出去了。

看看難得做哥的參一，慢慢的做著工作，也不怎麼緊張的樣子，罷了。要做看板是不是？「約翰，你以前有做過戰備看板嗎？」「沒有，我以前也沒有碰過戰備。」他說，「而且小江學委說，看板應該是日你來做，總共有兩個，一個是狀況三生效期間每天的兵力報表看板，另外一個是工營喪葬人員編組看板。格式在這裡。」

「我很大，晚上以前要把看板做出來？吃飯，算了，沒時間也不能吃。誰規定這個什麼看板的一定要用電腦打，用分割列印貼到死，用奇異筆畫一畫不就好了嗎？走進電腦室看看，電腦室三台電腦只有一台有視窗系統，那台電腦有人在用嗎？噢，空著的。我坐到電腦前，什麼人用完電腦也不知道存檔，而且沒開連開二十幾個視窗…

屁股還沒有坐穩，「起來！」背後響起一個好大的聲音。原來是營參三。

「欸欸欸！沒看到我們電腦正用到一半啊！看板正做到一半耶！」營參三開口，「你要做看板？我也要做看板啊！」我說。旁邊突然多一個聲音，「你那個戰備兵力報表的看板那麼好做，等一下不行嗎？你沒看到我們要做多少東西？光看板就有七八個，作戰室等下就要過來看了啊！做完還要花時間把東西統統搬到作戰中心去啊！」在營參三旁邊的是過幾個月退伍的工連參三一士兵伍長小鼎，點我也點很大。終於找到了難得為狀況三緊張的人。

參三的東西東西還真的很多，桌子堆滿長尺、紅膠美工刀、頂膠保護龍切割器、一堆工具與紅骨垃圾，還有什麼焦急戰備計畫、道路搶修計畫、機場搶修計畫、道路阻絕計畫、灘岸阻絕計畫、狀況處置計畫、戰備人員編組名冊、散兵坑配

置圍、大大小小的軍用地圍、兵要卡。「學長都這樣子了，不是都有徒弟了嗎？怎麼現在還在這邊跟學弟我搶電腦啊？」我問小鼎。「沒辦法，坎坷啊！徒弟做幹訓班課程做到月初就說身體不好，我們連長就讓他去住院了，怎麼辦？他還是要做啊！還有，你有空去跟你們連長講講好不好？跟他講他不要太過分！你們連長參三兩個月前就退伍了他不找人接，要戰備了你們連長一點都不緊張是不是？防衛部人拉走一個營參三去當文書，作訓室叫我過來支援營參三就夠了，每天沒地方睡在營辦字睡睡袋就夠了，你們營部連參三業務沒人管也要收拾殘局？你們連長居然要我幫你們連長做我的一連參三兼營參三還要兼你們營部連參三是不是？真的，去跟你們連長講，叫他不要太過分！」

一時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學長你不是在我們連長搭伙嗎？吃過飯沒有？」隨便找個話題。

「我叫便當了。一說要吃你們營部連的蟑螂飯？」

電腦被搶了，看板現在做不成，好吧！先來做戰備資料袋。

首先要放進參一戰備資料袋裡頭的，是全新的四本緊急召喚名冊，四個連隊每連一本，然後小江要我另外製作一仿營部軍室還有四個連隊重要幹部的緊急召喚名冊。緊急召喚名冊本來就有了，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人哥室就是要全連所有參一再全部騰一仿新的名冊，好像舊的緊急召喚名冊到了狀況三就不能用了一樣，我花了半個小時把營部的緊急召喚名冊騰在一本新的空白緊急召喚名冊上。

轟一聲，營辦字的門被撞開，走進來的是作訓室。「○你媽的○！小鼎！你們好了沒有啊？下午防衛部就要過來看了！○你媽的○！快一點好不好！」「報告作訓室！已經在趕了！」「○你媽的○！快快快快快！是不是兄弟就全看這一把了！」作訓室轉回頭看了看我，「○你媽的○！你們參一的東西弄好沒有？」

「報告！那個…看板還沒弄出來…」

「○你媽的○！」入是一句髒話，作訓室惡狠狠的瞪了我一眼，「○的。入是你這個小子啊？」上次那仿文的哥情搞我搞得還不夠？這次狀況三戰備入要搞我是不是？○你媽的○！○的！還不會快點是不是？我吃完飯睡完覺下午我再來看！還有，你們連長參三的東西到還是誰要做？你們連長都不會緊張是不是？」說完走出營辦字，嘴裡還念著一首不知道誰作的歪詩：「當兵其實不會累，要怪就怪可氣背…可賤抽中外出籤，害得女友淚兒垂…」

搞得很緊張的樣子，可是看他唸詩的模樣，他不會緊張嘛！

繼續作戰備資料袋。戰備資料袋裡頭還要有全營重要職務人員清冊以及空軍二級派代名冊，這名冊的用途是建立戰場上有人陣亡的時候的代理人制度，比方說連長掛了，就是副連長代理，副連長掛了輔仔代理，輔仔掛了排長代理…總共要有二級代理人，格式用的是幾年前對岸飛彈演習戰備時製作的名冊，把名字換掉了而已…我在想，假如需要用到第二級代理人的話，好像全營都已經死得差不多了。

人司令走進營辦室，「參-！參-過來！你等下先打電話召回二連連長，叫他馬上回來，從明天開始管制所有軍官休假，還有，弄一個空的檔案夾來，我這邊還有十份你下斗以前轉發給各連，都是戰備的東西，用最快速度發下去…直接發就好，沒時間給營長簽了…小江呢？小江人呢？」「補假。」「什麼時候了還補假？算了。你們兩個…看板做了沒？還沒？快點好不好？有什麼問題再找來我！」「人官你等下會在哪裡？」「我先去睡一下，沒哥不要吵我！」人遇上了一個不緊張的人。

繼續整理戰備資料袋，大概只要把從前從前戰備用的那些空白表格，加上備用的空白發文簿、電話記錄簿就可以了。中午在辦公室上趴一下，起來的時候，下午兩點，約翰已經不見人影，應該是出去防衛部洽公吧，我今天沒有假單要送到防衛部，約翰應該會幫我收發公文，下午來做看板好了。

可是如果部隊裡頭是你想作某的時候就有辦法作某，那麼部隊也不會是部隊了，下午兩點，全連集合，說是要宣佈狀況三生效的時候連上所有人的散兵坑戰鬥位置，還有每個人的戰鬥編組。值日官是剛下連隊才一個多月的少尉通信排長，簽三斗斗的，我很受不了他，下部隊第一天就跑到營辦室，找參-，說他對連上的弟兄不熟，叫參-弄一份全連名冊還有基本資料給他，有沒有搞錯？這種事情當然是找營部連連級參-啊！怎麼會跑到營辦來找營級參-？「你是不是營部連的人？」當然是啊！問題是就算我是營部連的人，我的櫃子裡頭也全都是營級東西，是你一個連級排長能看的嗎？他說他就是要，因為他是軍官，我呢，當然還是不理他。

他好像就是一副找麻煩的樣子，上次不知道排個什麼鬼哨，叫我站內衛隊夜哨第三班、然後站日哨第一班，晚上三點半下哨，五點半入起來上哨，參-入不可能不加班，整個晚上都不睡覺了。現在人是鬼吼鬼叫，「你們營辦的人怎麼這麼遲？全連集合這麼晚到？當文書就應該爽是不是？集合就可以晚到是不是？你們平常在營辦都不知道在幹什麼，反正你是營部連的人你就給我快一點！」聽他碎碎唸不停，「…搞什麼，我同學同樣當兵，在本島的觀測所裡頭爽，每天正常休假，我怎麼會到外島去當營排長，還要揸值日、還要排哨、還有

你們這些兵……你們給我搞清楚啊！你們就是兵！我就是軍官！」

煩死了。集合點名，分配散兵坑位置就花了快一個多鐘頭時間，可是我早就知道營辦字寫字戰備的時候的戰鬥編組是在營部組裡頭，戰鬥位置是在副營長室的作戰中心裡，我入在這邊集合點名一個鐘頭，再次確定我在戰備的時候的戰鬥編組是在營部組裡頭，戰鬥位置是在副營長室旁邊的作戰中心裡。

回到營辦字，人寫字跟作訓室都在裡頭。「看板呢？」「報告，還沒作。」「還沒作？○你媽的○！我已經給你多少時間啦？」「沒有電腦可以用啊！」「○你媽的○！藉口，沒有電腦你不會用啊？兄弟，我們要共同成長嘛！是不是兄弟就看這一把了好不好？兄弟？你說我們是不是兄弟？還有，你去跟你們連長問一下，你們連上到連長是怎樣回事？到現在營部連戰備的東西都沒在弄！搞什麼？你們連上參三到連長是誰？什麼？沒有人？」

正打算開始做看板，作訓室用他慣用的「○你媽的○」做發語指示，營辦字所有東西先一起去佈置作戰中心。作戰中心是戰備時營部的指揮中心，所以營辦字還有營部戰情室的所有重要東西都要遷過去作戰中心，遷過去那個平常堆放雜物，只有戰備時才會有人進去的黑漆漆的房間，要遷過去的東西包括：營辦字的三台電腦搬過去一台、所有戰備用看板、兩張中山亭的鐵皮桌、板凳數條、戰情室的桌椅、參三製作的另一大堆看板、軍圖、還有就是總機那台機器。聽連上通信員說，總機遷到作戰中心後，距離營區裡頭所有的電話都太遠，電壓不夠，所以你在電話這頭怎樣按總機都不會響，也不會接起來，只有總機接到其他分機才會響，通話的聲音也是超級小聲，換句話說，在防區狀況三生效的時候，就是這個連隊營區裡頭軍線通信品質最差的時候。

最後是佈置作戰中心最隆重的時刻，平時絕對不能夠離開營辦字的營辦字鎮鎮人重要離開辦公室了，身為參一、身為營辦字的二關防保管人，我小心翼翼的把大小關防還有一堆公文用的印信裝在盒子裡，捧著盒子把關防拿到作戰中心。關防在耶、作業的中心就在耶，這象徵著：平時荒蕪的作戰中心，現在已經是連隊的作戰指揮中心了。

一個下午就在作戰中心跟營辦字兩頭跑，對錶，已經四點半了，看板還沒弄……小江收假回來直奔伙房，約翰這時候也洽公回來了。「你不是去洽公嗎？」我問約翰，「是啊！」「洽公到兩可都是真糖？」「要返台了，洽公回來的時候順便就去買了嘛！」「過太爽！」「耶有！」「有沒有收文回來？」「有啦！這種事情怎樣可能忘記。」約翰從迷彩洽公包裡頭拿出舅舅一摺公文，咄！舅舅一摺公文？晚上入要忙了。

吞了晚飯，在登記公文前趕快把看板做了出來，「你看板做成這個樣子作訓室一定會點人的」小鼎走了過來，說，「邊緣的地方都沒貼好，也沒有貼平，你貼上木板的時候就要注意貼啊！然後再用熨斗燙過，這樣才會平，你上膠膜的時候還有縫隙，根本就是隨便弄弄就用釘槍釘上去了…」作訓室走了進來，「○你媽的○！你們參一的看板做的怎樣樣？○！這就是你們做的看板啊！算了算了…反正防衛部本來說要來看我們作戰中心後來也沒來，你們就把這個看板拿去作戰中心…」過關了？作訓室走出營辦室，嘴裡還是唸著詩：「嘗沃其實不會累，要怪就怪司象背…」已經夠狹狹，備備入要搞戰備…」

登記完公文，確定了明天返台人員的機位，晚點名，營辦室除了小鼎外都上集合場點名。「各位弟兄！」連長清了清喉嚨，開始他一貫激昂的精神講話：「明天，大家便要一起迎接狀況三生效，我知道大家最近的日子都過的相當緊張。我們都知道，從身戰備整備工作，是當一個軍人最重要的本務，未來這段時間，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努力，共同奮鬥，拿出我們防區直屬營營部連最高昂的鬥志，以最大的忍耐克服最大的困難…明天！早上七點十分！所有人集合前集合完畢！」晚點名完畢，少尉通信菜排宣佈衛勤，明天內衛日哨第二班，早上七點半到八點半，還有今天內衛夜哨第二班，晚上十一點半到凌晨一點半。

回到營辦室。約翰正在座位上整理著細軟與頁糖，小鼎不知道為什麼出了營辦室一趟，回來看到我就抓著我，「你今天晚上幫我打這份資料好不好？這些東西都很急，明天就要，你打字比較快，就幫忙一下。」「可是我今天晚上有哨耶！」「沒關係，我幫你站。」「這樣…會不會很扯？」「沒關係啦！」小鼎十一點半拿著我的鋼盔S腰帶上哨的時候，安全士官驚叫，「有沒有搞錯啊？你叫人幫你代哨就算了，人家比你少個二十幾梯你還找人家幫你代哨就算了，可是也太扯了！怎樣會找一個別連的人幫你代哨？」

小鼎都代我上哨了，就幫他打資料吧！打到一半，人官室就走了進來。「你有沒有看到同心○○號動員演習的資料？防衛部昨天拿給我的那一份？」「同心○○號演習？那是什麼東西？」「動員的名冊啦！」「我沒看過啊！」「我不是昨天就交給小江了嗎？小江呢？怎樣他沒有加班？快！我現在就要那份資料！」「那要問小江啊！小江可能就睡了耶…我去寢室找找…」

到了寢室，摸黑到小江床位前，哇！小江怎樣睡成這副德行？小江跟連上的連級參一上劉睡同一才下鋪，他們倆把一才棉被放在才上當墊被，再一起蓋另一張棉被，兩個人都只穿著薄汗衫還有白色的三角褲，睡的時候肢體交錯，只是沒有抱成一團…這…他們倆還在講話，看來還沒睡熟。「小江你怎樣可以把約翰拉來當徒弟？那你叫我怎樣辦？你根本害我沒辦法找人交接…」「我

做下下才了，再下下接我到連任都沒有辦法補假。…你看，我原來下月做着假，結果那時候原來做着假的連任了，我也兼做快一個月的着假收發，後來才找到人接着假，我入要我做我的業務入要教他…當然最緊的還有精實案…從去年十月開始搞，前前後後改了好幾次，說要裁入下裁，然後一次改編那棟多人，本來還說要搞一個門口連，後來入下搞，東西整箱整箱做出來整箱整箱丟掉，幾個月下來我都快發瘋了…我這個業務要下接少說也要三個月…你下接入下月這棟久…」「可是我比你還早連任啊！」「可是我積假比你多！下接也要比較久啊！下正約翰已經是我徒弟了…你不是也找了個最近到部的新兵了嗎？」「看他那個樣子，要他學什麼做什麼都當我在放屁一樣，算了，都快沒有制要了…」

「我看他還好啊！看他出外着什麼的都頂肯做的。」「他出外着可以，做參一就是不行，我看他以後一定會每天都被連長修理…」「找別人接啊！」「連上現在日還有人啊？你嘗嘗參一你會不知道？有個約翰也被你拉走，現在補兵愈補愈少，比較可以嘗嘗的不是被營部拉走，防衛部現在入一直跟下營要人支援下營對不對？那連級怎樣辦？現在參三都沒人接，我找這個跟沒找一樣。」

「管那棟多幹嘛？連任就是了，有人下接就可以了。下正到時候把精實案部隊重新編成做完，我們就算是對這個部隊仁至義盡了！重新編成之後，就什麼都不要管了啦！」「我是下會補，不過到時候一定會有人死得很慘。只是不知道是誰。」「下正唯一啥咪攞是假款，連任才是真款啦。對了，還有最後一次返台，要下要一起七月回去？」

我鼓起勇氣插嘴，「學長！人哥室找！」「吵什麼啊！明天還要早起買菜耶！幾點了還要找我！」「可是…人哥室在問一仿什麼動員的資料…」「不要吵啦！好啦！我上去了就是了啦！吵死人了！」

我先回到營辦室，沒一會兒小江就走進營辦室，打開參一保密櫃，「下就在這裡嗎？」「噫…學長…」「還有什麼事情啦！」「學長，你…你上來營辦室的時候，是不是忘記要，要…穿條褲子？」小江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打個呵欠，伸個懶腰，順道把營辦室裡的電風扇帶回寢室，睡了。

凌晨一點半，約翰還有各參下營紛紛就寢，小鼎這時候也回到營辦室，下哨了。「你們連長剛剛打對講機到安室室找你。」「找我？做什麼？」「沒講，只跟我說叫你下哨以後去連長室找他——他以為我就是你，因為我剛才幫你站內衛兵的時候，接單線接對講機全部都是報你名字。」「那…連長都沒有發現我找一個別連的人代哨？」「沒有。他就問我說為什麼聲音怪怪的，我就說，我最近感冒了，喉嚨不太舒服，聲音變得比較不一樣，他就沒有問什麼了，應該是沒有發現吧！」真的還是假的？捏了把冷汗。「我請你打的東西怎樣？啊！才打這棟

一點？」

「對了，小鼎學長。」我說，「你叫我打這份資料後面這二十幾張圖我看不太懂，這些都是防區地圖嘛，然後畫了一堆看不懂的符號還有箭頭，然後在防區南邊這邊還有三個黑點，還有一個黑點畫在我們營區上頭…這幾張圖到底是什麼意思？」「這是防衛部發給我們三營的全防區狀況處置圖啊！叫你打的就是防衛部的狀況處置計畫，然後改一改就變成了三營的狀況處置計畫，這些箭頭就是當敵人開始攻擊防區的時候，全防區的部隊要怎麼移動、怎麼守備，至於黑點…地圖上面有圖說，不會自己看啊？」我看了下圖說，上面說，黑色的範圍是…炸毀？不會吧？我翻了翻整份狀況處置計畫，的確，所有的圖上面，三營營部暨營部連的營區都在黑色範圍裡，也就是說，在防衛部的狀況處置計畫中，我所身處的營區·已·經·被·炸·毀·了？

小鼎開口，「在防衛部計畫中的構想是，如果敵人打過來，第一步就是封鎖，所以一定會炸掉三個地方，就是東岸碼頭、另一個碼頭還有漁港，然後三營就在漁港旁邊，所以三營營部在敵人的第一波攻擊當中，就已經被全部炸毀了。」

「怎麼會有這種事？」

「對啊，就是有這種事。如果說按照防衛部的狀況處置計畫來看，三營在狀況三生效的時候，只要營長下令全營幫僚還有你們營部連所有人全部躺平就可以了。」

「這不就是說，我們三營打起來的時候死定了嗎？」

「可以這麼說，但不盡然，應該說，防衛部覺得打起來的時候，三營已經死了。」「那還不是一樣？」「而且應該說，死的不是三營，是三營營部還有你們營部連的人，至於其他三個連…營部都掛了，我也不知道真的打起來時其他各連要做什麼。」

「那我們戰備的時候到底要戰備什麼？」既然三營都被炸毀了，我這些日子弄那麼多跟狀況三有關的東西是在幹嘛？我今天做那麼多像是流水帳一樣的事情在幹嘛？我做看板幹嘛？我做戰備資料袋幹嘛？我到底在幹嘛？我到底在幹嘛？誰能告訴我戰備幹嘛？

「那…三營營部怎麼會擺在一個應該擺第一線據點的地方？」「有啊！我們旁邊就有一個一線據點啊！而且位置剛好就在炸毀區域的外面。」看了一下，那個據點剛好就是做幹訓班校閱場工程盜採砂石的地方，這個據點，也就是我們搬塊石快要瘋掉，他們卻在旁邊袖手旁觀，逗狗看電視的那個據點。

小鼎繼續說，「更奇怪的是，工兵營明明就被炸毀了，防衛部還要我們派人去機場搶修及道路阻礙，也沒有叫工兵營戰備的時候遷移駐地，人都死了，裝備全沒了，還要執行任務，真是奇怪。一難道要死人從地上爬起來打仗嗎？我也不知道我現在在弄的這個戰備計畫是什麼…可是能夠不做嗎？」面紅耳赤要你做這個計畫你敢不做嗎？他們究竟在想什麼？還是工兵營在演棋推演的時候根本就不在「棋台」，然後他們覺得工兵營該做什麼就去做什麼？對了，這是你們連上的散兵坑分布圖，如果你把所有的散兵坑連起來，會出現一個字，頂有趣的。」

我瞧瞧，營部連散兵坑首先是從製磚廠到大門再到陳列工兵機械棚邊有一排，從大門下來的主要道路兩邊都有散兵坑，主要道路在安置室分成兩條，一條往垃圾場，一條往戰情…油庫後面還有一些散兵坑，把這些點連起來，的確出現了一個字，這個字！這個字是——

「很有趣吧？」小鼎說。

這個字是——

「死」。

「死了就算了，被打死就算了，反正光是做業務就做得要死掉了，光是做業務，付就不用打了…。對了！你連去找你欸！你怎麼還不過去找你們連長？」

「半夜兩點鐘找我會有什麼事？」

「你不是不去？」怎麼敢不去？」

「報告連長，請示進V連長室！」「進來！」「謝謝連長！」連長室裡放著音樂，連長滿臉通紅、眼睛微閉，穿著陸軍藏青汗衫、黑色短褲還有拖鞋，坐在他的位子上搓胳膊，桌上煙灰缸上有隻點點的煙，桌上還有兩只空的玻璃杯，以及一瓶工兵營弟兄經常飲用的維他命，顯然，連長也不會是會為了狀況三工作效率緊張的人，他幾個小時前晚點名的時候，還說連上最近一定會過的相當緊張呢…連長吐了一口煙，「稍息就好…聽說你感冒了是不是？」

「報告連長…咳咳！報告連長…是！咳咳！」我站在連長的桌前，咳了幾聲，「報告連長，因為前一陣子上了工，最近業務入忙，所以，咳咳！報告連長，找我，咳咳！找我什麼事？」

「連長有些事情要跟你聊聊，可以嗎？」連長一邊講，一邊翹翹二郎腿，咕嚕咕嚕，在兩個玻璃杯裡頭注滿了深紅色的維他命，把其中一杯推到我面前，手拉開抽屜，從一個等大的紅盒子裡倒出兩粒膏仔，把其中一粒塞進嘴裡，「要不

要來一粒？」連去問，「報咁連去，不用了。」不知道連去從哪邊找出一個空紙杯，啱一聲，白色紙杯裡全是紅色的渣滓。

「報咁連去，請問是什麼事情？」「等一吓。」連去丟了一根煙給我。「抽啊！連去知道你抽煙。」我接過煙「咁…謝謝連去。」「抽啊！連去叫你抽啊！不給連去面子是不是？」連去把打火機也丟了過來。「最近很累吧？來，連去請你聽音樂！」連去轉身換了一張唱片，「來！這是連去最喜歡的八零年代抒情音樂，這個…你應該聽過法爾哥這個人唱歌吧！接下來這首，是連去剛中的時候最喜歡的一首歌，這首歌叫做『真孽』…」

Janet 啦！什麼真孽。連去隨著音樂聲興高采烈的打著拍子唱了起來，「真孽！啦哩啦哩啦嚕！真孽！啦哩啦哩啦嚕！啦一哩啦哩嚕啦！啦哩啦哩啦嚕！…」連去之所以會去唸陸軍學校正期班，個人猜想百分之九十的床位一定是因為他的英文程度。一搞什麼？在防區即將全面戰備，狀況三即將生效的時候，連去半夜兩點把我找到連去家，只是找我抽煙喝酒聽音樂吃檳榔打屁？

「好不好聽？」「報咁連去…好聽。」如果你不要跟著唱，可能還頂好聽的。

「連去來找你聽音樂，就是希望你最近這麼累，可以聽音樂放鬆心情。最近真的很累，對不對？」

「報咁連去，是有點累。」隨便想些話跟連去胡謔，「可是，有連去這樣照顧連上弟兄，就算累，可是不怕累！」「呵呵，聽你在放屁。」連去喝了一口維他命，「連去最近也很累啊！搞完工程就馬上要搞戰備，累都累死了，外島當連去一營就是三年，還要在這個位子上累好一陣子，你說是不是？」程就完了，搞戰備累得斗死，搞完卻一定連個一爻嘉獎都沒有，你說，我當這個連去，搞戰備做什麼？戰備搞得再好也可以早一點輪回本島，連去我這樣又該做什麼？」

「連去又幹了。」

「呵呵，少跟我講那種屁話。連上現在兵愈補愈少，連找個人接參三都沒辦法，上個月連參三退伍，結果呢？連上比較能夠接業務的人，像你這樣，都被營長拉去營部了。這連上的戰備要怎樣搞啊？我這個連去能夠怎樣辦啊？你說是不是？」

「報咁連去，是！」所以呢？

「之前連去都是麻煩一位口一連的弟兄幫連上弄戰備的東西，那位弟兄這陣子平常都在營部，你也應該認識…」就是小昇和嘛！「可是，晚點名完的時候，那位弟兄來找連去，說他最近要弄營部戰備的東西，還要弄口一連他們自己連

上的，而且還要交接，所以沒有時間可以弄營部連的東西，所以現在營部連沒有人弄參三戰備的東西了…如果，營部連戰備的東西弄不出來，到時候營部連來看防衛部來看還是誰來看營部連的戰備，營部連就會很丟臉，對不對？連上上次搬塊石搬到民衆來檢舉，連部還派了派出所做筆錄就夠丟臉了，然後每次新兵到各營都是先在營部連，營部連分發之後才到各營連，前一陣子新兵都跟我們一起吃蟑螂飯，每個連隊也會入營到營部連洽公，現在三個營連都已經知道營部連吃蟑螂飯了，丟不丟臉？每次打靶營部連都是四個連隊最後一名，也很丟臉，營部連總不能連這次戰備都丟臉，對不對？」

「報告連長，是！連長說得對！」我這時候想起來，小鼎在晚點名完後有幾十分鐘不在營部連，原本我還以為他是去小蜜蜂那邊買東西，原來他是來找連長。

「你也是營部連的人，我想，你也不希望營部連丟臉，對不對？雖然你當營參一，雖然你平常業務都是在幫營部做事，都是在幫人做事當文書，業務很重，連長都知道，但再怎樣說，你也始終是營部連的人。」連長入喝了口糞斗比，「噁啊！不要客氣，不要跟連長客氣什麼。連長的意思是，大家都是營部連的人，你一定也要跟連長一樣，不會想看到營部連丟臉，對不對？」

「報告連長，…對！」感覺不太對勁。

「來！連長問你。——連長平時對你好不好？」「報…報告連長…連長平時對連上弟兄都是視如己出，營部連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不分彼此，連長將我們照料得無微不至…」「不要跟連長講這種狗屁，你只要回答連長，連長平時對你，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報…報告連長…好…當然…當然好…」「大聲一點講。」「報告連長…好！」「連長看你平常做業務很認真，你能夠唸到這樣個不錯的學校，也看你頂聰明的，連長既然對你這樣好，所以，你也一定不會讓連長失望，對不對？噫？」

「報告連長，…對！」不對勁，真的不對勁。

「很好。」連長的嘴角微微抽動了一下，拉開抽屜，拿出一疊A3大小的紙張，「這是我們營部連以前一次戰備的狀況處置計畫，總共有十份，大部分沒有什麼問題，只是有些名稱、地點要扣他改過，然後改成這一次狀況三戰備的營部連狀況處置計畫，這些本來要麻煩那幾個連弟兄弄的，我想你這樣聰明，聽說你在營部連打字入是最快的，這點小事，應該難不倒你吧？你看連部那些入，平時作業都不需要打電腦，打字都不快，營部呢？打字比較快的就是你跟小江，小江弟兄現在入在部伙…」

「可是…報…報咁連去，我現在自己還有營部參一戰備的東西要弄，最近戰備，事情本來就已經很多了，我自己的業務…」 「噫？—」連去微閉的眼睛突然睜開，盯着我看。「不…不過，就算我自己的業務再忙，我想，我應該可以完成連去所交付的任務，或許，或許這一兩天我可以弄這些計畫…」我亂掉了，我怎麼就這樣糊裡糊塗的，接下了這份計畫，這份名叫「營營部連一整連被炸死的死人爬起來作戰的狀況處置計畫」。

「噫？—」連去又瞪了我一眼。

「報…報咁連去！就算再忙，我…我明天就會弄。」

「才剛說你聰明呢！」連去捉着椅子扶手往後躺，「怎麼會不清楚連去的意思呢？」

「現在弄？」現在弄？連去的嘴角又抽動了一下，把煙深深的吸了一口，吐出一大口白色的煙。「連去就知道，連去那棟多乖兄，看看看弄還是你聰明。記住喔！千萬別讓我們營部連丟臉喔！你也說過，連去可以相信你，你一定不會讓連去失望的，對不對？」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連去繼續講，「噫？連去請你喝維士比你怎麼都不喝？是不是不給連去面子？連去請你抽煙，你也不抽？抽嘛！跟連去客氣什麼？」大半夜又喝下一杯維士比，整個腦袋昏昏沉沉、頭暈目眩，然後我又點燃了煙，吸了一口。「噫？你不是感冒、喉嚨痛嗎？怎麼抽煙抽這麼快？不怕傷到喉嚨啊？」

連去話沒說完，抽進去的煙就噙了出來。「報…報咁連去，是，是感冒了。咳咳！謝謝連去…咳咳！謝謝連去…的關心…咳咳！」連去突然坐正，用一種嚴肅的口吻唸着我的名字，我立刻從稍息變成了正。「記得喔！你已經答應過連去，你一定不會讓連去失望的，記得喔！」

「報咁連去…是！」酒精在血管裡發作，頭愈來愈痛。

「謝謝你。」連去說，「連去從來就不會看錯人。謝謝你。連去現在在這邊代表整個營部連，代表我們防區直屬的營營部連，感謝你對營部連所做出的無比貢獻。」連去又拉開抽屜，「這是連去的機票行程本，什麼意思，連去應該不用明講吧？」「連去不是都是搭每星期一班的全國機隊機嗎？」「對！可是狀況三戰備是在下下個月期入結束，你連去我下下個月期一就一要返台，懂嗎？」「報咁連去…幾天？」「等話！八天！順便幫我查查，有沒有別的連去也要返台？你可不要像那個小江一樣，沒哥說什麼其他連的

連去要返台，就把連去我的假給拉掉了，知道嗎？」根據防區休假規定，各單位連去是每個月六天返台假，可是連去為了搭飛機，每次都折假併假，幫他算假算得亂七八糟。「好了，已經沒你的事了。下月吧。」終於。

連去從椅子上爬了起來，「好了，連去也要休息了…」「那…報告連去…我也先下月營辦字了…」「噫？—你要下月之前是不是忘記了什麼？」連去把桌上那一份計畫拿了起來，在我面前晃呀晃。「報告連去，…是！」「記得啊！事情趕快做完，早點休息，你也就不用…，喔，你的感冒會比較早好。」連去的嘴角入抽動了一下。「報告連去，咳咳！謝謝連去！咳咳…咳咳！謝謝連去的…咳咳…關心！」

走到營辦字的時候，頭痛欲裂，除了正在電腦字鋪睡袋的小鼎之外，營辦字裡什麼人都沒有。我把辦公室的燈熄了，只留下電腦室的日光燈，一路搖搖晃晃跌跌撞撞搖的走，叮叮噹噹乒乒乓乓聲響不斷，是我撞到約翰的桌子、還有約翰桌上的鋼杯摔落地面的聲音…爬到電腦桌前的時候，世界已經沒有別的聲音，無比寂靜，只能夠聽到身邊地板上小鼎沉重的顛聲，還有我的手指在鍵盤上胡亂的敲打，頭好重，眼皮也好重…第一份計畫打完，勉強張大眼睛看看窗外，漁港那邊的天空似乎已經開始逐漸泛白。

在防區狀況三生效的前夕，似乎所有人都未曾為狀況三緊張，而在我的心中有的也不是緊張，在我的心中只有一個字，就是把我所身處的這支部隊，我所身處的防區直屬這營營部連所有散兵坑連起來所出現的那個字。我感覺好想死。

就在我的額頭再也無法抗拒地心引力撞向電腦桌的同時。

防區狀況三生效。

△07—狀況三（下）

在防區狀況三生效的時候，部隊所有人早上六點到下午六點，袖子放下、風紀鈕釦上、鋼盔、S腰帶、彈袋、彈夾、水壺、刺刀、刺刀鞘、刺刀扣、攜行袋、防毒面具、全副武裝，在又亮亮的十二個小時裡，全身上下，都是好幾斤斤重。

在防區狀況三生效的時候，要佩戴戰備時服裝識別帶。服裝識別帶有二條顏色分別是紅、黃、白的帶子，還有一塊符字，在狀況三生效期間，每天的服裝識別代碼統統不同，今天符字掛在胸前，黃色帶子綁在左手上，明天符字別在右手上，紅色帶子綁在脖子上，一條帶子勒在脖子上，讓人喘不過氣。

在防區狀況三生效的時候，清晨五點半起才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連集合，帶子和安置手連成一體的軍械室內取槍，取出屬於你的那挺六四K2步槍，在下午六點送槍以前，一整天的生活作息除了全都是全副武裝，也全都離不開槍。躲散兵坑、就作戰位置的時候，要帶槍，作業，要帶槍，早餐午餐晚餐時間，去伙房抬餐筒，帶槍，打飯菜，帶槍，吃飯，帶槍，吃完饭洗餐筒，帶槍，伙房煮飯煮菜也是帶槍。當然也不是每個人或人都帶槍六四K2步槍，有些下士還有征衣呢，帶槍M247機槍。

在防區狀況三生效的時候，是五月，防區的霧季尚未結束，大家淨想不到知道是多少，每天的氣溫逐漸攀升，悶熱，走到那兒都覺得皮膚上黏黏黏黏的一層。穿著全副武裝，全身可以排汗的地方都被不分四季的陸軍野戰迷彩服黏黏，如果穿著陸軍第二代迷彩服，料子比較薄，到還舒服些，第三代的料子更重許多，穿在身上實在是難過。在起霧的時候，空氣彷彿是靜止的，平時風很大的營房，一點風都沒有，由空心磚構成的室內空間裡，全是散不去的熱，散不去的悶熱。

在防區狀況三生效的時候，要躲散兵坑。那幾天早上四點往往還下一陣十分鐘不到的雨，一進到散兵坑，大頭靴、迷彩褲上總是沾著紅色的稀泥，然後，太陽逐漸升高，散兵坑上的積水還有土裡的水氣一同蒸發，散兵坑就是一場全副武裝的蒸汽浴，直教人的呼吸道整個都要閉塞了起來。

在防區狀況三生效的時候，就是那種氣溫高於攝氏三十二度，溼度高於百分之八十，為了預防中暑不應該進行操課演練的時候。往往一到中午，身上的迷彩服就出現一道道白色的印子，那是鹽粒，汗水蒸發結晶而成的鹽粒。

防區狀況三生效兩個星期，不好過的兩個星期。

不好過的兩個星期的開始，就是一個不好過的開始。

不好過的兩個星期以砲聲開始。

「什麼聲音？」我揉着眼睛從鍵盤上爬起來的時候，第一個念頭是把我震醒的到底是什麼聲音。馬上，第二聲砲聲響起，好像來自營區正方的海邊，後來才知道那是什麼幾號的實彈演練，砲聲震得電腦室的玻璃窗子咯啦咯啦搖個不停。身邊的小鼎還是睡得正熟，窗外，金光萬丈已經從東方的海面冉冉升起，天亮了？現在幾點？對錶，天啊！六點零幾分了！今天正點正十分就要全連集合完畢取槍啊！天啊！從窗口看過去，遠遠就看到命令台前部隊已經全副武裝戒講話隊形站好了…。

完蛋了。第三聲砲響的時候，我忙著穿上衣放下袖子扣上風紀鈕，匆忙繫上S腰帶，S腰帶上的水壺蓋子似乎沒有懸好，扣上腰帶釦環的時候，水壺裡的水灑了出來，我的褲子上溼了一大塊，下蛋了，鋼盔？鋼盔放在那裡？怎麼找不到鋼盔在那裡？昨天裝備借給小鼎代我上哨，後來鋼盔擺到那邊去了…找到了，我衝出營辦公室，狂奔到命令台前的時候，兩隻胳膊上的綁腿，一邊高一邊低。

在命令台前，我當然入是被兇惡的眼神包圍。

「報…營排長，請…示V…V列…」

措紅色值星帶的是那個三年半的通信排長，「搞什麼鬼啊？怎麼你這鬼魂才出來集合？昨天不是已經講過，今天正點正十分就要全連集合取槍？你是聾子還是白癡啊？人家講話你是聽不懂是不是？你說，你剛才在幹什麼？怎麼這鬼魂才出來？」

「報…營…排長，我…我…剛才…還在…連長的東西…弄…我…」

「你在講什麼東西啊？」

「報…營…排長，我…報…營…排長，連長的東西…連長的東西…」

「你說連長弄你的什麼東西？」聽到部隊裡有人在竊笑。

意志渙散，我連「我剛剛還在弄連長的東西」這十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在一旁的連長似乎是有點看不下去，示意叫排長趕快整理好部隊。「V列啦！你尚好是慢慢來啦！」「謝謝…排長。」

唱完「風雲起，山河動」還有國歌，連長逐一唱名完戒畢點名以後，再一次開始他一貫慷慨激昂的精神講話：「各位弟兄！軍官幹部請稍息。從今天開始，是一連兩個星期的全防區戰備演練，是一連兩個星期的防區狀況三功效，連長

相信，營部連弟兄在之前幾天的充分準備之下，必定能夠全力以赴，積極投入這一次的戰備，確實完成防衛部隊以及各級司令部交付給我們營部連弟兄的各項任務。」

「…然而今天上午，就有弟兄因為睡過頭而遲到，連長對此感到相當的痛心與遺憾。連長之前就曾經跟連上弟兄說過很多次，如果沒有哥，沒有夜衛勤，十點鐘就一定要準時就寢，同時避免不必要的加班。最近弟兄們應該全力以赴都放在戰備任務上，連長也相信，以最近的狀況而言，加班就算到了再晚都不可以補休，弟兄們也絕對沒有什麼好加班的。所以，晚上不要讓連長看到你沒哥還在各辦公處所閒晃。」

我咧開了嘴巴，在隊伍中呆呆的看著連長。

昨天晚上兩點的時候還分明…

「連長不希望看到在這兩個星期當中，還會有集合遲到發生，無論是早點名，或是連上的其他各種集合，今天上午在是防區狀況三生效的第一天，連長姑且原諒弟兄。爾後只要連上弟兄要是再有渠等情事發生，連長必定嚴懲。聽清楚了沒有？」

「有！」全連一起答話。不過這時候連上還是有人沒有答有，那個人是小江，他從起床以後就去買菜，不見人影。那個人也是約翰，約翰戴著小帽，揹著背篋，手上拎著負糖，踏著輕鬆愉快的步伐繞過部隊後方，往戰情室走去，準備做這台離營教育。七點的時候，連上會派員將約翰送往機場，七點二十分機場櫃台領取機票，八點二十飛機起飛，九點多的時候，約翰就會抵達台北，可以從飛機的窗口看到這下高速公路上奔馳的車流…

碰！

入是一聲砲響。

這一聲砲響遠比之前每一聲都來得大聲，音波在海灣中不停迴盪。

感覺這一枚砲彈必定很精準的命中了什麼。

六點半取完槍，七點早餐，今天的早餐是，呷！滷味飯，飯鍋裡頭入是熱氣蒸騰，入是糧秣車頭的氣味…吃完飯之後部隊集合準備就散兵坑戰鬥位置，營部位置的戰鬥位置是作戰中心。—我沒去集合，我只吃了一大碗雞麵就去安室室臥休衛隊衛勤去了。今天我日哨第二班，早上七點半到九點半，下午三點半到五點半，當然，有衛勤，自然也要措待命班。上哨不用換裝，反正本來就是全副武裝。

「哨軍線就響個不停，「安室字是不是？」「報咁，是！」「抄收電話記錄！」「報咁…請傳！」「模訓演練！狀況第卅號！〇〇〇〇時，在復甯墩外海發現機漁船廿一艘，正往〇〇〇〇方向移動，目的不明，現繼續觀察中。發話人營部作訓室，抄收人級職姓名？」「報咁…能不能稍微講大聲一點，電話這聲小聲根本沒辦法抄。」「〇你媽的〇！你快點好不好？我還要發電話記錄給其他連，哪有咁多時間陪你一個人慢慢耗啊？從早上六點開始到現在防衛部就已經下達了十三個模訓演練，我才轉發咗個給各連而已，你快點好不好？〇你媽的〇！好了沒？」「報咁，好了！」「繼續啊！聽好了啊！模訓演練！狀況第卅號！〇〇〇〇時，某某營區大門遭暴徒襲擾，目前身端尚未攔入，據觀察暴徒中藏有殺傷力武器，正持續觀察中…喂！〇你媽的〇！你抄完了沒有？〇你媽的〇！我們要共同戒嚴嘛！是不是兄弟就看這一招了！」

電話記錄抄收完，要先拿給值星室，再拿給連長批示。實在是讓人相當納悶，都已經進V網路時代了，怎麼還會有人使用電話記錄這種東西下達命令，要一邊逐字聽一邊逐字抄，防衛部下電話記錄給J營，J營下電話記錄給各連，中間還要寫字簽核，如果說是在漁港外發現敵人搶灘，等電話記錄抄完了，J營營部暨營部連室其他全都死光了。國軍各單位加裝一台傳真機有這難困難嗎？還是說裝了傳真機之後，會比用目前的軍用線有更多的保密問題？J營要下電話記錄給各連要將同樣的內容唸卅次，防衛部要將電話記錄下給防區所有的單位至少要將同樣的內容講個二三十次，如果敵人在防衛部裡頭安排一個諜報人員，同樣的機密內容，他可以連續聽個二三十次…。

走出安室字找值星室。「報咁排長，電話記錄。」「電話記錄…模訓演練是什麼東西？什麼？已經有暴徒襲擾營區了？」天，當個部隊幹部居然不知道模訓演練是什麼東西。「模訓演練就是防衛部下達的狀況演練啦！」「那這裡頭是真的還是假的？我該怎麼辦？你們什麼都沒有告訴我，那我這個排長要怎麼操作？」「你就在擬辦對邊寫個一字閱二存查，簽個名就可以了啦！」「這樣嗎？」「對啦！」

去連長室。「報咁連長，電話記錄！」「進來！」連長翻開電話記錄簿，看了一下發話時間，「有沒有搞錯啊！這什麼時候發的電話記錄你現在才拿給我？電話記錄抄完不會馬上拿過來是不是？」「報…報咁連長，因為剛才在排長那邊…」「反正電話記錄一抄完，馬上就拿給連長我！聽清楚沒有？」

走出連長室，馮上聽到安全室廣播叫我馮上回到安室字。「你怎麼才那麼久？」「剛剛我才拿電話記錄給連長…」「快點啦！還有好多模訓演練要抄收！」軍線入響了起來，「您好，請傳！」「傳什麼傳啦？你講什麼？大聲一點啦！我

點名開始，只要是遲到，遲到就是嚴懲，我就不相信我一個排長治不了你一個兵，噫？」連模訓演練是什麼都不懂，點人倒是頂會的，他話還沒說完，安室寧的耳線再次響起，找我的。「喂！我的人室啦！剛剛話還沒講完你跑到哪邊去了？還不趕快下來作戰中心？我有話要跟你說！」

作戰中心裡，總機繼續忙著下電話記錄，人室室看到我起了身。「事情這樣多你還亂跑，我跟你說，這個計畫就是一」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

「靠○哇！」我咒罵了一句。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同樣的場景又發生了一次，我揸著槍，從作戰中心衝往安室寧，安室室在安室寧門口看到我，「你是不會快一點是不是？遲到敲待命班已經敲好久了！」「呀…怎樣…怎樣會只有我一個待命班過來？其…其他人呢？現在是怎樣…呀…怎樣…狀況？」「遲到在演練油庫失火，其他待命班都已經在油庫就定位了啦！就只差你一個人！這邊還有一具滅火器！」定神一看，遲到正帶著一瓶費特瓶的煤油，一邊走一邊點火，遲到走到哪，待命班就拿著滅火器噴到哪。

狀況演練完畢，走到安室寧，揸值班的通信排長還是在那兒。「人是你。怎樣人是你？」他瞪了我一眼，「我看你今天真的是死定了。你到現在搞什麼鬼？揸待命班還不到亂跑？還這樣菜就這樣庸，那你破冬以後還得了？敲待命班都不出來，那你以後每天都不用集合點名了是不是？還是你欺侮我剛來？點你你是不會怕，點你你是不會痛是不是？不要以為我不會跟遲到講，我等下就跟遲到說，要你禁足一個月，讓你一個月不能休假，怕不怕？」耳線又響了起來，作戰中心，人是人室室找。

「你人跑到哪裡去了？你是在幹嘛？為什麼要脫離我的掌握？」「報告人室室！跑待命班！」「你跑什麼待命班啊？戰備耶！防區狀況三三效耶！你只管跑待命班參一的身情就不用做了是不是？我問你，我跟你們遲到，誰比較大？（你們兩個都是中尉，我怎樣知道誰比較大？）我告訴你，你今天接的是營參一，你做的就是營部的身份，我要你做的都是營部的身份，營部的身份就是比你營部連的身份重要，懂不懂？反正，我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聽懂了沒有？」

人室室轉身。「算了，我跟你們遲到講。總機，幫我接你們遲到…喂！喂！…」人室室掛上電話轉了過來，「好了，我跟你們遲到說過了，你等下就只管待在作戰中心…」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

我往作戰中心的門移動了幾步。「下月去！」人哥室說。

「我已經跟你們連長說過了，下·月·去！」人哥室的口氣非常篤定。

作戰中心的門推開。「○你媽的○！」聽到這句話，下消說，是作訓室。「○你媽的○！兄系，你在搞什麼鬼？」作訓室看到我在作戰中心裡，砍劈馮上如排山倒海而來。「兄系，你在搞什麼鬼？作訓室我敲待命班敲了那傢伙，所有人都到齊了，就只有你一個人沒到，你是怎樣啦？史在癡是不是？還是作訓室太久沒有讓你嚐嚐軍紀再教育的滋味了？搞清楚一點好不好？兄系！平常就窮了，現在是戰備耶！現在是防區狀況三生效耶！兄系！我們要共同戒嚴嘛！是不是兄系就全看這一招了！」

「學長…不是這樣的啦！」人哥室原本那種非常篤定的口氣馮上消失了。「是我叫他下月去去的，因為我有事情要找他做…」

「○你媽的○！你是聽人哥室還是聽我的啊？你是要聽一個中尉的，還是要聽我少校的啊？全口去營○你媽的就是你們人哥室最大是不是？光做參一的哥情，戰備就下月去了是不是？○你媽的○！你是在嘗試耶！現在○你媽的是戰備耶！你去副武裝攜支槍是假的是不是？○你媽的○！」

「學長…不是這樣的啦…」作訓室下等人哥室把話說完，就把手中一張粉紅色的單子甩了甩。「反正我去督導你們連上待命班，督導記錄就在這，你們連長也已經簽名了，下次放假的時候，全副武裝到戰情室前面集合罰站，不要說作訓室我罵你罵得不明不白。○你媽的○！」作訓室走了出去，終於。

「好了…反正今天早上你一定要先把計畫弄出來，電腦…作戰中心這一台電腦情報室還在弄什麼卡，你就拿去營辦室作業好了。」「不是說防區狀況三生效的時候，營辦室所有的武器都要待在作戰中心作業嗎？」「我叫你去你就去！」

一走進營辦室就聽到了一聲「○你媽的○」。「○你媽的○，打字快點快點快點！你！」作訓室看到了我，「○你媽的○！剛剛罵你還不夠？待命班還跑到營辦室來啊？你以為你可以一分鐘跑到安室室啊？沒關係！你再繼續亂跑，我就繼續罵你！」

電腦室裡頭作訓室正押著小鼎還有營參三兩個人打字，分別佔用兩台電腦，沒關係，就當我正在想如何出一台電腦出來的時候，營辦室的軍線響了。是總機，除了小聲以外，還有雜訊。「喂！…你…你…」「喂！找哪位？能不能大聲點？」「滋—喂！找你啦！你！滋—你，怎樣還在營辦室？」「人哥室叫我下來的啊！」「滋—滋—滋—滋—」「什麼？你講什麼？」「我跟你說！滋—滋—」「什麼？」「敲待命班了啦！」

所有的營部幫僚也對營辦字之書都擠在作戰中心裡頭感到受不了，最受不了的是所有常用卷宗簿冊還有兩台電腦都還在營辦室，下才營辦室，怎樣作業？當場所有營辦字之書就把防區狀況三小時必須全入就作戰中心戰鬥位置這件事情拋到雲霄之外。踏進營辦室，就看到剛買菜回來的小江，身上只穿件藏青色汗衫，捲著電風扇，風速調到最大。「天啊！怎樣這樣熱！每天還要帶鋼盔去買菜…」話沒說完，小江從旁邊拿出一鍋仙草冰，還有打飯菜用的種大湯瓢，- 0 - 0 送進嘴裡。

「學長，你哪來的仙草冰？」我問小江。

「昨天中午飯菜做好我就在伙房冰了一鍋。」小江低著頭說，「怎樣？會熱是不是？會熱就脫衣服啊！拜託！進營辦室鋼盔脫掉好不好？看了就會熱耶！」

「戰備的時候不是全入都要全副武裝嘛？」

「拜託！進了營辦室就把全副武裝脫掉好不好？」環顧四周，營政戰隊進政辦室裡頭補休，營參三還有小鼎在電腦室拿電腦放VCD，營參四把槍擺在一旁，就從保密櫃裡頭拿出後指部營站買來的小魚花生還有海苔，一邊吃一邊翻著電腦雜誌，小江繼續翻著桌上的那份計畫，說說：「聽說你昨天晚上被連長叫了？」

「是啊。」我回答。

「○的這些狗蛋，只懂得叫你們這些菜鳥，以後連長再叫你你就跟學長我講，你也沒哥不要那麼笨好不好？你是第一天當兵是不是？就算你只是二天也稍微搞清楚一下狀況嘛…哈哈！」小江說到一半，突然笑了起來。

「哈哈！動員演習的時候，各單位要派員到軍用機場擔任登記員是不是？哈哈！就是說，只要每天飛機來的時候把動員來的人登記一下，然後就是整天都在軍用機場裡頭，也就是說…哈哈！哈哈！」小江愈笑愈高興。

「學長，你在笑什麼？」

「…哈哈！也就是說，我做完了伙委，然後就去弄這個同心○○號動員演習，每天只要在軍用機場，事情做完以後就什麼都不管…哈哈！所以現在當伙委不用站哨，動員演習的時候也不用站哨…哈哈！」

「學長…」我說，「學長實在是太爽了。」

小江臉沈了一下。

「學長，不是學長我要說，能爽的時候本來就要盡量爽，不然不能爽的時候

入要怎蘇爽？當兵本來就是這樣，能爽的時候為什麼不爽？該做的事情我都做了，這個月的晉升命令、線上傳輸、工資移轉、選征人員名冊、選征令還有軍室引續我都弄完了，事情我都有做，能爽的時候為什麼不爽？像你那樣傻呼呼的被罵才是活該，懂嗎？」然後，在防區狀況三生效的兩個星期難過的日子，小江就是這樣能躲則躲、能閃則閃、能爽則爽，我也在經歷小江的一番教誨後決定應該能爽則爽，只是除了小江以外的其他人就是躲也躲不過閃也閃不了，繼續難過，從我開始，連我繼續迫害連上所有會用電腦的人。我對小江要怎蘇爽始終不敢有什麼意見，只是我相當好奇，為什麼小江可以在戰備的時候可以這蘇爽，小江在戰備的時候、在防區狀況三生效的時候過的居然比平常還爽。奇怪。

防區狀況三生效時的兩個星期入居然可以休假也是非常奇怪，在平時狀況四的時候，因為幹訓班校閱場工程，一次就是兩個星期入沒辦法休假，在戰備任務提升到狀況三的時候，我反而可以休假。那天防衛部一處打電話記錄到營部戰情，宣佈隔天照常防區休假的時候，所有人都都傻眼了。「明天休假是什麼服裝？」沒有人知道，打電話去問一處，一處也沒有人知道。休假當天連我決定休假服裝是穿短袖佩戴服裝識別帶，到了海內街上，各式各樣的休假服裝都有，有的穿副武裝佩戴服裝識別帶，有的穿副武裝不佩戴服裝識別帶，有的是夏季短袖乙種服裝…亂七八糟，蔚為奇觀。

放了一天的假，入是連續一個星期躲散兵坑、躲作戰中心、躲營部，躲到防區狀況三解除，當狀況三解除的電話記錄到達的時候，全連弟兄很高興的把服裝識別帶拔掉，把裝備從身上卸下，很高興的在中山路一邊看電視一邊擦槍。狀況三解除之後，就是繼續把幹訓班校閱場最後沒做完的部分做完，製磚廠人員把整個連集合場佔了下來，用模型灌漿製作幹訓班校閱場旁邊停車場要用的路緣石，一做就是三天。

防區狀況三解除之後，我晉升一兵，從此不再是沒有人寫信給二兵，而是沒有人寫信給一兵。晉升一兵之後似乎業務也愈做愈上可，愈做愈上可也就愈來愈瞭解我的業務，瞭解到什麼是參一，還有參一究竟可以做出怎蘇樣的行情。我就先從那個討厭的通信排去下可，我「處理」了他的這台假，這台搭軍用機座機是不是？這台？可以啊！機位？自己可機場補位可。

約翰這台回來之後，小江就去爽他的同心○○號演習。小鼎在防區狀況三解除後快快乐樂的歸建連可一連，跟營部與營部連的參三業務說再見，隔天入來到營部打當值課表，而且氣呼呼的將課表上的可一連教室的名字全部改成營部連軍室的名字，氣呼呼的改出一份營部連的課表。在小鼎選征以前，營部連

的課表都是小鼎做的，而且在七月以後，印象中就沒看到小鼎的徒弟，小鼎每次在營辦室看到小江和約翰交接似乎就心癢癢的，一直在想他下業務到底是什麼時候。

端午節緊接著到來，連上忙著端午節家蠶懇親會的佈置，也忙著在終於可以好好放假的時候放假，我也一起順道放了三天的香探假，放假前一堆與防區狀況三三有關的公文也懶得去歸卷，全防區似乎所有人都很快的遺忘了這次的全防區戰備，這次的防區狀況三三也。難得聽到一次有人提起防區狀況三三，是七月正在警入廳的八月仍擴八月會，命令繼續以省沈迎湯的麥克風說：

「前幾天，防區室已順利完成了防區狀況三三期間的各項戰備演訓任務，將防區室平時優異精實的訓練成果，表現在所有的國人眼前。而防區狀況三三最重要的意義，莫過於繪畫精實案成效，而透過這次的防區狀況三三，也確實繪畫防區各部隊已經在精實案的洗禮之下，確實成為了量小、質精、戰力強的現代化國軍。防區雖然在量的方面精簡，卻獲得了質的提升，獲得了實質的戰力提升……。」

防區的戰力到底提升了多少？不知道，可是根據中央日報有個叫做王炳軒的記者曾經訪問過總部一位龍將軍，他說，陸軍在裝步旅、摩步旅、空降旅逐一縮減後，可以提升百分之十三戰力—但是防區沒有裝步旅、摩步旅、空降旅，就是三個步兵旅以及一個裝甲旅，戰力同樣也是提升了不少，令人費解，而令人費解的程度簡直下下隔年三月忠誠群則則關於替代役的報導。

那則報導說，替代役方案即將於七月一日開跑，但是役代役役期較常備兵義務役來得長，因此計畫（希望這個計畫永遠不要成真），替代役役身如果自殺死亡，將比照因公死亡撫卹，在下台役政公平的原則下，鼓勵役身選擇替代役。—這即是鼓勵役身選擇替代役啊？這個計畫是在鼓勵替代役室兵自殺啊！

因公死亡。如果你在服役期間因公死亡，那麽你單位的業務上肯定會忙死，首先，在政工組那邊可以拿到一筆撫卹金，所以單位的政戰要跑，然後在一處的留守業務組那邊負責你的軍人保險，軍人保險的金額計算相當複雜，要用你的階級以及服役年資以及因公死亡是戰死還是怎樣死的死亡哥日加減乘除，再用一張非常複雜的對照表換算，最後才能得到一個數字，這是要你的單位參一弄弄。在新訓中心裡教育班課會要求你填一張保險單，要寫家姓姓名還要蓋章的那種，那是在軍人保險之外的另一筆軍人意外保險，意外死亡兩百萬，因公意外死亡三百萬，可是我在防區狀況三三的四月、五月後所遇到的第一個死亡案例，卻是因公慢性痛死亡，這樣可不可以領到三百萬？防衛部陪訴我說，不知道。單位參一以及政戰要搞出來的錢記得至少有五六個名目，但是這五六

個名目加起來，還是遠不及縣市政府兵役科的排一筆。

陣亡死亡。在防區狀況三三制當中，不管其他人檢審到什麼，我所檢審到的，不是別的，就是當我在服役期間再次碰到防區狀況三三制，而且不是檢審精實案的防區狀況三三制，是那種因為敵人在沿海異常集結的防區狀況三三制，我一定會陣亡死亡。在狀況三三制期間，能躲則躲能閃則閃能爽則爽一定會讓我陣亡死亡，我一定會戰死，但是我還是會繼續能躲則躲能閃則閃能爽則爽，因為我就算是不能躲不能閃不能爽，我還是會陣亡死亡，因為我所身處的工兵連隊，是在敵人的第一波封鎖的砲火中就被炸毀的地方，戰事一旦發生，我會死，我和我的班長、我的班長、我垂遭的所有弟兄都會死，防衛部的作戰計劃中我相信工兵營營部及營部連駐地裡的所有人都會死，我怎麼敢不死？然後，在我死了之後，我要爬起來，我要接應我在砲火中被炸得四分五裂血肉模糊的屍體，我還要和全連所有死亡的弟兄一起搶修道路，搶修機場…在防區狀況三三制的時候，我盜採砂石，在防區狀況三三制的時候，我陣亡死亡。

我要死甚至不用等到下次防區狀況三三制的時候。劉和小江說的一點都不錯，在重新編成之前這樣補兵，連級沒有適當人選接參三還有參一，一定會有人死得很慘，真是沒錯。在防區狀況三三制的時候連級沒有參三就把我搞得夠慘了，後來，連級的參一，你知道嗎？搞得我，更慘。

而就在中央日報那一則報導的後面，龍將軍說，精實案的精神是「精簡高層、充實基層」，在我曾經翻過的一份「國軍精實案執行現況」中也這麼說，於是防衛部的人員要精簡，基層連隊呢？也精了。而在修訂各部隊編制時似乎總是忘記人員制變的一個死節，就是支援費用，當高層單位沒有業務承辦人，但是業務大量存在的時候，怎麼辦？找人支援，從基層找上層費用支援做業務，上層甚至要打軍官的責任。防衛部從直屬營連裡頭拉人，營部從各連隊拉人，拉到基層連隊沒有人，而我就在連上沒有參三的狀況下，經歷防區狀況三三制，檢審精實案。

檢審精實案。我始終不解防區狀況三三制這兩個難過的星期為什麼可以檢審精實案？我始終不解解嚴散兵坑，跑待命班，還有每天無數轉發不完轉發之後各連入絕對懶得去演練的狀況、處置計畫怎麼檢審了精實案？而且，在防區狀況三三制的時候，工兵營，防衛部各個直屬部隊，還有防衛部本身，都還沒有完成精實案重新編成，怎麼檢審精實案？防區狀況三三制在五月，工兵營在七月一日才完成重新編成。

但是防區狀況三三制確實檢審了精實案，檢審了精實案成效。五月二十七日凌晨，俄軍大雨傾盆，工兵營西邊海岸是砲聲不斷，隔天看報紙才得知，東

來那天就在大雨中，防區舉行狀況三實況火力檢證——就是那種會找一堆媒體來看的這種火炮射擊操演，火炮射擊過程中，每一發炮彈均準確命中海上的目標，且令便說，這確實證明精實案後防區火力雖少，但是火力卻確實增強——雖然說這邊火炮每個火，另外一頭的標的物用遙控引爆也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但是，所有媒體都報導防區狀況三有效檢證了精實案，那麼，防區狀況三有效怎麼會沒有檢證精實案？

檢證精實案。國軍近來的作為無一不在檢證精實案。就在防區狀況三解除後的四個月發生了一場大地震，國軍積極投入救災，成效斐然，這也檢證了精實案，為什麼？他們說，那是因為救災視同作戰，國軍在近年來師對抗逐漸減少下，難得有像這次地震這般可以充分表現國軍快速動員整備的實力，不管是因為國軍的新一代武器特別適合救災，還是會救災就一定會打仗，國軍展現了這樣優異的救災成果，當然也是展現了精實案後國軍量小、質精、戰力強的新面貌，檢證了精實案。後來發生了餘震，又檢證了精實案。地震把中部震得亂七八糟，下雨，土石流，繼續檢證精實案。繼續又有土石流，還是檢證精實案。沒完沒了的土石流，沒完沒了的檢證精實案，然後，國軍宣佈，爾後遇到土石流災情，國軍不待命令自動投入救災行列，以服從為入職的國軍可以不待命令自動投入救災行列，自動檢證精實案。國軍近來的作為無一不在檢證精實案，防區狀況三有效怎麼會沒有檢證精實案？有沒有完成精實案重新編成的部隊，無論是救災，無論是防區狀況三有效，當然都是在檢證精實案。

巧的是，在防區狀況三解除後的隔年七月二十七日，精實案後量小質精戰力強的新一代國軍，卻入說因為命令權責的問題，要出動海鷗直昇機救援必須經過一定的程序，於是有一個被困在溪中的人就在等不到救援直昇機的情況下被湍急的溪水沖走。呵，不待命令自動投入救災行列。

而說到部隊重新編成。

在防區狀況三解除後，在端午佳節過後。

緊接著就是二營的部隊重新編成。

七月一日的部隊重新編成。

如果時間可以重來的話，在我端午節查探的那幾天，我絕對不會和我家裡抱怨天天吃蟑螂飯有多苦，每天搬塊石有多苦，每個星期留守有多苦，當兵有多苦，我還接了這個業務有多苦，防區狀況三有效有多苦，一方面是因為家裡的人還是只會把當兵就是要吃苦，當兵就是要替練，當兵就是要讓一個男孩子經過吃蟑螂飯搬塊石站不完的哨做不完的業務這樣重要的階段才能夠成為一個男

人的話再和我說一次。另外一個原因是，我是參一。

在精實案期間。

在國軍組織再造的時候。

在部隊重新編成的時候。

掌理人員業務的參一。

是絕對不可能沒有軍情的。

△08—參一

▲1—參一

沒當過兵的人不會知道什麼是參一，但是在你入伍的第一天就得知道什麼是參一。

從你入伍的第一天到你退伍的最後一天，你最重要的朋友，是參一。

參一，就是如果你要休假，你一定要去找的人。

很多人說當參一、當士官很爽，據我的經驗是，當參一絕對不會爽，高士官位或許當士官很爽，基層連隊，算了吧！衛勤照站外差照出塊石照搬戰備照跑業務照做。如果你在基層連隊想要爽、想要涼，參一會讓你失望，因為真正爽的是政戰啦、參兩啦、通信啦。軍隊中所有業務都是假的，都是做出來的，只有領錢、放假、退伍令是真的，這三者統統與參一有關，而管裝備與管人最大的差別在於：裝備沒有嘴巴，你想要怎樣惡搞都沒關係，但是，人會講話，當參一不會爽。但是，當參一會很屌，我師長跟我說過，當參一就是要屌，屌是參一的義務，是擔任參一的第一要件。後來我直接營部連連級參一業務的時候，我也把這句話也直接給我那個肥肥的徒弟。

當參一為什麼會屌？因為參一管假，可以把別人的假亂搞，大家都怕參一？不是的，如果一個真正懂得參一業務精髓的人會知道，搞別人的假這種手段實在是太粗糙、太明顯、太低層次、而且也太容易被叫訴了。搞假是參一的非常手段，不到必要關頭不要亂玩，假該是參一月來籠絡人心的手段，而不是用來威脅恫嚇的伎倆，如果說，你已經成功把某位弟兄、某位軍室的這台省親慰勞假辦好了，但是你跑到這位弟兄面前故意擺出愁眉苦臉的樣子，說什麼防衛部那個地方不準，說什麼上級作業時間已經過了，或是那天排不到機位，讓他心生恐懼，然後再表現出積極幫他爭取休假、肝腦塗地兩肋插刀的模樣，再適時把他的假單從你的抽屜裏面抽出來給他看，他啊，不給你磕頭叩禮才怪。這招多玩個幾次，就算是像我這種酸菜，在連上沒有「趴數」，也難。

「趴數」是在「梯數」的基礎上，絕對有必要發展的「制變」一環，而有人說，所謂的「趴數」是對於連隊的貢獻，這樣的解釋也並不恰當。所謂的「趴」代表的不是「梯數」在別人前面就可以怎樣欺侮別人、命令別人，而是一個人是否能夠在下部隊的這段時間內，累積人際關係，與你的同梯、比你資深的室長結合形成一股多數勢力，一股可以欺侮對一切尚不熟悉、相對少數新近室長的多數勢力，「制變」不是說去欺侮新兵、更不是壞去欺侮好兵，而是多數欺侮

少數，是勤務、福利與權力分配下的政治必然，不要指望壞人會消失，不要指望有誰能夠為你剷除壞人，不要以為壞人會遭報應，在部隊中、在壞人當中想要活得好、活得舒適痛快，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比那些壞人，更壞。如果上頭的星星泡泡以為他們能夠像他們口口聲聲所說的，靠什麼口誦筆道徹底消弭改變基層部隊裡的「制度」，那蘇清楓也不會被殺害了。是啊！那些搞政戰的、什麼筆口誦筆道的自己內鬥都忙不完了，誰有空理你？

或許「制度」在行為的暴力上愈來愈少，什麼腳踏打人學武要學乖打可槍吹喇叭也好久沒有聽說，但是「制度」會始終存在，多數暴力會始終存在，幾百次精實案以後，「制度」還是會繼續存在，政治與暴力會永遠存在。

雖然多數暴力無時不刻無所不在，但多數暴力的形成也需要時間，或是因為之前室長的選征造成原有多數暴力的消失、與另一股多數暴力的興起，而使得「梯數」成為多數暴力現象的明顯特徵，普通以「破冬」、「破防冬」做為多數與少數的分野。但是在「梯數」制度一定會有例外，具有政治高度敏感的新近室長經常可以很容易的與現有的多數暴力建立關係，躋身成為多數暴力的一員，換句話說，就是「有學武哥」，因此產生「梯數」與實際權力分配不符的現象，因此產生「趴數」。「梯數」可以量化，「趴數」想要量化，則很難。

權力除來自多數暴力外，對士官業務士而言，有更多權力來自於與室長、業務室長的關係，以及本身業務執掌而在基層部隊達到的資源壟斷。部隊，不僅是一個封閉的世界，不僅是一個階級嚴明的世界，部隊，更是一個囿於業務的世界。

參一的「趴數」可以建立在刁難，但我覺得要普遍收買人心，參一的「趴數」更要建立在「你可以倚賴我」的僚君子形象上。但是要維持這個形象，當個僚君子當到選征，也頂難。好幾次都必須處理很緊急的假，什麼家裡有人病重、上級臨時要我們派員返台開會受訓，就必須突破重重的士官作業關卡，在飛機起飛前讓假單呈出來，俗稱「跑假單」。有一次，一員剛從碼頭下船的新兵，一下船就拿給我一份計立，「我祖母後天早上八點在台北市立殯儀館出殯，我要請喪假。」哇！現在才跟我講！奇怪，壽山前送站那些人幹嘛？明知道阿兵哥要請喪假還把他這時候送到防區來！怎麼辦？打軍線給我假單，值員接的。「喂！喪假哪？陳姐嗎？是，我是工兵營…後天軍機還有沒有機位？」當場放下所有其他新兵到部的業務，填資料什麼的，跑假單去。

參一要搞人，不用搞人家的假，方法也很多—參一管的不是假，而是整個人工作業啊！在基層連隊，阿兵哥沒什麼好搞的，如果你是士官接參一，你領子上的飛鏢就可以叫他們立正蹲下、玩死那些兵，如果你和我一樣也只是一

兵，那個無所謂，「梯數」比不過人家可以比「趴數」，要搞就先搞士官。士官是不是？晚點名完集合我是不是？嘿嘿！參一要和行政保持密切的關係，（雖然說大部分部隊的參一與行政保持的是一種對立的狀態。為什麼？以後再告訴你。）這樣才能夠搞士官的餉，假如說，你對一個佔領導職的士官不爽，你可以發偽人令，把他請到一個非領導的士官職缺上，生效日期，嘿嘿，三個月前生效，行政拿到這偽人令，就會從他下個月新餉裡扣掉三個月的領導加給，這樣一來，他下個月能領到的錢可能連三千塊都不到。參一根本不用出面，統統讓行政出面借刀殺人。

你或許會問，怎麼可以發一偽過期生效的人令？補發人令本來就是常有的事，而且那個部隊沒有保留發立字號的習慣？正營發立逢零不發，每月一個立流水號保留一個，聽說某個部隊發立只發單數、雙數立號全部保留……這樣一來，發立日期是四個月前，甚至是二十年前都不是問題，違反立卷作業紀律？亂理你。頂多在他問起他怎麼莫名其妙被請職時，跟他說他早就請職了，只是點名簿上的位置忘了改，行政也忘記了辦餉。這種連上義務役士官請職缺的小哥，連不信得過你的話，通常是不會信的。

所有的士官都希望能被請到領導職缺，拿領導加給，拿更多的新餉。領導職士官要背值星、帶部隊，比非領導職士官累，是該多領點錢吧！可是連上現在才幾個下士，誰不知道非領導職士官還不是一樣背值星、帶部隊。請整士官職缺要依據的原則是先看受訓班隊專武，有些班隊出來的就只能佔某些缺，不然員額管制督導的時候頂麻煩的，而如果說兩個人具備同樣的專武代碼，但是職缺一個是領導職、一個是非領導職，怎麼安排呢？很簡單，隨你高興。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像那些士官每天看到你的黑臉。

但其實士官領導加給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事情。一個有十幾個領導士官職缺的連隊裡，如果在滿編的狀況下，一個下士需要揹多久的值星？但是一個立書士在一千三百六十二天裡頭哪一天不用作業？揹值星有加給，作業加班到死比揹值星不知道累多少還要窩加班條，好像立書加班是國軍內部最大的罪惡一般，但事實上，怎麼可能不加班？

說到點名簿，呵呵，點名簿。點名簿可是頂好玩的。你看誰不順眼，就每週幾天，讓他在集合的時候換個位置站，讓他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該站哪裡，只要你嫌煩，他保證被你煩死——雖然說這樣做實在很無聊。在點名簿上請職缺很簡單，就是拿出修正液改一改，吹乾以後把名字寫上去，不用發人令、不用做線傳，套用約翰的說法：人哥身動作業只有在影響新餉的時候才有意義。

職缺任職與請整和參三訓練作業結合，還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如果說連上

有一位像我們那位預財士參三，篤信職缺一定要和專科結合，那棟如果說你看誰不順眼，你就把他請整到什麼「有線電架設班」這種職位，過沒多久，他就會經防區所謂「一海龍、二架設」的「精實」訓練，早過千晚過千爬電線桿。我還記得在我兼任營部連連級參一的時候，有一次不小心讓一位還不錯的學系受架設訓，我永遠記得他在等著營部派一點七五噸小貨車把他送到通信兵基地前，他看著我的那副入是驚懼入是怨恨的眼神。

軍室呢。如果你擔任營級參一兼任收發，你會經可整個營部的公文，這就是你搞那些營部鬆僚業務的開始，愈是擺爛的軍室你就掌握他的業務愈徹底，尤其是那些簽三斗斗的，總以為自己簽三斗斗就該爽，別人管兵就該死，一個比一個擺爛。要怎麼搞他們，個中精要必須自己好好體會，體會的過程需要點時間，不過沒關係，在你學會徹底操控那些擺爛的鬆僚前，你的可可還有他們的假、獎勵處分人勒令（人勒令需要軍室簽核，不過，實際作業的還是參一文昌）、軍眷保險，還有引績作業，直接影響他們的引績獎金。

有些剛下部隊的少尉排長，非常搞不清楚狀況，以為自己在學校受了個訓，以為學到不少什麼軍職專科什麼領導統御的東西，第一次帶個紅色值星月經帶就踐個二五八萬，連整個部隊作息以及單位人員的作業量都搞不清楚，沒可說個什麼「明天裝備保養不能補休，你們這些文昌加班個屁」這種鬼話，業務上、文昌能不加班嗎？在這個部隊即將重新編成的要緊時刻，不加班做得完嗎？尤其是三斗斗的，不做可擺爛以為沒可鬼吼鬼叫就可以帶部隊，這種軍室真是教人想不玩他都不行。你可以就照他的要求去生活作息，業務做不出來，就打蛇隨棍上，把什麼問題都推到菜排身上，他就會沒可就被你的業務軍室管抓去砍劈。參一更可以佯稱沒有拿到拿到任室／請職人令，拿著銜補單嗷嗷待哺的菜排就這樣被你斷了餉（單位行政可可以依此要領實施），然後，很快的，兩個月過去了，可以放第一次返台假了，或是要去受分科教育，嘿嘿，返台是嗎？

如果可愛的菜排要飛往高雄，那棟你就是給他一個飛台北的機位，當他責怪你為什麼報錯機位的時候，你就回答他，每天報機位裡頭弄錯，就跟寫一萬字幾萬的公文裡頭難免會有錯字一樣，有什麼大不了的？

同樣是休假，軍室休假的申請過程就比阿兵哥複雜，那是因為軍室的什麼都比較複雜，過程複雜，中間可以搞鬼的地方也就愈多，這叫做「知識就是力量」。國軍基層部隊基本上是一個沒有什麼知識的地方，但是新進軍兵還是要學很多東西，學衛哨準則、學背誦什麼待命班班大任務、要去學這個封閉傑敗體制一代一代胡思亂想疊才架壘所發明的準據，要去學怎麼做業務，業務愈複雜剛開始接業務就愈慘，剛開始接業務入菜連上入有大工程界限是慘，但是業務愈熟，

你在基層部隊就是愈扁。你還要學以平常心浪費生命、以寬容對待那些不合理對待我們的人（這方面我學的不是很好）、還要學會如何以超越自我的意志承擔業務。

就像你必須教育新兵：部隊是一個有「制度」的地方，新兵最必須學的就是「制度」，要學什麼是「梯數」什麼是「趴數」，你也必須教育單位新進的軍官，這裡是一個由業務所構成的世界。你到了一個新單位，要了解的不僅是集合信息、軍官個性、任務特性，所有軍官、幫僚、文書、裝備業務上的業務金字塔，還有經由業務執掌所引起的上下縱橫錯綜複雜超越梯次超越軍階的人際關係與權力網絡，那一雙雙看不見的手，更是認識這個單位的開始。而業務是壓力是武器，這就是參一。

▲2—作業

以下是約翰爽完返台、小江爽完同心○○號演習後，一次參一例行性營部統一作業的實景。所謂統一作業，就是把大家一起找來作業，營部統一作業就是由人員室或營參一帶頭，叫所有連級參一一起來作業。

「你們早上從你們連上過來營部不會順便買早餐喔！營區門口才剛開一家便利店占耶。」「沒錢啊！」三連那個痞子參一說。「今天正號你跟我說沒錢！」「昨天去領沒看到，對了，小江，我要空白證件令還有A B卡（證件後要拿去團管區報到用的一張小卡片，卡片一面叫A面、一面叫B面，故稱A B卡）。」

「軍證勒？要證件令拿軍人身分證來換，一張換一張。」「都這樣熟了，我明天再帶過來不就可以了。」「沒得談。跟你講過幾次啦！你以為我們去防衛部證件令可以隨便拿的啊？沒有軍證沒有證件令。奇怪，一連怎麼還沒過來，坐公車也不用這樣久。」「跑去海內鬼混了吧。」「你以為誰都跟你一樣爽啊？對了，證件人員名冊寫了沒？」「寫了啦，該寫的時候我就會寫。」

我開口，「死痞子，這禮拜返台假單呢？」「諾！這裡。」「二連勒？」「我昨天拿給我們連長批，連長先睡了，到現在還沒批出來……」「每次都遲心，跟你說，今天八○○以後才送來我就不收，我就讓你們連上下禮拜所有人通通不能返台，你看我敢不敢。痞子，你也是，返台休假預排表還有查探人員名冊你已經兩個月都遲心了！連級不要一直讓營級催好不好！」

「營一部一連！」小江突然大吼一聲。「營部連參一在上面連辦字啦！」我答腔。「叫他給我過來，他這個線傳表寫這個什麼東西啊，晉升線傳的現階要寫晉

升之後的階級啦！每次都寫成現在的現階。要我跟他講幾次！— 連過來啦。早餐勒？」

「你昨天沒有跟我說統一作業要帶早餐啊。」「你不會自動帶啊！」我說，「— 連，假單？」「啊，在這裡。」「— 連…你假單入寫錯，昨天這台假是從— 號到八號，怎麼會是— 號到八號？」我回頭，「二連也是，你看，這邊，少尉單室放的應該是省親假還是慰勞假啊？」「志願役單室放的不都是慰勞假嗎？」「搞清楚，這是少尉耶。志願役少尉從抵防開始，每隔兩個月放八天省親假，升中尉以後一個月放八天慰勞假。義務役少尉的話，只要是義務役都是省親假，所以所有的少尉都是省親假，你不懂嗎？還有，這個人搭民航機回台，假單要附上民航機票影本，你也沒附！」

「— 一三一連！」小江入開始大吼，「你過來看！你線傳表也在亂寫！」渣子湊過來小江的桌子，一向安靜的約翰從櫃子裡拿出新的紙資，拿給各連參—。「喂！紙資記得要登啊！」小江入在大吼，「退位人員名冊記得要弄啊！還有退位令！各連這個月入勸令下個禮拜以前拿過來！營部連參— 下來沒！還有，這個月人差修正完了沒啊！」

「小江學長，下個月人差請銷表還有修正線傳還是交給你嗎？」— 二連問。

「給約翰！我下個月以後不管事了！」

「對了，防衛部核定的下個月退位人員名冊呢？」「不要問我。你看誰管收發就問誰。」哇！渣子頭指到我身上。「還有，上一批到部的新任任職人令還沒發。我們連上行政已經在跟我催了。」「找約翰！找約翰！找約翰！」約翰難得開口。「我帳打好了，這兩天就會發給你們。」約翰說話的聲音實在很清秀。

「以後都是約翰要人差（搨）！」我笑嘻嘻說。

「不要開這種無聊玩笑好不好！」約翰有點生氣。

— 二連入問，「對了，還有，我們連上上次弄出來的兩個停役辦出來沒有？」

「拜託！病痛停役要過到總部，公文還要搭飛機，哪有那麼爽快啊，現在入沒有寫案，個案至少要一個月啦！跟他說，被共匪抓起來俘虜了也可以辦停役啦！」

「可是他得了憂鬱症，每天都跟我問什麼時候停役會下來…」

「憂鬱症勒！他憂鬱我就不憂鬱是不是？我從到防區當兵到現在我沒有一天下憂鬱！我每天被防衛部搞還要被你們每天搞我就不憂鬱？我都没停役了他停

什麼役？這個鬼地方除了窮山惡水奸商刁民狗軍空爛學乖員死人的黑心霸王計程車外加加蹄凌還有什麼？我不憂鬱他就憂鬱？還有上次那個什麼全身倦怠辭停役的，他全身倦怠我就不倦怠？」小江大吼，「連級不要沒事就亂催好不好，自己東西都不記得準時弄！有時間催我先把自己事情做好！」

軍線響起，找我的？「喂，您好，對，我是。陳姐啊？」差假字催員打來的，準沒好哥。「什麼，那個○○○的假有問題？不行耶！我不行不能出去，我今天攆待命班，那…好…好…什麼？下星期差假業務督導？」煩死了，掛電話，我轉頭大聲說，「各連參-，聽到沒？下星期防衛部差假業務督導！我最近轉發的ㄟ你們簽給連長沒？」

「還說勒！你上次發那個什麼東西啊？什麼軍人員出國規定，莫名其妙嘛！說什麼出國前一個月要將出國人員最新的身分證字號以軍機網際網路線上傳輸到國防部，什麼叫做軍機網際網路啊？還有，傳輸最新身分證字號還有出日日期幹嘛？身分證字號還有出日日期會天天改是不是？沒事發這什麼垃圾？」渣子在碎碎念。

「你以為我想啊？我做營參-已經幫你過濾掉夠多了垃圾了好嗎？」上次那個防衛部發給通信營的懲處人令居然用什麼字發行發給全防區外加加外駐防單位，收到這種ㄟ入要登入要人簽，防衛部製造的垃圾到我這邊要處理的比你們連級不知道多多少你知不知道？」

「這種垃圾你可以直接丟進碎紙機啊！」

「你都把我發給你的ㄟ丟進碎紙機是不是？」

「你不覺得收發應該要有登ㄟ前把ㄟ丟進碎紙機的權責？軍軍想要進步的第一步，就是要把這些垃圾處理掉，看到垃圾就應該要處理掉，沒事要人簽、簽這些垃圾幹嘛？根本就是浪費人力嘛。」

「這樣我會被抓去關好不好！你這樣亂搞嘛！」

「你講話可不可以不要吼的啊！很吵耶！」死渣子你這樣說我？「怎麼樣，我就是營級你就是連級，我就是吼你。你講這什麼話啊，你有比我吼很多是不是？」「我不月梯數數你也沒關係，你看一飛鏢耶！襍哈俗啊（下子仔）耶！」「哈俗啊安怎？我就是你上級！去去學校受個三個月戰鬥訓練很吊是不是？誰去受個訓不能升啊？告訴你，你就是連級！我就是營級！我就是你上級！」

「可是你就是沒受過士官訓，怎麼樣？」

「可是你就是連級我就是營級，怎麼樣？」

「我階級就是比你高，領的錢就是比你多，怎麼樣？」

「我營參一第卅個連，你只要第一個連，哥情沒有我多錢領的比我多？憑什麼？」

「就憑我是下卅你是個兵，怎樣？」

「下卅也是做參一，兵也是做參一，措職身入有多累是不是？我看你天天跑來營部也沒在措職身，同樣幹參一，我哥情比你多錢還比你拿的少？這什麼啊？哥情做再多還是這多錢，這算什麼？共產黨啊？還什麼國軍又共立場不變勒？軍隊根本就是共產黨！」

「反正你就是領一兵新餉，我就是下卅，怎麼樣？」

「可是你就是連級我就是營級，怎麼樣？你下個月要返台是不是？多久沒回來台灣看看啦？台灣的風景，可是很好的。」

「不管你了。我哥情做完，我先走了。」「你以為你哥情做完啦？」「對啊，就是做完了啊！我就是能力強啊！哥情就是做完了啊！怎樣？」「你少來！」我把營部的兵籍冊與緊急召卅名冊拿到各連參一面前。「兵籍冊更新了沒？新兵窩進緊急召卅名冊了沒？你以為你哥情真的做完啦？給我做！」我看看手錶。「我不管你們了，我要先走了。」

「你走了幹嘛？」「你看我大熱天沒哥在這邊背背防毒面具作業，現在還把袖子放下來幹嘛？」「站哨囉。站哪裡？」「大門。」「今天都有電話記錄說要統一作業你還有哨？」「我哪兒沒有哨？我接收發入要我每天收卅入要我每天站哨！」「你笨啊！」「挖勒！你知道嗎？根據陸海空軍刑法第七十六條，對崗哨兵公然侮辱可以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誰理你啊！誰不知道國軍規定那麼多，但是根本沒人鳥那些規定啊。」「不理你了，我要先站哨。」

「走吧！好好站。」渣子說。

「好好站。」卅二連參一說。

「好好站。」卅一連參一說。

「好好站。」約翰和小江一起說。

打開營辦室的門，一陣風吹進來，桌上文件飛得亂七八糟，所有人紛紛撿拾。這種景象常出現，風一向很大，而營辦室桌上在沒有遇到保密安全或內部管理

督導時，一向把各式文件堆得亂七八糟。每天都有人要休假、每天都有人會出事，每天的業務都跟桌面一樣亂七八糟。而這種混亂是不可避免，也不可破壞的。因為要參一把桌面清空，無異擾亂助長，桌面清空只不過就是把桌上所有文件一股腦塞進櫃子裡，徹底破壞原本在混亂中所存在的些許秩序和邏輯。原本在混亂的桌面上，只是東西不好找，硬是要把營辦弄整齊，只會讓東西從此以後徹底滅絕、消失。

我入推開營辦室的門。「你不是要站哨嗎？」痞子問。

「你們在裡頭沒有聽到輦播嗎？全連集合，出外差。排長要營辦裡頭營部連的各參文件統統上來。」

「事情都做不完了還出外差？」小江說。「算了，我要去伙房躲起來。約翰，全連集合，上來吧！」

▲3—入行

根據經驗，本部連級參一通常須耗時一個月才交接。營級參一有兩位，一位是差假兼收發兼打字兵——就是我，負責營部這台、查探、防區籍室兵隔夜例假的審核與彙整工作，申請軍中機位，外立的登記、收送，學起來不會很難，一個多月即可交接，但是工作輪迴區間是每日到每週，頂緊的。另一位是人哥，負責差假工作業務以外其他的執掌，工作內容很雜，交接至少三個月，「非常耗費社會成本」，但工作輪迴區間通常是一個月或一季。後來兩個人因為常相互代理業務，做得很雜，後來很多執掌的劃分是，緊急的，交給差假，不急的，交給人哥。

接參一最好有師長帶才能順利入門，沒有誰在入伍前會知道國軍封閉的內部人哥作業規定，其實誰都可以接參一，因為參一業務跟之前所有在學校與社會上所學統統扯不上關係，不用考慮民間學長與軍哥學長銜接的問題，因為絕對銜接不起來。

打開參一外立保密櫃，就可以知道參一大概在做什麼。常見卷宗夾包括：成績考核規定、勳獎作業規定、軍中兵人勸令、軍室請任職、改分配令、新兵分發名冊、兵籍資料暨軍人身分證管理、留守業務（結婚、保險、軍眷相關權益就是留守業務）、優待遣送、禁閉軍逃兵離營通報聲明德班處分、停役中役、員額管制規定、支援令、內部管理、請休假作業規定、查探名冊（本島部隊大概不會有這幾個卷宗，這卷宗是每個月辦理查探假人員資料存檔用的）、軍中室晉

升、志願留營、選征人員名冊、選征作業規定、士兵選訓送訓、軍室送訓（訓練業務總是有時候屬於參三、有時候屬於參一）、線上傳輸等，還有一堆平常月的什彙往來輔導、士兵精進制度、部隊總值日室等奇怪卷宗。我的櫃子裡有四十個卷宗，營參三有三十個，營參四有六十個卷宗，政戰部有二十個。參兩的卷宗，十個，咳，少的可以。太爽。

常月的簿冊則包括戶籍冊、緊急召回名冊、收發文登記簿、送文登記簿等等。如果說，師V心接有方，你V行之後能夠搞清楚這些卷宗簿冊的用途，那便差不多上軌道了。

獨自摸索會相當辛苦，不過只要記得以下口訣：橘、紅、綠，日簡而繁，打開你櫃子裡的六本參考書：橘皮書、四本紅皮書還有綠皮書，這是總部配發的，你櫃子裡一定會有這六本書，如果沒有的話，就代表說…窮了，筆代代表什彙。如果你有師V帶的話，可以不看這幾本書，你師V會直接帶領你進V實際的參一生活，但你在想在「怎彙做」之後知道「為什彙」，這六本書幾乎可以全部告訴你為什彙。橘皮書是「國軍文書作業可用」，清楚明白規定公文格式、關防用印以及收發的作業流程。

收發算是最簡單、最例行、最固定的業務，很快便可以上手。公文格式包括字、函、令、稿、簽字、小簽、簽稿並字、以稿代簽、開會通知單一大堆，還有什彙機密等級註記等。都得學，因為擔任營部收發，也代表你必須是至營最瞭解公文的人。

紅皮書分別是「國軍人員法規彙編上下冊」以及「國軍人員分類可用上下冊」。「國軍人員法規彙編」囊括獎勵的運用方式（記得叫做國軍勳獎作業規定）、處分（陸海空軍懲罰法與陸海空軍懲罰法施行細則）、差假（國軍人員暨聘雇人員請休假規定）種種規定，可以建立剛V門對種種規定的初步認知，至少可以當成字典，有什彙作業上的困難，馬上翻書。

當然，在差假業務方面，關於防區的特殊休假規定並沒有詳盡寫在「國軍人員暨聘雇人員請休假規定」當中，防區還有一份準則叫做「防區人員暨聘雇人員請休假規定」，每半年修正一次，你可以景紙印一份放在紅皮書裡，或是夾在「請休假規定」卷宗中，隨時參考。

國軍人員分類可用則律定區分各種軍、士、兵的人員專設，什彙是工兵部隊指揮室啦、什彙是工兵部隊幕僚，什彙是戰鬥工兵與戰鬥工兵士、工兵機械修護士與作業士有什彙差別，第一類（一般）、第二類（零附件）的補給士有什彙差別，哪些專設可以互通？哪些專設可以佔哪個缺？人員分類可用是你在進行

人員任職請職時的最重要依據，不過聽說這本可用中的許多內容，正在因應新的新兵訓練做法、人員令格式以及動員召集規定而有所調整，未來會有新的可用，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編訂完成。

綠皮書是「國軍人員資訊系統作業可用」，你可以在綠皮書中找到所有關於發佈人員命令與進行線上傳輸的所有解答。你可以找到所有的人員命令與線上傳輸格式、作業程序，線上傳輸簡稱線傳，是人員異動作業的靈魂，是人員業務推動新鉅業務的根本，是擔任基層人員最精妙的本領。關於線上傳輸的細節，容後再談。總之，當你連綠皮書都可以融會貫通的時候，在你的軍隊生涯中，大概沒有可以難倒你的參-業務了。

- 邊從書中學，也要-邊從實務工作中累積實戰經驗。各種休假格式啦、線傳表、禁閉單、人令還有無數種公文格式還是要自己碰過一次才知道，像連伍令如果不多寫的幾次，還是很容易寫錯，死樣子在快要連伍的時候還是寫錯過連伍令…連伍令上每一格都要小心填寫，因為空白連伍令就是一人一張，寫錯了要下是要小心的把上面的字用刀片刮掉，就是用修正液加黏校對頁，但是大家都不喜歡拿到一張塗塗改改的連伍令。你要注意編制專表那邊「戰鬥」的「H- - -」不可以寫成「4 H 1 1 1」，而連伍日期要分成服役期滿日期與連伍生效日期，分別是「捌拾玖年玖月壹日貳肆時」與「捌拾玖年玖月貳日零時」，基本上是同一個時間，可是偏偏要寫成兩個時間，格子又特別小，連伍令格式絕對不是為了作業方便而設計的。

參-常洽公。連級參-洽公的對象不過就是營參-還有人員室，營級參-洽公的對象就多了，包括差假室、差假上、差假字值員、士兵人員室、士室人員室、軍室人員室、線傳室、還有一處各科的公書。而做參-業務有兩個重點，一是不要被申訴，二是督導不要倒，不然會痛的絕對不只你一個人。申訴通常由下級抬舉的新兵為之，新兵多半不搞這套的，避免申訴的要訣就是對新兵軟硬兼施，人要給他點甜頭讓他涕泣叩謝、人要給他看看「制單」，讓他嚇得屁滾尿流。

督導受檢就比較麻煩，一定要經辦大大小小督導，才知道怎樣才不會倒，比方說兵籍資料袋督導，總部的重點通常在於志願役士兵的兵資是否登記確實，而總部督導的時候是按照兵籍冊了解單位有哪些志願役士兵，因此，督導前記得把志願役士兵在兵籍冊上的插條抽走幾張。

而且防衛部通常不會讓像直蠶營這樣的直蠶部隊的兵資被督導到，因為直蠶部隊的兵資作業督導直接由防衛部負責，所以當總部督導室向防衛部問起：「防衛部有哪些單位啊？」防衛部會回答說：「喔！有砲一營砲二營，有甲

敵日補軍…」當這些單位派資督導倒了的時候，防衛部可以把督導權員——古腦把砲——營砲二營的責任推給砲——營砲二營所屬的砲指部，把日敵日補軍的責任推給日敵日補軍所屬的後指部，通通推給防衛部派下的指揮部，推得一乾二淨。

防衛部派籍資料督導的重點則在人令與派資是否對得起來，所以有某張人令忘記登記的時候，乾脆就讓這張人令消失，而派資登記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第三頁的V位日期與保險證字號是否使用黑筆填寫，其他如電話住址選位日期要用鉛筆填寫等。引核表督導則是檢查單位平時有沒有在填寫空派引核表，平常當然是沒在寫，引核表只要在督導前以及該員選位前弄出來就可以了。

員額管制督導有兩大重點，一是按照專派與編制用人，二是管制支援人員，防止非法支援，以避免軍日館裡阿派哥強暴小妹妹的事件發生。平常如果按照編缺按時送訓任職，只要上頭不隨便亂撥補校訓預，確實按照單位所提出的需求撥補，按專派用人沒什麼問題，也較少督導。而管制支援人員方面，平時要將營季支援令放在你隨時可以拿到的地方，因為員額管制督導一來就會跟你要支援令，但如果上頭單位還是沒弄下發支援令就把單位裡的人拉走，你也管不了。照規定連上應該要把支援令夾在點名簿裡頭，但是我看到也沒人照作。

防衛部每個月會發一次線上傳輸引核成效表，評比兩三個月前那幾個月份的線傳成效，並按照成效評比出較優與較差單位，績優與較差單位依規定獎勵懲處，評比標準以「人新合一」為首要，「人新合一」是什麼？我說過，線上傳輸，容後再談，我一定會講到線上傳輸的，因為派營在精實案期間做線上傳輸的印憶，實在是相當慘痛。

我最討厭的是差假業務督導。差假會測驗差假業務人員對規則的了解，抽問什麼婚假幾天喪假幾天進V狀況三狀況二空派緊急召印要派印裡集合的這種問題，作一陣子參——自然記得起來。然後是差假規定有沒有確實轉發到連級，營級有沒有每個月對連級做差假業務督導（說有那個空），一堆什麼休假預排表積假統計表離營宣教卡家蠶聯繫卡有沒有弄，煩都煩死了。

內部管理也是參——業務，要應付內部管理督導就是把自己的棉被蚊帳折好、才下內務排放整齊，不過，防衛部內部管理督導缺欠通常是「輔導派字棉被未折」、「副連派字才下內務不潔」、「連派字內務不整」以及「營部幫僚內務雜亂」等等。

最後，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點就是幹參——要調整自己的心態，當參——可以對部隊裡很多人罵，但是，當參——在官面前不會紅。參——搞一個示範、搞一堆戰備的東西三下五除十就獲得什麼官的嘉許，參——可以把裝檢成績弄得很出色，

他們要把業務做好，就是心出亮麗得成績單。但是參-不然，做得好的參-業務是讓人感受不到的，就像是人不能離開空氣，但是却感受不到空氣的存在，所有人都以為他的放假、他的晉升他的選任令是入經地義，該休假的時候，假單就該自動生出來，參-會扁，但是參-不會爽，參-更不會紅，更有可能的是，參-會很黑。

參-就像是防區幹訓班校閱場地下的塊石，就像是幹訓班司令部裡頭的空心磚，完工的時候，大家會讚美光滑如鏡的地坪，會讚美潔白的新漆，但是沒有人看到裡頭的塊石與空心磚，主官總感受不到參-，感受不到啟動一切的人員業務。

但是既然我相信，國家一定會記得塊石。

所以我也相信，國家一定會記得參-。

▲4—精妙

我接參-的過程中何其有幸，在六本書的基本上還學會了三項精妙的參-業務絕學，在我認識的防區其他基層參-中，也沒有幾個會的。這三項絕學是：結婚、出國、有人死掉。逃兵或許你也可能沒碰過，不過逃兵的作業很簡單，參-離營通報給軍法組即可。像這樣：

「○○防衛司令部戰鬥」營 參-

(省略)

主旨：參-本部「○○○○離營通報。請鑒核！」

(省略)

營長陸軍「○○校 ○○○」

註：大關防小關防參-報出參-即可。非常簡單。

結婚就頂麻煩的。辦理結婚參-報健康檢查結果及「軍人結婚報告表」一簡稱婚報表，一般重國軍表格的文具店裡頭不太好找，建議去國軍文具供應站(簡稱文具供站)買。上次報給防衛部一式三份，說太少，至少一式十份，後來報給他一式十份，入說太多，只要三份就好，所以我也搞不清楚防衛部到底要幾份，建議作業前先打個電話。婚報表上要有男方雙方的照片，照片上要蓋小關防，還要有男方簽名、蓋章，女方簽名、蓋章，男方家長簽名、蓋章，女方家長簽

名、蓋章，男方介紹人簽名、蓋章，女方介紹人…

呈報單位由連級開始，在呈報單位上蓋上小關防與連表條章，呈轉單位是營部，蓋上小關防和營表條章。如果是連室兵申請結婚，防衛部就可以核准，軍室申請結婚的話，防衛部不過是呈轉單位，繼續蓋上小關防、命令條章，呈到總部去，總部再繼續蓋章…… 份婚報表辦出來，上面可能不擺來個章。結婚這麼麻煩，乾脆不私許終身算了嘛！不可以！不可以這麼做！因為只有辦出婚報表，才可以申請十六天的返台婚假以及多一航次返台假，總共二十六天！全防區有什麼可以比得上返台假？

出國旅遊僅軍室可以為人，須呈報出國報告、家庭報告表、假卡、旅遊計畫、旅行社契約、還有一堆什麼品德操守考核表的，連公文「文頭」總共要呈報十三份文件。室兵死亡的話呢，必須弄一份「下世出」的公函格式：軍室兵傷亡通報，在死亡時間二十四小時之內傳真到聯勤總部留守業務部，然後，政戰忙著寫報告，參一忙著保險給付方面的事情，還有，如果單位出了必須呈報「傷亡通報」這種公文的事情，不用想也知道，準備迎接大大小小的督導吧！

這三項絕學不容易碰到，但還是有脈絡可循，畢竟國軍這樣多年來，有那麼多人結婚、出國、死掉，對啊，哪個地方不死人？仔細在這六本書中，還是可以找到相關準據與做法。再不然，還有第七本黃色秘笈，就是「國軍留守業務講習可用」，裡頭有關於留守業務的種種做法，比方說「傷亡通報」這種格式就是記載在留守業務講習可用中，不過這本秘笈不用急著翻，那些業務很久才會碰到一次。

而在任何一個單位中，還有一份最重要的文件，主宰了單位的所有人哥作業，喔，不，這份文件還主宰了單位所有作戰訓練與裝備補保。那六本書是人哥作業的參引書與作業依據，但是那份文件是整個部隊的最根本，就像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來自於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是一切的最根本。喔，我入說錯了，我們還有辦法修憲、增刪，但是，單位絕對不能修正那份文件，那是神諭，那是摩訶律法所依據的十誡。

營部參三的保密櫃就是法櫃，神諭被重重鎖在櫃子的最深處，沒有人膽敢伸手觸碰神諭，沒有人膽敢褻瀆禁地，沒有人膽敢試探神。但是，一天，如同晴天霹靂般，禁忌被打破了，我們打開了參三櫃，那份文件十六開大小，金黃色的封面，以同樣是金黃色的高貴緞帶裝訂，封面上寫著這份神諭的名字，不可逼視。

神諭的名字叫做，叫做…

繡裝表。

那天，我們必須揚棄這份繡裝表，我們毀棄了神諭，我們失去了神。新的國度即將降臨，在光明來臨之前，我們必須在黑暗中摸索，我在我的六本書、甚至在第七本秘笈中來回翻尋，翻尋任何可能的答案，沒有，書裡頭沒寫，書裡頭根本沒告訴我們在一份繡裝表失效的時候我們該怎樣做，沒有告訴我們在失去神之後要信仰甚麼。我們毀棄了繡裝表，因為我們有新的繡裝，它正營要重新繡成。際遇把我帶到了一個超越所有精妙參一業務所能夠到達的地方。

我遇到了精實案。

△09—編成

六月，防區充滿盎然綠意，知了聲不絕而耳。

就連新米都獲撥了。

但是營辦字裡所有人都以等待審判日的心情迎接七月一日。

七月一日，一個新制度的開始，為了因應連日來軍改採薪制制的施行，我們所迎接的是一個為期一年入六個月的詭異制度。七月一日，所有事情都集中在這一天，誰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非這天不可。首先，軍用公文格式變了，變成一個大家都搞不清楚怎麼使用的新公文格式，而且這個新公文格式非用電腦打不可，搞得連日來大停電的時候全防區將近半個月沒辦法發文。新公文格式的宣導資料上面說，沒有電腦的單位，可以用一張特製墊板來弄，光線透過紙可以看到墊板上的格線，依據格線上的格式製作，各大文具供應站都有提供。我把位在海內的文具站整個翻過來還是沒找到。

新的制度開始，防區與航空兵重新簽訂軍用機合約，從七月一日開始有連續好幾天沒有軍用機，所有返台人員必須到尚義軍用機場搭乘C 130運輸機，全營所有人知道這個消息全部驚得要死，從軍室到二連天天都追著我打，說什麼我作業不才害得他們必須坐母雞休假（這是我的錯嗎？）。這幾天沒有軍用機實在令人抓狂，返防收假的人員也必須搭乘C 130，從台北飛往防區的C 130是早上六點半起飛，就是說，假如我七月二日收假，本來我只要下午兩點到機場報到就可以了，我在收假這天還有半天在台灣，可是現在必須早上七八點就回到防區。我人被另一批收假回來的人追著打。

甚至，C 130也不能解決沒有軍用機的問題，有一次防衛部下電話記錄，要各單位所有滯留的休假人員，立即往高雄壽山前運站報到。哈！搭正副號艦返防。

防區從七月一日開始休假制度也有所改變。義務役室士兵原本的返台省親假從總共四次每次十天，改成總共五次每次八天，實施休假的到假時間，也從每隔三、五、四、四個月改成每隔三、四、四、四、三個月實施一次，那已經休了兩次假的人，可以繼續休兩次十天的假呢？還是要折成每次八、八、四日的三次假？防衛部院「假字」一個月以後才發文告訴我們這樣狀況的作業方式，我則和全營解釋休假規定就講得嘴巴快要爛掉。

因應薪制，軍用還改變了假卡的格式，本來防區所使用的那種格子比較多、一張可以用三天的假卡變成一種只能用一天的假卡，全防區必須在七月一日

前全面換成新假卡。對，就是那種軍室用黃色的、士官用藍色的、士官用白色的新假卡。我大概可以了解這種假卡的好處，這種卡片的設計是一年增加一張，可以方便將志願役軍士官每年多餘的慰勞假併到下一個年度計算，問題是，這邊所謂的慰勞假不是防區的慰勞假。這邊所說的慰勞假是在本島部隊服役，服役滿三年的軍士官一年有七天、服役滿多少年一年有幾天的那種慰勞假，不是防區每一個士兵八天的那種慰勞假——防區只有防區籍的志願役軍士官採用和本島部隊相同的計假方式，防區籍的軍士官有多少人啊？這種假卡拿來算大部分人的返台省親、慰勞假時，根本就難用的要死。反正，拼死命的統一作業，最後還是拼死命的換好了全營三四百張新假卡。

有時候我懷疑，國軍種種人員表格的改變，根本就是為了圖利立供站還有海內各販售國軍表格的文具行的奸商刁民——一張假卡就要兩塊錢，全防區、全國軍換月新假卡就多少錢啊！士官晉升士官，就要從白色假卡換成藍色假卡，又是錢……而原本每個月申報的獎勵積點使用月報表也改了格式，將獎勵與處分數目的申報合併在一張叫做「立功違紀犯法月報表」的表格，種種不知所謂的作業方式變異，不勝枚舉，在加上那陣子有個沒有支援令的兵在軍史館殺了人，搞得全軍差點沒被翻過來，防衛部要求所有沒有支援令的人員歸建，又是參一的哥情……七月一日，可以說是參一亡國的末日啊。

還有，七月一日，本部、防衛部直屬三營，我們，要，重新——
編成。

總部終於將新的編裝表發下來了，一共兩冊，分別是營部暨營部連的編制與各三連的編制，三個三連的編制都是相同的。編裝表被小心翼翼地捧進營辦室裡，所有人撇了一眼，都立刻圍在編裝表周圍。所有內行的文書、業務士官都該知道編裝表這東西的用途是什麼，所以全營辦的人都圍過來，代表，噫，不錯，都很識貨，都是巷子裡的人。

「呸！」營參三吐了一口口水，「改成這個樣子。」他入吐了一口口水，「根本把我們當初申報的需求與編裝構想改得不成人型。」然後，所有在場的文書互相使了個眼色，沒錯，拿卡景印。編裝表照規定是不能景印的，但是在這個要緊關頭，如果不是人手一本，那要怎樣作業啊？

一個電話記錄叫各連參一進駐營部作業吧，發話人用的是人哥室的名字——雖然他現在返台，返台？部隊重新編成的時候人哥室返台？人哥室這個時候居然返台就算了。還留了一大疊的公文，「以前簽字都還用寫字的，現在簽字都用打字了，所以我不在的這段時間，幫我簽一簽打一打，再幫我蓋上我的章。」咳！

新公文格式- 出來，立刻成為基層幹部寫空迫害基層干部的- 大幫兇。

參三、參四也開始統一作業，但是不管他們，參- 的東西就忙不完了。我- 邊弄舊東」的新公文、新假卡格式，也- 起幫小江與約翰做舊重新編成作業。- 重頭戲開始了。

「編裝表裡頭有錯。」 \square 三連參- 那個死痞子 劈頭第一句就澆了所有人- 頭冷水。「編裝表人員部分裡頭說， \square 三營的三個 \square 三連每連平時有二十七個 \square 室職缺，戰時編制有二十七個戰備職缺，但是從編裝表後面幾頁、所有職缺列表的地方，我算了一下，各 \square 三連平時就有三十一個 \square 室職缺，編裝表首頁的總人數是室 \square 三的加總，所以，編裝表上的全連編制總人數是錯的，全營編制總人數，也是錯的，最後，算編現比（現員數除以編制數乘以百分之百）的時候也會有問題。」

「不可能吧！總部怎麼可能給我們- 份錯誤的編裝表？」我反駁說。

「真的冇錯啊！我怎麼加出來都是冇錯。」

「編裝表怎麼會錯呢？」我說，「如果編裝表第一頁就是錯的，不就等於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憲法，新憲法的第一條是- 加- 等於三？」「對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但實際上也不是這樣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就是- 加- 等於三啦。不信你自己照舊編裝表」，月國小就學會的加法算算看。」

我照舊編裝表仔細算算看，哇！還真的是錯的。

畢竟數學是全宇宙通行的語言，在數學的領域中，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月」我們以後 \square 三現況報表（- 份固定呈報給防衛部，月以統計單位室 \square 三總數的表格）上面的編員數（編制的總人數，相對 \square 是現員數，指的是單位目前的總人數）要照我們算出來的寫，還是照編裝表上面這個錯誤的數字寫？」

「照編裝表寫。」小江插進我們的對話，「一切還是要按編裝表來做。」

「編裝表是錯的啊！」

「編裝表就算錯了 還是要按照編裝表。是你是學長還是我是學長？」

「月」各 \square 三的行政支援組組長這個 \square 室專長也好奇，按照這個專長代碼，行政支援組組長的專長是運輸 \square ， \square 科應該是運輸，可是編裝表上的 \square 科卻是 \square 。怎麼會有 \square 三科的運輸 \square ？這個 \square 三科的運輸 \square 是什麼東西？後校出來的運輸 \square 領子 上面掛坭身？以後員額管制督導不會有問題嗎？」

「要我說多少次？」小江火大了。「按照編裝表來寫。科不對入怎樣？到時候線傳科不對也不會入差，人員異動作業只要跟新鉤搭得起來就可以了，科還有什麼特別代號不符還是可以領到鉤啊！管那條多幹嘛？按照編裝表來寫！——新的營部連參- 怎樣還沒看到人？」

「還在」頭連辦字吧？」

「叫他滾」給我滾下來！」

結果下來的是劉。

正式進入精實案重新編成人員異動作業。第一步，預想如何把現有的人員塞進新的編制裡。雖然說本單位沒有發生什麼「營變成」連或「群的狀況，沒有大擴編或大裁編，不過單位內職缺的大調整是頂麻煩的，比方說，原來的編制裡有一個橋樑排的戰鬥科，任務是架橋（架橋！我怕架橋！），在新的編裝當中，營部連根本一個戰鬥科也沒有，戰鬥科全在各科連，那麼，這些戰鬥科應該要安排到哪些職缺上面？科機械修護科？輪耳油電修護科？八寶紅豆科？反正國軍各部隊沒有按照編制用人早就司空見慣，新職缺對於單位裡頭的意義在哪裡呢？有喔！有很大的意義呢！重新編成完成之後，還有精實案專員鑑測等著大家呢！

「政戰科的缺怎樣被裁掉了？」營政戰科問起，「我編成之後要佔什麼缺？」

「我幫你請到人科。」小江說。

「專員鑑測的時候要叫我人科的東西，我哪會啊？」

小江這話很詭異，「我當初開始接參- 的時候也是什麼都不會啊！」「可是你接參- 都已經這幾天了，都快退伍了。人科員鑑測到要測什麼？」「不知道。問參-。」約翰從橋樑排第三班戰鬥科變成軍械科，而我呢，我從橋樑排第一班戰鬥科變成了補給科，可是我這輩子從來就沒碰過任何關於補保的行情。

約翰之所以變成軍械科的理日很吊詭，依照約翰做了十個月的參-，照理來說應該要讓他佔立書科的缺，可是立書科的缺被小江佔了，而軍械科與立書科在專員鑑測時的鑑測項目是一樣的，為了因應專員鑑測，所以約翰佔軍械科職缺。好奇怪！立書科的專員鑑測項目為什麼會跟軍械科一樣？而我佔補給科職缺的理日，則是根本想不出來。

說回正題。進行人員異動預想的動作，平常就是把車籍冊插條拔下來，插到另外一個職缺上面去，不過，因為精實案整個編制都變了，所以要先做出新的車籍冊，各連最少要做兩本車籍冊，一本放在連上，一本放在營辦字，而編制

還分平時編制還有戰時的戰鬥編制，所以還要做一本戰時編制的軍籍冊。約翰則要製作三本全營軍室的軍籍冊，一本在營部，一本放在防衛部，還有一本要放在總部。

除了軍籍冊外，還要再給防衛部一本編制人員名冊，就是把軍籍冊的內容再打成一份名冊就是了，營部、各連各一本，共五本。在這次的正式編制人員名冊以前，還有好幾次「假編制名冊」，因為怎樣把人員塞進編制的預想工作之前也做了好幾次，上一次的假編制名冊是小江在防區狀況三生效前幾天弄的，名冊中我和約翰佔通信班的缺，因為通信室本來要將我和約翰送話務訓，可是約翰這台，人員室把我拉下來做狀況三業務，於是作罷。

第二步，發佈全營調職人員命令。人員命令或稱人令，是人員作業的一種特殊公文格式，包括表示人員異動的人職令、獎勵處分的人勤令、以及發佈人員專派的人專令。調職用的是人職令，用表格方式表示人員原本的單位級職，與調職、晉升之後的新單位級職，人令發佈後，人員異動才算生效。因為全營的職缺都不一樣了，所以必須發佈人令，讓全營大調職生效。我還記得營部連十七員士室、連十一員阿兵哥調職，各連的忘記了。反正全營統統都調職就對了。約翰做得相當熟練的樣子，他苦笑着說：「部隊精實案重新編制這種事情，多做幾次就熟了嘛！」我敢說，軍敢說出這句話的參一上書一定少之又少。

營部只能發佈營內的士室與阿兵哥的調職人令，軍室呢，就算是營內部的調動也需要再防衛部核定，公文格式叫做「軍室任免遷調建議表」，防衛部依據「軍室任免遷調建議表」發給各營正式的調職人令。精實案以後營部的軍室入營相當大的調整，比方說作戰室與助勤室（助理後勤室）的編制就不見了，作戰室業務由一個新的參謀主任擔任，參謀主任是原本的營參謀室，負責工程，我不太能夠理解將工程與參三兩門相當重的業務同時交給一個人做，除了累死他以外沒有別的意義，而編制中有情報室的文書情報兵，但是沒有作戰士或訓練士的編制，好像各營就不需要參三上書，各營沒有作戰訓練業務一樣。編裝裡頭的問題很多，比方像我之前提過的，精實案新編裝裡頭只有營部連有食勤兵編制，似乎因為各營的一二三連每天吃飯的時候都會全連花十幾分鐘直接到營部打仗。

作戰室與助勤室當場變成編餘人員，調職到其他單位，就像約翰一樣，負責各營編裝需求呈報、承辦編裝業務的作戰室在新編裝出來後調職到工兵組，從此在連上好久沒聽到他的「○你媽的○」，耳根清靜不少。負責重新編制業務人員把目前改編走，似乎在精實案的這一陣子儼然成為一股流行。

後勤室這時候也調職到工兵組，由通信室調任後勤室。營部連的通信排也調

缺也被裁掉了，原本以為我們的通信菜排要去了——連營口兵排也帶口地，那時候好想送一張兩支旗子插在城上的圖送給他，城上面還畫個骷髏頭……後來他是調任營部通信室，從連隊幹部調任營部幫僚職。我拿公文給他簽，看他那副不知所措的模樣，真是好笑。

口兵營重新編成前後花了一個半月時間才確定這批軍室怎樣調職，任允邊請建議表前後不下十個版本。而負責統籌整個編成人員工作業的小江跟我們講錯一句話，讓我們以為口室與口兵排調職也要打任允邊請建議表，後來約翰把口室口兵的任允邊請建議表送到防衛部一處二科的時候，那邊的參謀還張大眼睛問：「這是什麼東西？」。所有參一團在營部電腦室，打字打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印表機狂印，印到那台噴墨印表機天天送修，印出來的東西卻則有一半是沒有用的廢紙。整個精實案作業過程中，還有許多因為不清楚怎樣做，而做了一堆白費力氣的事情。

「已經進駐兩天了，我們到底要進駐營部到什麼時候？」——連參一問。

「做完為止。」小江說。「明天星期四，做不完就不要休假。」

「你們新假卡建的怎麼樣？」我順便問。

連子突然問了個問題，「對了，七月一日升一兵、升口兵的人，晉升之後的職位是什麼？而且，我們在開始做精實案之前，已經發佈了晉升命令耶！而且規定不是說，晉升命令上不可以前後職缺不一樣嗎？」

小江說，「這很簡單啊。你再發一份調職命令，讓他們在七月一日晉升當天同時調職。」

這幾句對話裡有一個相當重要的思考點，就是：阿兵哥可以這樣做，那兵口室怎麼辦？假如說七月一日晉升的口室，在晉升當天他可以佔的缺可能不見了、被裁掉了，連上再也沒有可以佔的缺，怎麼辦？口室辦理晉升一定要防衛部核定，防衛部會審核職缺與受訓專表是否符合，不能夠像營部內部口室職缺隨便請，口室晉升必須在生效日一個半月以前申報，那時候新的編裝表根本還沒下來。雖然他可以像小江所說，在晉升當天馬上請職，但是在職缺根本沒確定的情況下，防衛部可能根本不讓他晉升，那麽，在七月一日所申報的七月一日口室晉升建議名冊到底怎樣作業的？

七月一日晉升口室所按照的職缺還是精實案前的職缺，沒有人想到他晉升那天職缺就消失的問題。但問題也不大，我到後來才發現到，全營有晉升資格的人真的不多，但照後來卻成了相當大的問題……反正，打字打完了，關防蓋上了，命令生效了，電腦還是沒有歇聲，進V作業的第三步——精實案線上傳輸。

線上傳輸是小江與約翰人司業務的最精華部分，而像小江這種做到快要退伍這擁有經驗的參一，或是像約翰這樣已經做過一次重新編戒的參一，精實案線上傳輸作業，對他們來說還是具有相當難度。進V精實案線上傳輸之前，我們必須先瞭解什麼是線上傳輸。

線上傳輸，簡稱線傳，正式的稱呼是國軍人司資訊系統作業。線上傳輸是全國軍所有部隊所有單位進行人司異動所需要用到的魔法，每一個傳輸代號都是ㄉㄨ。用約翰的話來說，一個單位就像是是一座電影院，電影院裡頭有很多座位，參一的工作就是幫觀眾安排座位。有些人必須坐在比較大的椅子上，有些人只能坐在某些椅子上。椅子，就是職缺，什麼人坐在什麼椅子上，叫做佔缺。在總部某台神祕的電腦主機當中，就以某種特別的方式、格式儲存職缺與人員的資料，每一筆職缺資料、每一筆人司資料，都叫做一筆「線」，總部電腦裡頭儲存的檔案，慣稱「總部人司主檔」、或「人司主檔」。

在完美理想的狀態下，總部人司主檔裡所儲存的資料，應該與單位實際的人司狀況是相同的，這種狀況稱之為「人職相符」，人職相符的理想完美狀態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月都有新派任職，都有人晉升、請職、退伍、停役，無時不刻都會發生人司異動。人司異動發生時，基層人員必須透過某種特殊的電腦輸V方式，用一筆入一筆的英文字母與阿拉伯數字，將新的級職傳輸到總部人司主檔，這個傳輸的過程，就叫線上傳輸。關於新派任職（傳輸代號K B W）與人員晉升（代號K B Q）的傳輸往往稱為「上線」，有人問你「你升一派啦？」上線了沒？」指的就是參一是否已經將你的晉升傳輸出去，而人員退伍、停役，將人員資料自主檔中刪除，便稱為「下線」（退伍傳輸代號K A S、休滿停役代號K A R）。

常月的線傳格式是P A 1表與P A 2表，P A 1表用來傳遞任職、請職（代號K B 3）與晉升，P A 2表用來下線，連級參一按照表格把異動內容填進小格子裡，交給營部參一，營部參一再打進電腦裡。線傳表格式與把線傳再打進電腦裡這個過程，感覺很像我在大學裡學日耳曼S P S S時，輸V各筆資料的方式。

二派營不能夠直接異動人司主檔，需要透過防衛部一處二科（精實案之後名稱叫做人司行政處人勤科，不過大家還是慣以之前的名稱稱呼）線傳室幫我們把線傳資料「過」到總部去。我們能做的傳輸的層級是，把線傳資料輸V到砲八裡，檢附可寫的線傳表與人令，一處二科線傳室審核無誤之後，再傳輸給總部。

而線上傳輸「人職相符」作業的重點在於，總部人冊主檔會直接影響行政新餉發放作業，「你升一級啦？」線了沒？」也意味著問你當月份領的是不是一級新餉。餉冊上絕大多數的資料來自人冊主檔，為什麼說「絕大多數」？因為一定會有部份不是來自主檔。「人職相符」的狀況太理想、太完美了，以一個營級單位來說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每個月的二十日之後，人冊主檔會「關檔」，拒絕所有傳輸，如果二十日以後有帶銜補單等資料來單位報到領錢的新兵怎麼辦？銜補單一開，他就在原單位斷餉了，只有新單位才能發餉給他，可是人冊主檔裡絕對不可能有新兵的名字，怎麼辦？

所以，每個月月底結餉前都是行政的惡夢。人職不相符的狀況下，行政可以「可動」線，以防衛部直屬部隊的做法來說，各連行政、代表每一個支薪代號的行政將「熱騰騰」剛出爐的新兵人令等可以證明新兵是日這個單位發餉、證明這一員新兵屬於這個支薪代號的佐證證明，交給防衛部行政室核定，可動造冊增加餉冊上該領餉的人員。如果行政發現單位內人員已經晉升，但是人冊主檔卻沒有被參一成功異動，一樣，「可動」線。當然，行政發現線傳裡頭有錯誤，也可以下來修正，直接用錯誤的人冊資訊發餉，不過，這樣做一定會被申訴就是了。

喔！我好像忘記解釋什麼是支薪代號了。每個單位在總部人冊主檔都有一個正位數字構成的代碼、就像身分證字號代表一個人一樣。我們要向主檔傳輸時，每一筆資料都必須打上支薪代號，人冊主檔才會知道一摺，這是防區直屬營營部連傳來的。

在行政新餉作業的修正下，餉冊比人冊主檔更逼近實際的人冊狀況，所以在與防區射擊競賽時，防衛部便要求下級依據餉冊排定打靶人員名冊與波次靶位表，不過，餉冊上有這些人，也不代表這些人都在連上，因為單位中還有許許多多支援在外人員。到了七月因為某本島部隊支援軍官館的阿兵哥殺了景美女中妹妹之後，總部要求沒有支援令的點兵歸建回各部隊，支援在外的人員才稍微少了點。餉冊與人冊主檔不符，叫做「人新不符」，也就是「人新」。

行政根據他在新餉作業期間發現的人新不符狀況、依據人冊線上詳印表等表格繕造「人新不符詳印表」，簡稱「人新表」。行政為了新餉作業，幾乎可以說是半個參一，有時候，行政那邊的人令比參一還齊全，就我的認識，行政如果做久了會得一種職業痛，就是當行政遠遠看到一併B4大小的紙張，上面印割大大小小格子，格子裡面填寫人員的名字、身分證字號等等的資料，他就會眼睛「錚」一聲，閃耀著奇異的光彩，大喊「啊！人令！」如果當他發現那不過是嘉獎處分的人勸令，他入會咒罵「人勸令？垃圾！」如果防區義務役室兵湊

到足夠的人勸令、湊到1支嘉獎，可以換一航次特別榮譽假一八天的返台假耶！校級軍官晉升也要靠足夠的人勸令，但是行政，就是那種會把人勸令視如敝屣的人。對他來說，跟人哥異動無關、跟新鉤作業無關的任何文件，都是垃圾。

視人勸令如敝屣行政可能忽視了一點，就是人勸令也有可能影響薪資，比方說罰薪（傳輸代號D）以及降級（代號K）等處分方式都會讓新鉤變少，拔階撤職也是發人勸令（代號A）。當然，這些狀況都是少之又少，我們行政連新鉤「隨波降梯」都遇到過，還是沒有碰到過上述狀況，但就算再少，總不會比遇到重新編成的機會少吧！我想。代號K的降級處分照規定來看應該是很容易執行的，只要是上尉以上官室就可以對下官與兵員發降級人勸令，我們連長、營長可以讓單位內任何官士降級，而降級最少三個月、最長一年，就是說一只要我看哪個新兵不爽，而連長信得過我，我可以自己發個人勸令，讓他掛個一年的二天？

不過，我擔任參一的時候從來沒發過處分代號K，因為全防區從來沒有聽說有人發過，我也不敢貿然成為第一人，而且防區最高掌管人勸的防衛部一處副科好像也搞不清楚K，如果我冒冒失失的發了個K，極可能馮上被一處副科打回來。有一次我試探性的問副科長「你知道什麼是代號K嗎？」「不知道。」他說，「不過我倒是知道在海內電動玩具店裡，格鬥天王VJ裡頭那個K蠻強的。」什麼跟什麼。

而有好幾次我打好印出來、自己都還沒留副本存查的人令，都莫名其妙被行政摸走。參一和行政應該要保持密切關係的，或是說，所有文書業務都必須和參一保持密切關係，人員的掌握影響訓練的成效，什麼人有什麼民間專科？什麼科派什麼業？連上編制還有哪些空缺？哪些專長的士官即將退役，要派人受士官訓練？參一比參三清楚。而對裝備後勤業務來說，可以保養這批裝備的有哪些人？二級應該怎樣安排人員？參一比參四清楚，其他那些無足輕重的業務沒什麼好說的。參一是啟動所有任務、工作的動力，參一是部隊一切的開始，參一是文書之首，鼎不鼎？當參一就是要鼎，因為當參一不能不鼎，哥情那樣多還要處處忍氣吞聲，那業務都不月做了。而參一和行政是該保持密切關係的，但各部隊經常是參一與行政勾結，我就曾經咒罵：「行政根本就是偷人令的賊嘛！」

線傳如果做的好，人職相符的比例高，可以減輕行政製作人差表的負擔，而行政最常咒罵參一的話就是：「參一怎樣線傳做這樣爛！」人差表在每月月底完成後，行政會把人差表在下月初交給連級參一（我兼任連級參一的時候，往往是自己跟行政要），連級參一再依據人差表修正人新差異。修人差就是參

一再利用線上傳輸，將總部電腦人壽主檔修正成與鉤用上相同的人壽狀況。或這樣說，修人差就是「補線傳」，把沒有傳給總部人壽主檔的異動資料傳出去，以達到「人職相符」目標。比較起來，參一月的壽比月初壽情多，修正人差是月初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以我的習慣，在我後來兼任連級參一那日子裡，因為月初壽情比較少，所以也會把比較沒有時效性的壽情—例如人勤—提早到月初做，分攤每天的業務量。

拉拉雜雜講了一大堆，講得很複雜。是很複雜，不過畫線傳這樣複雜的人，不是我。

「你不覺得這樣很愚蠢嗎？」三連那個痞子發難，「人要查人令人要查線傳，每次可能人令裡頭有錯、或是線傳裡頭有錯，或兩邊都有錯，裡頭有錯的時候也不知道他們會拿那個來作標準。防衛部拿到磁片也可能根本就沒有看就傳出去，每次傳得要死，下個月人差還是一大堆。」「那你寫線傳表的時候不會小心點啊。」「還說勒！搞不好你打線傳的時候也打錯了。」「那你來打啊！誰不知道你連上也有電腦。」「欸！規定是營部才有電腦耶！營參一不打線傳也不會是我來打線傳。」

「愚蠢！愚蠢！愚蠢！」痞子接說：「一處副科只有在你第一次傳輸異動的時候才會看人令，修人差的時候只檢查人差表，不看人令，那不就是說，我們其實乾脆就在異動的時候不要傳，等到人差出來的時候再修正，這樣我們就可以不用打人令了。反正就傳了一也不知道防衛部在傳什麼，每次到了下個月人差還是一大堆。」

「你這樣亂搞嘛！」小江說，「行政那邊辦鉤也要看人令啊，就靠一處副科修人差的時候只看人差表，人差表上面也一定要有人令字號，財務室那邊看人差表的時候也要看人令的啊。」約翰也說，「而且人差太多，防衛部做各單位線傳成效評比的時候，會處分主室耶。假如營長這樣的話，我們也不會有什麼好事。」

「可是你看，行政那邊也有好幾次根本就沒有新派任職人令，新派銜補單拿過來就照樣發鉤。（說真的，我覺得本營行政真的很有辦法。）防衛部督導我們線傳？防衛部自己線傳做那麼爛，我們沒派督導防衛部就不錯了！懲處主室？我早就想挖洞給他跳了！」

軍線響起，約翰接起來，什麼，找我的？「安全主室打的，說你家裡打電話到安室寧找你，要你上安室寧接電話。」「叫他跟我家裡講我沒空啦！」

「你這樣亂搞嘛！」約翰掛了電話，我轉頭和痞子說，「那你為什麼不問，不

正傳出行政月報還會再可動」線修正一次，鉤用也是電腦跑出來的，乾脆在做鉤用的時候就直接修正人員主檔，讓財務室管線傳室算了！」痞子答腔，「沒錯啊！我本來就覺得應該財務室管線傳室，讓行政做線傳！人員表與人員修正線傳其實根本就是同樣的東西，我甚至覺得行政根本就不應該寫人員表，他應該直接寫人員線傳交給財務室！」「你這什麼話啊！線傳本來就是參一的事情啊！」「你說線傳是參一的事情，那每次我們基層參一都沒辦法匯知線到主傳或什麼樣子，一定要行政發鉤、寫人員表的時候才知道，那參一做線傳到主算什麼？這是什麼時代了，怎麼會有什麼資料系統不能做到即時匯知？愚蠢！線傳表還要先用可寫再打成檔案，這是哪門子的資訊化？」

痞子繼續點：「至少應該有人寫個程式，可以讓線傳直接轉換成人令、人令直接轉換成線傳，每次人令要用漢書打一次，線傳入要打一次，同樣是人員異動的事情，而且裡頭的內容都是一樣的，只是格式不一樣而已，同樣的事情為什麼要做兩次？浪費時間、浪費人力，愚蠢！還有，晉升一兵、晉升上兵的時分間根本就是固定的，總部電腦裡頭寫個程式，時間到了固定晉升就好了嘛！下級只要傳輸晉升下兵的異動就好了，再寫個過濾程式，讓司令部不會跳兵，這樣可以節省多少人力？國軍是沒兵就會有人降級是不是？時間到了人就退役了，就自動下線嘛！他是以為全國軍所有人都會簽下兵是不是？一定要基層這樣用人修正，這是哪門子的人員資訊系統？」

「最好是發明一個物件導向的數位兵籍冊，只要你用滑鼠把人拉過來拉過去就可以任職請職，按一下鍵盤就可以晉升，再按一下直接就可以跑出來線傳跟人員，對不對？」我插嘴。

「為什麼不可以？以現在的技術，用網路直接連到總部用滑鼠拉一拉就可以修正人員資料，都是可行的啊！都快要到二十一世紀了，你不覺得這種以前時代的作業方式非變不可了嗎？你看綠史書裡頭關於下線的那個範例：某上等兵自民國六十七年元月六日入營服第一特種兵現役，於七十年元月廿日年限期滿奉准退役，要用KAS下線……民國七十年元月KAS下線，現在還是KAS，從小教授二代的時代用KAS，到視窗UI出來了還是KAS，國軍人員資訊系統二十年來有過什麼進步？我這本綠史書還是八十七年的修訂本呢！從上頭說要搞精實案到現在，改了一堆莫名其妙的東西，怎麼都沒想到過要扣人員資訊作業方式改一改？把線上傳輸改一改？國軍資訊化到現在在做什麼？買那麼多電腦，只不過拿來當打人員打公文打提報資料的高級打字機，這樣就叫做資訊化？」

痞子開點人就點個沒完，「愚蠢！到現在是誰發明這個鬼線傳的啊？哪個學校畢

業的啊！一點 Schema 都沒有！我以後開公司，假如誰給我寫一本這樣的人員資訊系統，我會馬上把他 Fire 掉！」「那你這棟這棟優秀的頂才畢業生，這棟優秀的才力給他規劃一個 Schema 啊！」「我？我能做什麼？」「簽下才啊！櫃子裡志願留營那個卷宗裡有表格。」「不要。簽下才也不可能改變什麼，而且…」他說：「而且，憑我這樣的人才，幹嘛留在這種鬼地方讓人家糟蹋？什麼都是假的，選征才是真的。」「知道就好，做事！你以為只有你知道線傳作業很愚蠢是不是？誰不知道啊？我會不知道嗎？你做線傳有我久嗎？愚蠢就可以不用做嗎？」小江叫大家閉嘴。

這本愚蠢的線傳系統發長的愈來愈莫名其妙，什麼資料都要基層變動的方式始終沒改過，倒是可以傳許多不知所謂的資料，甚至連歌作都可以傳，如果你寫了一本書，你可以把這本書的國際索書號傳到你的個人資料裡，搞得大家都愈來愈不瞭解線傳，然後什麼畢業學校受訓單位的代號三不五時就改一次。但是小江與約翰是第一流的線傳人才，線傳很少讓他們煩惱過（至少在七月一日以前），而他們在線上傳輸作業方面有一個過人之處，那是我始終不及的，那就是他們會月月修正代碼 K B B。晉升傳輸是修正階級，請職是修正單位與職位，K B B 幾乎什麼都可以修正，從 V 征日期、選征日期、身分證字號、姓名、學歷…想改什麼就改什麼，電影院裡頭你想怎樣就怎樣，小江與約翰改得得心應手，K B B 什麼都可以改，可是，K B B 不能改朝換代。

改朝換代的時辰到了。

我們要打造一座新的電影院。

來，讓我們先把舊的電影院一炸了。

「用這個傳輸代碼開頭，把單位又新代號接在後面可以了。」約翰說。「像這樣嗎？」「對，第一筆傳輸就是這樣簡單。」說得很簡單，他的確很簡單，發射核子彈也只要一個按鈕就可以了，非常簡單。這個傳輸代碼我不能說，因為這個傳輸代碼是參一魔法世界當中的最大毀滅咒文，應該永遠封印，永遠在參一世界中消失。「這筆傳輸是做什麼用的？」我問。

「撤銷又新代號。」

約翰淡淡的說。

又新代號被撤銷了，所有與這個又新代號有關的編制、電影院裡頭的所有椅子，統統消失了，統統被抹去了，電影院被炸毀了，一切都是消失了，人尋了

檔裡頭什麼都沒有了。如果說行政現在把銷用印出來，他會呆掉，銷用會是一片空白。營辦字裡頭難得安靜，只能聽到桌子筆劃過紙面的聲音。

「再來是第二筆傳輸。」

「第二筆要傳輸什麼？」

「新增又新代號啊。」

立即的破壞馬上得到了立即的建設，我們恢復了又新代號，喔，不能這樣說，我們蓋了一座新電影院，不過新電影院與舊電影院用的是同一個名字。約翰前一個單位被裁編，電影院的名字也變了，而在精實案當中，還有無數的又新代號被撤銷，無數的電影院被炸毀，再也沒有人會去重建。畢竟，我們還有自己的電影院，不過，電影院還是空的。本營有四個連隊，營部與營部連用同一個又新代號，我們相繼引爆了四顆炸彈，馬上重建了四座空空如也的電影院。

「這兩個傳輸代碼我怎麼從來沒看過，綠皮書裡頭有寫嗎？」渣子問。

「沒有。」約翰的答覆清楚明快。

「這世界上怎麼會有一款人司資訊系統，在調整編制的時候要把全部東西通通殺掉？」

「渣子 你只管做好不好？」小江啾啾。

「再來就比較麻煩了。」約翰開口。「怎麼說？」「從第三筆開始，要開始建立人司主檔裡頭的職缺。這是新增職缺用的傳輸代號…這個要比較小心，編階、編制職缺流水號，數字很多，頂麻煩的。」約翰說，「我那時候也只建了一個排的編制，但是這一次要弄一個營，規模差了一倍。」約翰入任聲都囊了一句，「不過，我那時候還要做簽牌辦抽籤…」

「還好」一二三連的編制都是一樣的，所以只要弄好一個連，複製成三個檔案，把後面的又新代號換掉就可以了。」約翰說，「但是即使這樣，還是靠自己動手建大概兩百筆職缺的資料。」約翰把所有關於編制的傳輸打進磁片裡，所以真正傳輸到人司主檔的時候，一瞬間，舊編制就變成新編制了。

再來，就是全營請職線」傳輸，按照全營大請職人令打成線傳。全營KB3，打人令就打到眼睛快要掉出來了，到了熬灰打線傳的時候，眼睛早就掉出來了。

隔天第一次把全營大請職線傳打完的時候，我們以為已經完成了精實案線傳工作，錯了，匆匆忙忙打出三四百筆請職線傳，裡頭沒打錯才有鬼，檢查？連續三四百行密密疏疏的英文代碼與數字你會想檢查？加上建立新職缺的線傳總

共八百多筆，所有人想的都是趕快打出來，而且再慢慢檢查下傳出來，可能人哥主檔就要翻檔，就要作業逾時了。今天還是星期五耶！雖然說在防區休假是沒有什麼有趣的，但是有假不休的人是神經病。誰不想早點做完，至少在下午五點之前還是休假日，打完以後看都沒看，管他的，傳出來。

傳出來的結果當然是很慘，八月初，司令拿著人哥表的營部連行政臉盆比大便還難看。「你自己來看」，大便臉講話，「算算看總共有幾張人哥表。」顯然就是線傳做得很糟的樣子。人哥表裡頭最多的錯誤是「無故退損」，就是說，單位上個月的銷用裡頭有這個人，這個月也沒有請職、退伍、停役，但是這個人就莫名其妙在單位的人哥主檔裡頭消失了、不見了、沒有了。根據本部參一的研究結果，終於找到了癥結原因，就是，全營大請職線傳中，太多身分證字號打錯了。

如果說，有一個阿兵哥的身身分證字號是 A 1 2 3 4 5 6 7 8 9、結果你在輸入精實案請職線傳的時候，打成了 B 1 2 3 4 5 6 7 8 9，就會造成無故退損，因為你實際上是把 B 1 2 3 4 5 6 7 8 9 這個人請職到你們連上、把線拉到你們連上，而數千萬國軍中根本就沒有 B 1 2 3 4 5 6 7 8 9 這個人，你也沒有成功將 A 1 2 3 4 5 6 7 8 9 順利上線。但假如說，你傳輸出來 B 1 2 3 4 5 6 7 8 9 的結果是，人哥主檔中出現了一個你從來沒看過的名字，恭喜你，中了大獎了！這代表 B 1 2 3 4 5 6 7 8 9 正在軍中服役，人可能在防區、可能在台北、可能在高雄，可是他的線被你拉過來了，你不但造成自己連上的無故退損，還造成「無故上線」（行政那邊的術語叫做「未到驗」），造成全國軍某軍種無數部隊當中的其他某個單位、某個支薪代號的無故退損，一次讓兩個不同單位的行政單點參一的線傳作業。

三個連各上幾張人哥表、營部連快要用到幾張人哥表，換句話說，在總部人哥主檔中，三營大約六到七成的人哥資料是錯誤的，一處上科將線傳剔選報表交給約翰的時候，約翰差點以為那是全營的線傳報表……營中有多少人的身分證字號打錯了呢？誰知道！要我們從三百行密密麻麻的英文代碼與數字中找出哪些身分證字號是錯的？把我殺了我也不會這麼做。

約翰最後解決了這個問題，約翰透過一處上科取得一份重新編成前的部份人哥主檔舊檔案——只要部份就好，約翰把精實案前、我們撤銷支薪代號前人哥主檔中的所有身分證字號拷貝到磁片裡，磁片裡這個檔案中的身分證字號總是正確的吧！約翰真不愧是約翰。舊檔案中的身分證字號按照舊編制排列，約翰再依照兵籍冊與全營大請職人令，從我們亂打的另一份精實案線傳中關於新職位、新編階、新的編制流水號等項目，一筆一筆複製到正確的身身分證字號上。

換句話說，約翰的七月份人新修正等於就是重新做一次精實案線傳。這是約翰在工營做的第二次精實案線傳，也可以說是約翰第三次做精實案線傳。

七月初，行政的臉還是像大便一樣。就算身分證字號的錯誤解決了，但是職位代號、階級代號、編制流水號裡頭還是會有錯誤，這時候常見的錯誤是「編階不符」，往往是參一在做線傳時，忘記註明軍士室所佔的是領導職缺還是非領導職缺，忘記在線傳最後面加註什麼「士室加給七」之類的註解，造成在人新檔中顯示出可以領領導加給的人員佔的是非領導職這種人新不符現象。

此外，請注意，約翰重作工營精實案線傳時有一個疏忽，就是他直接將除身分證字號外的代碼複製到正確的身身分證字號時，檔案中人員的現階是七月一日的階級，而傳輸的時間是八月日，這段時間中難道沒有人晉升嗎？於是，產生了實際又新階級與人新檔當中的階級「人新不符」的狀況。

而就像小江說過的，在晉升的同時請職非常的麻煩，其他方面不說，就線上傳輸來看，依據防衛部所指導我們的線上傳輸規則，像「楊○○目前是陸軍工營二營戰鬥工七月初一日時晉升／請職成陸軍經理一營補給」是不被允許的，因為線傳必須吻合人職令，晉升與請職不可能在同一份人職令上，一定要使用兩筆傳輸才行，不是先晉升後請職，就是先請職後晉升：「楊○○目前是陸軍工營二營戰鬥工七月初一日晉升陸軍工營一營戰鬥工」、「楊○○目前是陸軍工營一營戰鬥工七月初一日請職陸軍經理一營補給」，或是：「楊○○目前是陸軍工營二營戰鬥工七月初一日請職陸軍經理二營補給」、「楊○○目前是陸軍經理二營補給七月初一日晉升陸軍經理一營補給」。

可是工營必須透過防衛部一處科傳輸給總部，防衛部一處科可能會把兩筆傳輸前後顛倒，「楊○○目前是陸軍工營二營戰鬥工七月初一日晉升陸軍工營一營戰鬥工」、「楊○○目前是陸軍工營一營戰鬥工七月初一日請職陸軍經理一營補給」可能傳成了「楊○○目前是陸軍工營一營戰鬥工七月初一日請職陸軍經理一營補給」、「楊○○目前是陸軍工營二營戰鬥工七月初一日晉升陸軍工營一營戰鬥工」，這樣就會產生線傳別誤現象，因為現在在總部人新檔裡頭，楊○○是二營，而第一筆傳輸「楊○○目前是陸軍工營一營戰鬥工七月初一日請職陸軍經理一營補給」中楊○○已經是一營了，對總部人新檔來說，楊○○還沒晉升一營，所以這筆一營請職的傳輸是沒有意義的，於是呀，別誤。第二筆「楊○○目前是陸軍工營二營戰鬥工七月初一日晉升陸軍工營一營戰鬥工」總該可以順利傳輸給總部人新檔吧！問題是，楊○○的戰鬥工缺在重新編成的時候，就已經被我們月最大毀滅單位撤銷掉了啊！會怎樣呢？會造成楊○○無故別誤啊。

又，「楊○○目前是陸軍二營戰鬥二營七月一日請職陸軍經理二營補給二營」、「楊○○目前是陸軍經理二營補給二營七月一日晉升陸軍經理一營補給二營」傳成了「楊○○目前是陸軍經理二營補給二營七月一日晉升陸軍經理一營補給二營」、「楊○○目前是陸軍二營戰鬥二營七月一日請職陸軍經理二營補給二營」也不行，第一筆傳輸中，楊○○已經是補給二營了，可是在總部人尋主檔中楊○○還是戰鬥二營，那條這筆晉升線傳就會被剔選，只有第二筆請職線傳順利傳入尋主檔，也就是說，你只有幫楊○○請職，但並沒有幫他順利晉升，可是行政七月份已經發給他一筆的新餉，會怎麼樣呢？會人新不符，楊○○的名字會出現在人新表上。出現這樣的錯誤影響的是二營的線上傳輸成效，責任算誰的？當然是二營線上傳輸承辦人員負責，而不是一處副科。

防衛部說不可以將晉升與請職以同一筆傳輸作業，但是根據八十七年修訂的綠史書第八頁中說，如果請職前後還是在同一單位、單位支薪代號相同的話，那條可以同一筆KB3同時做晉升與請職異動，防衛部這邊這樣說，綠史書入這棟窟，搞得都不知道該聽誰的。而在七月一日前後二營就支薪代號沒變，但是裡頭的所有職缺編制全都變了，那條，綠史書的那條有關晉升同時請職的傳輸作業規定是否適用？還有不知道多少單位是單位本身沒有改變，但是在重新編成時支薪代號變了，入該怎麼辦？

一處副科其實也了解晉升同時請職的問題，所以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這個解決方案實在是餓死了家。一處副科線傳室說，下次碰到這種情形（還有下次？），可以先發佈人員七月一日請職，七月二日晉升，就不會產生同一時間前後兩筆傳輸錯誤的困擾。這種說法完全考慮一處副科線傳方便而已，如果大便臉拿著這兩份人新去財勤處辦餉，說二營有二十幾個人七月份有三十人領的是二營新餉、有一人領的是三營新餉，不被財務室追殺才怪，二營參一不被大便臉追殺才是奇怪，一處副科根本沒有考慮財勤處還有基督參一的狀況，可行性根本就是零。

瞭解問題所在之後，約翰八月份拼死命也要把人新修好，所有時間都是作業，無時不刻都在營辦室—除了站哨給外出公差以外。對了，還有一種狀況，我們不會待在營辦室。

這個狀況就是行政辦理外島加給V可的郵局存匯統一作業，到營辦打電腦，打那一套叫做什麼PRS B的郵局存匯系統。只要行政在營辦，我和約翰就會奪門而出，我們不想見到行政。小江呢？六月弄完精實案重新編成繼續躲在伙房，伙委當完當採買，一大早就出去買菜後，整天不見人影，業務完全交接給約翰，撒手不管了。

11月份應該就已經將所有因精實案引起的人差修正完畢，但是，好死不死，防衛部自己的作業逾期，一處因科那個月三斗斗的線傳空根本沒有把防衛部還有防衛部直屬部隊的人員異動傳輸出去，11月初看到的人差在十月初就封不動的跑出來。十月的人差很容易修正，除了幾筆新入人差以外，更正跟十個月的人差根本一樣嘛，把十個月的異動傳輸直接拿過來就可以了，但是，好死不死，十月中旬防區經齊防區有史以來罕見的大颱風，防衛部停電十個月，沒有電，與總部連線的電腦不能動，所以照樣傳不出來，所有的錯誤在十一月份入系統跑出來，啊……轉眼已經到了十一月了啊！同樣的人差，重複了四個月啊！

一連與二連的參一都是在八月一日晉升下士，連續三個月，他們都在人差表上看到自己的名字。「這個月我又要幫我自己修人差了。」二連參一說這話的時候，很認命。而每個月都出現同樣的人差又出現另一項線上傳輸錯誤：重複傳輸，重複傳輸日檔會剔選，防衛部11月份作業逾期，後來在十月颱風以前傳出，但是約翰以為沒傳，入了另一份內容一模一樣的磁片，同樣的東西傳兩次，結果入是線傳剔選，入是剔選剔選剔選！

而重新編成前後，在人員作業上有一項很大的差別是：防衛部很久一段時間沒有一好像也不敢一督導下級的線上傳輸作業成效了。

「怎麼這個月的人差還是這麼多？」大便臉行政問約翰。我搶著幫約翰答話。

「你自己也知道，這個月人差跟十個月一模一樣，還會是怎樣？該傳的都傳了，就是沒跳出來，你叫我們參一怎麼辦？事情入那棟多，那傢伙行政又一亮就跟採買一起跑出去買菜，整天都不見人影，那棟爽，當兵當得比肛心還爽。」

「爽？參一線傳作業這樣我會爽？出去洽公也是被財務室騙，留在連上，營長也刁難我……我要怎麼爽？」「營長找你營部連行政做什麼？營部連的錢不歸營長管，要找他是找營行政啊！」「營長每次都找我問營部連還有多少副食費，你知道嗎？最近都快要被政三印上了，他居然還要……」他突然打住。

「還要怎樣？」

「沒幹嘛。算了，沒什麼好講的。」行政撞開營辦室的門，走了出去。

行文至此想到一件更可怕的事情，那就是我曾經在上一頁曾經說過的，本軍正在修訂紅皮書之一的戰鬥人員分類可用，新可用編訂完成之後，所有人員的編制專長代號都會改變，總部入要發給全軍所有單位新的編裝表，而在修改編制的線方面，似乎入沒有類似KBB的那月修正傳輸單修正專長代碼就好了，一定入要重新做一次從撤銷又新代號開始的線上傳輸。而且不同於現階段精實案部隊是一個個逐一編成，人員分類可用編訂完成之後全軍專長代碼全部

改變，可能是全軍所有單位同時進行線上傳輸，哇！真不敢想像全軍幾十萬人統統人新差異會是什樣子。而且在這樣全部基層可動修正的人員資訊系統中，說不定那個在合歡山上的單位一不小心就把防區直屬的營給撤銷了，全營亡書做的要死，結果可能因為別單位的疏忽，到了月底，鉅冊一片空白。而使用線上傳輸可不僅是陸軍，各軍種統統適用，也就是說，我們一個外島基層連隊也可能一不小心就撤銷掉一個空軍基地的所有人員資料？約翰曾經告訴我，如果有機會，他想撤銷看看空軍單位的支新代號，不知道那些飛官看到鉅冊印出來一片空白，會是怎樣的表情？

天啊！這是比千禧年前所有媒體描寫的Y2K時可錯亂還要恐怖十幾億倍的資訊浩劫啊！怎辦？禱吧！禱吧！這本可冊修訂完成，已經是退伍以後的事。不然怎辦？你一個基層單位，有辦法要求其他單位、甚至其他軍種的傳輸成效嗎？

而且修訂人員分類可冊也是根本沒有意義的，聽說修訂人員分類可冊的意義在於，以往人員分類過於粗糙，因此在動員的時候無法正確動員到真正需要的人，比方說，一台戰車的車長、駕駛與砲手是同一個專訊代號，用現有的人員分類可冊動員，可能原本想要動員一個車長，但是卻動員到一個砲手，因此必須對此將專訊代碼繼續細分。但是，就算你怎樣重新設計人員專訊，甚至將新訓練分為兩階段實施，在新訓的時候就對人員施以專訊訓練，賦予專訊代碼，可是基層不按照編制用人，到時候還是會動員到一個不懂軍械只會參-的軍械兵，還有不懂補給只懂參-的補給兵。

而且只要支援諱用這種奇怪的制度還存在的-天，就代表單位不可能按照編制用人。為什麼這麼說？支援諱用代表的是單位實際上需要這樣的人，可是就是沒有這樣的人員編制，於是必須去其他單位諱用人員以符合實際需求。一個砲指部的砲兵可能因為是建築科系出身而兩年都在防衛部口兵組支援營亡書、營三四級班。總部在軍史館命案發生後對支援人員要求特別多，比方說一次最多只能支援兩季的規定之前都沒有落實，軍史館命案之後加強要求，那樣支援到期之後，那個砲兵總要歸建回兵砲指部吧！錯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他支援令到期前，兵組已經想辦法把他改補到兵營了，這樣一來，他變成兵營人員，可以繼續在兵組支援兩季，而不會有同一單位人員只能支援兩

季的問題，工兵營參一除了他要返台和退伍的時候之外，從來就不會看到這個兵、這個工兵組文書，隨便請個職缺給他，我們的工兵組文書在他退伍之後，都搞不清楚自己的編制專表代碼是什麼。

工兵營是一個支援群情形非常誇張的地方，防衛部各處組隊裡缺人，往往第一個想到就是從直屬營連裡頭找，工兵組除了文書外，還定期要工兵營以任務編組方式支援「供點排」。供點排靠近東岸碼頭，是屯放全防區所有建築料件的地方，有堆積如山的瓷磚鋼筋、好幾個水泥車頭、還有好幾個車頭的浴缸湯桶，防區任何單位要興建工程，向工兵組申請材料之後就去供點排搬，工兵營支援供點排一個排的兵力，甚至還有一個排兵，這樣的支援群怎麼會不產生人員問題？但是營長似乎也從來不曾試圖解決供點排的問題，似乎因為全防區的建築料件由工兵營人員管，工兵營可以得到不少方便。比方說，我們什麼時間不好選，選在晚上去搬鋼筋、搬水泥，供點排的人也不能說什麼。

訓練專表入代表什麼呢？營編制與現狀不符，所有依據編制設計的訓練也根本毫無意義。新兵受了個叫大戰工的工兵訓，可是他在下部隊兩年都不會用到任何關於戰鬥工的專表，在工兵營上製磚全都是建築工勤務工與公用工程工的專表的專情，可是我進V工兵營，從來就沒有看到多少人去受勤務工與公用工程工訓，翻翻假卡，工校建築工訓最近一次開訓也是一年以前的專情。部隊是業務構成的，編制雖然改變了，但是業務並沒有改變，業務依然存在，工兵營編制沒有作戰工，但是工兵營還是要打靶、還是有訓練團表教案，工兵營能沒有參三文書嗎？參三文書佔的是通信工的缺，他做的專情與他的編制專表入怎麼能夠符合？在一個人軍隊生涯當中的大部分是業務，但是沒有一個訓練是教你怎麼做業務的，所有的業務還是只能仰賴師傅徒弟交接傳承，每天做的專情、他在軍中真正學到的專表與他的專表代碼就是合不起來，基層就是不可能按照編制用人。學了個大戰工，學了什麼連結、爆破、工兵、地雷有什麼用？或許隊內玩SM的時候，你那兩個喜歡捆綁與鞭答的性伴侶會喜歡你從連結中學到的各式繩結技巧。

總司令之前還擔任過防衛部司令呢！總部設計防區單位編裝的時候連外島與本島的差異、駐地是集中或分散都沒考慮，基層部隊有可能按照編制用人嗎？可是對於龍潭那些連編裝表中士兵總數這種國小加法都會算錯的人，你能夠期待他們什麼？在軍中館命案後，國軍重新檢討支援群現象的同時，我可以預見的卻是，精實案後的這個編制，只會讓今後支援群的情形更加嚴重。

連續好幾個月的人差，好幾個月人員資訊與新鉤發放作業大亂，精實案部隊重新編成搞得防區直屬工兵營好幾個月不知道該怎麼發鉤，搞得行政與參一

目成也，可是在六月的時候，就在六月二十七日，我們就以爲把那些亂七八糟的線傳打完，工作就告一段落了。精實案人員作業還有第四步，登錄工資。「工資資料我們帶回連上慢慢做就好了吧！這不介意。」渣子說，這句話倒是真的沒說錯，工資資料的作業不會有太多影響，人員異動作業只有在牽涉到新餉的時候才有意義。渣子真的很龜蛋，「工資這種東西也真是夠愚蠢。愚蠢！愚蠢！行政那邊每個月都可以拿到『人員異動詳印』報表，就是說，線傳出來的人員異動通通都可以用電腦列印出來，那蘇志、蘇沒有人想到可以把工資資料做的跟存摺一樣，有錢進出，刷一下，印的清清楚楚，有人員異動，刷一下，就可以印在工資上，入帳入不會出錯。都什麼時代了，所有的作業都還要統統用人工做，還規定什麼不能用計算器用黑筆。愚蠢！我不管了，我要去休假。」

「去吧！」小江也想休假，晚上他還要開菜單，所以就放各連參一，讓他們回連上慢慢做工資，後來，他們當然是，統統都沒登，月延腦想就知道他們不可能會去登的，沒關係，三個月後總部督導防區工資業務，各連參一統統也到了苦頭，但是那時候我居然入去兼任營部連參一，結果我也到了苦頭。

「去吧！」我說，「明天記得把下禮拜這台假單帶過來。也規矩，過了明天八浦浦以後就不收。」我整個人灑掉了，誰說參一就是送送假單的？給我滾出來！

我和約翰去一家同時兼營繡名條、洗衣服、賣雜貨、飲料、炒泡麵、火雞翅，夏天還賣冰的小店去坐，一邊吃炒泡麵，一邊看著第四台播出的大爛片：

「荷花打不打得過 Full House？」「哈哈！荷花打不打得過 Full House？除非你已經變成了兔子！」「那蘇荷花加上順子，打不打得過 Full House？我已經不但會變成兔子，還會跟你媽結婚生子，才會生下你這個獨眼龍的兒子！」「你…你們這兩個混蛋，日八蛋！」「哈哈！沒收功就說髒話，現在看看是誰沒特異功能了吧！」「哈哈！黑嘴狗。」

大爛片。轉台。在防區室八浦八拐的休假時間，第四台電影頻道播的永遠是爛片。新聞台，講的是軍火館命案，再轉台，入是一部爛片，天心、龍嘉綾等人主演的爛戲片，叫做「女兵報到」：

「你們給我聽清楚了！班長的外號不是恐龍！班長的外號是…鱷魚！」

這片子實在是爛爆了。不過，放假也沒有別的事情可做，繼續看爛片。

劇情演到女兵的訓練結束了，一票女兵換回便服，搭著遊覽車回家去。龍嘉綾最後下車，司機對站在車子門前的龍嘉綾問到：「小姐，戰鬥營好不好玩啊？」「你是司機是不是？」「是啊？」龍嘉綾瞥了一眼司機，戴上墨鏡，「開車！」

龍嘉綾的表情似乎在對手機說：你懂個屁！

龍嘉綾你才懂個屁啊！你真的以為集集合、出出操、打打靶、跑跑步、折折棉被、玩玩基本教練就是當兵啊？你懂個屁啊！沒有碰過業務怎麼叫做當兵？沒有被命令與業務壓迫過怎麼叫做當兵？你去的那個地方本來就是戰鬥營，你入知道你進V中心的第二天中心的參一五月PA3表及傳輸代號KB7（大專集訓）幫你上線？你離開那天五月傳輸代號KA7幫你下線？你入知道KB7與KA7已經是國軍最簡單的線傳？我總覺得所謂的軍教片就是扭曲國軍形象的第一功臣，雖然說國軍很爛，但是軍教片所呈現的不是國軍的爛，而是在無視於國軍到底是怎樣個爛法的基礎上發展出另一套自成格局的爛。

炒海麵吃的狼吞虎嚥，約翰罵我，「吃相好看點，還有，你不能每次都只在休假的時候在外面隨便吃點東西，在連上都吃飯。」「沒辦法啊，營部部隊多軍室都只有吃飯的時候在戰情，每次都在別人吃飯的時候找過去做哥，那有時間吃飯？你自己吃飯的時候還不是常被安室竄播出去？」「不能這樣啊！再說，連上現在終於有新米了。」「只要是連上的米我都不敢吃。」「你這樣…你知道你比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瘦了多少嗎？」「我知道。」

那天結束後，我們完成了精實案編成所有的人員作業，我們完成了全世界有史以來最艱鉅的任務作業，七月一日，我們編成了。當天晚點名時，依據新的點名簿，我們都站在新的位置上，我們在新的集合位置上接受精實案後的新職銜，雖然佔人員短缺的人還是做政戰的哥情，雖然佔軍械兵、補給兵缺的人幹的還是參一。

上面說，我們經歷了精實案的蛻變、完成了組織再造、浴火重生，成為一支量小質精戰鬥強的鋼鐵勁旅，我們應該要對這個新的時代、全新的國軍有所體悟、有所感覺。的確，我們對一連自任務作業重新編成之後都充滿了感覺，所有行政拿替人去表找約翰興師問罪的時候，空氣充滿了那種大便的感覺。

而同屬直屬營的通信營，重新編成之後，從營部隊、無線電多波道連、有線電V電中心連與架設連四個連隊中裁撤了架設連，有連同時負責有線電架設，把原先的V電中心做的亂七八糟，連續三天不給我們V，一次給一大坩，登也登不完我每天收發V的時候，都有營部說什麼鬆鬆僚僚V怎麼那麼慢，把鬆僚僚幹的哇哇叫，我入被被營部鬆僚僚幹的哇哇叫的感覺。

好死不死，防衛部一處正科七月這時入發了一份四月份線上傳輸成效成績，V營是防衛部所有直屬部隊中最差的，真是雪上加霜，原因是人新舊異的狀況太多。可是看看和V營的同級單位，福利中心、幹訓班、明德班都下不到十

個人，工兵營有三百八十人，怎麼比？防衛部督導傳輸成效只看筆數，不看比例，福利中心八個人八筆人差和工兵營三百八十人八筆人差的分數是相同的。而化兵營在精實案裁撤化兵連、通信營裁掉一個連、憲兵連與兩棲營人員沒有什麼大變動，只不過聽說兩棲營的專業加給被砍得亂七八糟，沒有一個單位像工兵營一樣，在三、四月的時候一次從各聯兵旅湧進一大堆改分配人員，而且裡頭入很多誨職同時晉升的狀況，人差不多才奇怪。可是防衛部阻撓你，工兵營請自行發佈營表與人司室各日誨一次，人勤令三天內繳到一處科。

小江看不過去，跑去一處科去爭，防衛部說放過營表沒關係，線上傳輸承辦人員一定要處分，小江於是卯起來打了一張他自己認過處分的人勤令。「反正我都快退伍了，我一個兵認過我入不會怎麼樣，而且，我瘋了才會把這張人令登在我的工資上面。我入不會痛。」小江嘴巴上是這麼說，可是掌管工兵營線上傳輸一年八個月，拿了好幾次傳輸成效第一名，常常自詡自誇是防區線傳第一人的小江，居然在即將退伍前因為線上傳輸認過，小江渾身上下全都是不爽與肚爛的感覺。

精實案重新後，工兵營除了主室室以外的所有職位編制都變了，幫僚變了、士官變了、兵變了，都變少了，但是營表還是營表，連表還是連表，輔仔還是輔仔，我們這下人最強烈的感覺，就是我們的主室室對於精實案一點都沒有感覺，「為什麼以前的兵做的到，現在你們這些兵就做不到？現在的兵真是愈來愈爛！」變成一句天天可以聽到的話。編制裝備什麼都變了，主室室的心態沒有變，承辦業務的人員編制變了，但是業務的本質沒有變，收發還是收發，線傳還是線傳，而在這個基層部隊，傳令總機做的行情沒什麼變，站哨做業務的士官業務上的新頭谷更是沈重，爽音愜爽，操音復操，總命令似乎為這種現象找了個相當合理的理由，他說，這叫做「一專多能」，而疲倦，是我精實案前到精實案後不變的感覺。

營表引上了陸院，八月一日要離防區去唸書了，從此對這個因為他這個紅人該裁不裁的直屬工兵營撒可不管，營辦室人員點了把火，把上上與安公女全部燒了以資慶祝（對了，燒公女有一個祕訣，就是在燒之前，找公差去海內買地瓜。），回頭看看，只見營區裡灰灰笙歌，全營軍室舉杯向營表敬酒，每人一定會有兩條大鱸魚，如果沒有鱸魚就一定會有龍蝦，再不然就是鱸魚龍蝦一起上，戰情室的冰箱裡滿滿的都是啤酒，每人都喝不完，讓我們這些士官每人都還可以有半條龍蝦可以吃，充滿朱門酒肉臭的感覺，也不知道他們幾個校尉軍室領那份死薪水，怎麼會有這麼多錢吃喝。我們充滿了好多感覺，有兵愈補愈少的感覺，不過沒有事情比較少的感覺。在防區直屬工兵營，什麼感覺都有，就是沒有量小質精戰力強的感覺。

大家擔心害怕得要死的精實案編成專表鑑測，後來也無緣無故莫名其妙的沒有實施。防衛部似乎以為在五月防區狀況三三效驗證過之前編成的單位就夠了，只要對各聯軍旅、指揮部鑑測就夠了，好像只有一線戰鬥、機動打擊部隊是部隊、只有裝甲砲兵部隊是部隊，我們直屬三營就沒有專表、沒有種能、沒有戰力？搞清楚，三營部隊可是全軍最有戰力的軍種！後來事實證明，國軍一特別是陸軍，在中華民國最大的用途與功效是救災，在所有急難場合裡被剝削啊！那個科比科貝會救災？看不見「不見人」從這裡開始！那支國軍人才招募費咁，空軍是專表飛行教室：「他不只是孩子的好父親，他的管教，是從來不把別人的兒子當人看」，海軍是專表電腦高手：「他不只是一個電腦高手，他的專表，讓他自己在每個加班場合都無所遁形」，至於陸軍，「他不只是一個愛民的好青年」，什麼都不是，就是救災！

不過想想，防衛部好像真的覺得我們就是沒有戰力，沒有必要鑑測的部隊，在五月，防區狀況三三效的時候，在防衛部下達的二十幾種演練狀況中，三營營區都是在敵人第一波攻擊就被炸毀了，那個時候，我就應該知道，防衛部是怎樣看待三營這支部隊。

精實案編成專表鑑測沒有來，也使得幹訓班校閱場工程的拼命趕工顯得更為諷刺。幹訓班工程拼命趕工的緣由有三，要趕在防區狀況三三效前完工，要趕在精實案編成專表鑑測前完工，還有在七月初總司令部校閱防區精實案新編成部隊前完工。可是在防區狀況三三效的時候，工程還沒有全部完成，一連連全副武裝在烈日下灌漿，命令那時候來到幹訓班，看了看，也沒有說什麼。現在精實案編成專表鑑測沒有來，於是前兩個理日都不能完工，拼命趕工的理日，就只剩下為了總司令部七月初校閱防區精實案新編成部隊的幾十分鐘。

而照理來說，完成精實案重新編成後，人員請到新的職銜專表，如果沒有專表鑑測，至少也要發佈一次人專令，由各連室發佈人員專表。可是那時候人專令的格式更改了，說以後人專令上的專表不再是現在的編制專表，而是人員最近一次擔任領導職的專表代號，次專表則是最近一次擔任非領導職的專表代號，以符合精實案後的新一代建軍需求。這套新的人專令作業方式用在軍室方面沒有問題，但是，士官呢？你有聽過領導職的專表嗎？新的人專令的格式下來的時候，人專室、小江、約翰、所有參一甚至防衛部都不清楚新的人專令到了怎樣作業，結論就是，乾脆不要發。

完成重新編成的人專業務後，連上對我們幾個參一什麼什麼獎勵都沒有，一沒榮譽假二沒嘉獎，也罷。總覺得做完重新編成這樣艱鉅的任務連上總該加個菜慶祝一下，不過，就是沒有加菜，營部入入加菜，營部連就是沒有加菜。聽

其他營的人說，他們連上每個月大概都會加菜一次，怎麼我在防區直屬工兵營營部連看到的不是這個樣子，上次加菜還是因為端午節，也不知道伙委小江是怎麼搞的，八道菜裡頭居然有六道是湯，還沒吃飽大家就開始搶廁所。

反正，工兵營編成了。我們防區直屬工兵營成為精實案後的新編成部隊。

審判日過去了。

我終於弄完我的全營新假卡格式，我也終於讓整個工兵營開始使用新公式格式，而且——

我們編成了。

我們量小、質精、戰力強。

上頭說，透過精實案，我們完成了新一代國軍組織再造，我們量小、質精、戰力強。在我所遭的一連串變動與混亂當中，在精實案無數後遺症即將出現以前，在疲憊中還沒有辦法意識之後會有許多得跟什棟一樣的人員資訊錯誤、提前退伍案衝擊還有基層士官員額問題的時候，我們得知，原來現在，完成這些工程之後，我們依據一份錯誤的編裝表以及二十年從來沒有進步過的國軍人員資訊系統完成了偉大的重新編成，在營部軍室的龍蝦與鱸魚殘渣中，在觥觥交錯杯盤狼藉當中，我們已經量小、質精、戰力強。

咕嚕咕嚕，肚子在叫。可是更想睡覺。

吃沒吃飽，睡沒睡飽。

量小、質精、戰力強。

△10— 裝備

會把所有人才投V工程的營長離職後，八月二日，不會把所有人才投V工程的新營長馮上任，全營士兵熬夜加班，製作八本空室交接清冊以資歡迎。

新營長在總部擔任了進六年的參謀，業務是作戰訓練，他來到V營後，似乎認為V營的V不該V上V，而是要積極投V戰備訓練，他來V營的第二天就指示各連，待命班不可以充當拿水製磚的差、不可以去清垃圾、不可以去油庫滾油桶，待命班就是要待命，不是在中山室去副武裝發呆，就是在連集合場刺槍。而他在V營搞訓練不搞叫大戰V，只搞刺槍打靶，有時候大家都在懷疑這邊到底是老V部隊還是V營。

還有，防衛部命令看防區戰備從來就不會看到V營來，參謀長也只看V營會不會做V工程而已，搞戰備訓練幹嘛？我想他之所以這樣喜歡搞戰備訓練，一定是還不知道V營是在敵人第一波攻擊時就會被殲滅的部隊，但是似乎也沒人打算把這件事告訴他。

而新營長在重新回到空室職務的第一個任務，是要迎接V月份即將到來的高級裝備檢查。從某方面來說，新營長相當用心，在準備高裝檢的伊始主動在營部連中山室召開了一二級補保座談，召集所有一二級裝備業務V，從二級廠作業到各項料件逐一討論，啊？什麼？V一連V營最近營部沒有撥發煤油？怎麼會這樣呢？

「糧秣V！營部現在還有多少煤油？」營長問。

「報告營長！煤油作業存量十四桶、安全存量八桶！其中，安全存量是不能動的！」

營長聽了大吃一驚：「什麼！營部現在只有六桶煤油！」哇哇哇，中山室傳出無數人從課板凳摔到地板的聲音。「報告營長！我說的是作業存量十四桶、安全存量八桶。然後安全存量不能動！不是說營部只有六桶煤油！」「不能動就不能動，就是六桶嘛！怎麼營部現在只有六桶煤油勒？來一點會的好不好？」嘖！龍潭來的就是這個樣子。

「來一點會的好不好？」這是新營長的口頭禪，聽說曾經欺過六軍團的人都會把這句話帶在嘴，「你們這些小朋友，來一點會的好不好？以前我在總部的

時候，所有的裝備全都保養的好好的，所有的帳料全部都帳籍清清楚楚，清冊也都打得好好的。你看看你們，會不會搞啊？胡攪瞎搞嘛！來一點會的好不好？你們那個裝備亂搞，那個料件沒弄，跟你客氣什麼！統統翻起來！」

不知道總部的文書還有裝備保管人要不要了。而且，總部參謀處組應該不會有以下裝備：- 八匹分之- 噸小車、- 點七五 噸小貨車、- 十 噸半大卡車、二十 噸傾傾卸車、五 噸傾卸車、五 KW發電機、十 KW發電機、可以拿來打坑道的三種空壓機、迎風車、悍馬救護車、悍馬車、刀辣（三兩浦B挖吊機）、壓土機、麻靴（好像叫多功能工程車還是某種裝土機）、小山貓、D 7 H 牽引機還有斗路機。營長後來也沒有把這这么多的裝備搞起來（雖然說這些裝備原本能動的也不是多），可是他那時候，倒是說得信誓旦旦。

總部應該也不會有人俗稱「喇嘛控招」的水泥預拌車。

所以總部應該也不會發生工程營在八月份發生的一起重大安全事件暨心響演奏。

人稱：「水泥預拌車撞倒安室寧哥們。」

在七月末的時候，奉防區某高層（不知道是那個高層，反正嘛，高層都很高，高到你根本看不清楚）指示，工程營因為工程任務需要，原本的那台水泥預拌車入被幹訓班校閱場工程操得差不多了，因此必須想辦法弄出兩台水泥預拌車。在我們的編裝表上並沒有水泥預拌車的編制，總部也不可能撥發水泥預拌車下來，於是，本營二級廠弟兄從全防區籌集的水泥預拌車上，一台一台搜刮可用的零件，二級廠兩員技術比較優的技工因此放了三四天假，回台灣明察暗訪，花了幾十萬新台幣買了兩個水泥預拌車的車頭（看來防區堪用的車頭不太好找），每天看到那些技工七拼八湊，終於把水泥預拌車給拼了出來。

空壓機連管噴頭，噴出一陣帶著濃烈臭味的薄霧，水泥預拌車就在這陣薄霧中，外觀變成了蠶於光榮的綠色。新漆讓水泥預拌車在忙碌、混亂的二級廠中顯得格外耀眼。技工拴緊螺絲，本營裝備陣容嶄新的成員裝上大牌，這塊大牌，也不知道他們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更神奇的是，預拌車的車號原本和營長以及戰情的自動線電話號碼一樣，有一入車號突然變了，變得和安室寧還有連長式的自動電話一樣。…反正，就算有大牌，車子還是，沒有帳。

所有的駕駛似乎都不願意開這兩台水泥預拌車，總是以自己技術還不夠啦，或是自己平常是開小車的，這樣的任務應該由平時駕駛大卡車的人來擔任。其實啊，這兩台水泥預拌車開在路上可真是威風呢！一路行駛，只見黃土飛揚、空氣中還飄著水泥屑，加上怒吼的引擎聲，猶如千軍萬馬殺來，這股澎湃的氣

勢，真教人不敢逼視，雄壯威武，真是國軍之光。

開著這輛車子，就像是洗三溫暖按摩一樣舒暢，每踩一次油門，整台車子就會開始美妙無比的痛快震動，震得讓你通體舒暢，全身每一個毛孔就像是被熨斗燙過一樣，膩膩貼貼。最奇妙的是，經過這一段三溫暖，也不會讓你在八月大熱天裡全身冒汗，因為全自動的空調系統讓涼爽的自然風吹在你身上，暑意全消，比到海邊鬧區泡沫紅茶店裡頭喝飲料吹冷氣還要舒服，沒有擋風玻璃的車子就是有這種好處。

水泥預拌車平常停在安室室旁邊，在水泥預拌車前，還鋪設了兩塊精美的路緣石，妥善安置這兩台工廠最有戰力的秘密武器。我們必須妥善停放，因為舉凡灌漿、灌地坪，任何需要用到水泥的場合，就是水泥預拌車發揚其強大戰力的地方，工廠部隊是絕對需要水泥預拌車的，工廠絕對不能少了這兩台水泥預拌車，就連後來十一月號的奮鬥月刊，都是以工廠弟兄與水泥預拌車一起灌漿的畫面作封面。

水泥預拌車要出發了，前往工地，執行他神聖而偉大的任務。扭V鑰匙、轉開引擎，轟一聲，車才為人動容，風雲為人變色，打進倒車檔，嗶！嗶！嗶！嗶！嗶！水泥預拌車即將倒離出停車位，穿著技工服、帶著黃色安全帽的二級廠技工，不斷引導著這個龐然大物往後推進：「對，對，好，好，退，退，再退，再退，就這樣八吉，八吉，退，退，好，好，好，好！停，停…停！停！停下來！停！啊！停了啦！停下來！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驚惶失措的二級廠技工比手畫腳，像是在指揮一場交響樂。

指揮一曲海頓的名曲。

「驚愕交響曲」。

在經過四十二小節的停啊、八吉啊、退啊、好啊，經過四十二小節時在連上聽慣的，耳熟能詳的車輛倒退指揮聲之後，我們聽到了那聲經典的巨響。

「轟！！！」

驚愕。在技工比出動作最大的那個姿勢之後，水泥預拌車撞上安室室。

然後是一連串各式各樣不同的樂器輪流出場，首先是聽到「搗壞」一聲，是安室室油漆剝落的聲音，然後是「喇—」一聲，構成安室室牆壁的空心磚碎裂成一片一片，從牆上紛紛滑落到地面，「陸—陸—」空心磚的碎屑還有地面的塵埃，都被水泥預拌車撞到安室室引起的強勁氣流所帶動，往四面八方飛散。「瓦噹！」安室室緊連著軍械室，下消說，這一聲「瓦噹」，一定是軍械室入耳入沈

的鐵門砸在地上的聲音，砸到地面之後，還可以看到大門金屬表面因撞擊而產生的震動，發出「嗡嗡」的蜂鳴聲。軍械室大門被破壞，隨即引發的，是幾百萬分貝的警鈴大造。

「營」版本的驚愕心響曲更超越了海頓的樂作，「營」弟兄天才的音樂細胞讓這首曠世名作青出於藍更勝於藍，我們用了更優異的方式詮釋這首樂曲。

我們加入了人聲演出。

「啊——？」安室室與內衛兵站在安室室門口外，回頭看到此情此景，都忍不住加入演奏的行列：「啊————」營政戰正在安室室裡頭的安室室旁邊講軍線，忙音告訴各連如何繕造軍紀安室室重點人員名冊，他很顯然被動人的音符所感染，他放下了話筒，他放下了手邊的工作，他看到一塊塊飛石碎瓦滾落他的腦邊，他眼睛睜的好大，看著牆上出現的巨洞，還有巨洞中出現的巨大耳屁股，「啊——？」他全神投入他的表演。然後，「咳！咳！咳！」，咳嗽聲是所有人一起加入的大合唱。

演奏接近尾聲，飛揚的蘇埃決定，休止符，所有人噤口無言，警鈴還是響個不停。

這個故事告訴大家，平時一定具體裝備二級預防保養，不過，像水泥預拌車這種沒有隨裝資料袋，沒有帳卡沒有工令沒有補保記錄沒有帳的軍車，應該如何依照正確規定進行二級廠保養？或是在更嚴重損壞的時候，要如何進行三、四級補保程序？我不知道。

精實案之後針對裝備保養有許多新措施，比方說車室裝備檢查及車室裝備妥善率鑑定，全部日營級統一負責，並且三不工時就來個裝檢，忠誠報上三令五申說要強化預防保養，說什麼精實案之後各級要如何強化裝備妥善率。沒用的，精實案後，所有人的做事態度並不會因為一連串繁複混亂重新編成文書作業而有所改變，基層所有的裝備還是一樣爛，裝備妥善率高也不可能讓我多領一些錢、多放一點假、縮短我幾天役期，裝備妥善也不可能增加「營」多少戰力，因為「營」是在戰事發生的時候馬上就會被殲滅的部隊。裝備財產責任制度更是一個大笑話，都沒有人把「營」當成是人了，怎麼可能有「營」會把你的裝備當成是裝備？

更可怕的是，基層還有無數真正常用、需要用的、但是裝檢時絕對不會檢查的裝備，裝檢只會檢查編裝中所配賦的那些，龍潭那些豬頭永遠不知道基層需要怎樣的人員編制，龍潭那些豬頭也永遠不知道基層需要哪些裝備。裝備就是爛，就算把什麼落實裝備保養的0號再說個一萬遍、說到嘴爛舌頭爛

掉，都不可能改變編裝設計先天錯誤所衍生的無窮後遺。

比方說，沒有一個單位不會常用個人電腦，但是就是不會有人想到我們可以用每個星期六裝備保養這段時間，折開電腦機殼清一清CPU風扇上面的灰塵、做一做硬碟重組或是用防毒軟體掃描病毒。喔！對了！機殼是不能拆開的，因為機殼上的拆裝處貼著通信保密的標籤，就是那種黃黃的、告訴你什麼「因職務」知悉或持有之軍機，洩漏、交付或顯示於他人皆，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的標籤，就是這種保密防諜的大帽子，我們的個人電腦損壞得亂七八糟，至於病毒嘛，最左邊那台電腦掃描的結果是，至少同時中了兩種開機形病毒，視窗系統與應用程式總共有七百多個檔案中毒。

上頭裝檢的時候不會檢查硬碟壞軌或是系統中毒，上頭只會檢查電腦字簿冊有沒有確實填寫，是否有單位人員保密切結書（當然是都沒有），上頭只會檢查有沒有安裝「國軍榮譽保護程式」，這個「國軍榮譽保護程式」還陸續出了好幾個版本，其中最糟糕的是一個同時具備印象派繪畫之美與國軍保密宣導功能的，你就看到電腦螢幕中有兩個雷諾瓦風格的芭蕾舞女郎面對面跳芭蕾舞，下面標楷體打上「確保國家安全、切勿洩漏軍機」兩行字，實在是沒有品味到極點——雷諾瓦的芭蕾舞女郎原來原來是在一邊跳舞一邊洩漏軍機啊！

所幸我們的營長對資訊科技有超越常人、以及超越所有國軍幹部的瞭解與認知。營長要求營辦人員在三天內解決病毒問題，將磁碟機格式化、系統重灌，所有的檔案統統殺掉，統統不准使用磁碟機將檔案複製出來保留，因為營長說所有的檔案都中毒了，而營辦人員所使用的磁碟機都有病毒，那怎麼辦？參一的假單人令格式、參三的計畫卡、參三的各式團表教案及巡邏室輪值表、參四的主裝表（主要裝備報告表）與種種表格、政戰的一堆報告與美工檔案以及行政的外島加給V軍轉存系統全都在電腦裡，殺掉之後怎麼辦？營長說，資料要保留，可以，用印表機印出來，電腦如果再中毒，沒關係，你們這些文件就統統關起來……。

迎接高裝檢的那段日子感覺過得很快，安室室的洞很快的就找泥工補起來，這難不倒工部隊的。第二次返台回來，連上先是為了讓某聯兵旅的一台破戰車過一條大水溝，上架了一次橋（架橋！我恨架橋！），之後營部不斷指派裝備保管人與二級補保養勤務平時都不做，業務做得實在有夠爛（也不知道是誰讓這些人平時有出不完的外差上下玩的），為了讓裝備保管人還有二級裝備補給管制業務能夠有充裕的時間作業，連上沒有負責裝備的人（比方說，參一）統統去衝衛勤，因為沒有負責裝備的人就沒哥幹一樣。工程結束了，停止了白天上工晚上站哨站完哨做業務，取而代之的是白天衝哨晚上衝哨站不完哨還要

做業務。

負責裝備業務的人免了衛勤，難得輕鬆，因此分外專注在他們的業務上，當然就是早上檳榔下斗或下午晚炒泡麵啦！一點都沒有辜負營部的美意。比較值得一提的是管制斗的業務，他們的業務內容有相當份量的比重是想辦法讓營裡頭的裝備紛紛進V三、四級廠，這樣一來，裝檢的時候，就有一堆裝備在三、四級廠中，而不留在營裡頭，不用受檢；比方說，通信裝備管制斗有一台保密器，這台保密器自始至終從來沒有在營裡頭出現過，而每個營裡頭的無線電電台都必須有保密器才能夠開始運作，所以在精實案後規定，所有營級單位都必須設立電台，我們也在副營部旁邊設立了電台，但是我從來就不知道電台到底在做什麼。

就連十月份防區遭遇到防區所面臨過最大的一次風災，所有有線電線路全毀，軍線也是、自動線也是，也沒有人想到要使用高層所配賦給我們的無線電裝備，反正已經是人工一機了，司機拿出來就打，就連小江搭艦返位的時候，船因為螺旋槳纏住魚網，人員返位都已經生效了船還在海上，也是有人拿起司機申請，防衛部不得不派兩棲營飛龍艇把人載回防區買出航機返位才得以解決。上頭總是喜歡督導、檢查，總是要求我們保養那些我們根本不用用的裝備。上頭還三令五申說，裝備保養一定要排V課表中，確實實施裝備使用課後保養，但是我們根本就沒有照表操課。

其實，我們也是可以照表操課的。

只要防衛部作戰訓練處訓練科能夠接受除了星期一與星期二，其餘每天課程只有「上斗到死」、「站哨到死」或是「作業到死」的這種課表。

三、四級廠在裝檢即將到來的時候，也紛紛拒絕下級的進廠要求。因為如果下級的裝備進廠，那麼，這些裝備就會成為他們必須受檢的項目。二級與三、四級之間的鉤心鬥角、爾虞我詐、鬥智鬥力，如果好好經營，一定可以寫成比三二八槍戰更為可歌可泣的故事。

一個星期過去，每個人員紛紛報假返台，也承受不了這樣的衛勤負荷，吐哨聲不絕於耳。是啊！叫我天天每哨是不是？那我就不去報假，怎樣？大家都不要休假了是不是？都不要返台了是不是？營部想出的解決之道是減少負責裝備業務的人數，叫二級裝備業務斗兼任一級裝備保管人，站哨的人好像有多，不過這樣裝備業務有沒有辦法做好，我也不知道。有一次連上的二級斗管制斗說，他現在還必須兼任營部連軍械斗，這樣兼任他能夠想到的唯一好處是以前不方便做的現在他全都可以做了，他可以在一級報部分槍枝某些零件損壞，然

後自己 在二級調整帳籍，然後神不知鬼不覺，用這些零件在營區外拼出一支槍…

我們的二級兵工廠管制還碰到一件超離奇的哥兒，人稱「一把刺刀後送案」。補給組發了一份公文說，二營營部連因一柄六五 K 2 步槍刺刀毀損，准予「後送」，要二營在 1 月 31 日以前將刺刀自行送至龍潭總部武基處，啊？如果按照後送的作法，那麽，二營必須派遣一員帶隊軍官、一員帶隊士官、一員兵以及二級兵工廠管制四個人可齊齊可坐飛機從防區跑一趟龍潭，只是要繳回一把價值新台幣三十元的刺刀？。最後好像是把刺刀弄到甲廠後送排，交給他們後送，不了了之。

高裝檢前一入更扯。防區的後勤補保體系設計真的很奇怪，兩棲營化學裝備還有武器的帳級居然在二營，換句話說，兩棲營下各偵查連的一級軍械班的二級不是兩棲營營部隊，而是二營的兵工廠化學二級辦公室，兩棲營的海龍蛙兵或入拿著二營的槍上山下海打滾淘水，也不知道槍枝有沒有保養。在迎接高裝檢時，兩棲營將損壞的槍械後送，可是根本沒有知會我們二營，我們的二級兵工廠管制在高裝檢前一入才知道這件事，於是他就跟連長這樣報告：

「報告連長！我今天作業的時候發現，我們連上…少了把槍！」

當時，連長室裡瀰漫著酒香，連長將嘴裡的糞土比噴了一地。

然後，他張大了嘴，神情恍惚，久久不能自己。

- ○ - 兩棲偵蒐營真的是個很奇怪的單位。國軍兩棲部隊有了海軍陸戰隊之後，陸軍入有海龍蛙兵分佈在各個離島、外島，如果說海軍陸戰隊在本島，外島則是日陸軍兩棲營負責防務的話，似乎不是這樣，因為島上入是海軍陸戰隊、守…神奇的是，在不同外島、離島的陸軍兩棲部隊，居然編制在同一個營，營部、營部隊、新兵集訓隊、還有兩個偵查連在防區，另外有三個偵查連在不同防區，營部有辦法管理在其他防區的偵查連嗎？我始終覺得這樣的編制一定會問題。

隔年 1 月就出了問題。兩棲營集訓隊有一個叫做余國輝的二兵，在東岸碼頭附近的海灣派訓測繪補測的時候失蹤，過了七天屍體在防區外岸打撈起來。我想我怎麼都不會忘記在防區一個叫夏興的地方的公祭現場，當我們營長率領防區直屬部隊官兵代表向余國輝靈前致敬的時候，家屬是怎樣歇斯底里的哭號：「阿母是一個沒路用的人啊…阿母沒路用才就你的一條性命啊…」家屬後來對國軍的處理不滿意，八月份還上了全國性的報紙。兩棲營訓練疏忽的意外，誰該負責？國軍哪個層級應該負責？兩棲營營部？防衛部？試想，兩棲營新兵集訓隊位在防區，可是了解他們訓練方式的，也只有兩棲營自身而已，防衛部

作戰訓練處能管到的也只有射擊、以及陸軍五項體能戰技而已，防衛部根本無從督導兩棲營的專業訓練啊！我們可以說，殺死二千餘國輝的，不是別的，正是與基層部隊實務脫節的國軍編裝！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一般、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一般，吃飯的時候，日子他就從飯碗裡溜過去了，值哨的時候，日子就從默默中過去了，站夜哨的時候還可以欣賞二級敵飛兄如何把「月場」其他各「連耳輛」的零件拆下來裝到營部連的耳輛上。而我呢？我根本沒有可以汗涔涔而涎漣漣的時間，都沒時間做業務了，營長居然還要我去幫參謀打提報資料。有沒有搞錯？營長讓參謀不用站哨，參謀還要等要站哨的參一幫忙？1月，高裝檢前一天，幾乎值了夜哨，高裝檢營入入要去跑一份很緊急的假單，趕回來站哨的時候，在大門就看到一群人像是熱鍋上的螞蟻跑來跑去，跑完了，高裝檢也過去了。而其實，高裝檢全部的過程內容，任誰都知道，全是假的。

高裝檢那天，水泥預拌耳當然被藏了起來。

然後，水泥預拌耳還是經常出耳。

然後，水泥預拌耳還是經常停在安室室旁。

△11—休假

▲1—真實

什麼都是假的，當然什麼都是假的。

所有的戰備訓練都是假的，所有的衛哨勤務都是假的，所有的課表都是假的，所有的補保記錄都是假的，所有的總單命令都是假的，所有的軍紀要求都是假的，所有的準則教案都是假的，所有的課表都是假的，所有的情資蒐集都是假的，所有的督導都是假的，所有的檢討報告也全都是假的，裝檢是假的，什麼都是假的，當然什麼都是假的。

什麼都是假的，只有領錢、放假、選征令是真的。只有這三樣，才是所有義務役軍旅生涯當中最真實的。甚至，似乎志願役軍人，也是。

而其中，放假，是最貼近真實的真實。

領錢，每個月五日或十日，外加給十八日發放，當不過兩三天，窮不過三禮拜。至於其他行政經費的所有經費使用，核銷，也是假的。選征令，時候到了就有，或許有些人比較早，或許有些人比較晚，該是什麼時候就是什麼時候，總是會拿到的。而休假，什麼人、什麼時候、什麼狀況、什麼際遇，都會需要休假。可能你要將一份重要的施工計畫送到總部核定，可能你姊姊結婚你要回去吃喜宴，可能你爺爺重病你必須回去看他最後一面，可能你爸爸掛了你要回去守喪，可能你要去參加可以改變你一生的考試，可能你們這一對姦夫淫婦在上次查探的時候不知道做了什麼好事你必須回去幫她墮胎，或是她的媽媽一定要你回去娶一個你過兩個月就不愛的女人，你可能會遇到花花世界無數的狀況，你需要休假。

你無時不刻需要休假，但是你的假就是這麼少。義務役軍人在防區服役超過二十個月總共有四十天這台省親假，不足二十個月以每個月兩天計算，已婚軍人可以多十天、爸爸死了喪假二十二天、爺爺死了喪假七天、結婚婚假十六天、結了婚再把她殺死喪假也可以多個幾天，你的假就是這麼少，你能夠回家就是這麼幾天，你可以從虛幻的行征營中通往真實的時間就是這麼幾天。平時在防區休假補八放人（通常休假前整理任務環境還可以耗掉不少時間，八點放人是常有的事）外加收假，這台假還要扣掉搭飛機搭車回家的時間，怎麼算，休假的時間就是這麼少，遠比任何一支本島部隊少。

想要多搞幾天假還是有辦法的。累積幾支嘉獎可以換八天的特別榮譽假，不

過，我在連上陷身無窮的、惡夢般的塊石地獄賠了褲子賠了門子才換到第一支，而如果你碰到一個居然有十八個月份的牛隻，上頭只給你十二個月份的獎勵積點的時候，希望貴單位的積點還是能夠讓你一個人認到三支嘉獎人多。

而防區還有一個奇怪的規定，說士官、伙頭以及駕駛不可以報特別榮譽假，這是什麼規定啊？士官、伙頭及駕駛就不是人，對國軍、對防區沒有貢獻是不是？搞清楚，在大地震的時候，全國軍唯一上台被總統表揚的不是別的，就是伙頭啊！是一個在一堆殘磚敗瓦中義勇救人的伙頭啊！

這個規矩後來稍被修正，防衛部說，士官、伙頭及駕駛也可以報特別榮譽假，不過不可以用累積三支嘉獎的方式，必須用「積分」一百分的方式，防衛部並列出積分標準。如果，你抓到走私、或是抓到掛號，一百分，可以直接報特別榮譽假，你叫士官去抓走私？你叫士官、伙頭還有駕駛去抓掛號？後來防區抓走私的任務更是交給了岸巡總隊，駐軍不能抓走私、只能去抓掛號了…說到岸巡總隊，同樣在防區，海巡單位的休假方式與陸軍的休假方式也不同，海巡每個月休假六至七天，可以選擇在防區休或是返台，換句話說，服役二十個月，海巡可以返台的次數超過一百二十天，陸軍則是四十天或四十天不到，足足差了三倍。明明是服役，怎麼差這多？還是我這來問好了：為什麼我在中心選派的時候，海巡沒有來？

好，不抓走私不抓掛號，再不然，高裝檢零缺點可以計到十分一零缺點？除非你的身花褲被督導室用過了才有可能零缺點，而如果你是士官，不是裝備保管人，有什麼裝備可以受檢？好，再不然，如果受訓成績前三名，都還可以認個幾十分，可是被基層部隊操翻的巴死的士官也有可能放告業務不做去受訓啊？

士官真正有辦法去爭取的積分大概是防區射擊競賽成績優異，積分二十分，可是防區射擊競賽大概一年一次，然後是製作看板有功，三分，任務整潔，一分。——這算什麼啊？這個特別榮譽假積分方式對士官而言根本就是懲罰性的設計嘛！所以不管怎樣，如果你要爭取特別榮譽假，還是得用三支嘉獎的方式，然後人勸令的獎勵單日中絕對不能讓人看出你是士官、伙頭或是駕駛，就算連去是因為你業務認真要認你嘉獎，可是獎勵單日一定要說你是什麼擔任某某工程泥工，就算是「擔任部隊重新編成任務承辦人員，順利完成部隊精實案重新編成，認真負責，表現良好。」這種影響防區戰備甚至全軍甚巨的艱鉅士官功勳，也絕對不可以認——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反正當什麼都是假的，而且在工營不會叫泥工去做參一業務，可是會叫參一沒哥去工啊！

除了嘉獎三支，積分一百分之外，同時有六支嘉獎與二十分也可以報特別榮

譽假。你認為，這會有比較容易嗎？積分制度是我剛到部去古的時候預訂的，小江那時候曾經仔細的研究過，他的結論非常抑製，就是一「算了」。

而每季度政戰部承辦的優秀義務役官兵表揚活動中，每位優秀官兵可以多放入榮譽假，希望你能夠早日成為輔導員的親信。但是，優秀義務役官兵名冊會在表揚活動舉行之後移轉到各團營區，各團營區都會知道你得過優秀義務役官兵這個獎，移轉到各團營區的用意是：你在服役期間這棟優秀，未來戰時這些人便是適當的幹部人選。這是不是代表優秀義務役得獎官兵特別容易被共產黨心機號演皆動員到？不知道。對於放入假還有這一層風險，你最好是想清楚。

本來能休的假就少了，而防區無數單位官兵還經常沒辦法休。可以在防區休的假，在我破冬以前，就已經積了二十多天。連上積假三十多天的還有人在。

而根據防區規定，為了不影響防區戰備任務，全防區只能有百分之八的人員同時離防（受訓住院不屬於此規定），因此，當真實向你綻露曙光的時候，你還必須擔心會不會有個人臨時要請喪假入假一定得申請，單位休假人數立刻超過百分之八，使得你準備好大卸八家時，只能眼巴巴看著他代替你的位置。而休假單與軍機機位入是分開來作業的，有的時候你有假單沒機位，有的時候有機位沒假單，有的時候起大霧機場關閉，共產黨人都不能休假。

戰備，軍以戰為主，戰以勝為先，一切都是為了戰備，因此，當青年日報人員服務專欄寫到，官兵參加國家的職工試單位可依權益核予入假時，防區所有人申請試還是只能請假，必須要從二十天省親假中扣除天數的假。為什麼？因為規定是說：「…在不影響戰備任務的前提下，單位可核予入假…」，進V本島部隊平時不過就是狀況G，到了外島你的戰備任務就是狀況H，任何一個人離開防區都會影響戰備任務，而防衛部的權益就是，不給。

這台假必須在退伍前一個月休畢，所以你是大學畢業，希望在快退伍的時候到個研究所來念念的人，絕對不可以像約翰一樣，趕著在一年業七月份就V位，那樣你抽籤抽到外島服役，到了後年四月退伍的時候，你會一家研究所都沒辦法報到。雖然總司令一再強調終身學習、共產黨生涯規劃，但是你就是不能休假申請。你需要休假，才能決定你的生涯規劃，你需要休假，你需要這最貼近真實的真實，才能確切擁有你未來的真實人生。

你需要真實，而真實卻如此罕有，於是這樣的真實成為了救贖。假單是入國的V場券，登機門則是入國之門，儘管看得見、摸得著，但其實對防區官兵來說是何等遙遠？辦理這最真實的業務的人軍階通常不會太高，防衛部日一少校

軍官擔任（後來編階調整到中校），各聯軍旅、指揮部通常是少尉軍官，夏基魯則是中士或中士擔任，他們的階級並不高，但是他們的口中握有真寶，他們的口中握有救贖之鑰。軍官，稱之為差假官，中士或是中士，我們則統稱他們是差假士——即使他們有些並不是中士。

在我十月開始兼任營部連連級參謀之後，我的銜是「防區直屬中士營營部暨營部連參謀、差假士、總收發、人員室通信室業務指定代理人、專職衛勤待命班、製磚廠製磚工人選之綜合業務參謀」，但是，通常我向所有人介紹我的職務時，我最常用的是「中士營營部人員室的參謀」、「營部參謀」，或是「差假士」。

有的時候我在想，如果我接的業務不是差假，我會永遠不了解和我的權益最為相關的差假作業是怎樣進行的，我會和連隊上所有其他人一樣被蒙蔽在無知的悲哀。可是，有時入想想，我接了差假，似乎更悲哀。而接什麼業務也不是我所能夠選擇的，我的業務就是差假。

我是差假士。

我掌理全營三四百人的所有返台省親慰勞婚喪事、假特別榮譽假審核呈報、返台專業訓練裝備後送差假呈報、軍士室輸送手續、機位排定、累功換特別榮譽假呈報、查探作業、各連積假狀況掌握、營部幫僚休假預排、各連中士室管休假協辦。我掌理所有的假。

我的口中是全營三四百人的救贖。

我，一個中士，一個差假人的口中，握著全營三四百人的真寶，握著三四百人的救贖。

▲2—假單

七月，不知道誰七月講了什麼「特殊國與國關係」的鬼話，然後對岸就透過一些外國媒體放話，說什麼將要拿下中韓國境內所轄的某個小島，搞得所有媒體都以為防區局勢相當緊張，說什麼防區已經進V二級戰備（基本上，中韓國軍根本沒有二級戰備這種字眼，七月也沒有進V狀況三），說什麼所有官兵晚上都要掏槍睡覺才睡覺，但是就算七月防區狀況三生效的時候全營全副武裝也沒有誰掏槍睡覺。

七月根本沒有人掏槍睡覺，而我呢？我七月的時候根本沒有上過才，連上很多人七月的時候也沒有上過才。對大部分人來說，七月屬於高裝檢查，七月

盡於裝備，而對我來說，1月呢，盡於休假，1月是一個完全盡於休假的月份。

1月的一開始，防區高裝檢的那一天，就是跑假單。

兩點下哨（還被下班衛勤拖哨半個多小時），六點到八點入是一班，下哨之後被瘋狂的廣播聲叫到戰情。是人哥室。「你今天有工作要做，」人哥室說，「你今天要去跑假單。有兩份假單非常重要，你今天一定要跑出來。」

我撒了兩稱爲「假面」的休假申請單，都是哥假，要參謀長批准才能生效的哥假。一份是三連呈報上來的，假單副手住院證明及可口名簿，是三連一位弟兄的兄弟出了車禍，必須馬上回家。另外一份則是一連呈報上來的，是因爲一連參三小鼎的徒弟昨天傍晚的時候工作受了傷，右腿出血不止，在營部醫務所急診無效之後轉診到武岩醫院，已經七八點了，仍然無法止血，所以武岩馬上讓他住院，而家屬打電話到營部要求馬上請哥假後送，轉到三軍總醫院。休假日期，啊？都是今天？難不成今天早上假單跑出來，下午就要搭飛機回去？

「這太扯了吧！怎麼這麼急！而且這個病假為什麼要幫他請哥假？請哥假要扣假的啊！他在武岩醫院住院，就讓武岩後送空辦後送就好了啊！這樣1月扣假。」

「他們家裡頭就是要他馬上回去，扣假也沒關係。你今天早上就要跑出來。」

「這麼急的假單我怎麼跑？就算跑完前面，參謀長那邊關卡只有軍室可以跑，還是要你來跑啊！」「我今天要陪檢經理裝備，我不能出去，我一定要待在營部。」「那……」「下管了，你先出去再說。」「我怎麼出去啊！我今天中午十二點還有一班哨！我還要帶待命班啊！」「找人幫你代帶啊。」「連上都去受檢了，那裡還有人啊。」「下管了，我去跟你們連長說，今天下管怎麼樣你就是要出去，高裝檢不會敲待命班的啦！有問題打我手機。」這樣啊！如果敵人要拿下我某一個外島、要攻打防區，實在應該選裝檢的這一天，因爲所有單位都不會有待命部隊，而且所有的裝備都陳列在集月場，一點掩蔽都沒有，一點防險警覺都沒有，隨你砲擊、隨你轟炸，而如果是遇到什麼暴民襲擾還是敵人小部隊攻擊的狀況時，全連所有人的鋼盔和裝備，都還擺在架上等著清點呢！

找到連長批了假單就牽着單單出去了，從營區騎了二十分鐘車程到達防衛部坑道，開始「跑假單」、「過三關」。第一關，到空假室，找防區最高空假業務承辦人——空假室，空假室必須在承辦人處蓋下他的級職章，過了這一關才能往下一關邁進。我推開空假室的大門，「空假室——啊？」空假室裡空蕩蕩的，只剩一個值員在裡頭叩叩叩敲鍵盤，「陳姐，空假室呢？」

「空假室沒來？」不會吧！現在已經1點多了耶！怎麼還沒來上班？

「沒來。」

「差假室怎樣可能這個時候還沒來？去日裡了？機場嗎？」

「今天只有防衛部隊『假』一個人去機場。」

「那『假』假室呢？」

「不知道。你打軍線到他寢室裡頭看看。」沒人接。

不會吧！這樣重要的假單連第一關就過不了。人哥室說，如果有任何狀況就打他的手機，立刻回報，「…對方手機目前關機或收不到訊號，陣聲後，將自動轉接語音信箱，在轉接前將不收費…」我管你要不要收費！怎樣辦！差假室不知人在何處，而人哥室的手機也收不到訊號，怎樣辦！怎樣辦！

「我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假單要跑耶！陳姐你看！怎樣辦？」

「你這個假單一啊！怎樣會這樣急？」值員看到假面，也嚇了一跳。

「怎樣辦？」

「你等等看看差假室等下會不會進辦公室。只能等啊！怎樣辦？」

等了一個小時，這個小時真是心急如焚。差假室還是沒進辦公室，不過打了一個電話進來，值員接的，「差假室去室好。啊！是差假室嗎？那個『營』有急事要找你耶！他們有人有急事要回去，差假室你在日裡？喔…好…」值員回頭：「『營』！差假室現在在本部連陪檢！他要你馬上過去！」陪檢…為什麼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在陪檢？

「本部連在日裡？」「本部連在日裡你不知道嗎？」我不知道，我怎樣會知道？根據值員的口述地圖，我動身前往不知所蹤的本部連。在走出坑道前，順道去第二關一人哥行政處處長的辦公室看看，處長也不在。「處長去了日邊呢？」我問處長傳令，「不知道」，他說。全世界的人都不見了。

我花了四十分鐘後在坑道外三百公尺處某條小路某堆草叢中的某條小徑穿過某堆樹林找到本部連的團衣場與後門，真不曉得為什麼全防區都是在莫名其妙的——條小路裡藏著一個單位。穿過團衣場，穿過安室室，穿過二十幾輛引擎蓋大開的一點二五噸小車還有保養車輛的技工，在穿過兩路蹲在地上做槍枝保養的人員，看到差假室坐在椅子上跟人哥行政處處長聊天，很好，都找到了，我拿出假面給兩位去室簽名——印章都放在辦公室。

「來來來！你來的剛好。」差假室說，「你現在過來剛好，參謀處也在本部連，

你等下就拿過來給參謀長批准。」這樣順利？—到本部連—次跑完三關？「我一個兵怎麼可以拿過來給參謀長批？」「你下拿過來難道是要我拿過來嗎？」「呵…那參謀長在哪裡？」「參謀長在前面小耳那邊看車子啊！你剛才過來沒看到嗎？」

參謀長在看一點二五頭小耳？我剛剛就是從那邊過來，參謀長不在那兒啊！

「參謀長剛才就是在那邊看小耳啊！你再過來看看。」再過來看看，還是不在。

「參謀長有在這邊嗎？」我問本部連輪車技工，「有啊，參謀長剛剛跟總部的督導室一起過來檢查。」「那參謀長還在這邊嗎？」「走了。」「走去哪？」「參謀長車子走掉了，去哪裡呢？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問什麼都是不知道。

再回報給人司室吧。本部連的公共電話就在安室旁邊，「…對方手機目前關機或收不到訊號，暈聲後，將自動轉接語音信箱，在轉接前將不收費…」挖哩勒。

打軍線來參謀長傳令室問問看。「參謀長到辦公室了嗎？」「還沒。他現在應該在本部連。」「參謀長現在不在本部連，那來他現在可能會在哪裡？」「等下，我看下參謀長的行程表…現在…參謀長現在還是在陪檢…喔！參謀長的下一個行程是「營」。」

「營」！

我從「營」過來找參謀長，參謀長現在居然在「營」？

如果我現在帶著假面趕到「營」，到時候參謀長也可能離開了，不知道會在哪裡，「參謀長等下會回來嗎？參謀長等下會回來吃午飯嗎？」「不知道。」人是不知道，而且參謀長好像吃午飯還有午休的時候不批文，至少我知道當參謀長在看八點檔的時候，一定要戴好時間才可以把假單拿給他批。對表，現在時刻，已經十一點了耶！再拖延下去人就走不了了，而且，再跑不出來，就要拖哨了啦！

打回連上，「安全室嗎？有沒有看到人司室？參謀長跟總部督導室在看裝檢，人司室在陪檢，不能接電話？啊—那連上現在有沒有其他沒有受檢，沒有軍情的軍室？」想必是沒有，沒有軍室可以押車把我和我口中的費員假面載回來找參謀長，而且可以想見的，連上現在根本就沒有車，所有車輛都在受檢啊。

「怎麼辦？」我問着假軍。

「這樣也不是辦法。這樣好了，你先申請着假軍，找個員直接開休假二聯單，下午就讓他們先走。」「這樣合乎規定嗎？」「都什麼時候了，你還管這些。對了，人走了，你下午還是要把假單給參謀長批。你如果後來沒拿去給參謀長，你就死定了。聽清楚沒？」程可碰到狀況，就拿着假單是多按照規定來的人，還是沒用的。申到着假軍，拿了假單，狂奔回營區。高裝檢隊入太陽超人，秋老虎肆虐，我入帳裏攏了，飛機飛了，人送走了。

申到連上還沒來得及吃飯就上哨，我的腰圍又縮小了。

▲3—混亂

「不行不行不行！——處二科說這些選征令都不行！所有的選征令都要重作！」那份立下來的時候，就算是清秀的約翰也快要瘋掉了。「原本選征令上面的選征科目欄」，一般兵憲服役期滿，大專兵憲折服役期多少天，現在全部都重改掉。提前選征的，士兵憲提前選征，士兵憲依額選征，通通拿申去改，明天中午以前拿過來。」約翰向各連參一公佈說。

「提前選征兩個月的還有成功嶺折服役的呢？」

「就憲提前選征暨折服役期幾天啊。」

「士兵呢？」

「就憲依額選征暨折服役期幾天啦。明天中午以前拿過來！還有……」約翰頓了一下，「你們這些兵力現況報表也不行，防衛部說要重作，我們現在憲兵力現況報表的士兵部分，是填寫已經晉升下士的士兵總數，現在要改改，新兵一下部隊，只要佔到了士兵缺，就把他當成士兵計算，而不是當成兵來計算，這樣懂意思嗎？」

「就是說，只要是校訓預士，受過訓，有晉升下士資格的人，統統當作士兵計算？」「不對，是只要佔缺就可以，比方說這個人還沒有受訓，或是正在受訓中，你已經先把他請到士兵職缺的，就當成士兵計算。」「那嘛，士兵素質分析表也是照這種方式計算嗎？」「不對，士兵素質分析表是調查實際的士兵選損需求的，所以還是照現在的做法，只算已經晉升的士兵。」「那不就是說，兵力現況報表與士兵素質分析表上面的士兵數不就不一樣了？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單位，有好幾個版本的士兵數字？」「對。」

「為什麼這樣做？」「防衛部說，那是因為這樣做可以讓很多不當戒除計畫，這樣戒除的數量就會在報表上減少，而總部是依據戒除現況報表撥補新兵，所以，這樣的報表呈上去，總部會撥比較多新兵到防區，在提前退伍實施後比較能夠維持一定的戒除數量…」知道為什麼有好一陣子外島籤這樣多了吧？不過外島籤多也下見得是叫壞事，至少同梯多，有個照應，總比沒幾支外島籤還抽出來的好。

但是，提前退伍案實施後一次退伍的人多，就補了一堆新兵，還是要等他們到部一個月以後才能站哨，做到死站哨站到死的還不是現在在當兵的這些人。「……一樣，明天中午以前拿過來！啊！還有人去…」

「怎麼每次都這樣急啊！」死渣子的話真多，「還不是因為你們送上來的時候那樣晚！」我幫約翰答腔。「營部通知我們做的時候也很急啊！我還不是盡量快！」「防衛部通知營部也很急啊！你看，十月份退伍人員名冊防衛部也沒有核定給我們，現在就急著要退伍令，但是根本就沒告訴我們退伍令字號。過兩天去假室又要督導去假業務，督導營部還有營部連…算了，你們下心知道。還有…」我頓了一下。我知道，我所要宣佈的，是可以讓很多人震驚的消息。

「你們送上來的這些假單，全部都被退回來。就是這些，這些最後一次休假的人。你們現在把提前退伍之後每個人應該還有假算一下，改完之後交給我。」

「你是說一扣假？」「不會吧！」嗷聲此起彼落。

「不是扣假。他們本來就是那樣多的假，他們本來有四十五天的假，但是在提前退伍之後，他們在防區服役的天數就不到二十個月，所以他們的假就是那樣多，沒有多也沒有少，不是扣假。」「可是假的天數就是變少啦！」「規定就是這樣啊！除非叫他們不要提前退伍。」「那你看，這個人本來要請最後的十五天假，扣掉四十五天之後，變成只有一天的假，你叫他怎麼放？早上七點二十尚義機場報到，下午兩點二十松山機場報到？」「那一個禮拜都沒扣假，這個禮拜要放的就扣假？」「去假室說今天開始的啊。」「怎麼都不早講？」「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啊，而且…」

「而且，你們各連還不是一天到晚要我跑那種今天跑明天就要回來，高裝檢那天，還有上午跑下午就要回來的假單，你們才在搞什麼鬼啊？你給我的時間，其實叫我連先給營長簽的時間都來不及，每次都是先跟營長簽，人走了，營長才批假單。」

「那個真的很緊急啊，他那個時候血就一直流，流不停，家裡人一直打電話來，說他做完幹訓班課程之後身體就不好，現在像這個樣子，一定要他回台灣住院。」

了 - 連參 - 說。

「你說他到底是怎樣一個哥？」

「我不知道之前怎樣，我四月來防區的時候每天看他壓力很大，那時候他剛要跟小鼎交接，但是小鼎根本就每天都在營部，其實根本就沒有交接，但是我們連長有什麼參三的事情還是找他，—你知不知道？小鼎連怎樣弄課表都沒教他我們連長就一直去找他，那時候入要戰備，壓力怎樣會不大？而且那時候還有幹訓班課程，最近一次我和他大概都是在工地四十八個小時沒有睡覺…怎樣受得了？而且他有什麼問題都只是往自己肚子裡吞，有時候上工回來他還會幫我按摩一下，但是他自己都是默默承擔壓力。」「是喔。」

「啊，對了，我這邊有一份假單要給你。」了 - 連參 - 從洽公袋拿出一張假單。

「這入是什麼？公假？看護？」

「對啊！我們連長說，三總那邊打電話要我們派看護，對了…還有禁閉單要給你辦…」

煩死了。看護什麼時候要回台灣，看一下。

明天。

「明天單位機還有機位嗎？」

「你—」

我說不出話來了。

▲4—忙碌

—連長的忙碌。例行性的作業外，先是幫三連那批弟兄續辦了好幾天的喪假。

扣假的消息傳到各連後，我被所有這台假人數變少的學長追著打，我還打開電腦找舊檔案，找到一種叫做「這台假政防區休假志願切結書」的不出表格，要求那種只剩一天兩天假的人簽了以後不許反悔，解決被扣假的問題，不過還是真的有人寧可放「早上七點二十尚義機場報到，下午兩點二十松山機場報到」的那種假。

然後是差假業務督導。差假室督導各項文件鉅細靡遺，每季休假預排表、每

月休假預排表、假卡、假單存根、禁足佐證資料、休假規定卷宗、離營宣教卡、家屬聯繫卡…「成功演習緊急召回規定呢？」「在這裡。」「八月份營部對各連的督導記錄呢？」「有啊！就在這邊！（○○）○○字第○○○號令發給各連啦！」「那各連有沒有收到這份？」「有啊！連級的休假規定裡頭有這份，連級有收到，而且簽給連長了。」「可是連級沒有再發文將改進缺點回覆給營部，你看！在哪裡？」「啊？」「不是說要精簡營連業務，連級都不需要再發文回覆作業的嗎？差假單嗎？」在督導記錄上記了一條。

「八月份的假單存根拿出來給我看！」「咁…存根，沒留下來。」「那部隊的工作日誌拿出來看！你看，說三日是放假日，但是有些人休假根本沒有登在部隊的工作日誌上，積假統計表呢？有沒有積假統計表，有沒有假單存根，我怎么知道你們三日到底有沒有正常休假，你們早就有人告訴說工作營旅了高裝檢管制休假！要管制休假你要先呈文給我啊！你們有呈文嗎？」「…沒有。」「是一條。」

洋洋灑灑寫了十條缺點，改吧，慢慢改吧。連上怎麼有人逃兵啊！煩死了，事情做不完還要先發離營通報給軍法組，抓到送進看守所之後還是大大小小事情不斷。中秋節前人要舉辦擴大查探，怎麼各連申報休假人員的時間這麼慢，而許多實際要辦理查探的人不在名冊上，沒跟營部報假，家屬就跑來了，中秋節前一個星期的查探，所有人都可以休假，都可以擁有那份並不完美的真實與救贖，什麼人都行，只有我不行，因為我的救贖與所有人的救贖相接觸。在中秋節之前，想要回家過節放假的人數激增，事情多，沒有管制好，超過百分之八上限，被差假單瘋狂砍劈…這個時候入值八月份第二航次，碼頭入來了一批新兵…。

新兵來了也就罷了，偏偏裡頭還有一個新兵星期日到部，星期六早上八點祖母就要出殯，要請喪假，入要跑假單。營部連連級參入擺爛，要他做什麼都絕對不會準時，我或入都要過手催，有一次受不了，把他所有的應辦未辦事項寫出來交給連長，總共三十條。三連有個兵入要結婚，情報室入說，他過兩個月，想要出師。

二連入總是在最忙碌的時候送上一張看護的外假假單，而且都是那種今天送明天就要走的假單。「搞什麼呢啊！怎麼連看護都要送得這麼急？這種長期看護你們連上不能夠排個看護預排表，按照時間送嗎？」「沒辦法，我們輔仔已經找不出人來看護了。連上所有沒有重要業務的人，都已經看護過了，看護預排表根本排不出來。」七月份發生軍史館命案之後，總命令要求外島部隊不得派遣長期看護，每天入就必須換一個人，不得重複，而如果病患在北部住院，

則一定要派遣居住南部各擔任看護，死之亦然。」頭都這樣規定了，怎麼辦？
跑吧！

每天晚上都是登完立、站完哨、搞完桌上這些有的沒有的假單糊裡糊塗睡去的。有時候還會人踹起來。是那個全防區室或最大的少尉通信室。「怎樣你睡在這邊？有床不去睡？營長每次都覺得你們這些立書的生活作息太差，叫我好好管管你們這些立！你管假很了不起是不是？我想營長一定很想知道你平常都睡在辦公室，知道你平常生活作息內部管理有多差吧！」

睡眼惺忪。「我想…」，我實在是不想說話，「我想，營長也一定很想知道我平常幫你代簽了多少立吧！」我說話的時候頭抬都不抬，「營長也一定很想知道你有多少次在我把立登記完要發給你前，你都要我先把立先簽好，你只不過就是蓋了個章吧！」

我想你這時候也該知道，我最後的全銜「防區直屬」立營營部暨營部連參立書、立假立、總收發、人員室通信室業務指定代理人、專職衛勤待命班、製磚廠製磚立等十二人選之綜合業務參謀立」裡頭的「通信室業務指定代理人」是怎麼來的吧？

有人說，一句話可以改變一個人，真是不錯，尤其是那些欺善怕惡的擺爛志願役三斗斗。「你一我…我是說，你做的這樣累了，也應該去不去休息嘛，這樣累還在辦公室睡會多涼的啊！」營參一的第一個郵件一屏，我很扁的指了指我的桌上，「如果說這些東西有辦法做完的話，那樣，我才有可能去。」

我那個時候其實根本就沒有可以去睡，好長一段日子我根本沒有辦法回去睡，每天作業到沒有勇氣再做的時候，也已經沒有勇氣去睡房了，有次我還睡在營辦室的屋頂上。甚至營連上的人以為那是空床，把我的床位任務丟掉讓新兵睡，我也是好久以後才察覺到。

過幾天就是中秋節了，中秋節應該可以放假吧，可以好好睡一覺。約翰剛剛是不是跟我說，中秋節還要去海內各裡頭幫小江挑個送禮禮物…

「搞什麼東西…小小少尉點我？…不想放假了是不是？…」

好累。握著黑色鉛筆的手逐漸鬆軟。

好忙。忙得沒有注意到連參一小鼎的徒弟住進了連總加護病房。

▲5—噩耗

凌晨三點，人被人踹醒。「有你的電話記錄。防衛部下到營部戰情的電話記錄。」誰會在凌晨三點發電話記錄給我？

我倒是很好奇約翰還是醒著的，「這是一個跟這台假有關的電話記錄，應該是你的。」「你看我睡著了你可以代理我啊！」「不要開這種無聊玩笑，你看一下電話記錄。」

「奉副司令指示，防區所有地震災區兵於浦揚浦浦前引尚義機場集合，請各單位人員先行辦理差假手續。發話人—防衛部戰情中心戰情室」

「什麼地震？」「剛才的地震你沒有感覺到嗎？」「沒有。我睡死了。」我是真的睡死了，就在這睡當中，隔著海峽的我錯過了和大多數中華民族居民一起經歷這場空前浩劫的義務。「這太離譜了吧！我現在怎麼知道全口兵營有多少人地震災區兵，就算是參一參也不可能現在就知道啊！而且，到底要請多少天假？不知道。請的是什麼假？不知道。要不要從這台假裡頭扣？不知道。如果要扣假，地震災區兵他們知道之後要不要這個時候申訴？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叫我怎麼幫他們辦假啊？還有，哪有人凌晨三點跑假單的？」

「人員室現在正在上面打電話叫各連回報地震災區兵，叫你先幫他們把假面打出來。」「怎麼打？人數還沒確定，人數也不知道。」「你先去把檔案叫出來，人等下就會回報了啦！」「人數呢？」「問問看差假字知不知道。」「差假字這個時候哪會有人啊！」「出了這種事，說不定有人吧。」「這樣嗎？」

沒有人接。誰沒事會像口兵營營辦字一樣，凌晨三點還在作業。

「你看是誰發這個電話記錄，問問看。」

「總機，請幫我接戰情中心。戰情室嗎？我這邊是口兵營。您剛才下了一個電話記錄說，對，可是電話記錄裡頭沒有人數，啊—不知道？要問差假字？差假字沒人啊！」

電話那頭的口氣很不好，「我們這邊是戰情中心，你要問這種休假的人員問題就是要問一處、要問人員行政處，戰情中心是不管這些的。」奇怪，你不管這些，那電話記錄又是從那邊下的？發話人都不知道我還能問誰？

「那…電話記錄裡頭說，要你先辦好差假手續，這種假單一定要參謀長批過才可以，我們也不可能現在去跑假單啊！那…我們怎麼辦？」電話那頭沈默了半分鐘，然後，說了一句奇怪的話，他說：

「你沒有去試試看，你怎麼會知道呢？」

「啊—？」錯愕。瞠目結舌之際，對方電話掛斷了。

要我來試試看把參謀部在凌晨三點挖起來批假單？我一個一個，參謀部是少將耶！

如果按照正確的程序來說，首先，要把熟睡中的營部踹起來，請他防衛部發的批准電話記錄，然後要他另外批准另外一份電話記錄，要四個連隊中報地震災區人名冊。電話記錄到了各連之後，先把各連值日室踹起來寫擬辦欄，再踹醒連部批准，然後全連緊急集合——那種所有人熟睡中突然要在三分鐘背裝完畢連集合場或講話隊形的那種，點名、清查人數，誰查誰是地震災區後由各連參一開出一式兩份的這台假面，呈給連部，連部跟其他連上弟兄中才上睡覺的時候（大概都睡不著了），各連參一在陣地關閉時間將假面送到我營部參一處，我統一彙整後交給人司室蓋承辦人員，再把營部踹醒批准。然後我跟人司室在陣地關閉時間出發到防衛部，跟防區其他直屬部隊最高軍階一樣是中尉的人司室承辦人員一起把少校蓋假面踹醒，再把上校一處處長踹醒，排隊蓋完章之後，再去找少將參謀部，參謀部批准後，再去找營部批電話記錄要各連地震災人員先到營部做離營教育，再趕去機場……一切動作，必須在凌晨三點到七點二十分幾個小時當中完成……。

量小質精戰力強的新一代國軍的外島休假程序，真是一點都不麻煩。

聽說好萊塢正在開拍不可能的任務續集。

我有個現成的好劇本。

人司室撞開營辦室的門，「趕快先開出三張假面！」「有三個人是不是？」不知道人司室怎樣調查出來的，真厲害。「對，先開三天假！趕快！我等下就要出發了！」「你要去哪裡？」「去各連載人啦！對了，營部連有一個新兵家在台中，他要回來，你趕快把他找下來，他的兩張假卡都還沒有建！」人司室踹醒了小車駕駛，從營區狂奔縣政府所在的晶域，把一員正在防區那邊某聯隊支援開「吶辣」的駕駛，繞回枋心山，去載一員正在工作組支援的士官。我來踹醒新兵，建假卡，打假面，「你填假卡的時候，這個編號的地方不要填，空下來，最上面的這個編號欄是填你的身分證字號……對……然後註明你的抵防日與返防日……」啊！太陽升起，現在已經六點了！假單還沒有批准啊！

小車回來，地震災人員與原本要休假的人員在營部做完離營教育之後奔往機場。七點，副司令已經在尚義機場等候了，全防區總共來了七八十員受災官兵，所有受災官兵排成一幾列聽精神講話，人司室在列子旁邊看前行征中的人員，

我呢，望他在講什麼，假單！機位！什麼這台注意事項、什麼回家注意安全系統不重要！假單！機位！

「差假單———！」我衝進機場，差假單在憲兵櫃台。「差假單，我這邊有受災人員的假單，現在要找誰批准？假單要找誰拿？他們等下是不是要坐八點二十分起飛的軍機？差假單……」「只要是災災人員就全部過來櫃台這邊開休假二聯單，拿了假單就走，假單你今天等下再送到防衛部去。」這樣合乎程序嗎？」「都已經什麼時候了，你還望什麼程序？」量小質精戰鬥強的軍人，在遇到狀況時，所有程序都是沒用的。「機位呢？」「補位。補不上就自己買機票搭民航機。記得他們回來要帶證明銷假，證明要鄉鎮公所——你跑去哪裡啊？」

人員聽完講話，紛紛走進機場大廳。七點五十分，宣佈補位開始，這個時候的機場櫃台是國防區最適合用來練習近身搏擊的場所，那是一場驚人的卡位戰。「災災！災災！」我帶著三營三員災災人員，入像是置身沙丁魚群中，入像是所謂可以「揮汗如雨」的齊集首都臨盆，什麼？軍官優先補位？望你的。「我們這邊是災災室兵耶！」我用雙臂格開人群殺出一條路，「你是災災室兵，所有人都是災災室兵啊！」旁邊人也在大喊，「災災！」，「災災！」我叫我身後的三個人跟我一起喊著「災災！」，我抓過他們三個人的假單還有軍人身份證，飛撲到櫃台前：「我們有三個人要補位。」我伸出手把假單和軍人身份證塞到櫃台人員的胸口，「災災！災災！」我幫他們補到一百四十二到一百四十四號的位置，一架軍機不過就一百五十二個機位。

人潮散開。我激動的緊緊抓過機票——我入一次成功維繫了我從菜的時候開始經營的「你可以倚賴我」的佛君子形象。畢竟還有好多沒有補上機位的人，有的折頭喪氣坐在大廳空位上，有的忙著在民航機服務櫃台問有沒有機票賣。三營的人都搭上飛機，回去了，其他單位沒補上機位的人繼續留在大廳，整個機場現實得非常真實。真實，休假是最貼近真實的真實。

離開機場後，回連上齊了單單爬上核心山，去差假單送假單，也拿到了一份差假單發下來的「災災休假處理辦法」：家屬死亡比照喪假辦理、家人失蹤三天、房屋半毀三天、房屋全毀七天，不用扣假。「我們現在讓他們先回去三天，要怎麼變成七天的假？另外開一張假單續假嗎？」值員說：「不用。身上有沒有帶校對章？」「這個校對章就可以？」「對。」「這樣塗改不會有偽造文書的問題？」「蓋了校對章就可以了啦！」做業務可以什麼章都沒有，但是絕對不可以沒有校對章。差假單也回到差假單，看到我就大喊：「記得，他們回來之後一定要有鄉鎮公所派役科開立的災災證明，不然就把這次軍假從原本的省親假裡頭扣，如果他們有人已經沒有假了，放這次假還沒有證明，我就扣你的假！」啊？

全營的人知道地震哥假不用扣假之後，入有一堆人要報假。我從機場回到達上電話不斷：現在是返台休期中，家住南投草屯的劉一兵，劉一兵請講，「什麼？你家垮了？你現在在哪？你在家裡？對，你可以續假，我可以幫你延長的假。好，記得去兵役科開證明。」好，現在是彰化日中的陳下才，陳下才請講，「什麼？你不是回家陪你妹妹的喜宴嗎？不吃了？啊！你姐未婚夫的家垮掉了，你家少了半面牆？好，可以，對，回去，可以延長的假。記得去兵役科開證明。」現在入有叩德，這位是從台中梅子打來的，啊——！副連去好！報營副連去，副連去休假怎樣？副連去你在哪裡？什麼？副連去你在住帳篷？啊——對，會快，只要不要把我送去關就好，對，對…續假續假續假！

「對了，你打電話回家了沒有？」約翰突然問我。

「打電話回家做什麼？」

「發生了大地震你難道不該打電話回家嗎？」

「對喔！」我是真的已經忘記該打個電話回家這件事了。

過兩天入有電話記錄，說什麼受災官兵可以到可籍地附近的部隊服役，回去幫忙家鄉的震災重建，要在電話記錄下達後的小時早上名冊，人員要我把所有請過震災哥假的人報上去，入說，因為地震的相關業務是從我報返台假開始的，所以以後有關地震的東西都是我負責…真是…。過沒一天，政策急轉變，說回可籍地服役不辦了，震災官兵可以辦理停役或提前退伍，生效前可以休假到退伍。有人快退伍了，也不想花時間辦停役，只想休個長的假期回家，再回連上等退伍；有人正在受訓，想等到結訓之後再辦停役，還有人…可是總部將全防區的請職人令都發下來了！人令都發了！你居然不回去？你把總部的人令當成什麼？怎樣辦？早去註銷！

停役的專案開始實施後，入要向各連宣導地震停役的辦理程序，受災官兵必須到鄉鎮公所拿一份專用的表格，地方政府依據這張表格勘查災況，核定後會到總部停役。「學長，聽說家裡房子倒塌可以辦停役是不是？」剛到部的新兵問我，「是啊！不過，你要辦的不是停役，是提前退伍，你要到鄉公所拿這份表格。」「可是我不知道我這樣可不可以辦耶？」「怎樣說？」

「我父親和我母親離婚，然後我父親名義下的房子在集集，倒了，然後我可籍和我母親在一起，我母親這邊的房子沒事，我父親那棟倒掉的房子平常也沒在助人。學長，我這樣可不可以辦停役？」「你——你自己去試試看吧！」我怎樣知道能不能辦？結果是他居然還真的停役了，回家了。正觀三連有位弟兄是家中獨子，父親罹患癌症、母親也罹患慢性病，他入在外島播心受怕家裡出什麼

的。

最糟糕的是，約翰說，他馬上要放他的第三次返台假。]- 連參- 也總是在我快要瘋掉、快崩潰的時候，惡劣的給我一張看護假面。

終於讓所有的人都休了假，終於把所有要回本島服役的人送走，終於把所有人員交代完的雜七雜八的文书作業搞完。十月初，星期三，一樣的，去報假字報假，收文，到各處組看看最近還要做些什麼？啊？最近要辦專案休滿停役？不能讓吉命的基督連營文書稍微休息一下嗎？帶著一身疲倦昏昏踏踏回到連上，走在海灣的暮色下，難得的寧靜？想的美，走進大門就聽到安室寧瘋狂廣播找我，怎麼了？戰情室，人員室找。

「過來。現在人有任務要給你。]- 連那個看護假面…」

「]- 連那個看護假面我剛剛報假就一起送出去了啦！不會要換人吧？」

「你今天送出去的]- 連看護假面把他追回來，順便打個電話到三總叫現在那個看護明天就到防區。還有，等下幫忙去送一]- 連輔仔的一個哥假，併兩次返台假，十二天。」

「沒哥把看護叫回來幹嘛？人都住進看護滿坑了 啊！滿這爽快就好了嗎？]- 連輔仔哥假的哥日人要寫什麼？」

人員室沒有回答我。

「啊！」我突然驚覺。

「不會吧！」

突然感覺現在海灣的暮色真的很安靜。

人員室點了點頭。

▲6—兵資

我就是在那個時候摸索怎樣發傷亡通報的。我最常用的六本書裡頭沒寫，我從黃色的留守業務巡迴宣教科冊中找到傷亡通報的格式，舉凡單位在得知官兵死亡之後，必須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將傷亡通報傳真到聯勤總部留守業務署，傳真號碼也寫在留守業務巡迴宣教科冊裡頭。]- 營必須檢附死亡證明正本，透過一處工科發出。而黃皮書裡頭關於軍人保險的部份有限，如果要查軍人保險的相關資料，還有一本叫做「軍人保險講習資料」的粉紅色小冊子可以查。

傷亡通報上有兩項資料不在參一經常在司上的資料中，一是傷亡原因，人司室叫我這樣打：「該員於工作時不慎受傷，造成下顎與耳齦處流血不止，本部醫務所及弘武岩醫院無法診治轉往三軍總醫院住院治療，因急性骨髓性壞死併發白血病，經急救不致死亡。」我不知道急性骨髓性壞死併發白血病是什麼病，人司室說好像是一種隱疾，傳真過來得三總死亡證明上這樣寫，我就照著打。

第二項資料是保險證字號，平常不會有參一會去記保險證字號的，必須請出戶籍資料袋，「一連參一已經拿過來了。保險證字號會寫在戶籍資料袋裡的小卡片上，還有戶籍資料卡第三頁的下方。戶籍資料卡第三頁大部分都是用鉛筆填寫，因為例如職業、戶籍地址、電話等等都是會變動的，只有V位日期與保險證字號是用黑筆填寫，最正確的方式是一定要黑筆，連鉛筆都不行。我翻開他的戶籍資料卡，抄了保險證字號，第三頁後的第四頁上登記的是晉任誥記錄，從任職之後就沒有登過，真混。雖然防衛部告訴我們這資是營級保管，但平常這晉任誥記錄通常是交給各連在填，就第連級沒填，我的業務執掌通常是用登資這資的，那是約翰的業務，不過，約翰正在返台，現在我打算代理約翰的職務，幫他填上完整的晉任誥記錄。

聽一處上科說，他的這資最後的一筆記錄，就是登了他的傷亡通報發字號，一處上科說，這筆這資拿給他們登記，他們也會用一種我之前從來沒看過的線上傳輸代碼下線，代號或許是KAG，代表傷病死亡，也或許是KAE，代表的是非作戰陣亡死亡。

我順便看了一下附在戶籍資料卡上的，在V位前做的體檢體位判定資料。

乙等體位。心臟、正常，血液、正常，什麼都是正常。除了B型肝炎以及很久沒有發作的氣喘外，統統正常。

體檢資料上，根本看不出來這個人會在服役期間因為白血病過世。

新訓中心製作的另外一份體檢資料同樣如此。

當然，當這什麼都是假的，這份體檢資料也有可能是假的。可能在填這份體檢資料的時候根本就沒有體檢，真的好好做個體檢的結果可能不會是這樣，誰知道服役體檢是怎樣作業的？也或許這個人在V位前根本沒有白血病，也或許這個人的白血病是在V位前怎樣體檢都查不出的隱疾，一怎樣樣的部隊可以把一個沒有重大病變的搞到因為白血病過世？

「一連參一那時候怎樣說的？」一連參一說，他在做完幹訓班課程之後，身體就很不好。幹訓班課程？那個要在精實案重新編成聯軍旅檢閱前趕上完成的

幹訓班校閱場工程？他在做完幹訓班工程之後，身體就很不好？我闔上了戶籍卡。

幹訓班校閱場工程。

為了精實案拼命趕工的幹訓班校閱場工程？

我深深倒抽了一口氣。

曾經，我也在幹訓班校閱場工程裡斷了半顆牙，我掙着塊石向前撲倒，斷了半顆牙。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我該感謝我的父母把我生得比較健康，還是慶幸我沒有什麼體檢看不出的隱疾。如果我撞斷牙之後也是繼續牙齦出血不止，我的戶資是不是也是會被這樣檢閱？會是誰檢閱我的？仍也是什麼都看不出來的戶資？從來就相信當兵就是要替練的父母，入要怎樣相信自己的兒子在部隊裡喪命，然後變成一筆業務，變成一筆沈重而冰冷的業務，就像是我面前的這一份戶資，但我面前雖然是戶資，但是卻入看到搬塊石、看到幹訓班校閱場工程施工時的一鬆一鬆飛過……

為什麼？

精實案？

我拿出命令，找出發令字號，在戶資上補登了一筆請職記錄，(○○)○○字第○○○號，(○○)人職令第○○號，生效日期是，七月一日。幾乎所有人都不知道這筆請職的意義，可是我知道，這筆請職是工兵營部隊重新編成時的全營大請職，這筆請職，證明他曾經經辦了一精實案。

如果約翰現在不是這台，他會繼續檢查戶籍資料袋中的其他東西，包括引枋表等等。一份新兵的戶籍資料袋中還會附上服裝補給卡、射擊手簿，不過再移轉出去的時候不會包括這些，如果正常退伍的話，裡頭會附上退伍令存根。平常約翰還會再寫上戶資移轉遞交單與索引卡，不過，這次，這些一處工科都會幫我們做好。

根據陸海空軍戶籍資料管理司第三十七條，經建立戶籍卡，於死亡情況時，移轉團營區後，加蓋橫寬兩公分、縱長六公分的紅色「註銷」戳記後，保存工卡之後銷毀。工卡後，團營區將會銷毀自服役科、新訓中心、所經辦所有單位的參一所記錄的一切，無論裡頭哪些是真的、是假的，全部銷毀，一路下來你所有走過的痕跡，全部銷毀，什麼記錄都不會留下。不過，就像在做完幹訓班工程，前任營長在幹訓班校閱場工程人評會上說的，國家會記得工兵營所有上工、灌漿、灌地坪、蓋命令台、還有所有搬運過塊石的人。

國家會記得你的。

國家會記得我們。

國家會記得所有精實案的批示。

國家會記得防區直屬工兵營所有人的功績。

國家會記得你的。

縱然你只是國軍每小時折損數字當中不知道幾分之幾，你只是精實案後三十八萬國軍當中的渺小一員，你的面孔必定在新訓中心快要結訓時的種種合照裡頭模糊不清，隔年軍人節有個軍中人權團體說，軍中無戰事每小時死了四百人強，也就是每小時每個陸軍營的兵力裡就至少會死一個人，而每張穿割制服翹著短髮的少壯人面孔似乎就如同你一般模糊不清，而我在此刻還有以後的忙碌也讓我無從好好記憶你的面孔，就連我對你的了解同樣模糊不清。縱然有太多的人不知道你是誰，不知道防區是怎樣的一個地方，不知道防區直屬工兵營是怎樣的一個部隊，縱然有太多人不知道你在這樣一個地方經歷過怎樣的遭遇，你也不像隔年死去的兩棲營工兵余國輝，你和你的家人用的是幾乎最大化的沈默來面對一切。但是，國家會記得你的。

中華民國陸軍防區直屬工兵營一連陸軍工兵一八三梯工兵許柏崙。

國家會記得你的。

我把兵籍資料袋收回櫃子中。

▲7—真實

不知道是不是上天也感應了什麼，過沒幾天，在約翰遜防的那天，狂風驟雨隨著夜色而來。那是全防區不知道多少年來經歷的最嚴重的一場風災。那天晚上，我站了一班夜哨，我看到海面上猙獰狂暴的浪，我看到營區裡一株株的樹木被連根拔起，手中的步槍整個因為風雨鏽蝕，槍管整個鏽成了橘紅色。

上哨前，我的辦公室上全是假卡，我抽出了連輔導長的假卡，搖起軍線。「喂！總機嗎？請接空運室。空運室嗎？您好，我這邊是工兵營，請問明天還有機位嗎？啊——？補位也沒有？那我們明天已經有多少人排上機位了？噫，—

位中尉、一位下士、一位二兵，噫，那……我們要拉人下來，對，把那個二兵拉下來，換成一位中尉輔導員，名字是……還有身分證字號是……對，好，謝謝，以後要換人我們會早，好，謝謝！」上哨前，我幫一連輔仔排上了機位，代價是拉掉一員阿兵哥的機位，剝奪了他的真實。我總覺得這樣做很不道德，不過這種事情我還是常做。而後來那位阿兵哥的機位有沒有被拉掉倒變成無所謂了，颱風後機場關閉四天，無論是輔仔還是那個二兵，誰都走了。

上哨前，我的辦公桌上全是假卡。假卡是一個人軍旅生涯中最真實的記錄，其他的記錄都是假的，而假卡真實記錄了所有的離合悲歡，從他報部三個月的第一次休假是否準時正常休，可以看出他是否有幸未受個訓、或是他被單位壓得有多慘。每一次的婚喪喜慶，都是每一次的際遇。假卡最真實的記錄了所有人可貴的真實。

上哨前，我的辦公桌上全是假卡，一些再也沒有用的假卡，白色的、藍色的、褪色的、停役的、改補的、所有離開防區、離開二兵營的。在上哨以前，我要把我的辦公桌淨空，我把所有無用的假卡銷毀，我把全部的假卡送進碎紙機。所有沒有用的假卡都是這種下場，所有的參一都會這樣做，沒有例外。

我的可停了下來，看看我在他們的假卡上，最後登記的一次休假。

然後，繼續送紙。

不知道誰開始說的，什麼都是假的，退伍才是真的，我只知道所有人都這樣說。或許，當所有人再也需要這張假卡，再也需要我這個個人可貴的救贖，再也需要這稀薄的真實的時候，再也需要如此渴望著休假的時候，世界才會從這個虛妄場域中想像的真實，成為真正的真實。離開這裡才是真的，不管是什麼方式。

在此之前，休假是最貼近真實的真實。

我的可可是全營三四百人的真實，所有人都必須相信我。

我這個個人可可是全營三四百人的真實，全營三四百人的救贖。

但是我現在什麼都不相信，我連我自己都不相信。

不管怎樣，八月是一個屬於休假的月份。

八月是屬於休假的。

八月是真實的。

突然斷電，碎紙機的聲響戛然而止。整個營區陷入一片漆黑。

風撞開了營辦室的門。所有的文件、碎紙機裡的紙屑，四處飛揚。

△12—士官

風雨飄搖，約翰在颶風登島的24個小時前，在機場連續關閉24天的前一天，手裡拎著要帶回營辦字讓各參謀員瓜分的一筒已經冷掉的速食油炸雞，坐著搖搖晃晃的軍用機到防區，來到這一塊即將被颶風大肆蹂躪的小小土地。在這邊等著約翰的，是即將來臨的天災，還有人禍，還有摧殘防區遠較風災危害千百倍的軍營業務。

東岸碼頭那邊還有一艘在颶風灰裡擱淺的貨輪，到現在走在路上還是可以看到，全防區大概沒有一棵樹是直的，吹倒的、折斷的任憑它在馮路旁邊枯死，在颶風過後的那一天，所有道路都被樹枝疊滿、截斷，防區斷電兩個星期。該營是算是最早接通電力的營區之一，但也斷電24天。我和其他人一起穿著汗衫繫著S腰帶頂著鋼盔上陣，到處收拾殘局，包括讓主要道路上的樹枝消失，以及用切草機與鋼索將那排字後面一整片傾倒的松樹拉直。連參說，做幹訓班課程的時候，他在夢中都夢到自己在搬塊石，而颶風過後，他在夢裡頭都是在鋸樹。

而約翰到防區所要處理的業務，除了七月一日開始的全營人新差異修正，停電無法作業的窘境之外，還有士官員額業務。基層士官業務其實相當單純，每個月固定呈報士官素質分析表提出單位的士官需求，每月固定在一個月以前呈報士官晉升名冊辦理晉升，以及連級要調整符合專職的職缺，士官業務從來就不曾像是在颶風過後這段日子裡那樣棘手。而照理來說，士官業務是不關我這個營級差假兼收發的閒情的，但是颶風過後我兼任營部連參一，所以營部連的士官業務，也變成我的閒情。

救災第一天的晚點名，除了晚點名時間從因為停電，所以從7點提前到6點讓人吃驚，八點鐘就規定就寢也讓人吃驚，那天看到的防區災容讓人吃驚，排班公佈的衛勤勤務更讓人吃驚。「排班怎樣會把你排去站安室？連上的規定不是說，除了士官以外，要站安室士官的不是士官，就是士官征召？怎樣會叫一非士官站安室？你還要叫2個月才升士官耶！」我問約翰，「連上士官有這樣不夠嗎？」

連上士官真的不夠，每天排衛勤站哨都苦不堪言。拿出士官素質分析表看，就是這樣少，營部連編制21名，現員12名，當中還包括志願役的4名士官，士官再過兩個月升士官，總不可能叫士官去站安室吧！各營部連外的連狀況更糟糕，編裝表上的編制是27名（我們算出來是31名），但是各只有八、九個士官而已，編現比不到三分之一。

士兵編現比不到三分之一，而士官編現比例只在七或八。而就在三個月前，防衛部命令還品訓聯合報一個叫做盧德允的記者說，防區在精實案減少四成八的兵力後，各個部隊都在滿編的狀態，戰鬥昂揚。

「真的這樣少？」「就是這樣少。而且本來除了下士以外，士官也可以站安室，但是在提前退伍之後，士官根本就可以說是退光了。」約翰說，「本來每年的七八月就是會有很多人退伍，然後，上頭入在防區大退潮的時候，剛好搞提前退伍，當然入是退了一大堆…」過沒幾天，上頭入預佈了地震受災官兵停役以及提前退伍的辦法，士兵入少了好幾個，「…但是最奇怪的是，就算退伍那麼多人，可是現在可以晉升下士的預士，營部連居然只有兩個人而已？這個問題應該在我四月一號過來下營以前就可以預見了，我四月一號剛過來對狀況也不熟悉，也不好說，小江那時候快退伍大概也不想管，校訓預士的撥補不足，是防衛部一處、甚至是夏高魯的決策，可是，難道其他人都沒有注意到嗎？我們還可以自行送訓啊！最後一個防區自訓的士兵是去年十二月送訓的，難道連續二十梯新兵到部營中都沒有人可以受士兵訓？」約翰這句話很明顯就是在點掌管部隊訓練的參三。

「對啊？怎樣都沒有人想到我也可以受個士兵訓？我也是大專生啊！」我插嘴。對啊！怎樣沒有人想到我可以受個士兵訓呢？如果說我菜的時候才受訓的話，我可以不用去搬塊石、不用忍受連上的蟑螂飯，甚至可以躲過狀況三，怎樣沒有人想到我可以才受訓呢？怎樣會搞到現在我剩下役期不滿一年了，才發現全營士兵不足啊！

在一旁的參三受不了開口了，「怪我勒？那是因為當初精實案修編裝的時候，我們根本就不知道編成以後到底有那些士兵編制專表，假如說你送了一個人去受士兵訓，但是最後卻因為佔不到缺不能夠晉升下士，結果是都沒有送訓，上頭也是大概因為不知道以後會有什麼缺所以不撥給我們校訓預士吧，但你能怎樣辦？你是我的話你能怎樣辦？」

「可是你可以先送幹訓啊！就算不知道以後會有什麼專表，可以先把他去送去幹訓班受個一個半月的專業訓，讓他先具備晉升士兵的資格，就算不知道專表，一個半月的專業訓加上三個星期的戰鬥下士下士官專表班，跟三個月的戰鬥下士下士官班一樣可以升戰鬥下士，而且不管他原來的專表如何，在確定職缺以後，都還可以再受訓進行專表轉換啊！而且那時候下營根本就沒有精實案後的專表鑑測，佔缺時可以不用把專表鑑測成績列入考量啊！」約翰說。

「有沒有搞錯！那時候誰知道編成以後下營不用專表鑑測，你這種後見之明倒是說得很輕鬆。而且那個時候營表根本就不會讓你一個人受個兩個訓練，

入是立書訓入是戰鬥的訓的，那時候營長管你什麼校訓專長，他只管你一個不會做工程，他甚至覺得營裡頭根本就不需要大專長，他覺得大專長根本不會做工程，大專長來了也不會叫他來受訓，受訓能幹嘛？受訓就是少一個人做工程，所以他更不會叫一個每天必須作業弄假單收發文件的營參來受訓，瞭了嗎？」挖哩勒。

「那我接營參、我接弄假收發就是我該死是不是？」

「你本來就該死。就算你說先送立書訓再送專長訓練，也不能夠解決問題，幹訓班有個奇怪的規定，就是每期訓練只能送一個人受訓，每次下來全營只能增加四個立書員，通信基地可以送有線電通信員，但是訓練營只有一個缺，而且已經有人佔了。而什麼專長訓練，也只有你說的戰鬥訓練可以送，而營部連只有一個戰鬥訓練的缺，現在是連長佔缺，其他的士官缺，好，比方說機械修護員，你有聽說過機械修護專長班嗎？那些都是中高級專長，那些士官都必須仰賴校訓，受完機械修護專長班就可以直接升士官，你覺得營長會讓一個人受過立書訓再來受一個士官訓？而且，訓練學校許多專長班隊在我們編成之前一陣子根本就沒開班！你也想想，幹訓班在七月一日的時候也要重新編成，那時候幹訓班也很亂……反正我們那時候開始弄新編裝以後到部的大專長都該死，可以送訓的時候不知道以後有那些缺，確定以後役期經贖不到一兵也不能送訓，反正都該死。」

「你要一直強調該死這件事情嗎？」

「入不是你一個人該死。現在營辦字裡頭的各參立書，那一個不是大學畢業，參也還是碩士畢業，新竹某國立大學資料所的到了訓練營還是不能當士官幹部，還不是一起上工一起製磚？入不是你一個人該死，你現在在營辦字裡頭看的所有立書都該死。」

沒有人可以升下士就是現在這些下士站哨站到死，十二員士官扣掉士官長，十一員，扣掉值星下士，再扣掉這台休假人員、然後每天需要四班日哨四班夜哨，站哨之外還有業務，颱風之後還要出來救災，一天下來每個士官不能作業不能洽公，但是能不能作業不洽公嗎？業務才是部隊真正運作的方式啊！所以，士官之間達成協議，將十六個小時的日哨分成兩班，第一班從上午六點到下午兩點，第二班從下午兩點到晚上十點，八個小時都在安室字裡頭不能走動，這樣才能讓有些士官當天不用站哨可以來作業。哨是這樣站，但是衛勤簿冊上還是寫有四個人負責安室日哨，因為怕督導，所以每次該是換哨的時候，那本械彈攜出繳回登記簿填寫得都相當混亂，然後連長入說，械彈攜出繳回登記簿不可以寫錯，因為寫錯要在塗改處加註連長看，連長覺得這樣很煩。

安守士室連續八個小時的作息都在安室字裡頭，吃喝全在安室字裡，午餐晚餐全部有勞連上其他弟兄打便當，看部一個士室全副武裝帶部槍在安室字吃便當吃到一半開始抄收電話記錄的畫面真是奇怪。一次我中午十二點下哨，從大門到安室字卸裝簽簿冊，安守士室開口，「你等下過半小時吃飯的時候，能不能順便幫我打一碗湯？」他說話的樣子，嗶，他哀求的樣子，真是楚楚可憐。

颱風救災很累，是人災。

在颱風救災的時候部隊士室人才虛空，是人禍。

約翰其實在八月的時候就曾經試圖解決問題，解決了營士室不足問題最立即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其他單位的士室改分配到營，約翰下午給防衛部申請改分配，大概在中秋節左右，叫員約翰前單位的下士就攜部黃埔背甲來到營了。但是叫員下士也解決不了多少問題，而且營士室不夠，反倒要從各聯隊的士室排拉人，太扯了些，士室不足似乎不只是營的問題，聽各單位講，似乎全防區沒有一個單位不是士室不足，我們還能從哪裡找那麼多士室下士？

我們的營長很快的就知道營士室不足的問題，不知道是因為各連有人向他反應，還是因為他每次看到營部連安室字裡頭都是一站安守士室衛勤，在營區電力快要接通，我要去兼任營部連參一的那幾天，他把約翰找了來，要約翰帶部士室素質分析表找來營長字他。這種事情怎麼說都應該是先找人尋室，而不是先找人尋室的意義吧？不過他每次有什麼事都是先找意義開刀，很奇怪，猜想可能是一方面因為在龍潭幹參謀幹久了，只習慣找意義、而忘記了他還有鬆僚，二方面他不像前一任營長，前一任營長深知只有全力投入工程才是防區直屬營軍室拼紅的惟一方式，而他卻相信要什麼正常操課落實裝備保養才是部隊的正常運作方式，但是自副營長以降的所有營部軍室沒有人跟他那套，所有鬆僚每天晚上統統去副營長室開小伙，鬆僚不陪他玩，他只好找意義玩。

「你們這個單位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呢？」營長看完士室素質分析表問約翰，他這個問題問得好像他不是營這個單位的人一樣，「你們之前這個營長根本就是在亂搞嘛！搞得現在全營都沒有士室站哨了！你們之前這個營長根本就不懂人尋問題嘛！來一點會的好不好？沒關係，你們營長我之前在總部試了這幾天，他不會搞，我來搞！叫參三過來！」他叫參三把最近收到的營學校、後勤學校受訓班隊資料拿到營長室，又叫約翰把最近幾個月到部的新兵名冊拿來，拿出紅筆就開始圈圈點點，只要是大學兵，就全部送回台灣、送回營學校受訓，看得幾個打死都不可能受訓的營辦字意義眼紅的要死。

約翰似乎有點看不下去，「報告營長！連室還是應該寧缺毋濫比較好吧！而且這樣同一梯全部都是連室，到時候也一定會出現連隊管教的問題，現在其實已經都在撥補校訓預連了，再來，像這樣很多新兵才剛到部隊，連隊都還沒有訓練過，升了連室會不會有問題都不知道，這樣全部送訓好嗎？」「你懂什麼啊？現在都沒有人站哨了！不解決行嗎？你們這些新兵懂什麼啊？營長在總部談過，該怎樣做營長會不知道嗎？而且你們這些新兵，也沒受過學校訓練或幹訓，素質就差，真正優秀的新兵就在選兵的時候就選到總部或別的单位去了，你們這些在外邊當兵的都是人家選不上的，素質這差，懂什麼啊？來點會的好不好？」師長英語流利的約翰，即使他這個人再清秀，聽到這裡，也泛紅了臉。「反正我就是要有人站哨就對了！如果誰新兵受訓沒過，受了連室訓不能夠升下連，就統統關起來！」

約翰撞開營辦室的門。

約翰很少這個樣子的。「你怎麼了？」我問約翰。

「看他知道。」約翰說，「一個營辦室不會這個樣子，百分之九十點點是因為剛從營長室出來。對了，營長說你也要去找他。」

「啊？」不會吧？

「他要問營部連連室的佔缺情形。誰叫你現在也是營部連參一。」

真不懂營長到底在想什麼，就算現在送新兵受訓，也要兩三個月以後人才會回到連營，回來以後，也要三個月的訓練時間才能辦理晉升，也就是說，現在受訓，至少要半年左右時間才能開始站安全連室衛勤。反正連室大學問大，營長說要送訓就送訓吧！營長說要誰新兵受訓每個連都已經用紅筆圈好了，各連連長也下容置喙，營部參一就不斷的把送訓名冊報給連長組，我就拼命的開假面送假單，各連新兵一個個送下學校戰鬥連連室班，營部連就送了個高個子的野戰測繪連室班，再送了兩隻菜鳥連連室機械作業連室班。

但是那時候防區也才開始被撥補校訓預連，七月畢業的大新兵經過新訓以及學校的連室訓練後，十月正是下部隊的時間。大概二十日左右，來了戰鬥連室班、預財連室班、公用工程連室班、牽引機作業連室班、化學保修連室班甚至運輸管理連室班的校訓預連，戰鬥連容易解決，反正營部連只有一個缺，而且是連室佔缺，戰鬥連統統到其他三個連去，其他的，則全部留在營部連了。

兼任營部連參一的我負責這些預連辦理在營部連的任職事宜，運輸管理連就任運輸管理連的缺，負責輪耳譚業務，反正之前的譚連剛好也因為地震停役了，剛好同時填上了職缺與業務的空檔。預算財務連任職也沒有問題，營部

班與連部班剛好預財工缺都是空著的，但是不見得他們就可以直接在工營擔任行政業務，現在的營行政佔工職缺、連行政佔勤務工職缺，都還有半工半讀位，工營怎麼可能讓一個嫻熟營部軍室所喜好的餐館、精通如何叫那家什麼新入地海鮮埕到營部加菜的營行政，還有不用人令就可以幫新工銜鉤的連行政這麼輕易的干業務呢？是啊！就算換了營長，工營營部還是沒有因此中斷優良的加菜傳統啊！

預財工之一是一個矮個子，面貌清秀得幾乎和約翰差不多，不過年紀比約翰小，營長看他年幼可欺，於是決定留下來當自己的傳令員。至於另外一個預財工，預工畢業，臉看起來蒼白蒼白的，會不會打電腦？會是不會？會打電腦你在工營你就完蛋了，就算不讓你當行政，也不可能放著讓你承接業務，不被禍殃殃的軍室業務荼毒，正好營部連參三也懸缺很久了，是的，看到了嗎？營部發給營部連那些亂七八糟堆了半午沒簽的工，櫃子裡那一整櫃豪華發霉的教案準則，堆在上頭的這些捲成一堆還結滿蜘蛛網的軍圖，以後都是你的東西了，還有，工營的防區射擊競賽，正在向你招手啊！

說到防區射擊競賽，約翰也是差點沒被氣死。約翰在打二十工公尺歸零靶的一次就歸到零，工一連副連長、也是工營的六工K2步槍種子教官還誇獎約翰是一員人槍合一、彈無虛發的射手，沒想到約翰在打一七工公尺實彈射擊的時候，他那個靶位的靶台助教是個工三連到部不到一個月的新兵，聽說是因為工三連都是新兵歸到零、比較資深的工而還在二十工公尺那邊打歸零靶，所以只有工二可以擔任靶台助教，而約翰碰到的這個工二跟他講錯靶位，結果約翰打脫靶，而旁邊那個靶位打六發中了十一發……人槍合一、彈無虛發的射手約翰，當場變成人槍合一、彈無虛發的脫靶約翰。而讓約翰更氣的是，他本來要找機會把那個跟他講錯靶位的菜鳥痛點一頓，但是打完靶沒多久，營長就讓那個菜鳥去工學校受戰鬥工工室訓，約翰連發洩的機會都沒有，營長只要有人站安室就好了，才不會管工營的工室裡頭有沒有會跟人講錯靶位的新兵。

我倒是覺得工一連副連長一開始誇獎約翰是人槍合一、彈無虛發的射手這件事情就有問題，因為我們的六工K2步槍種子教官工一連副連長自己也打脫靶，射擊競賽成績公佈後，發現拖累工營成績的全是軍室，尤其是，噫，想知道我們營長的成績嗎？

有件事情更是不說不痛快。工一連十一月那陣子出了一件自我傷害事件，防衛部政三組要工一連督導，但是不知道工一連怎麼走，所以決定到營部問路，既然來問路了，就「順便」督導一下營部連，敲了敲待命班，當天待命班在製磚，集合整裝完畢之後已經不知道過了幾分鐘，營部就說，所有待命班員

期入全部在營部軍紀再教育，而星期入那入營部叫所有打脫靶的人在營部做射擊預習，那星期入營部連的留守待命班，當然就是那些打靶打滿靶、待命班沒被督導到、像我這樣的「亂」。軍紀再教育與射擊預習斗入就結束了，下午跑出來休假，留守待命班裡頭也有很多像我一樣「個星期就留守過的，就跟睇睇看看那些打脫靶、待命班集合遲到的人出來休假，然後，連長說，這個星期入待命班的任務是上午製磚下午清垃圾場。

我脫去上衣，在露天垃圾場裡——每每入淋過雨水入晒過太陽破破爛爛的垃圾堆裡，在滿天飛舞的蒼蠅裡，我繪畫了兩個道理，一是待命班的工作絕對不是「升陸、升滲透、升破壞、擔任營區警戒、處理緊急措施」，而是「搬塊石、製磚廠、垃圾場、出公差、到死還是出公差」。二是：在部隊裡，打脫靶的人去休假，而像我這種奉命打滿靶的人，絕對不會有好下場。

兩員預財士後來還是接了行政，不過，已經是四、五個月後的事情了。

化學士的缺是空著的，佔缺也沒有問題。牽引機作業士空班？「營部有牽引機作業士的缺啊？我讓他佔重傾卸車駕駛士的缺，牽引機跟重傾卸車應該是差不多的東西吧？望你會不會開重傾卸車。兩個多月工程士就比較麻煩，「營部同樣沒有多月工程士的缺，現在還空著的職缺可以讓他們兩個佔的是營部班的建築士以及補保排的副班長材料修造士，一個領有領導加給，一個沒有，同樣班隊出來的我要怎樣決定該讓誰領兩千三的領導加給呢？該給那個有番陽光般笑容的小政，他臉上居然還有酒窩呢！（放心吧！他笑不久的，沒有人是能夠在防區直轟「營笑的出來的。）、還是有番憂鬱氣質的小群呢？雖然說可以隨我高興，抽籤嗎？也不好。我拿不定主意，找約翰商量。

約翰正好在安室寧站安全士室衛勤，我把小籍冊以及剛做好的兩張空白小籍冊插條給他。「這樣啊！我比較喜歡小群那種憂鬱的、酷酷的氣質耶！這種學弟看起來就好乖！噫，既然我比較喜歡他，給他領導加給好了…不行，不要這樣，既然我比較喜歡他，那應該讓他佔營部班建築士的缺，雖然這樣就沒有領導加給，可是，他集合的時候就會站在我旁邊…」真是三八，原來這就是約翰的派職原則。按照編制用人？「營就沒有多月工程士的缺，你偏偏給我多月工程士，你要我怎樣用人？

十月、十一月校訓預訓——直接補，什麼輕武器維修班可以佔軍械士缺的預訓也都來了。營部連二十多個士室缺，現在的士室加上具有晉升資格的預訓，也大概有二十來人，編限比逐漸拉到百分之六七十。兵員也撥補很多，十一月月份硬是做出來的兵力現況報表還真是有月，想必各新訓中心抽籤的時候都一定遭遇到可怖的外島籤浩劫，營部連的兵員已經滿編、甚至超編了，雖然說可以站

哨的士官室還是不夠，但是預士官再過一兩個月就可以晉升了，那時候，我們送士官學校還有幹訓班受訓的人也會回來士官營…

我們送士官校受訓的人員也來了。

糟糕的是，他們在士官學校一起受訓的同學也來了。

收信回來，因為我兼任連參一，還要做營部連參一的東西，約翰幫我登信。約翰在營辦室拆開牛皮紙的信封，映入眼簾的是防衛部一處二科的發給士官營的預士官分配名冊，約翰面色凝重。「真的下來了。」約翰喃喃的說，「營部如果看到這封信，會在十到十分鐘裡頭把我叫上來。」我放下口中的假面，「那是什麼？」

「其實我上次在防衛部一處二科的時候，就看到防衛部士官室人員正要發這封信。」約翰說，「我看到他在電腦上面直接在附件的分發名冊上面的分發單位欄，連續複製了好幾個士官營三個字，我就覺得不妙。這封信說，在未來某個航次裡，士官營會一次來二十七個校訓預士官…」

「二十…二十七個？」我聽到傻眼。「二十七個預士官！那跟我們一個連的缺差不多啊！」

人員室這時候走進營辦，看到約翰桌上這封信，也傻眼了。「不會吧！二十七個？防衛部怎麼從來就沒有跟我說過？我們士官營怎麼可能下這麼多的人？」「名冊裡頭那十來個戰鬥士官就算了，三個連應該可以塞的下…吧。可是其他的怎麼辦？來了四個野戰測繪士官，野戰測繪士官只有營部連一個缺，而且我們也派人去受了野戰測繪士官的訓。更扯的是，來了十個士官機械作業士官，只有營部連的三四個缺，而且都有人佔缺，要怎麼那裡找缺給這十個人？佔不到缺以後怎麼怎麼晉升？」約翰說，人員室則看著名冊沈思。

「士官機械作業士官以前不是要來一梯頂多只會來兩三個嗎？」我問約翰。

「一處二科那時候有跟我說過，好像是因為一方面震災停役開始之後，就決定增加校訓預士官的數量，可是這個數字——他們是怎麼地震災裡頭所有的士官都停役了是不是？另一方面是因為精實案後，以後士官學校再也不會開設士官機械作業士官的班隊，這次是士官機械作業士官班的最後一梯，所以就一次招收了四倍的學生，以前班隊一次收二三十人，結果他收了一百二十人——這算什麼啊？慶祝班隊最後一次開訓嗎？還是百貨公司季末酬賓大拍賣啊？這就算了，士官學校好像有個奇怪的不成文的內規，就是結訓分發一定會有四分之一的外島籤，然後如果抽中防區，那棟一定會到防區直屬士官營，因為如果士官營吃不下，那棟其他聯軍旅的士官排也一定吃不下。一路下來的結果就是，一次來了

十個工兵機械作業工。」約翰愈說愈沒力。

「怎麼會搞成這樣？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誰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反正我們可以知道的是，他們的腦子裡頭就算什麼都想過，也絕對沒有想過我們防區直屬工營的死活。全防區工兵加起來也不過二百多人，怎麼有可能一次容納十個工兵機械修護工？我不知道我當初做那麼多大大小小格式不一的工室素質分析表到底在幹嘛？」頭根本無視我們呈報的工室需求，我做的工室素質分析表根本就是毒紙嘛！」

「這樣說，這全都是工兵學校的問題囉？」我說。

「那可不一定，籤入不是工校配的。」約翰頓了一下，繼續說。

「籤是總部配的。」

入是龍潭那一點豬頭。

「講這個幹嘛？」人哥室說，「現在人過不久都要來了，我的兩個文書只會在這邊抬槓，也不想怎麼解決問題，花點腦筋想想怎麼辦好不好？等下營長看到一定會叫我上來的。對了，等下再幫我弄一份營長的工室會報要用的提報資料，有些內容你還要再問參三……弄出來以後景印六十份，要月費再出紙印，紙在營行政那邊。」

「什麼提報資料？」

「四大要務評比比較差單位檢討報告啦。」

「我們工營怎麼會被評比成四大要務評比比較差單位？以前從來沒有過啊！我們最近有這麼差嗎？我們有這麼黑嗎？要被評比成全防區最差的——個營級單位也不容易耶！」

「不要抬槓了啦！報告內容等下再想，先想想怎麼解決這二十七的人的問題好不好？」

「能怎麼辦？」我說，「我覺得我們可以在他們到部的時候，統統帶到伙房後面亂刀殺死，伙房後面剛好有一小段斜坡，殺死以後就從那邊踹下去，他們滾下去的時候，臉會被阻礙用的芭絲還有蛇腹型鐵絲網弄得亂七八糟，最好還滾到佈雷區，炸得他稀巴爛，這樣工營就不會有這些人，我們也不用擔心他們的佔缺與晉升的問題了！」

人哥室與約翰沒有半點想要理我的意思。

「這樣不好是不是？不然他們到部的時候，就安排一個什麼排雷系統示範，要他們這些沒有學過排雷的人示範排除地雷，然後讓他們一個個被戰防雷炸死，如何？」「麻煩請你不要開這種無聊玩笑好不好？」「你以為我可不可以麻煩你正經一點？」

「那不然怎麼辦？」我說，「要嘛就全部重複佔缺，要嘛佔不到缺就不要升嘛！想那棟多幹嘛？不然能夠怎麼辦？」

「那就這樣嘛！不要升就不要升。」人司令說，「我過天拿督導記錄給你。你們要走到哪裡？」「晚點名。」「晚點名完如果『小蜜蜂』有來，記得上去幫我買一塊雞排，記得，不加辣、不加醬、不加胡椒。」夠了。

八點四十分晚點名，九點晚點名結束，收完簿子給營長，九點十分，營辦字軍線響起。「約翰！營長找！」「你看，我就說營長會找我嘛！沒錯吧？」「你好神喔！」

十點鐘，我打完督導記錄，約翰入浴紅了臉撞進營辦字。「你怎麼了？」「沒事。我還能夠怎樣呢？」「營長怎麼說？」「我跟他說這棟多人來，可能晉升會有問題，可是他說，只要是校訓的就要讓他升，說校訓的如果不能升可以自訴，怎麼可以不升？而且本來不是說要等校三個月才可以升嗎？他不知道為什麼，說最近來的校訓預士統統都要提早升，防區自訓的再說，好像只有校訓的預士是人，自訓的就不是人一樣。有沒有搞錯？十二月到部，二月就要升，那我不是馬上就要幫他們辦晉升？司令晉升要一個半月以前就要呈報給防衛部一處二科啊！他說他只要有人站安室就好了，新到部連衛哨司則都不熟就站安室？以後不會出問題才怪！」

全部提早晉升的結果是，二月初過年的時候，你就看到一堆破防冬的兵在中山亭愉快的吃加菜，然後一堆到部不滿四個月的新兵在端餐盤洗餐筒，蔚為奇觀。可是這樣入沒什麼不對，新兵入怎樣？菜就是菜，而且菜還分青菜白菜，連上的新兵根本就是菜味實在有夠重的酸菜，菜的亂七八糟，菜的莫名其妙，菜的讓人驚慌失措，菜的讓人啞口無言。新兵入怎麼樣？我就是你學長，你看到我就是要叫我學長，你真的以為你在幹訓班還是士官學校受個訓，到了部隊就是什麼領導幹部，責任重大，所以要學什麼領導統御，少做夢了。責任重大？你要接了業務才知道什麼叫做責任重大。學領導統御？對不起，士官營營部連一看梯數二看趴數，管你什麼預士什麼下士，要學，先學怎麼不被制度玩死，再學怎麼不被業務玩死，接了業務，還要學怎麼不被自己的業務玩死。（不過那時候我們的排長人發明了一個新名詞，他說，他在連上不看梯數也不看趴數，他只看一個人在他心中的「確數」。至於什麼是他心中的「確數」，沒有人知道。）

過年時候非常熱鬧，過年總是熱鬧的，尤其是當二十七個校訓預工在除夕前一天到達我們防區直屬工營，過年想要不熱鬧也難，營部大筆一批，所有的野戰測繪工統統留在營部連，再加上一堆工機械作業工，總共留了十個預工，營部連總共二十七個工室缺，現在的工室加上具有晉升工室資格的人呢，不多，四十五個，一點都不多，工室多到不但站安室衛哨絕對夠，多到必須請到大門衛哨工，統統用重複站缺方式硬塞亂塞進編制裡，野戰測繪工去佔重傾釘耳駕駛工的缺，能不能晉升？應該能吧！防衛部一處二科明知道我們沒有這麼多缺還給我們這麼多人，如果不能升的話也實在太說不過去了吧！我那時候已經找到一個受完防區幹訓班幹訓的姓安的胖子去接營部連參謀業務，佔缺的問題就只好給他煩惱工。按照編制用人？哈哈哈！

營部一月的時候入叫工個二級廠技工去受了幾個星期的輪耳保修訓，約翰有一次看到這個人帶回來的工證書入嚇一跳，證書上面的專工代號，全部都是工室專工，也就是說，這個人也可以升下工。在約翰退役之前，除了我以外，約翰沒有跟別人提過這件事情，約翰根本就不敢講。

約翰二月升上工，四月才退役，他在十二月去、我第三次返台回來的時候找了一個預工當徒弟去接業務（菜的都是預工，想不找預工都不行）。照理來說，約翰這時候開始去接三個月，最後一個多月待選，相當合理，可是小江五月才退役，約翰十二月就找徒弟去接，所以約翰其實自己獨立作業也不過三個月，而訓練一個參工書是多麼消耗社會成本的事情啊！可是那隊怎樣呢？國軍的作業方式已經不知道浪費多少人才，浪費多少社會成本了，精實案也根本沒有改變國軍浪費社會成本的作業方式，我們何必在乎約翰的去接過程中浪費的社會成本？

約翰的徒弟在二月一日晉升下工，佔的缺是營部班班工，與工室工重複佔缺，領有領導加給。那一票酸菜下工搞出一個工營營部連之前從來不曾出現過的規矩，就是沒有領導加給的下月措值工，以前工室不夠，管你有沒有領導加給，現在畢竟情況已經不一樣了。按約翰業務的人措值工，那要怎樣作業啊？約翰想盡辦法不要讓他的徒弟領領導加給，可是約翰的徒弟是戰工班出來的，如果說不佔整個營部連唯一戰工缺營部班班工也說不過去，反正不佔那個領導職缺、領領導加給是不行的。我們的預財工參完過年終於有機會接營部連行政業務，他說，領領導加給不措值工不是問題，他可以說服其他的酸菜下工說，約翰的徒弟之所以可以領領導加給，是因為做約翰的業務，責任與工作量其實比措值工都還要大。

可是這種說法成立的話，那隻做同樣的業務，約翰自始至終領的都只有工的

新餉，約翰是不是也應該領下士的新餉還有領導加給呢？不過，約翰他說，他無所謂了，什麼同酬不同酬公平不公平有道理沒道理都無所謂了。約翰的心中只剩下一個想法，就是：

「什麼都是假的，退伍才是真的。」

約翰的徒弟這時候接約翰的業務，其實比約翰工作輕鬆不少，他不像約翰遇到過兩次精實案重新編成，亂七八糟的人差，地震期間如雪片般飛來的停役與改分配，但是我可以預見他會遇到什麼：他會遇到長達一年半的詭異而又的最後半年，他也還會遇到所有人都未曾遇到過的薪水制，他可能會遇到專科代號可用修訂，沒有什麼好比較的，都無所謂了，約翰遇到了精實案，他可能會遇到下一階段的精進案。

三月一日、四月一日都是一大票人晉升下士，四月初，該是營部連呈報下一票工作機械作業士晉升的時候，預計六月一日晉升，安胖子把一堆工作機械修護士、野戰測繪士、還有受過幹訓的他自己報給約翰，全營晉升申請名冊總共打了三十個人，名冊忘記是約翰還是約翰的徒弟打的。營長看到了名冊，馬上把我們營部連連長還有安胖子叫到他房間，我那時候剛好在連辦字，過了半個小時，就看到安胖子喘吁吁的回來：「師長…呼…學長，你知道嗎？營長不讓我升，居然還說要把我請到大膽去！」

「這太離譜了吧！」我說，「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營長不知道在想什麼。他說…呼…他說，我們現在不都是用重複佔缺的方式學校訓預士嗎？他說不可以，營部連再怎麼樣都不可以重複佔缺，他說一次留一個預士不是他的錯，可是一定要按編制用人，說這是總部規定的，所以不可以重複佔缺，一個缺只可以一個人佔，然後校訓預士一定要準時升，不然人家可以申訴，就把像我這樣防區幹訓班自訓的拉下來，說…說不可以升，要讓校訓預士先升…他也拉了一些預士，說，說如果工作營沒缺的話，就改補到其他單位，大膽缺人就請到大膽，二膽缺人就請到二膽…」

「你不是佔人哥士的缺，那是行政科的啊！怎麼會不能升？其他工作學校出來的預士，再怎麼樣，也不應該佔人哥士的缺，沒有人搶你的缺啊！」

「對啊！可是營長說他不管，校訓預士就是要先升，說什麼到時候那些學校單位來督導，如果發現沒有準時晉升就是缺人，但是一個月入不能夠晉升太多人，所以我的人哥士的缺要空出來讓他們佔…」

「工作學校出來的怎麼可以佔行政科的缺？」

「反正他就是把我拉下來就對了……」

「可是改編是要改到哪裡？全防區就只有我們工兵營工兵的缺最多，工兵營都塞不下了，其他聯兵旅又怎麼可能塞得下？他們都只有一個工兵排耶！他們到了防區，也不可能改編回本島部隊啊！」

「營長就叫我們去協靜啊！」

「這哪裡有協靜的空間啊？」

「營長就叫我們去協靜，我看協靜的結果一定是像我這種受防區幹訓，升了以後領子上面掛步科最容易改編走……去大膽就去大膽，去二膽就去二膽，呸……工兵營我是真的豈不下了……」

「你還這樣說，不要說這種喪氣話。」

「那我怎麼辦？」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安胖子你該怎麼辦。我和工兵營無數弟兄趕在五月前完成的幹訓班命令台還有校閱場，在提供命令還有總命令校閱精實案新編成部隊的階段性任務後，終於可以升在訓練上，可以升在訓練像安胖子你這樣的「空幹部」，可是你卻不能晉升成為「空幹部」，我不知道你該怎麼辦，我也不知道我曾經為幹訓班校閱場工程賠掉的精力與那顆可憐該怎麼辦，工兵營為了幹訓班校閱場工程折損的許柏崙該怎麼辦，我也不知道這個量小質精戰鬥強的新一代國軍該怎麼辦，這些，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知道人哥空、約翰或是約翰的徒弟他們知不知道營長剛剛說的這件事情，去營辦公室看看吧。營辦公室裡，約翰正在收拾東西，軍線響起，是找約翰的。

「約翰！軍線！一處二科空室人哥空找！」

「真是的，都什麼時候了還找我？不會找我徒弟嗎？」約翰放下手裡的東西，都曠謫。

「空室好！報告，是，我是約翰，是，空室怎麼樣？……是喔！我們營裡頭沒有缺，對！真的沒有缺了！好！謝謝空室！」

「一處二科這樣打電話做什麼？」我問約翰。

約翰拿著電話聽筒回答我，「一處二科問說，現在工兵營有沒有工兵機械修護工的缺，我就說，上次撥了那麼多工兵機械作業工，怎麼現在還有？他告訴我我不是工兵機械作業工，是工兵機械修護工，我當然告訴他沒缺可佔了。可是誰

知道他這次會不會入再搵一坵「機械修護」給「營」？我從來就沒有申報過「營」需要十個「機械作業」，也從來沒有申報過「營」需要四個野戰測繪「」，他還不是給了我們？」

「噹」聲。約翰狠狠的、用力的掛上了電話。

△13—正義

我從十月份開始接任營部連級參-的第一天，就是我的銜終於完成為「防區直屬」營營部暨營部連參-文書、差役、總收發、人司室通信室業務指定代理人、專職衛勤待命班、製磚廠製磚外賣下二人選之綜合業務參謀」的那一天，是我將所有的參-業務融會貫通的那一天，也就是我決定我當參-不該只是一個「你可以倚賴我」的僚君子的那一天，也就是我要伸張正義的那一天。

這要從我怎么會從營部參-兼任連級參-說起。

全都是那個從龍潭來的營長害的。

當參-的第一要務就是幫，而我甚至還在「真孽！啦哩啦哩啦嚕！」的難聽音樂聲中深獲連長的信任，不過，在怎樣，碰到那個什麼人都要翻起來的營長就沒有人幫得起來，他是一個可以讓人徹頭徹尾的人。從八月二日到達防區的第一天，他帶給防區直屬營的，帶給這個基層部隊的，不僅是他對於裝備補保的態度，還有士官選訓晉升的做法，他一還帶來了總部的文書作業。

八月二日那天晚上他就找上了我，惡夢的開始。「叫收發到我房間來！還有，叫他順便帶一把尺。」總機打軍線給在營辦字的我的時候，實在不太能理解尺跟收發有什麼關係。「報告營長，請示進V營長室！」「進來！」「謝謝營長！」他到底要做什麼？

「你是收發是不是？」「報告營長，是！」「你過來看看那些幫僚打給我的這些簽字，搞什麼亂七八糟？你們到底懂不懂新公文格式要怎麼用？沒關係，營長在總部試過，你們不懂，營長教你。你看這邊，這是什麼？對，這叫做核判頁，後勤室這些簽字的核判區分直接用電腦打上來，這是不對的，核判區分應該要蓋核判頁，人司室的這一堆核判頁蓋得歪七扭八，看清楚，核判頁的位置是上緣切齊從這邊這個管號下面的一條看不見的線，上面要留一點空間蓋標示機密等級的頁，中間則要對齊正下的頁碼。還有，正下這邊簽字人員的室頁也是蓋得亂七八糟，室頁的位置是簽字上擬辦意見的最後一行這邊，往右量二點五分的地方，正確的正下，對，你看清楚了嗎？這個文的簽法也不對，沒關係，我慢慢教你…」他一邊講，一邊用三十公分尺東量量西量量，我呢，我看到傻眼。

「…你等下下來辦外字的時候，記得告訴所有的幫僚以及文書，以後簽字一律依照營長我說的正確做法來做。以後所有營辦的公文如果不是照營長的說法

做，營長就為你是問！還有…」還有？「還有，你以後將公文登記完之後，另外再打一張當天來文的清冊給我，我要看每天有哪些文。每個月的月底，再將防衛部轉發的各級指裁示司項，打成一本冊子彙整起來給我。」啊？公文登完再打一份清冊？還有，指裁示司項、或是指裁示司項分辨表根本就是參三的業務，要看的話跟參三拿卷宗夾就好了，關我什麼事？關我一個參一什麼事？還要我每個月彙整打好給他？

回到營辦室。所有的幫僚以及文書對於他所說的那套新公文格式簽字做法的結論都是：他有病，沒有人想理他，核判章、室章照樣用原來的方法蓋，公文還是照原來的方法簽。「營長怎麼會叫你一個兵去管幫僚怎麼簽文？又要怎麼管軍室？」約翰問我，「我怎麼知道？」我說。人司室拿著卷宗夾走進營辦，問我：「清稿？營長在這份以稿代簽上面塗塗抹抹，入批個清稿是什麼意思？」「應該是說不能發，要你重新簽一次給他吧。參三那邊還有十來份要清稿勒！」我這樣告訴人司室，「那，你等一下就照這樣幫我打一份令稿吧！」。第二天重寫了一次，還是清稿，我真的不懂了這份上級發下來，只要直接轉發給連級的沒有什麼好清稿的。第三天入是清稿，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把提前退伍案十月一日實施的公文轉發下來。

假如說國軍各個營級都是用這種方式進行文書作業的話，那麼，提前退伍案的公文轉發到防區某聯兵旅的基層連隊，首先是國防部發給總部，總部幫僚簽給司室，清稿三次，再取得發文字號後轉發給防衛部，防衛部幫僚簽給司室，清稿三次，轉發給聯兵旅，旅部幫僚簽給司室，清稿三次，轉發給各營，營部幫僚簽給司室，清稿三次，轉發給各連，各連文書再簽給司室，清稿三次，然後公佈給連上弟兄知道…每一次轉發過程中，入是國軍遲緩的掛單、收發流程，從國防部發文到在基層連隊公佈，至少耗時兩個月…再假如說中間哪一個司室沒時間簽文，或是景仰機故障，或是停電的話…。

所以，當那份「中秋節期間各級不請客、不赴宴、不送禮」的規定防衛部頒到口兵營的時候，中秋節早就過了，該請客的都請客了，該赴宴的都赴宴了、該送禮的也都送禮了，營長請了哪些客、赴了哪些宴族繁難以一一詳列，因為全都是不知道哪裡找來，也不知道跟我們防區直屬口兵營這個部隊有什麼關係的人，只看到營長去一句學長去一句學長。至於送禮，我是比較確定至少防區某聯兵旅旅長送了我們營長兩盒蛋黃酥，因為那兩盒蛋黃酥送到口兵營營部連大門時，大門衛哨剛好是營參三，他下哨之後就把這兩盒蛋黃酥帶到營辦室，然後呢，營辦室文書立刻蜂擁而上分而食之，吃完才發現，盒子裡頭有張防區某聯兵旅旅長的名片。

「營參」的公文每天至少都有十份（當中大部分是垃圾），每一份公文都要跟營長這樣玩。雖然參的公文在營辦字中還次於參，不過把這些假單、假卡一起加進來的話，倒也不相上下。有時候真的讓人相當費解，查探、防區籍室「隔灰休假以及本島部隊所使用的三種三聯式請休假暨物品攜出單」，還有防區使用的兩聯式假單」為什麼要有公文字號這一欄，誰出個營門都要先去找個發文流水號，難道說，有人在休假的時候會跟大門衛哨這樣說：「您好，我奉營部○○（○○）號第○○○號令准予實施休假。」？

那陣子入伍為總部高裝檢查，沒有業務的我天天站衛勤，精實案重新編成的後遺症逐一浮現加上天災人禍亂七八糟的婚喪事假入特別多，被營長所指示的公文作業方式實在搞得徹頭徹尾。你知道嗎？營長後來還規定說，那種防衛部「經核准的特別榮譽假，以往室只要放假只要寫假單附上防衛部公文影本給營長準就可以了，現在他居然在室要放特榮假的時候，要連級寫一份「呈本連」○○○擬請實施特榮假，請鑒核！」的公文給人看，人看室簽給營長之後才能寫假單，什麼雞毛蒜皮的行情都要寫，我不知道這樣的公文作業能不能讓「營」比較會打付，我只知道我曾經在櫃子裡看過的那份「精簡營連業務巡迴講習冊」根本就是垃圾。他說的來文清單到還有辦法天天打，代價是原來那本公文登記簿就根本沒登了，至於指點示司項彙整，誰有那個美國時間？

「精簡營連業務巡迴講習冊根本就是放屁。」約翰曾經這樣說，「那本冊子說，連級不辦。你看軍人結婚報告表的格式，如果他的建制在連級，那條承辦就是連級，而且一定要寫給營部，營部是寫轉單位，如果連級不辦的話，那是不是建制在連級的人都統統不可以結婚啊？」「對啊！連級怎麼可能不辦？連級不辦那亂發室人勸令？大家都不用放特別榮譽假是不是？那我每天轉發連級的公文都是假的啊？發給他們然後都不用辦？把作業程序設計成這個樣子還說連級不辦？放屁啊！假單都要發文字號，連級不辦，那是大家都不用放假了是不是？」

放假。而因為斗牛前的前幹訓班校閱場工程，全營許多軍室的這些假都沒有放，龍潭來的新營長八月二日一就任，就說，他一定要致力「營」休假正常（問題是他自己還不是在總部高裝檢查的時候管制全營休假），很多軍室就紛紛休假這些，休到後來沒有足夠軍室可以押耳，他入發飆，說以後軍室休假由營部統一管制，要我一個一個去排定全營三十個軍室的休假預排表，從十月排到隔四月，一排排斗牛？怎麼排？排假要考慮多少事情啊！要考慮到假日、考慮積假、考慮是不是要搭乘每個星期飛高雄的飛機軍機、考慮重要節慶假日的軍室留守、還要考慮軍室在未來斗牛會不會請任職（營長自己入經常叫這個

連的排法(請到那個連，甚至叫人寫字到「連營排法」)，怎樣排？叫佛陀媽祖濟公阿拉耶蘇王皇大帝十八日公聖母瑪利亞一起排恐怕都排不出來，我人怎樣排得出來？

所以，營長對我很不爽。

營長從來就不曾瞭解過，要訓練一員懂得收發、公文、差假、人職異動、人勤、線上傳輸、工資、熟悉無數種假單格式，甚至三項最艱難的參一業務：結婚、出國、有人死掉，還做過精實案重新編戒的參一文件所需要耗費的社會成本以及價值所在。他也從來不曾體會「營裡最懂業務的、到讓這個營動起來的不是各連主任幹部、不是他的幫僚，而是文件作業金字塔最底層的小齒輪，而是營辦字裡頭的幾個下士、幾個一兵，他也不知道在他上任三把火的時候，正是「營參一業務」幾乎完全癱瘓在精實案重新編戒的後遺症與各項天災人禍裡的時候，他，就是對我很不爽。

晚上十點，該是就寢時間，營長字裡傳出鬼叫聲。

「指裁示司項彙整勒？」「報告營長…還沒弄。」「你搞什麼東西啊？來一點會的好不好！叫你弄個東西你弄多久弄不出來？你每天除了弄你那些假單假單你還有在幹嘛？送假單我隨便找一個國中出來做都可以，我要你來弄幹嘛？(你自己來做做看)你什麼爛學校畢業的啊？什麼爛學校會出你這種爛貨？你那些鬼假單有比營長要你做的更重更重是不是？(本來就是)叫你們連長給我過來！」

「營部連中尉連長報告！」「進來！你看看你連上這個貨，你這個連長是怎麼當的，帶出來的這個什麼貨！」「報告營長，是！」連長看了看我，根本就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算了！跟你們這些人講根本就沒有用。來一點會的好不好？反正做不好就給我卡關，關完再給我做，做不好再卡關！我就不相信我一個營長會治不了你們這些人！收發！你○○××給我過來！」做什麼？

營長從抽屜裡抽出紙筆。「我唸什麼，你就一字不漏的寫上來。○的！發什麼呆啊！叫你寫你不會快一點是不是？來，第一個字…」我將口中的東西夾在跨下，伏在桌上，營長說的每一個字寫在紙上。

「切結書

茲保證本人「營營部連一兵收發○○○，於中華民國○○年○○月○○日○○時以前，完成營長所交派之「級指裁示司項彙整及打字任務，如未能完成任務，而對營長有任何欺蒙詐騙之行為，願受最嚴厲之處分。」

切結人 ○○○

「切結書 ○○○ 切結書 ○○○ 切結書 ○○○」

寫完，營長把紅印泥推到我面前來，不用說也知道是什麼意思。「你怎麼可以不用去勒，蓋指印，當然是要用右手的拇指囉！」營長翻臉就跟翻書一樣，剛剛還暴跳如雷，我寫完切結書、蓋上拇指印，眼前只看到一副猙獰的笑容。「嘿嘿嘿！你看清楚囉！我會把你的切結書好好保管的，你的切結書上面寫，你還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這樣很合理吧！明天這個時候你交不出來，你看我會對你怎麼樣！跟你客氣什麼！不用管營長的事情當然是不是？聽清楚，順我者生，逆我者滅！(我好像在《陪都漫遊》裡看過這句話？)啾啾啾！…」

合理？你沒看到我現在穿的是什麼服裝？全套武裝，手上還拿著六四 K 2 步槍，站哨站到一半把我叫到你房間，走出營長室還要繼續躲躲，假單還沒有弄完，明天要去報假，星期五以前沒有把所有這些假報出來你看會怎麼樣。午夜十二點半，撞開營辦室大門，約翰還在做土壤素質分析表，「你怎麼了？」約翰問我。

「沒事。」我說，「營長第一百三十八次說要關我。關啊！給我關啊！去關我就不用作業務了！多爽啊！」

「拜託！重新找一個人做參一，那要花多少社會成本啊！」約翰說。

「關我？要關就給你關嘛！營長怎麼樣？營長就不用這些是不是？你關我我就讓你下次這些去機場補位！我就把你機位拉掉！看我敢不敢！」人司令走了進來。

「呵呵。你真的敢把營長機位拉掉嗎？」人司令說。「我有什麼好不敢的？」
「你真的敢拉嗎？」「我！我…我當然是——」

不敢。

我頭低了下來。

從參三櫃中找到指針示項卷宗，走進電腦室，我一邊敲鍵盤一邊在想：切結書裡說的最嚴厲之處分會是什麼？…我在外島服役兩年，還是這樣的司令部，接這樣的鬼業務，這早就就是最嚴厲之處分了。十惡不赦的陳進興被抓到一槍斃了他實在是太便宜了，流放外島在精實案前後當司令部參一才是真正高劫不復的地獄啊！

隔天東歪西了出來，那天晚上當然也是徹夜沒睡。

說到關禁閉，就是關禁閉這回事，害我上次丟臉丟到砲指部去。還記得1月份連上有人逃兵嗎？因為他在三天內就回到了營區，所以不能以逃兵處分，只能以下假離營處分，營長決定的處分方式是關禁閉，可是營沒有自己的禁閉室，要送到砲指部禁閉室去，營長並將這回事給營部連輔仔辦理。基層政戰幹部怎麼會懂人事，輔仔怎麼會懂送禁閉室的流程呢？所以輔仔找我幫忙。而我也曾經花了相當精力鑽研砲指部的禁閉室格式那邊要自己寫、那邊要空下來給砲指部人員寫，我要他三天進去，就絕不留他回去。煮了頭、叫他穿迷彩服穿球鞋、帶套換洗衣服跟洗水桶，進去了。

這位下假離營弟兄進禁閉室時距離退伍還有一個月，禁閉室上開的是禁閉三十天，我們營長非常不滿意，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快這位下假離營的弟兄，他說，他要這位違法亂紀的弟兄關到退伍，如果可以的話，不但要讓他關禁閉，還要能讓他進明德班。營長叫輔仔去辦，輔仔當然還是找我。

我們一起去繫鄰防衛部坑道的砲指部參一科，問負責兼理禁閉室業務的砲指部差假室，可不可以將禁閉人員提早提領出來？「可以啊！當然可以。不過，你們要提早提領做什麼？」「關明德。」看到整個砲指部參一科人員摔倒在地。「你們可是營有沒有搞錯？一定要關過禁閉的人才可以關明德啊！」「他現在在這邊關了一個星期不就等於關過禁閉了嗎？」「你提早提領就等於註銷你先前的禁閉啦！」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讓他關到退伍？比方說，這次禁閉是三十天，可不可以改禁閉單的天數，改成四十二天，或是我再開一張兩個星期的禁閉單……」「這樣是不可以！陸海空軍懲罰法上規定禁閉最多就是三十天，你是沒有讀過陸海空軍懲罰法是不是？另外開一張禁閉單是不可以！人家弟兄犯了一個錯，就是一張三十天的禁閉單，你怎麼可以重複處分人家？難道人家犯了錯你就可以這樣亂搞嗎？人家犯了一次錯你就可以因此無限制的處分嗎？你們可是營在搞什麼東西啊？……」

陸海空軍懲罰法我在紅皮書裡讀過，但是我們從龍潭來的營長有沒有讀過我就不曉得了，看樣子顯然是不可能讓人關到退伍，顯然有人也去大了。回到營區，輔仔拉著我（天，幹嘛拉著我）跟營長匯報，「小朋友，來一點會的好不好？營長叫你辦這一點小事你都辦不好是不是？不把營長的事當作小事，小心我把你也送去關！」軍室是不能關禁閉的，要關也不是關輔仔，要關也是關我一個士兵。給你關嘛！反正關禁閉怎麼算，也算不上是「最嚴厲的處分」。

不過那天我犯了一個錯誤，我以為營長叫我簽切結書那時的遭遇就是最嚴厲的處分，不是的，在防區幾十年來最大的颱風過境後幾天，營長想出了比最嚴

萬之處分最嚴重的最嚴重之處分，他叫我在營部參-的業務之外，再接一個連級參-業務。

晚上，我入被叫進營部。因為颶風又淋雨，加上後來救災又鋸樹、清樹枝受了點風寒，身體狀況不是很好，不過，我還是被叫進了營部。營部裡燭光昏暗，隱約可以看到營部裡有這些人：我、約翰、營部、連部、人司令、一位最近得皮膚病的弟兄、還有就是自六七月開始接任，這台假面從來就不會準時，統一作業的時候從來就不會出現，那時候就被小江話滿，還不時被連部砍劈的營部連連級參-。

「來一點會的好不好？你們這些參-在搞什麼東西？啊？你看看你們連上弟兄得皮膚病，痛得這麼嚴重，也不幫人家辦住院，啊？人家現在一狀況到營部我這邊來，說十幾天前就跟參-講了，你們到現在在搞什麼？平常你們都說業務多業務多，你們到現在業務在做什麼？」

連部- 答話：「報告營部，那時候他就有拿一張單子給我，他說，在武岩醫院說，如果要辦後送，要找參-發一份公函，可是我不會發，我有問過營參-，營參- 跟我說不用辦…所以我也沒有辦…」

「○的。」營部瞪了我、約翰還有人司令一眼，約翰和人司令入看著我，「營參- 怎麼會說不用辦？怎麼會不用辦？那為什麼人家到現在還住不了院？生這麼大的皮膚病，到現在還在連上？」

「這個平常不是我在辦的。」約翰說。

「是我跟他說的。」我說，「連部- 是有跟我講過，他問我『後送』怎麼辦，後送本來就不用營裡頭辦，是在武岩醫院後送室在辦的。今天下午那位弟兄才來找我，我才搞清楚武岩醫院要營裡頭發的是住院公函，要辦的是住院，不是後送…」

「那你怎麼沒辦？」

「報告營部，颶風到現在都一直停電，沒有電沒辦法發公函啊。而且我今天下午才知道，本來想說晚上電會不會來…」

「反正你就是沒辦就是了，對不對？」營部的眼睛睜的好大，在燭光映照下看起來好像萬鬼。「你們事情都不會做，藉口就是一大堆，不會做是不是？我叮囑你做！連部你等下叫你們連上發動5 KW發電機，電通到我房間來！你！收發！你就在我房間裡用我的電腦打，看我怎麼好好盯住你！」

連部砸放個沒完，「不會辦是不是？我看你以後也不要辦了，以後你不准再碰

參- 業務，聽到了沒有？…」真的？我可以下業務？「…以後營部我絕對不要在連辦字再看到你在幹參-！」顯然下業務的不是我，是連參-，「收發！你以後直接營部連參-！」

「啊？—那我原來的業務怎麼辦？」

「繼續做！收發！過來！其他人現在給我統統下下！再做不好就統統關起來！」

第二百三十一次。

我好怕。

約翰將門衝出，真是…電燈突然亮了，聲音是吵雜的發電機馮達聲。電腦開機進入視窗系統的時候，我一邊敲電腦，營部一邊在房間裡脫衣服準備盥洗。開啟文字編輯軟體，找出函的格式：

「陸軍○○防衛司令部戰鬥司令部 函

受文者：國軍○○醫院

(省略)

主旨：函送本部營部連- 字○○○(身分證字號：A 1 2 3 4 5 6 7 8 9)因疑似罹患皮膚病，函請貴院惠予協助辦理住院事宜。請查照！

(省略)」

填上發文字號，蓋上「營部陸軍司令部校○○○」的藍色條章就可以了。我一边打字，心裡也是一邊咒罵：一、為什麼醫院在搞什麼鬼？為什麼住院一定要營部公函？我那天走在街上被車撞了快要死掉，也要先回營部打個公函才能住院？二、住院公函怎麼會是我的業務？這應該是醫生的業務才對啊！就算現在醫生懸缺，下一期預定補充不及，也該找醫務科，總不能因為平常參- 常接觸公函，就把什麼住院公函統統往參- 身上推啊！三、如果說參- 業務有不會辦的地方就可以下業務，我剛接的時候也是很多不會啊，為什麼我就不能下業務？四、你沒有什麼皮膚病？五、沒有刮什麼鬍鬚？六、沒有停什麼電？七、誰發明這個非用電腦打不可的新公函格式？八、你在作業的時候，旁邊有一個討厭校級軍官穿條褲跑來跑去，這實在非常倒胃口耶！我晚餐艱得吃了一罐糧秣軍用拿出來的大費彈買罐，就快要吐出來了啦！

第1、天啊！同時接兩個業務！

下業務的連參-成了全連最閒的人，過沒兩天有個受訓的機會，我跟連長報告說連長只有一個閒人可以受訓，所以他就被送到了校受牽引機作業訓練，眼不見心不煩。公函打出來了，人去了住院了，過了三個多月他在三總辦理了休病停役，回家了。打完公函的隔天，有哨，下月出去救災，待命班取完槍，就在他搭上計程車去往武岩醫院的同時，我去跟約翰重新仔細問了一下連級的線傳作業方式，連級最近有什麼東西要交給他，我去接收我在連辦室的第二張辦公桌。

從安室室到連辦室這一小段路裡頭，我一邊走一邊想：營級兼連級？那我不是要自己發文給自己簽？電通了以後，一拿到防衛部發給營部的文，我先幫人寫字，照人寫的意思打一份以稿代簽，再給營長，營長批准後我再打個文頭影印一份發給四個連隊，我還要到連辦室，把文再簽一次給連長…。連長…。昨天打完公函連長還沒叫我到連長室，半夜沒電還入透我煙入灌我酒，說什麼營部連每次有人寫字都被營部拉走，現在營部終於讓什麼修秀的人才來做營部連參-業務，連長等這一入已經等很久了，入把什麼營部連感謝我所付出的貢獻一入搬出來，說什麼以後營部連參-業務就看我的，天啊！日子難過了！…不會吧！

「不會吧！」我打開連辦室參-櫃子的時候，我只能想到這三個字。

亂七八糟，實在是不想形容，連參-桌子亂我是知道的，但沒想到櫃子裡更亂。各式表格簿冊堆得東倒西歪，連上弟兄的兵籍資料袋上居然還有蜘蛛網，用過的電話記錄簿還有衛勤簿堆得跟半個人一樣高，我從這堆簿冊中找到上級長官督導記錄簿，藍色紙板封面上還有十來隻白蟻爬來爬去。空白假面與狀況三所使用的表格隨便夾在同一個卷宗裡。櫃子下層，沒用過的空白簿冊和沾滿泥巴的大頭靴堆在一起，拉開抽屜，赫然發現我發給連級的文，連參-居然兩個多月沒簽給連長！還有，編裝表景印本怎麼會壓在碗架下？參-的爽跟其他所有人的爽是接觸的，當參-入想擺爛，業務亂做，就是這個樣子吧！

想一想，我在營辦室的櫃子也是頂亂的，重新編成前後事情一大堆，好多簽字根本沒有時間歸檔，戰備資料袋也是櫃子裡隨便找個地方就塞在那裡。該是整頓業務的時候了吧！我想。連參-的東西比較少，我先是把鬆鞋子清出來丟去垃圾場，簿冊分門別類放好，站完兩班哨、吃過午飯，整理兵籍資料與書籍，把文簽一簽，再把常用簿冊找出來。嘿，奇怪，怎麼沒有積假統計表？對喔！下月份去假室到連上督導的時候，好像就沒有看到營部連的積假統計表了喔！

颱風過後的那個星期入全連沒有人在防區休假，機場也關閉了好幾天，統統在營區、或是派往大舞核心區救災、清樹枝，積假統計表上如果沒有登記，以

後怎樣證明積假？怎樣證明補假？積假統計表找不到，那怎樣我的十八天積假怎樣辦？以後怎樣補假？晚上七點，停電的、一片漆黑的連上便開始晚點名，八點準時就寢，一向熬夜加班的參一從來就不可能準時就寢的。雖然約翰告訴我因為停電，今天防衛部一樣沒辦法發給工資，我下月發給，但是我的連參一桌上又出現一大堆明天要在防區洽公、轉診、補假的兩聯式假單，要我彙整給連長簽核。洽公？今天約翰代我去洽公就告訴我，防衛部坑道裡的一處伸不到見五指，洽什麼公啊！補假？災情還這樣嚴重補什麼假？本島部隊可以連休二日，我一個月可以休兩天我就偷笑了，下部隊一個月積假十八天都沒補過假，其他人補什麼假？積假統計表都已經不見了，你還要補什麼假？

這樣說好像也不怎樣應該，一個颱風搞得全連積假，這些假還是該補回來。八點，我摸黑把所有假單夾在一個白色卷宗，拿給值日室蓋章，再交給連長傳令，送進連長室。然後，回到連辦字，點起一根紅色蠟燭，窗外外面看到幾個弟兄絲毫無視就寢時間，晝夜濤聲中秉燭高談，甚至無聊到拿起待命班人員插條，開始玩起「梯數牌」，每人手中有一條待命班插條，規則比照「步步高陞」或「大老二」：

「來！我這邊一八三二梯一隻！」「你八兩一梯一隻！比你大！」「你八八四梯 pair 總可以壓過你了吧！」「你八浦六 pair！」「你八浦六那棟菜！我這邊紅軍三條！王牌都出來了喔！」這個「梯數牌」可真是「梯數制變」的一大幫兇。

他們玩得很高興，可是我沒什麼雅興參加，我要重做一份積假統計表。

積假統計表並沒有一定的格式，我所認識的參一的積假統計表的格式均不統一。每個參一往往為了作業方便，而發明符合自己習慣的表格工具，除了積假統計以外，獎勵績點的使用數、結存的統計也是。我自己曾經發明過的表格工具比較值得一提的「高月梯次表」，將營部連所有人的身分證字號、梯次、入伍日期、新訓結訓日期、抵防日期、退伍日期、預計晉升日期、晉升字號、人勤令要月的姓名ID號碼，按照梯次排列，輸入進微軟的試算表軟體當中。

之所以叫做「高月梯次表」，因為的靈妙無窮。退伍日期、預計晉升日期升冪降冪排列，什麼時候上線下線，清清楚楚，一目瞭然。舉例新兵到部，還沒拿到工資，就可以利用梯次表速查新訓結訓日期（就是新兵任職生效日），可加速任職人令作業時程。而利用試算表建立的函數，比方說，退伍日期減今天日期（函數是：退伍日期欄位-TODAY（）），就可以自動算出還有多久退伍的天數，入伍日加三六五減今天日期，可以得到還有多久破冬，抵防日加三六五減今天日期可以得到還有多久「破防冬」，至於（退伍日-抵防日-365）÷30+24則可以粗算出這台假總天數…這梯次表是多麼難能可貴啊！難得

團軍基層部隊的電腦可以不是高級打字機啊！

梯次表原本的目的是安置軍中的姓名與黨播代號對照表，比方說，連上有個一八一五梯的人，在同梯中到部排行第一，他的代號就是八一五，安置軍黨播他的時候，就對黨播：「安守三軍報告！八一五！八一五！聽到黨播速到安置軍接聽軍用電話…」↓月初的時候約翰要求各連每個月打一份註明大專兵抑或一般兵的梯次表，使用軟體、格式不一，用以讓營參一確定每月各連晉升、選任人員，既然約翰要做這個電腦檔案，一些電腦可以發揮的功能便自然而然的加進去了。我這份梯次表發明之後，連上一些軍人叫我每月A3紙印出一張，看舊梯次表上距離選任的人數愈來愈少，他們似乎都有說不出來的快慰。「你看！我把梯次表對折再對折，我還是在上斗部耶！你在哪裡？你在梯次表好下面喔！」看來我的高月梯次表入彀了「梯數制度」的幫兇。

二三連參一那個死痞子的梯次表也是密密麻麻一大張，不過他的檔案欄位中是出生日期、團營區、電話、地址、家託、受訓班隊等。↓月以後痞子就沒有動筆重新過緊急召冊名冊，他把他的梯次表格式改了改，印成八開大小。「緊急召冊名冊是不是？把這幾張直接貼在簿冊後面就可以了。」痞子會一邊這樣說，一邊把緊急召冊名冊弄到我桌上。

不過我的積假統計表懶得再弄發明新格式了。記得以前營部連的積假統計表是月一本點名簿，凡是積假就在早點名處打一個勾，補假就在晚點名處打勾，這個格式的問題是當積假不能超過三十一天，而且格子太小，不能註明積假與補假的日期，我對用的是差假室在我剛到部時舉辦「休假預排表作業講習」所宣導的做法，用休假預排表統計積假。

休假預排表在文供站以及各大販售軍用表格的文具店中都可以找得到，一張兩塊錢，我從櫃子裡的一堆混亂中翻了出來。連級參一每個月要把全連名字抄兩次，一是點名簿、以及休假預排表。格式是在級職、姓名下有三十一個小格子，規定的做法是預排時，使用鉛筆劃上該員本月預計在防、或是返台休假的日期，如果確定實施休假，便以藍黑筆註明，每日登記，一個月過去後，統計當月積假，填入下個月份的休假預排表中。↓月份以前的積假無從計算，這個月前幾次休假因為颱風沒休，最近補假的人不過那幾個，伏案兩個小時，十月份積假統計大功告成，腦袋昏昏沉沉，人在辦公室裡睡着了，不過，不像之前都睡在營部，今天睡在連部——我有兩張可以睡覺的辦公桌了呵。

隔天，是積假統計表檢卷成效的時候。檢卷，總司令說，什麼都要檢卷。

「幫我送假單，我明天要轉診。」「有沒有搞錯啊！颱風救災重點期間，你這

個星期就經轉診三天了耶！你的腦真的有這癱嚴重嗎？就不要讓人在海外看到你。」「幫我等下送下假單，明天要洽公。」「好好好！」「學希，我明天要補假！」「補假勒？學希你積假七八天不昰很多，積假更多的人也沒有在補假啊！」「這個月有積假就要補啊！」「你前天就已經補過假了！不要以為我當參一我會不知道，以前連級怎樣做我不管，現在我接連級，積假補假我記得清清楚楚的喔！搞清楚，我當參一就是要伸張正義，伸張正義的第一步，就是不能讓這個連上有人不爽！」

正義。正義這兩個字莫名其妙脫口而出。

整個連辦公室突然陷入一片靜默。

靜默得讓我覺得自己實在很愚蠢。

哈！小江參一伸張個什麼烏正義啊？

可是想想，事實上好像人的確如此，在一個連隊、或是像防區直屬的營這樣的基層部隊，能夠伸張正義的，似乎就是參一。為什麼參一可以以一種「你可以信賴我」的偉君子形象建立「臥數」，那是因為的確所有人都必須信賴參一啊！新兵從碼頭下船的時候，第一個接觸的就是參一，第一個告訴新兵部隊生活、休假規定、申請管道種種的，是參一。在調查新兵資料時，新兵可以吐露家庭蒙受災變、需要獲得怎樣幫忙的第一個對象，也是參一。最了解你的人是參一，是必須搞清楚連上所有人入伍抵防連後休了多少天假的參一。

官兵平常會申請什麼呢？官兵申請的內容百分之九十點九都是人員問題，在單位遇到了「制變」，你能期待短時間內政三可以幫你改善嗎？你能仰賴的是參一把你改補到其他單位去，拯救你脫離苦海。女友兵變，感情出問題，政戰只會告訴你什麼如何放鬆肌肉、紓解壓力，如何講適合自己適應部隊生活的鬼話，根本無濟於事，感情出問題的解決之道是飛奔到她的身邊，讓她看到你，和她談情說愛，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放假，假在日裡？假在參一的口上。政戰？政三政四只會暗地裡搞人，政二什麼筆的隊伍變團教育巡迴宣教除了耍猴戲以外還是耍猴戲啊！

早上一位弟兄不知道人是身體日裡出問題，跑去找輔仔說想要辦停役，輔仔一口就說沒問題，還說他不像有些輔導員一樣，對弟兄百般刁難，要停役找他絕對沒問題。絕對沒問題？笑死人。那一個政戰幹部會知道辦休病停役要準備那些東西，有了軍醫院的體檢證明，然後呢？要兩張黑白一寸大頭照做停役令早上才核准，還有一式三份的自行醫療志願切結書，切結書上要有自己的私章還有家長的私章，空白停役令政戰日邊有嗎？自行醫療志願切結書政戰日邊有

嗎？

在你所有情緒低落的時候，你需要的不是政戰、不是心理輔導，把心裡的問題說出來又能怎樣？說出來問題還是不能解決，那些搞心理輔導的根本不懂人哥，不能解決你的人哥問題。你真正需要的是——股強大的、足以解決問題的力量，一隻在黑暗中拉住你的有力大手，股可以在攸關你個人權益的繁瑣文書作業叢林中披荆斬棘的力量，你真正需要的是參一。你真正需要的是在這個不合理對待你的封閉世界中唯一能夠為你謀取權益，唯一能夠為你伸張正義的參一。

而這個部隊、這個連、這個防區直屬工兵營的參一，是我。

我是正義的化身。我接參一業務，便是上天賦予我伸張正義的使命。

「沒錯，我這麼做，就是在伸張正義。」我向連辦公室裡頭所有人說了一次。

我想到這裡，正義這兩個字便始終在我腦中揮之不去，就連一天事情一段落，覺得颯風天以後將近兩個星期沒洗澡，打算趁動盪點點所有人都該睡的時候偷偷摸黑去浴室沖個澡，我想的還是：正義。我的內心似乎突然被充滿，我似乎不再空虛，對於所有做不完的文書作業、假單、卷宗表格，對於那些沒哥砍劈我、說要關我禁閉的那些人，我也似乎沒有那樣的怨懟了。因為這些，我才學會收發、差假、人職異動、人勸、線上傳輸、熟悉無數種假單格式，甚至三項最艱難的參一業務：結婚、出國、有人死掉，還做過精實案重新編戒，我才能夠成為「防區直屬工兵營營部暨營部連參一文書、差假、總收發、人哥室通信室業務指定代理人、專職衛勤待命班、製磚廠製磚人等十二人選之綜合業務參謀」，我才能夠成為參一，我，我才能成為伸張正義的參一！

在經歷幹訓班校閱場工程、防區狀況三台效以及精實案的所有種種的我，終於在這個時候，找到我在這個部隊的位置與意義，我要伸張正義！

我對哥伸哥不見哥指、迎哥空蕩的浴室喊哥：

「對！我是參一！我是營參一！我是連參一！我是伸張正義的參一！哇呼呼呼……」

浴室裡傳出一陣怪叫。聽起來顯然像是有人在轉涼的十月天半夜身上淋到冰水的聲音。

隔天電力公司派人來砍了樹，清掉電線上的敗幹殘枝，爬上電線杆接通了電力，早知道今天晚上可以燒鍋爐，就多撐個一天，不要洗冰冰水澡了，一早就咳嗽……我寫了滿滿一張申請單找連長，刻了耗資一千元新台幣的印章、買了二

十多個塑膠檔案夾、還有五六組藍色的簿冊封面，在經費拮据的營部連，這樣的採購案連連居然一口答應了，噫，連級參謀業務要好好開展了，雖然營級的業務也要做，電通了之後還要派營辦到各種東西，但是，這不能阻止我伸張正義的決心。

首先要伸張正義的對象是副連長、營部連中尉副連長。

副連長也還真是坎坷。本來十月一日輪誦，所以在八月第一次把口頭營積欠他的這台假一次休完，不錯吧！但是好死不死的回到台中的家，就碰到地震，整個假期都在帳篷裡沒過。十月初回來，防衛部不知道為什麼拖延了輪誦人令的作業，沒有人令，下一任副連長也不能過來，副連長也不能走，然後，連長返台，副連長擔任日室，馮上入遇到大颱風，帶領全連救災、鋸樹、清樹枝。而防衛部連續兩個星期停電，自然不能發人令，二十幾號了，輪誦遙遙無期……

副連長受到這樣的遭遇，我一定得伸張正義才行。

電接通了，人哥室把人令拿了回來，對講機裡，人哥室聲音傳來，「開一張你們副連長輪誦的假單。人令放在你桌上。」「營辦字還是連辦字桌上？」「營辦字啦！」「喔！我不就過來。」「不，作業吧！噢？不是說人令在我桌上嗎？怎麼沒看到？從營辦打對講機到戰情室，找人哥室。

「我本來就放在你桌上，還用東西壓著，是不是你弄丟了？」「我才剛下來耶！怎麼會是我弄丟了？」「反正就是在你桌上啊！才幾十分鐘以前的事情耶！」奇怪，幾十分鐘前放的，應該沒可能不會有人動，怎麼會不見？

對了！像這種這樣熱騰騰、火辣辣、剛出爐的人令會不見，只能有一種解釋。行政。

會做出這種事的，只有行政，那個令人咬舌切齒、專門偷人令的賊。

我衝到行政室，果然，人令就在行政桌上。「放在我桌上的人令你就這樣拿走喔！」「我要拿去開銜補單啊！」「你不會去景江啊？」「景江機颱風以前就壞了好不好？」「那是你的事啊！我辦輪誦、寫假單就不需要人令是不是？約翰寫誦職單也要用人令啊！」「單室輪誦人不是你一個人的事，你參不配合我要怎麼做？而且人令這個時候才下來，輪誦單位也絕對不會這時候把線拉走，月誦人差。」「配合也不是這個樣子，你要跟我講啊！還有，人令晚下來是防衛部的問題，不是我跟約翰的問題！」「你剛才不在營辦室。」「你明知道我在哨上！」「那到時候銜補單開不出來你要負責是不是？」「那人走不了你要負責是不是？」我心須據理力爭，我心須討回人令，休養，正義。

假單拿到了，下個星期一，副連長開始收拾行李。副連長走進營辦公室，「參長，您該還有一份發給我的人令吧！」「喔！有啊！在這邊。」「我看看，啊，輸語單位是，啊——？」「報告副連長，怎麼了？」「怎麼會是這個單位？」

定神一看。副連長的輸語單位是——軍團正副司令群。

「入——入——入——入——入山部隊？我在這裡颱風救災完就叫我馬上重建組合區？不會吧！」沒有錯。「我可不可以不要過去？」且不得你。「報告副連長，人令都已經下來了，註銷輸語或留防至少要一個月以前就要呈報啊！副連長下個星期一就——定得過去不可！」沒有錯，怎麼可以說不去就不去，如果你這麼一來，我怎麼能讓我伸張正義的意志充分貫徹實踐呢？」

緊接著，我在營輔仔房間裡頭，接下第二件伸張正義的案件。

營輔仔除了要過去休假以外，平常是不會找我的，而且營輔仔要休假通常是找人商量居多，而營輔仔才剛過去回來，找我做什麼？奇怪。「報告！——請示進V營輔導長室！」「進來！」「謝謝輔導長！」營輔仔的視線從桌上的公文移到我身上，清了清喉嚨：「你……。」

「你等——下幫我請查——下，請查整個V營有多少雲林籍的官兵，裡頭在十一月第一個星期六到假，可以實施休假的人有多少人，造一份名冊給我，我要呈報上去。然後，幫他們請假，他們休假的時間一定要卡到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六。」

我聽愣了——下，怎麼可以這樣呢？營輔仔怎麼可以要我幫他做公務的事情，那這樣營政戰不就太爽？而且，人家想要什麼時候休假是人家的自由，怎麼可以強迫人家一定得在這個時候休假，十一月第一個星期六雲林有什麼大事情？這是什麼大日子，因為停電好一陣子沒看新聞了，搞不清楚……反正這太過分了！這不是正義！「報告輔導長，請查絕對沒有問題，我等下就會通知各連參——申報，營部連的我十分鐘就可以請查出來，可是……可是弟兄們不見得會想要在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六就過去休假啊！」

「他們就是要在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六回台灣，這是上頭的意思，我也沒有權力決定。」營輔仔說，「可是，他們會想回去的。只要是雲林籍官兵，在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六在台灣，上頭說，他們可以多——天休假。」

多——天過去假？

我有沒有聽錯？多——天過去假？

我的心口於是重新燃起一股對於正義的信心。

正義。的確，強迫別人什麼時候休假，剝奪別人選擇休假時間的自由，這不是正義。但是，多一天返台假，多一天離開防區，多一天在台灣，多一天的真實與救贖，這就是正義。無論是在什麼時候、無論搭乘的是怎樣的交通工具、無論是為了何種正大光明或是猥瑣可鄙的理由，只要是誰能夠讓我們多放一天假，誰就是正義。因為，這就是正義。「沒問題。」我說，「報告輔導員，這件事情就在我身上。」

一個小時就將人員調查出來了，效率不錯，不過，這個「公假」的返台假面還真是難寫。擬辦對欄我這樣寫道：「○員為本部雲林籍官兵，擬請休第○次省親假八日，併休公假乙日，共計○日，證明文件均附呈影印本附呈。擬請准予實施！」公假日期也沒有寫，公假怎麼證明就一個身分證影印本，這種假面送到營假室那邊，一定會被打槍的。

營假室看到假面一句話都不吭聲，看來，噫，要被打槍了。「你這個假面這樣不行。公假？什麼公假？」看吧！被打槍了！整個坑道裡頭都是迴音。「你把校對單拿出來，把公假改掉，改成尋假。」啊？尋假？「尋假不是要扣假嗎？而且，我們營輔導員說有公假……」「尋假！尋假！這個尋假不用扣假啦！以後人家翻出假面，看到我們莫名其妙准了這個公假，那還得了？」「報告營假室！改成尋假就可以了嗎？」「叫你改你就改啦！你是營假室是不是？好嘛！那你來做營假室嘛！還是我防衛部營假室是你下級單位啊？你是總部司令部營還是國防部司令部營？」改就改嘛！這樣乾嘛？

被營假室翻起來，人是砍劈人是砍殺人是挖苦人是拿堂階級壓人，沒有什麼人吃得消。「報告營假室！這樣就可以了嗎？」「你們國防部司令部營送的假單，我們小小一個防衛部營假室怎麼敢不收？你就放在那邊就可以了……」可以了嗎？閃人。被翻成這個樣子當然是能閃就閃，走之前還聽到營假室碎碎念：「這些搞政戰的每次都這樣……每次自己亂搞都把別人扯進來……我是活該應該幫他們擦屁股是不是……對啦！司令部營！過一陣子營假業務督導！」

走出坑道，就算剛才被狂劈猛幹一頓，但感覺起來還是志得意滿，走路有風。

因為我在伸張正義。

但我伸張正義的使命即將面對危機，而且是大危機，人哥室和約翰居然要在十一月初同時返台，而人哥室和約翰的二代理人選只有一個人，就是我，我要在他們兩返台的期間，同時要做我自己的、連參一的、約翰的以及人哥室四個人的人哥業務！「你不要擔心嘛，」約翰說，「我跟人哥室也只有重疊四天而已啊！」對啊！四天而已！殺死一頭牛也只需要一顆子彈而已，「你不是十一月初

就申請過了嗎？」「我這次申請要考教育部公費留學啊！還是請哥假申請、要扣假耶！人家本島部隊申請公費考試都可以請公假，我卻只能請四天假，已經夠吃虧了，總不能還叫我不要申請吧！」「那你這樣跟人商量就一起申請啦！」「人商量跟其他幫僚協商過，他也只能這個時候休假啊！」「你這不是叫我死嗎？」「你— 哥多能嘛！」

一個要申請考試，一個只能那個時候休，怎麼辦？當然是星期也都搭飛機申請了，留下兩張A3大小的景印紙，寫著密密疏疏的代／待辦事項。喜光日教學節目台一殺落，作業吧！

來看看有什麼要做的。一、記得申報假，營部連輔仔星期、就是明天也要申請雲林，今天一定要把假面送到政戰部去（軍官幹部假面送防衛部去、政戰幹部假面送政戰部）要你考話，我怎麼可能會忘記申報假？二、星期原本有船要來接連任人員，但是聽一處二科說船不來了，但連任人員星期就連任生效，記得去一處二科把連任令拿回來，這有什麼問題！一喔！在這邊要解釋一下，防區連任人員如果在連任前又有運兵艦到碼頭的話，就可以搭艦提早連任，這種情形下連任令一處二科會隨船送到防衛部的台灣辦事處，住在北部的去北辦處拿、南部的去南辦處拿連任令，但如果沒有船，在連任當天就由單位發給連任連任令。現在的狀況就是我們必須把原本打算隨船送到台灣辦事處的連任令拿回營裡頭發。

三、一堆雜事，記得打三個月後的連任人員名冊、跟各連收人簽請銷表與人簽修正線傳、記得寫營部連的人簽請銷表與人簽修正線傳、去留守業務組把營輔仔小孩的眷險辦出來、一張黑色的磁片交到一處二科…瑣碎事情洋洋灑灑快三十條，看到最後一條，啊？下星期，約翰休假回來的隔天，不會吧！去籍資料袋管理督導？跟著假業務督導同一人？我打了電話通知各連參一把去籍資料袋沒登的地方補齊，再撥開蜘蛛網，隨手抽一份營部連去查起來，營部連的去籍資料袋有多久沒登呢？看起來應該有……與……吧……而我還必須把七月份沒登的，全連精實案重新編成大請職登完…

我噴出的血可以當場染紅防區南方的整片海灣。

不行，我不能倒下。我是伸張正義的參—。

吃過午飯也沒有睡，整理一下文件，下午一點半，牽了腳踏車就往核心山衝，先把輔仔的假面送到政戰部，政戰去假字蓋了承辦人章之後，這份假面要再送到一處防衛部去假字登記會立，如果等政戰部收發拿過來就太慢了，我騎著腳踏車繞過核心山圍環往防衛部坑道口過去，把假面送到去假字櫃員陳姐那邊。

經過一處二科，找到承辦「軍人專業業務」的幫辦軍室，「報告！二營要拿這命令！」「諾！就在那邊桌上！你拿出來吧！」這命令收進背包裡，才留神細心一份保險申請表格，才立卷拿出來，再才到科心碰。「你是二營是不是？」二科科長突然叫住我。「聯勤總部留司業務部打電話來，叫你們再心一份許柏崙自血滿死亡的請查報告。」都一個月了還要繼續辦他的東西啊！「報告科長，什麼時候要心？」「今天下午下班以前，可以嗎？」對錶，現在時刻，下午三點。

「恐怕有點難耶！」「總部催得很急，你今天一定要心出來。」「報告…是！」

出坑道，花了十分鐘時間騎到政戰部，把輔仔的假面送回政戰部假字等請讓大主任批准，要准也是晚上的事，先回營區打請查報告吧。三點半，一營區就被戰情室瘋狂的廣播，「什麼事情？」戰情室是情報室。「一處二科打電話找你。」「喔？」

「總機請轉一處二科，長官好，是，我是二營，啊？我把其他單位的這命令也一起拿走了？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翻開袋子，果然，一疊這命令中有好多我不認識的名字，啊！我把通信營、化兵連、本部連、憲兵連的這命令都拿回二營了，這太糟糕了！而且如果別單位因為我拿不到這命令，也太不符合正義的原則了。「報告，是，在我這邊，什麼？四點以前拿回一處二科？」那有可能。

不管了。先衝到營辦室，找了台電腦就開始打傷亡請查報告，一處二科也沒有跟我說格式是怎樣，管他的，隨便亂打。對錶，四點十分，騎車到防衛部也還要斗個小時山路，連表開給我的洽外假單只到四點，「報告戰情室，營裡面現在有沒有車可以送我到防衛部？」「沒有！」四點半，帶著這命令與傷亡請查報告，穿腳踏車衝出營門。在一處二科被一陣狗幹以及被各單位參一追殺是免不了的。

好死不死，穿單車出營門的時候，在紅燈前還剛好遇到營長的小車，營長從車窗探出頭：「指裁示項彙整呢？軍室休假預排表呢？我明天要這台了！你還沒給營長心出來！」「報告營長，我會弄啦！」「○的，你這樣跟我講話！來一點會的好不好？你再不心給我我真的會把你抓去關！」紅燈轉成綠燈，小車呼嘯而去。

第兩日四一次。

快六點才回到營區，快灑倒了，差點沒在大門前摔下單車。但是我還是得強打起精神，我還要登立…我還要整理下星期的這台假面，我要寫下星期的機位申請單…我明天要來報假…隔天不能補休…要在早點名以前去戰情幫這人員

做這班離營教育啊…做離營教育的時候，天，在戰情還會遇到正 要返台的營長…

第一 天過去了。還有三天。天啊，約翰！快回來！

例行性的報假，在這 假字扣下 遞返台 假字報出來 花個一 個上午。一 處二 科說，昨天 的那份傷亡 調查報告 不行，重打一 份，一 處二 科則通知，船雖然 今天 沒來，但是 明天上午 八點半時 靠港，請各 單位人員 承辦人員 及搭艦 遠征人員 準時到 碼頭並 準備早 餐，今天 營明天 有十七 員新兵 到部…下午， 傷亡 調查報 告打完 之後，再 送去一 處二 科，順便 收回來。 還好營 長早上 已經搭 上飛機 消去 了，拼 拼看能 不能 做完， 還有一 啊呀！ 滿坑滿 谷的 籍資 料袋， 我還沒 有開 始動呢！

拿出 公文 登記簿， 先登記 公文吧！ 今天 有什麼 事？ 噢， 第一 份就是 今天 學校 本 季中 高級 專科 受訓 流路 表， 這份 公文 對參三 與參一 都很 重要， 參三 月這 份文 分配 各連 受訓 員額 與安 排受 訓人 選， 參一 要拿 這份 文幫 受訓 人員 報返 台受 訓公 假， 看一 看最近 有沒 有要 送訓 吧！ 噢！ 戰鬥 今天 才 宣班， 開訓 時間… 啊！… 啊！… 開訓 時間 是星期 一， 也 就是 說， 人員 到台 學校 報到 的時間 是… 後天…

不只是 南方的 海灣， 我噴 出的 血連 防北方 的海灣， 甚至 台灣 海峽 都可以 染紅。

明天 還要 跑假 單啊！ 現在 全台 營只有 我一 個人 會跑 假單！ 可是 明天 白天 我要 去碼頭 接新兵， 星期六 下午 以後 防衛 部隊 幾乎 不會 有人 在辦 公了！ 怎麼 辦？ 而且 明天 還要 跑假 單， 現在 連 這些 人 要送 訓都 不知道 啊！

我把 公文 在一 邊， 找營 參三， 他正 在我 斜對 面的 辦公 桌前 玩他 的掌上 型電 動。「 你們 知不 知道 後天 戰鬥 要回 來受 訓？」 「不 知道。 不是 下下 個星期 才 有班 隊嗎？」 「可是 今天 有一 份專 科流 路表 說後 天就 要送 訓耶！」 「我看 一下。」 我把 公文 拿了 過去。 他看 了看， 沈默 半晌： 「上 頭好 像有 說， 因為 精實 案以 及提前 遠征， 所有 受訓 班隊 的開 訓時 間都 往前 提。」 「那 我要 開 哪些 人的 假面？」 「我 等下 叫各 連回 報過 半個 小時 告訴 你。」 說完， 他還 是繼 續陶 醉在 他手 上車 載京 與八 神奇 的大 戰。「 你不 是要 去叫 各連 回報 嗎？」 「破 關就 去了 啦！ 哇， 用大 絕招 打我？ 你以為 只有 你會 大絕 招？ 看我一 八粒 七七 七…」 無言 以對。

半個 小時 過去。「 名單 在這 邊， 十二 個人。 對了， 各連 參一 說時 間來 不及， 叫 你能 不能 先幫 他們 把假 面開 好， 還有， 要送 訓的 新兵 都還 沒有 建假 卡。」 「哇 哩勒！」 把我 吓很大， 好！ 寫假 面就 寫假 面， 建假 卡就 建假 卡， 可是 同樣 是 負責 送訓 業務， 參一 趴在 桌上 作業， 參三 在另 外一 頭打 電動， 實在 也很 不是 滋味。 等等， 今天 星期 一， 明天 星期 六… 「你們 不用 弄工 作檢 討會 報資 料嗎？」 「明 天不 開工 檢會！」 「喔！」 還好， 我要 做的 事情 也 少一 樣。 等下 晚點 名去了，

叫鄰兵報作業，從七點到這十二個人的假面假卡機位申請單到十一點，今天還有什麼事情沒作？喔，對了，去一趟安室室，通知明天日哨第一班安室記得通知值日下多打十七份早餐，還有什麼事情沒弄？啊！公文還沒登！差假業務督導沒準備！還有書籍資料袋！…

「參三過來！你們等下不要亂點名」參謀主任和情報室突然衝進營辦室，「防衛部下星期一清查的營軍司書刊還有準則，趕快趕快！快去清查全營軍司書籍，還有快去整理教育管制室！」「教育管制室？幾百年沒弄了…全營軍司書刊？在星期一以前清查完畢？啊…」噫噫，參三遭報應了吧，就看他們把電動玩具收起來，部隊裡頭還是有正義的。

一點鐘，受不了在桌上趴了一下，四點鐘因為凌晨氣溫驟降而習慣性的自然驚醒，不會吧！怎麼桌上的假面被口水糊成了這樣…不管了！船八點鐘到碼頭，昨天去找其他營部幫僚，看看有沒有人可以代理人司室跟我一起去接新兵，答案是沒有，車輛也全部要最近三連在做的一個叫做什麼港之山營區整建工程的工地，今天車子會把我丟在碼頭，新兵在碼頭抽完籤、聽完在碼頭的精神講話後，再打電話回營區通知出車。好吧，我把「防區直屬的營兵員作業員」的黃色臂章別在右臂上，今天新兵在碼頭，會看到一個衣衫破爛睡眼惺忪神情凝呆咳嗽流鼻水的學長等著他們，他們會看到被防區直屬的營這個基層部隊摧殘折磨的最佳典範…

不行！打起精神來！伸張正義的參三不該是這個樣子的！

後勤室押車把我和十七份三明治丟在碼頭。船靠港、選征人員精神講話、新兵下船、選征人員上船、新兵在候船室精神講話、抽中防衛部的新兵再繼續抽籤，看看是分發到防衛部所屬的指揮部還是直屬營連，例行公事…我就在新兵行征後面找個角落睡覺了，一覺起來，快更中斗了，抽籤作業還是沒有結束，而在我身邊的十七份三明治也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抽籤抽完了吧？「的營出列！現在面對我或兩個班，中兵位對準我，中兵位靠準，向中看齊！向前看！報數…十七個人是不是？行李上可！什麼？和別人背包放在一起找不到？你最好是慢慢來啦！慢慢來！你不用擔心，小心走不要摔到啊！慢慢來勒！」把部隊整理了一下，呵，好像只有在領新兵的時候我這個新兵才有下命令的機會，好，打個電話回去通知出車吧！什麼？駕駛跟押車軍室都在睡覺？對錶，中午一點鐘。

「現在我先做個清查，有問題就立刻反應，不要等問題變大了說，聽清楚沒

有？在中心就有在辦休滿停役的舉可！家裡住在震災災區可以辦停役的舉可！有沒有校訓預可！一個月內學校沒有領到餉的舉可！最近要請婚喪可假的舉可！家裡父母七十歲以上，獨子入是日級貧可可以辦可籍地服役的舉可！有哥哥弟弟打算選海龍可以申可籍地服役的舉可！怎樣？喔，可營怎辦樣呢？可營有四個連隊…還要問什麼？休假規定是不是？你有四十天返台假…還有什麼？喔！你問別單位都有便當，我們怎辦沒有便當？」

還沒吃飯，怎辦？等吧！在碼頭吹海風，等吧。一邊等一邊咳，等到快三點，十頓斗來了，「便當有沒有一起送過來？」沒有，便當在連上，等我和新兵申到連上可也，不會吧！押耳軍室是三連輔仔，「新兵過來！先過可把門那邊的箱子搬過來！」搬什麼箱子？不會吧！三連輔仔不但要過來領新兵，還要順便到碼頭領冷凍副食品？不要鬧了！新兵還沒有吃飯呢，而且，我還沒有吃飯呢！

搞到快四點。「便當呢？」我和新兵一起從十頓斗卡耳跳到連集合場上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便當，啊？剛才軍醫組督導伙哥，不能讓他們看到擺了快四個小時的便當，所以，便當就拿到垃圾桶去了…嗎…。沒關係，五點半晚餐開飯，沒想到不到五點，我才剛整理好新兵的名冊，那個三斗斗的少尉通信室就來找我，「走！我們去跑假單！」「啊，可是—」「可是什麼？現在剛好有耳，不然你什麼時候要出去？」「可是—」「可是什麼？」出去了。

到了防衛部坑道，差假字大門深鎖，不僅如此，整個一處空空如也。「怎辦會這樣？」「防衛部的幫僚軍室也要吃飯啊！」「你怎辦不早講？」雖然三斗斗的都很蠢，可是我怎辦知道你這辦蠢？「我本來要請你不讓我講啊？」「怎辦辦？」「等下再過來嘛！」自癡。申到可營，天！飯鍋餐鍋全收走了，也沒留飯菜下來，入沒飯吃了…嗎嗎…

七點半，差假字的門縫亮出燈光，不過差假室不在，只有差假可，申了半個小時，硬申到差假室的耳。第二關，一處處去去耳，處處不在，「處處去哪裡了？」我問處處傳令，「查探！」「啊？」有誰可以代理處處？副處處，剛來接任，不肯代簽。還有誰在？一科科去、三科科去，也都不肯代簽？同一斗個小時入過去了，看到差假室匆匆忙忙和差假可兩個人，拿著兩個紅色卷宗衝進處處耳間，看到我和通信室。「處處不在。」我說，「這樣啊！」差假室走進處處耳間，拿起處處耳就說，「這樣就可以了。你們這個送訓的假單怎辦會這辦急啊！你們怎辦每次都下按規定來！」「昨天收到可，才知道明天就要申去啊！機位呢？」「補位，等話啊！你這個時候送來還想要機位？以後不要這個樣子好不好？」你要保佑不要再碰上一次精實案。

耳子到了參謀部辦公室，八點，通信室在參謀部看吳宗憲主持的綜藝節目戴

空檔的面子假單，然後送出去假單，1點半到連上，眼睛已經睜不開了…
喔！假單終於跑出來了！可是，昨天的、今天的都還沒登…新籍資料袋…
去假業務督導…新到部還沒有找他們填個人基本資料…十一月初還要修正實
月份的人差線傳…過幾天要交三個月後退伍人員名冊…通通都沒弄…通通都沒
弄…明天約翰就要回來了…明天是星期天吧！1個星期留守，這個星期應該可
以休假…星期天！明天星期天！連級參-要幫所有人開在防區休假假單的星期
天！

天啊！約翰！趕快回來吧！

真的支持不住了。休假假單，睡到三點起來弄吧…

我已經徹底習慣在辦公桌上趴著睡，在清晨氣溫最低的時候因為低溫自然驚
醒了…

對了。還沒吃飯…

明天不休假了，做不完休什麼假？我看我這輩子都不再休假了…明天先做什
麼好呢？還是先弄新的東西吧！你看到那些新兵在晚點名V列唱歌答數的樣
子，被學長印被士官玩，你看到一張張稚嫩無辜驚惶失措的臉龐，你看到那個姓
安的胖子，他現在是這個身材，沒多久一定會瘦的，呵，我菜的時候好像也是
這樣，雖然說現在也沒有多壯，但是至少也快破冬了…至少我也在這個部隊戡
上這麼一段時日啊…我菜的時候也曾經是像他們一樣無助，多麼希望有誰能夠
來幫我，我要的不是政戰的鬼話，我要的是有人來幫我…而我，我是最能夠幫
助新兵的人…我是最能夠幫助他們的人…因為…我是參-…我是防區直屬營
營部營部連參- 文書、去假、總收發、人司室通信室業務指定代理人、
專職衛勤待命班、製磚廠製磚小隊下二人選之綜合業務參謀，我是連參-、
我是營參-，我是現在營部和營部連唯一懂參-業務的人，我是參-。

我是伸張正義的參-。

不過，不要以為你可以擺爛，你可以菜的時候不做哥，你的做哥在旁邊站
看，我看下順眼我還是會搞你的餉、搞你的假，你要爽我也爽，你爽沒關係，
但是你不能因為你要爽害我不能爽，要爽就大家一起爽，這才是正義。可是我的
爽入和所有人的爽打觸，我所負責的業務就是要讓別人爽，因為我是參-，
總之該是你爽的時候我一定會想辦法讓你爽，因為我篤信正義，我要伸張正義，
我是伸張正義的參-。

營部下個星期返台回來，會繼續跟我要什麼每個月的指裁示項彙整，跟我
要全營官兵的休假預排表，要我交一些無益無謂計日出的無聊東西，我還是

下出來，我還是會被他幹，我做到死營部也不會給我一支特別榮譽假，我做到死還是會有人說要把我捉去關，我都無所謂了。我知道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我在燃燒自己伸張正義，我是伸張正義的參一。

營級兼任連級，就是在我幫人寫單上，一份以稿代簽批准之後將立頭印一份發給各連，然後要把一份中營部連的份一份抽起來拿去簽給連長，而我弄完營部連連級的這份假面後要拿去營辦自己在將四個連的資料彙整一次。七點到九點登記完營級立單後，九點多要弄連級隔天在防休假的假單，十一點多再到營辦弄營級的資料，接兩個業務之後衛勤外差還是免不了，還要在連參一與營參一之間不斷變身，還不斷有人想要把我送進禁閉室。但是我都無所謂了，因為我知道，我是伸張正義的參一。

在我關上睡眠的最後一秒鐘，我笑了。三點鐘還是因為清晨的寒意自然驚醒，不過，沒有夜哨，十一點到三點這三個小時就算是趴在辦公桌上，帶著笑意睡也是睡得特別香甜。我笑了，因為我知道，我是伸張正義的參一。

不過，伸張正義的工作很快的被迫暫停。因為就在下個月期四，在許柏崙血友病過世後有人心須要我幫他發傷亡通報。一員二一連第一次返台的新兵在收假前一天，在台南學甲的敦煌汽車旅館服用戩藥自傷（政戰那邊說，我們不能用自殺這個字眼，要說自傷），服務生發現他的時候，氣絕多時，沒有遺言。我入抱著我的痛軀，把我為許柏崙做過的業務重作一次，再發一次傷亡通報，打斷了我伸張正義的大業。就像是沒幾個參一立書像約翰一樣做過兩次精實案重新編戒，我想，也沒有多少參一立書像我一樣曾經這樣密集的發傷亡通報。過了一個星期，二一連入有他和上星期自殺的新兵的同樣在第一台收假時自殺未遂...

那時候有件事更扯，八日的時候三處跟二營營部連要了一個新兵立書，九日，三處新兵改分配到防衛部本部連，不知道他是被三處怎樣操的，十日中返台時自殺未遂，在北投醫院住院，防衛部莫名其妙在十一初將他改分配到二營，生效日期是...十日一日！十日一日他剛好晉升一兵，本部連也沒幫他辦晉升，入把他十日在北投醫院搭伙費的一堆爛帳扣回二營，還有立書移轉種種問題要解決，因為防衛部本來要把他送去砲指部，他的立書與相關人員資料已經轉移到砲指部，但是砲指部不收，人才送回二營，好像二營是垃圾場一樣，我們還要到砲指部找他的東西。拜託！事情這麼多，防衛部根本對二營雪上加霜嘛！

這個因為自殺而改分配的哥們總共要牽涉到的人包括軍北投醫院那邊的人、本部連參一、本部連行政、本部連政戰立書、本部連輔導長、防衛部人員

室、砲指部人員室、工兵營人員室、工兵營輔導員、工兵營營部連輔導員、工兵營政戰文書、工兵營營部連政戰文書、工兵營營部連行政、還有工兵營營部連參謀兼工兵營參謀的我。各位！當兵就算再苦你也隻撐下去，不要想不開輕生，不要以為你的命不值錢，你知道嗎？，在我退伍之前始終還是這個營長，死了多少人還是搞不到子彈，但是，你一個人死了，會有多少人、會有多少個軍基層人員承辦人員會被你帶來的業務玩死啊！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星期三，營長假業務督導倒了，兵籍資料袋督導倒了的時候，我也倒了。晚上我打電話通知各連因為這幾天無付督導，下週這台假面雖然今天不用了，星期三也要回到營部的時候，我把胃裡頭僅存的少數稀泥狀食物與黃色的胃液，和咽喉頭的腥味與酸味吐了一地。約翰把我拖去醫務室找醫務兵，體溫三十九度，醫務兵叫我躺在病榻上打點滴，打了好幾針找不到靜脈，昏迷到隔天早上十點，起來一看，舌頭腫得跟豬一樣，我就用這隻腫脹的舌頭，在兵資督導複檢前，用三天時間登完櫃子裡的一百多份兵資。

還好是下月滿到住院。因為當我不能作業的時候，全工兵營除了我以外沒有人會開什麼住院公函的時候，也就是全工兵營所有人都沒有辦法去武岩醫院住院的時候。

唉。

△14—精實

喜光日。每個星期四都是喜光日。

星期四早上八點十分之前，所有人都要在中山堂電視機前排排坐好，選擇座位的時候盡量選擇靠牆壁的位置，這樣等下要下待命令自動進入補休的時候，才有支撐、有依托，睡起來才會安穩。不過，在喜光日電視教學剛開始的時候是不會有人想睡覺的，倒不是因為輔仔會在前面後面每個座位之間巡來巡去，而是因為八點十分，電視頻道出現喜光儀地的時候，你會聽到全連一百多個人同時發出的「音」的慘叫。

「挖勒～在蠶縫裡贊兜～～」[噪音]。如果說這種慘叫不是[噪音]的話，全世界沒有別的聲音可以稱的「是[噪音]了」。也不知道為什麼，在喜光儀地播出的時候，連「一定要所有人一起跟著唱，唱就算了，還一定得唱成這個樣子。」

「挖勒～在蠶縫裡贊兜～嘈慕～在陣游棕滋僻～」

心血灌溉則自慰～～～骨髓灌溉則洗反～～

從立喪口～握斃滯腔～筒彈掛靚～步徂情場～～

我們求真求散求零～～我們自斃自性自戕～～」

再來是最淒厲的哭像。不知道這首鳥歌是誰寫的，把音寫得那麼高，還要所有沒歌喉的人一起唱，結果一定是發出那種高音唱不上去的可怖殺豬聲。

「讓親蠶～發～肘～發～肱～～～

讓明入～～慘慘慘～爛爛爛～毀毀毀～～～」

聲音穿腦，聞之即臟六腑俱碎。每個星期四來這蘇個一下子，兩年下來，想要不得神經痛也難。七月一日以後喜光日課程的作法與以前也有所不同，比方說，星期一的喜光夜就沒有了，星期四上完課就馬上寫作，但是淒厲恐怖的歌聲還是沒變，精實案前是如此，精實案以後還是如此。

聲音一段落，這個時候才有辦法讓大家一起下待命令自動進入補休狀態，不過，如果你有興趣的話，看看梨奕倩和朱國榮一搭一唱，比比看誰的臉比較大，也實在相當有趣。梨奕倩每期一定要穿著不知所謂的莫名其妙難看剪裁，坐在畫面的左邊，右邊呢則不一定是朱國榮，也可能是後來主持電視新聞的朱國珍，或是其他不知名入其貌不揚的女主持人，穿著更難看的藏青軍便服。右邊穿著軍便服的主持人經常換人，聽說是三軍輪流指派的關係，但是左邊在八

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享年三十八歲的粟奕倩因腦溢血溘然病逝前，一定是粟奕倩是絕對不會變的，精實案以前如此，精實案以後仍然如此。

隔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四的喜光日教學節目播出了粟奕倩的死訊，節目還播出了一段由軍聞社拍攝的、在昏暗燈光下顯然曝光不足的片段，是總政戰部主任帶著忘記幾高塊還有一幅加金框的總統簽名玉照到粟宅慰問粟奕倩家屬。電視上說，粟奕倩去職以來就非常仰慕那位給我一張V指令的總統，一直想向他索取簽名照，然而在總統八月二十八日接見並讚譽喜光日製播小組前便不幸香消玉殞，可歎可惜。總政戰部讓去職期仰慕當年反對黨籍／異議／黨外人士的粟奕倩主持了十七、八年的喜光園地，這肚量真不簡單，不過怎樣看帶着一張總統照片跑到人家辦喪司的地方總覺得怪怪的。

說真的我還頂懷念粟奕倩的，不知道是因為V位後每個星期都要看他，還是說我懷念的其實是那段每個星期都要看他的難忘日子。而我最懷念粟奕倩的地方，也是粟奕倩和朱國榮的一搭一唱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他們兩一定要用兩字爭作為強烈的連接語助詞。

比方說像是這樣——

首先要兩位主持人一起雙手握拳置於腰際頷首點頭：

粟：「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粟奕倩。」

朱：「我是朱國榮。」

合：「歡迎收看這一期的一喜一光一園一地。」

停頓半秒鐘。鏡頭 zoom in，對準粟奕倩。整個畫面都是粟奕倩的大頭。

粟：「行政院日前將國防部所提案的國防法、國防組織法以及兵役法修正案送交立法院審議，日前已經通過二讀，這象徵了我們國家的國防體制正逐步朝向法制化邁進，未來通過三讀之後，更能夠具體落實國防法制化，我們三軍官兵將正，您對於國防法等各項法案以及國防體制法制化的意義，要有深切的體悟、認知與共識。」

朱：「『是的』，在即將邁入千禧年的同時，國軍已經完成了現階段精實案，以及精實案相關配套措施，各師級單位均已經重新編成成為不同的聯兵旅，成為一支量小、質精、戰力強的現代化鋼鐵勁旅，前一陣子震災期間，國軍英勇投入各項救災工作，更是精實案成效的絕佳檢證。現在正在二讀當中的國防法及相關法案，可說是打造現代化國軍的精神的進一步延伸與延續，十二年以後更有進一步的精進案，相信國軍在下一個世紀，一定能夠織出一張耀眼的亮麗

成績單。」

梨：「『的確』，在國防法與國防組織法等最重要的，就是這樣的現代化與法制化精神，在未來這些法案通過之後，將由法律清楚明定國防體制當中各層級的執掌與相互關係，而我國的國防事務的運作以及推展，也有了明確的法源依據與規範，因此，國防法以及國防法相關法案，實在是讓國軍不同於以往的重要措施。」

朱：「『誠然』，雖然中共近年來不斷對我攻武嚇，在國際間處處對我施以打壓，並且希望藉由一國兩制之統戰伎倆試圖打擊我民心士氣，但是只要我打造一支堅實的國防力量，加上全體國民共同擁護蔣李總統登輝先生所提倡的新台灣人理念，我們必定能夠突破重重的打壓，開創美饒的新境。」

鏡頭再次切換，對準梨奕倩。整個畫面入都是梨奕倩的大頭。

梨：「『好的』，在節目一開始，同樣的，讓我們一起來關心這個星期國內外所發生的大事，請收看這個禮拜的——」

合：「——新一聞——影——！」

通常很少人會在聽完這段「是的」、「的確」、「誠然」、「好的」的相聲之後會不想沈沈倒頭就睡的，之後，陳丹卿的聲音更是絕佳的催眠曲，精實案以前如此，精實案以後還是如此。醒來之後，還是梨奕倩與朱國榮的一搭一唱。

朱：「『的確』，在聽完教授精闢的分析之後，相信全軍官兵一定對於國防法以及國防組織法等相關法案的深刻意義，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因此』，我們更需要凝聚共識，上下一心，一起來落實全民國防、建設堅實的國防力量而努力。」

這個時候梨奕倩的身體要向右偏移四十五度，另一組鏡頭再重新對準梨奕倩，很明顯的，這個鏡頭角度可以讓梨奕倩的大頭看起來更大。

梨：「『好的』，入到了虎帳笙歌的單元了，『現在』，就讓我們一起放鬆心情，一起來聽好聽的歌曲。」

全連官兵紛紛起身打呵欠、上厕所、或到中山室外抽煙。電視螢幕上面馬上出現你從來沒聽過的「好聽的歌曲」，或許是因為這檔光榮地節目只會放所有人都沒聽過的歌，也或許是可能是因為天天上工、天天和國軍龐大無意義的武器運作機器搏鬥，都已經不知道現在究竟流行什麼歌曲了。

而虎帳笙歌單元也有其要領，要領在於，一邊放歌，螢幕右邊還會出現什麼心情留言版的白色字幕，什麼「給東引的阿貴：我愛你永世不渝。愛你的少婆

錄影帶播到這個時候，要才財動處辦銷的行政早就溜了。而工程組的人很自動的離開中山室，才畫工程圖的畫工程圖，材料才畫工程材料，輸耳聾才也自動離開中山室才寫派耳單，駕駛也自動離開中山室出耳，統統才搞那個才三連正在蓋的、在防區北邊海邊的什麼酒才山才舍才地。該閃的人全都閃了，寫作才簿？有空的時候再說吧！

聽說那個酒才山才舍後來還被評定成國軍模範營區呢！入是一堆人放了特別榮譽假，不過，聽說工程組的工程才說，「那個營區絕對撐不了才年。」「怎麼說？」「你如果仔細才看看就知道，後面那道擋才牆根本就蓋才了，現在是模範營區，過才年以後就知道了，一定是裂的裂、塌的塌…才到那個時候，我早就已經逃才了。什麼都是假的，逃才才是真的。」有人說，軍才是社會的縮影，服役可以在進才社會以前，學會負責、盡職的才作態度，所以，林肯大郡的才人員、還是在才部蓋出在地震才震跨的那些月沙拉油桶蓋才牆的才子的人一定都嘗過才，我想。

中山室裡都閃了，參三參才也都離開了。至於戰鬥才營裡與業務戰鬥的戰鬥參才才，也絕對沒有留在中山室寫才作的理由。

換才的變繼續播放歌：「阿宏！阿宏出才誌才啦！才仔啊！阿宏出才禍才啦！…」「才！媽！我錯了！我實在是才不才了！你們把我養這才大！我非但沒有好好報答你們！還讓你們白髮人送黑髮人，我…我不該喝才！更不該飄才！可是！現在說這些！都已經沒有才了！這真是…這真是嘆才的變啊！」每次連才看到這一段，尤其是把才禍念成「招黑」的時候，一定是笑個才不停，吵死了。總政戰部到才在想什麼？這種「演技派巨星」演出的錄影帶看完沒讓人神經衰弱就不錯了，拿來宣才？咳！才情都做才不完了誰有時間看這種東西？

才才難得沒有衛動，看看才才下才有沒有辦法把所有的假報出才，總才要每次都拖到星期才，而且明天有沒有哨、會才不會被拉才做射擊預才、有沒有高責任務、能才不能出才都不知道。先到戰情室才，看看才才才給營才批的假面批出來沒，哇！營部幫才僚怎才在戰情室這樣看才光日的啊？整個才才上面全是才食、杯盤狼藉、亂才八糟，現在沒有大才程，幫才才才全部才押才才才才這樣吧！看完才光日還直接拿出錄影帶才放：

「同才打才打得過 Full House？」「哈哈！同才打才打得過 Full House？除非你才才變成才兔子！」「那才同才才加才順才，打才打得過 Full House？我才才才不但會變成才兔子，還會跟你媽結婚才子，才會才才你這個獨眼龍的兒子！」「你…你們這兩個混蛋才才八才！」「哈哈！沒收功就說才話，現在看看是誰沒特異才才能才吧！」「哈哈！黑才狗。」

全防區是沒有別的錄影帶可以放了是不是？

假面拿到了，還有十來份昨天一起送進來的簽字。走了營辦室，脫下衣領夾孔，作業。簽字進櫃子裡，已經堆得跟一座小山一樣高了，算了，有空再歸檔，先把這台假搞定。登記假卡、把假卡送進送交櫃發還給各連、開始寫機位申請單，把每個星期都要做的事情趕快做完，做這個業務都已經做到快要破冬了，登假卡這些事情就算做得再熟，還是要花上兩個小時以上的時間。怎樣入到吃飯時間啦？趕快做完，不吃了。

「你下午有要收拾的嗎？」我問約翰。

「有啊！我這邊這些連指令要重新印，還要訂一個航次連任人員的船冊，順便瞧瞧會有多少新兵要來…」唉，連指令。一到晚看到約翰的桌上是連指令，接了連級業務之後也要一到晚寫連指令，寫來寫去，沒一張是自己的。

「你這台假的東西弄好沒？」

「還沒。你能不能再等我一下，等我還有一些營部連連級的東西要弄。連兩個星期的星期四都有人自殺，誰知道這個星期人會怎樣，搞不好我今天報完假回來人是…人啊！業務怎樣做都做不完！」

「你不是要找那個胖子去接連級參一業務？」

「營長到才讓不讓我下業務我都不知道，聽說連長還要叫他去幹訓班受訓，而且就算交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那，我先去吃飯了。」

「你確定現在上面還有飯菜？」

約翰和其他各參一書一起走出營辦室，從門吹來的風把桌上的文件吹得一團亂。

我一個人坐在營辦室裡。

冬天了，每天吹進營辦室的海風，愈來愈強。

學長一個個比較少了，打飯菜洗餐桶這種事情似乎有夏菜的人搶著去做，但是事情似乎沒有比較少，在連上菜的時候總覺得打飯班這種工作應該不分給菜，但是現在，卻愈來愈能夠體會小江、小鼎一梯一梯走過來的心情。下午去洽公回來，希望不要有別的事情，每次入司令部總要選報完假的時候告訴我誰入死

掉了，或是亂入怎樣的東西。它拿回來趕快登一登，今天晚上應該會有夜哨，明天日哨也是絕對跑不了，明天晚上要例行加班弄星期六的工作檢討會提報資料，明天晚上要例行加班弄星期六的工作檢討會提報資料，加班作業，在每天以下的外島部隊加班作業，在入夜弄起的時刻作業，晚上加班時空中入夜弄也必定閃爍燦眼，星期六一大早入是長時間裝備保養，不能補休，每個星期四、星期五的晚上都不可能好睡，上個禮拜如此，這個禮拜如此，下個禮拜如此，每個禮拜如此，精實案前如此，精實案以後仍然如此。

還好這個星期沒有發生什麼事情，還好在這樣十一月五日的星期四沒有發生什麼事情，沒有人再軍中館殺小妹妹、沒有人重申什麼一個中國原則、沒有人強迫我們說光日必須睜開眼睛，忍受緊要情一波入一波的催眠，還好這個星期四上午在專家學者暢談國防法制化的同時可以身微的補休一個半小時，喔！不對，從八點十分到九點半是一小時二十分鐘，難得這個星期可以身微的補休一個小時二十分鐘。

身微的乞求一點點的睡眠。

身微的乞求一點點的睡眠。家，已經沒空去想了。休假日不正常，也無所謂了。吃飯，經常這樣有一頓沒有一頓，倒也習慣了，而如果有時間可以吃飯，倒不如把時間拿來睡覺。我只需要睡眠，但是現在，不是適合吃飯的時候，也不是適合闔眼的時候，只適合作業，只適合在辦公桌前精實的作業，做為一員基層士官就這樣精實的活著。

風吹得營辦室的門搖晃作響，我起身從櫃子裡取出關防。

下部隊就開始學做業務，馬上碰到吃蟑螂飯，碰到各師編成聯系旅的人員改編，然後是幹訓班校閱場工程，然後是防區狀況三三效，然後是部隊重新編成，然後是空軍交接，然後是高級裝備檢查，然後是提前退伍案的衝擊，然後是一堆震災休假改編停役，然後是颱風，颱風之後開始接兩個業務，遇到天災、遇到人禍、遇到精實案，全程參與、經歷、投身、完成、檢審防區直屬工作營精實案，我用我穿破的鞋、灑過的汗、流過的血、斷過的勾檢審精實案，工作營所有在營的、到部的、退伍的、折損的弟兄，都是在檢審精實案。而我現在，精實的做著業務，在外島這個工作單位精實的活著。

精實的做著業務，不是因為這樣精實做著會有比較多的假、或是有比較多的錢，因為在這個地方就算再怎樣精實的做著，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假，也不可能有更多的錢。什麼在前線捍衛台海和平的職員，什麼而戰為何而戰實在太遙遠，依據憲法效忠誰也太遙遠，只有領錢、放假還有退伍令是真的，可是就是不會

有更多的假、更多的錢，連受訓離開這個連隊、離開這個業務的機會都沒有，菜的時候沒機會受訓，所剩役期不到一年，後更想都別想，也休想升個下士領士官薪餉，但是我的業務幾乎扛了人司令的責任，而我全程參與防區直屬工兵營精實案，但是，什麼都沒有。無論是任何實質的犒賞，或只是一張薄薄的人勒令還是假單，都沒有，什麼都沒有一或許連「禁閉室還算得上是在這個部隊裡難得的幸福。我和約翰到現在各有三支嘉獎，但入代表什麼？

第一支嘉獎是「擔任塊石搬運人員，認真負責，表現良好」，告訴你一個工兵戰鬥工兵曾經搬過塊石，第二第三支嘉獎告訴你，有個工兵補給工兵參與過風災救災，以及這個月他擔任過新兵輔導工作，而這三支嘉獎在「資」，還是登記或什麼都看不出來的「一般功績」，從資料上不會有人知道我對工兵營營部連真正的貢獻是什麼，不會有人知道我對國家的貢獻是什麼，不會有人知道我其實是「防區直屬工兵營營部營部連參一、二書、差假工、總收發、人司令通信室業務指定代理人、專職衛勤待命班、製磚廠製磚小工下二人選之綜合業務參謀工」，從所有的記錄都不能看出我究竟經歷了什麼，看出我怎樣經歷狀況三，繪證精實案。而我的三支嘉獎，也永遠沒有辦法給我一航次特別榮譽假。

而自從從來到防區以來，我從來就沒有過我是在防區捍衛什麼或是守護什麼的感受，當戰事發生，當防區狀況三生效，我只知道我所身處的工兵營駐地會「被炸毀。而或許，真遇到戰事，增加工兵營戰場存活率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先衝到營部室，把營部的人頭割下來掛在旗桿上投降，不然，工兵營弟兄還不用上戰場，就先被營部用他司令的司令配槍莫名其妙的斃掉了——」，我想。

我的下半生不可能從這裡開始，我的下半生要從離開這裡開始，我總認為這裡應該要變，要改變，可是所有人都說，國軍正在變，我也可以感受到每天我所身處的這個部隊的強烈改變。雖然編制改變，業務沒變，員額改變，心態沒變，作業方式改變，程序繁瑣沒變，精裝與現狀的脫節沒變，疲倦沒變，每天穿著迷彩服都有股不真切不踏實與不確定感也始終沒變，可是，國軍有精實案，國軍正在改變，國軍怎樣會沒有改變呢？國軍已經變得量小、質精、戰力強，我也已經無心細想國軍應該怎樣改變，我也不知道我入能夠讓國軍做出怎樣的改變。現在，我只是精實的做著業務，只能精實的做著業務，不知所謂的精實營，或許只是為了某種自以為是的正義精實營，或許是為了國家必定會記得我的貢獻的那股信念精實營，精實，日復一日頓與虛無的精實營，精實的日復一日的頓與虛無。

繼續在假單、人令、線傳、資、小工、簽字、字、函、令、稿、關防、條、騎縫、校對、小室、卷宗、表格、看板、立頭、附件、洽、站哨、

上工、製磚、幹人、被幹、搞人、被搞、玩人、被玩之間，在國軍參謀幫僚立書業務金字塔的頂層，強忍著睡意維持一個基層營級單位的運作，精實的做著業務，用我的青春歲月繪畫精實案成效，在外島這個工兵部隊精實的活著，在國軍這個虛乏的場域精實的活著，在退伍以前，日復一日頓與虛無的精實著，精實的日復一日頓與虛無，精實等待著在退伍時，有人能接替我的精實。

精實案前如此，精實案以後也是如此。

精實案。隔年八月三十一日，當光日教學節目播出梁奕倩死訊的同一天，也是我退伍離開防區的前一天，那個海軍的國防部部說，社會上普遍關注李清鳳命案的發長以及國軍未能適時有效的處理八掌溪的突發狀況，社會對國軍多加指責，但是國軍在前一年業已完竣精實案，希望社會能對國軍多加肯定，以免打擊軍心士氣。但對我而言，在這一年深深打擊我的士氣的，不是別的，正是我親身經歷的這一連串變動與混亂，正是精實案。

精實案。精實案前後，什麼都變了，部隊裡什麼都變了。

卻什麼都沒變。

退伍。還有兩百多天退伍。

距離退伍的日子一天天變少，似乎才是唯一真切的改變。

似乎曾經有人跟我說過，如果自己當兵的時候或天只是想著退伍，想著早一天退伍，那麼退伍後，別人在服役時掙持和你相同的想法，你又要怎樣對這樣的國防安心？可是，在退伍以後要面對的社會，畢竟還只是一個人吃人的社會，部隊裡頭則根本是個豬吃人、狗吃人的世界。下個月入終於到假，可以回台灣休息個八天，可是這台灣也只是這台灣，不管怎樣說，我想要退伍。一切都是假的，退伍才是真的。

這句流傳久遠的諺語，我想是從過去到以後，軍中始終最為顛撲不破、最經得起繪畫的真理。

什麼都是假的。

退伍才是真的。

精實案前如此。

精實案以後也是如此。

△附錄一 少年

甲憶裡 泰半是疲憊，甲憶裡 泰半是厭倦，

甲憶裡 我蹣跚在冬夜的黑。

甲憶裡 泰半是苦水，甲憶裡 泰半是卑微，

甲憶裡 你塗改一遍又一遍。

甲憶裡 泰半是傷悲，甲憶裡 泰半是心碎，

甲憶裡 我只想要遠走高飛。

甲憶裡 泰半是謊言，甲憶裡 泰半是欺騙，

甲憶裡 你什麼都沒有給。——可是我

不想再問是否後悔，不想再問能否後悔，

至少我也曾經是倦意著塵發的少年。

不想再問是否埋怨，不想再問能否埋怨，

起碼我也曾經留有屬於我的那一頁。

不想再問誰錯誰對，不想再問誰是誰非，

畢竟我也已經走過不堪回首的歲月。

從平凡的昨天今天，到一樣平凡的明天，

至少我曾在穹空下如此一展開肱臂。

——在湛藍穹空下展開肱臂。

——在我就此一甲的少年。

甲憶裡 泰半是威脅，甲憶裡 泰半是懼畏，

甲憶裡 我遍嘗所有的滋味。

甲憶裡 泰半是眼淚，甲憶裡 泰半是崩潰，

甲憶裡 我早已經心如死灰。

甲憶裡 泰半是糜萎，甲憶裡 泰半是憔悴，

甲憶裡 青春在荒島上滄謝。

甲憶裡 泰半是敷衍，甲憶裡 泰半是虛偽，

甲憶裡 高牆他從不曾傾頹。——可是我

不想再問是否後悔，不想再問能否後悔，

至少我也曾經是倥傯蕭條的少年。

不想再問可否改變，不想再問能否改變，

最後我也只能乞求所有折磨的終點。

不想再問誰錯誰對，不想再問誰是誰非，

畢竟我也已經走過不堪回首的歲月。

從平凡的昨天今天，到一樣平凡的明天，

至少我曾在穹空下如此一展開肱臂。

——在湛藍穹空下展開肱臂。

——在我今生 就此一甲 的少年。

曾經在那雲彩飛盡、華燈初上的時候，
我是多麼羞憤多麼懊惱為何我不能撼動一切，
我只能夠茫然望向曠闊無垠的灣面，
仰望天狼星孤懸。

而且 曾經在那雲彩飛盡、華燈初上的時候，
我是多麼妒忌多麼欽羨別人臉上的燦爛笑顏。
但從平凡的昨天今天，到一樣平凡的明天，
至少我也曾在穹空下，如此一
展開肱臂。

--

很單諱的曲子，一如軍旅生涯。